目　　录

伊朗近代史

伊朗现代史

地　图

序　　言

现在提请读者注意的《伊朗史纲》一书，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将伊朗史从古到今作一简述的一种尝试，以供大学生、教员和宣传员等等广大读者之用。本书中特予注意并居于主要地位的是伊朗近代史，尤其是伊朗现代史。但是为了使读者对于伊朗的整个历史有个概括的了解，所以在本书主要部分即近代史和现代史各章之前，冠以伊朗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等篇，将从古代到近代以前的重大事件作一简单的评述(第一至七章)。必须注意，伊朗古代史和中世纪史中有很多问题，或者完全未经探讨，或者研究得还很不够。对古代和中世纪重大事件作简括叙述的各章，并非作者研究伊朗史上这几个时期的结果。在这几章内，作者抱定的目的，不过简明地叙述苏联历史家们关于伊朗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意见和观点而已。

作者所尽力揭发的是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千方

百计所鼓励和利用的那些资产阶级的和伊朗民族主义的历史家们的伪科学的大伊朗主义分子的主张，这些历史家们企图降低中亚细亚伊朗人——苏联中亚细亚各民族的祖先——和阿塞拜疆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把他们的文化成就都归功于当今在伊朗占统治地位的一个民族即波斯人——法尔斯人的身上。因为作者抱有这一目的，所以必须简明地说一说阿塞拜疆人、塔吉克人和其他中亚细亚民族的史实和在科学与文化方面的活动家们。大伊朗主义分子违反历史上的真相把这些民族硬给划入伊朗民族之内，伊朗民族这个名称他们所指的却只是西方伊朗人——法尔斯人（波斯人）。

作者在本书中从以下论点出发，即伊朗的沙文主义分子关于伊朗只有一个伊朗民族的说法是对于现实的一种极端歪曲。实际上，伊朗住有种种不同的民族和部落，不过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是波斯人（确切一些说，是他们当中的剥削阶级上层人物），其人数不到全国人口的一半。除波斯人外，在伊朗还有很多民族和部落（库尔德人、鲁尔人、巴赫季亚尔人、俾路支人等等），他们的语

言，固然属于伊朗语系，但与波斯语——法尔斯语有很大的区别。伊朗的这些民族和部落，按其风俗、文化和其他特征，和波斯人也有很大的区别，就本质说来是和波斯人完全不同的部落、民族和人民。此外，在伊朗还住着很多人民、民族和部落（阿塞拜疆人、土库曼人、阿拉伯人等等），按其文化、风俗、历史传统以及不属于伊朗语系的语言，与伊朗的各部落和各民族，其中包括波斯人在内，是根本不同的。所以，作者认为"伊朗人"、"伊朗的"等等用语虽未尝不可用，但这只是指这个国家的全体居民，指伊朗臣民和国籍而言，与到底是什么民族无关。同时作者鉴于在伊朗本土和整个近东与中东这个国家过去和现在从来不叫波斯，历来都称为伊朗，而波斯人又绝不占伊朗人口的多数，所以作者认为本书也必须称这个国家为伊朗，而不称为波斯。

必需考虑到：在俄国的历史文献中，就是革命前的也算在内，根本没有一部包罗伊朗古今历史的书。这一情况就使作者对于面临的任务感到非常棘手。

作者应向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伊朗组表

示深切的谢意，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伊朗组在1951年5月25日开会讨论此书，并提出批评的意见，帮助作者改正了本书的很多缺点。作者对参加这次讨论以及审查《伊朗史纲》直至该书付印为止的所有同志一并志谢。

作者深知《伊朗史纲》就是目前这样还是不可能没有缺点，如蒙批评，指正错误，将不胜感激。

伊朗古代史

第 一 章

伊朗的上古时代至公元三世纪

据考古学上发掘的材料证明：远在公元前四——三千纪，在现代伊朗地域上就已经有了原始人类的文化。伊朗最古的居民是些狩猎部落和牧畜部落。住在伊朗东方的是些从事游牧的人；住在伊朗西方的则是定居的从事牧畜的人，他们也经营农业。除此而外，居民都从事狩猎。这些部落保持着氏族制度，有时联合为部落联盟。若干氏族公社组成一个部落，各氏族公社统受族长的领导。

依兰各部落曾住在卡隆河流域和由此迤东的

各山脉斜坡上，他们也以畜牧、狩猎、耕田为业。自远古以来，在公元前三——二千纪的期间，依兰常常从事战争，总和在“两河”① 流域的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如苏美尔、亚卡德、巴比伦尼亚和亚述接触。由于邻近“两河”流域而且经常和它接触的结果，使依兰原始公社制度的瓦解和阶级奴隶占有制社会的产生这一过程比伊朗其他的地方开始得早些。但因为依兰社会保留有宗法关系和母系氏族制的残余，所以，同时可看出它的原始性。

依兰是由许多小王国组成的，这些王国的统治者没有绝对权力。这些王国中最发达的是苏撒国。苏撒国的京城为苏撒城，其废墟距现在的迪士富尔市不远。

在琐罗亚斯德教（зороастризм）② 教徒的圣经《阿维斯塔》③ 中断言：伊朗各部落是从中亚细亚的广阔草原来到伊朗的。在远古时期，一些野蛮的畜牧部落自中亚细亚侵入现代伊朗的领土，显然是有过的事，也象后来一样，屡次发生过这种情形。但是认为伊朗各部落是个十分新的、单独

① 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译者

② 中国史书上称为袄教。——译者

的人种支派，他们纯是从中亚细亚来的，这种假定似乎根据很少。若说伊朗各部落是由当地居民和外来的人混合而成的，较为可靠。这样形成的居民获得了“雅利安人”的名称，而国家也就叫作“雅利安人的国家”，据人推测，它的现代名称——伊朗，即由此字而来。必须指出，早在远古时期东方（中亚细亚）伊朗人和西方（当今法尔斯人——波斯人的祖先）伊朗人就分立了。分立的结果，后来便给这两个同血统的人种支派带来了各自独立的历史。当今资产阶级的历史家们和伊朗民族主义的历史家们从伪科学的大伊朗主义的观点出发，竟将中亚细亚伊朗人的文化成就根本归于伊朗人，企图这样来抹杀中亚细亚伊朗人——苏联

---

③　关于伊朗上古时期的记载，其主要来源有以下五种：

（1）考古学发掘的资料，尤其是在十九世纪末法国的得辽甫亚和摩尔根考古工作队发掘苏撒城的材料；（2）瑣罗亚斯德教教徒的圣经《阿维斯塔》，这本书的产生是和现时位于苏联境内的中亚细亚各省分不开的；（3）阿契美尼德历代国王的题词；（4）其他古代东方各族人民，如亚述人、巴比伦人、犹太人、乌拉尔图人的证据；（5）古代作家——古代希腊人的记载。苏联考古学家们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尼亚的工作对于研究伊朗及其邻国的古代历史具有重大的意义。

中亚细亚各族人民的祖先——在历史上的作用。

据有今日伊朗西北部和阿塞拜疆领土的米地亚[1]王国是伊朗高原上最古的社会组织，关于这一王国或多或少是有可靠的文献的。米地亚最初见于纪载是在公元前十世纪与九世纪之际，这一记载证明米地亚的居民是以游牧和定居牧畜与农耕为业的。米地亚王国还不是一个很发达的阶级国家，不过是若干部落的联盟而已。希罗多德提到有六个米地亚部落。

当公元前九——八世纪，在米地亚的社会中氏族制度已开始了瓦解的过程，渐有阶级的区别。一方面分化出了氏族贵族，另一方面，随着定居牧畜业和农业的发展，奴隶制因而出现。后来，由于防御亚述人的必要，奴隶制渐起重大的作用，因为亚述人在公元前九——八世纪经常地侵袭米地亚人。这加速了米地亚部落联盟发展为奴隶占有制的米地亚国家的过程，而财产上不平等的情形日甚一日，奴隶人数的日增，也促成了米地亚部落联盟发展成为奴隶占有制的米地亚国

① 米地亚人是阿塞拜疆人民的远祖。

家。可是终究国家还处于萌芽形态。但据亚述人的铭文和其他原始资料，都说米地亚是有国王的。

公元前七世纪米地亚王国已是一个强有力的古代东方大国。以厄克巴坦市（今之哈马丹）为都会。

米地亚人经常和四邻斗争。在东方和未加入米地亚联盟的各游牧部落进行斗争，而在西方则和亚述、乌拉尔图和其他古代东方国家作战。米地亚人乘亚述的削弱，乃和巴比伦人联盟，于公元前 605 年左右击破了亚述国家。然后，米地亚人又占领了乌拉尔图和小亚细亚一部分地方。公元前六世纪初，米地亚人征服了伊朗部落南支——帕尔苏亚部落，或波斯部落，这些部落住在伊朗高原西南，古波斯语称为“帕尔萨”（今之法尔斯）[1] 的地区内。差不多东北至阿姆河[2]，南至波斯湾的全部领土都列入了米地亚王国的版图。

米地亚人的征战由于波斯部落起义反抗他们而停止。这些部落在公元前 558 年归居鲁士（波

① 一般认为从希腊人那里传给我们的“波斯人”、“波斯的”与“波斯”等名称正是“帕尔苏亚”与“帕尔萨”等词一音之转。

② 旧称乌浒河。——译者

斯语为库鲁什）领导，居鲁士是后来建立的波斯国家的最大的活动家之一。居鲁士出身于帕尔萨地区内一个强大的波斯部落——阿契美尼德族。居鲁士所建立的大国，人称为阿契美尼德国家。至公元前550年，米地亚人为居鲁士征服，列入他所建立的国家的版图内。该国的领导权为波斯各部落所控制。但是征服了米地亚的波斯人却接受了较高的米地亚人的文化。

在公元前六世纪，波斯各部落也象米地亚人一样，处于氏族制度瓦解的阶段。但是征服了米地亚王国之后，波斯各部落中的阶级分化过程和奴隶制的成长都加强了，而伊朗部落联盟逐渐变为奴隶占有制的国家，除奴隶占有制以外，农业公社也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原来米地亚人的首都厄克巴坦成了这个国家的首都。在首都迁往厄克巴坦之前，帕萨加第和波斯波利斯两城是国王的驻跸所在。

居鲁士建立波斯军队，分步兵和骑兵两种，按其战斗品质来说，远驾同时其他古代东方国家的军队之上。居鲁士仗恃自己的军队，开始实行征服他国的政策。波斯军队在公元前546年侵

入小亚细亚，征服了吕底亚国家，占有其国都吕底亚——沙第斯，俘虏了拥有无数宝物的吕底亚国王克楼速斯，其富有资财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而他的名字也成为有钱人的通称了。希腊在小亚细亚沿海的一些城邦也都被居鲁士占领。

居鲁士占领了整个小亚细亚之后，开始南进，进攻巴比伦尼亚。至公元前538年，巴比伦尼亚也被征服，并入大波斯国版图。

此后，居鲁士又抱定目的，征服埃及。在进攻埃及以前，他决意先扩展自己东方的国境，并出发东北，远征大夏王国和中亚细亚的很多牧畜部落——萨克人与马萨盖特人。

居鲁士终于征服了大夏、索格达与花剌子模。但是这些中亚细亚国家的人民对他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他终于在公元前529年在与马萨盖特人的一次会战中阵亡。居鲁士的儿子冈比西（波斯语为冈布治雅）即位。冈比西于公元前526年继承他父亲的侵略事业，进军埃及，将埃及征服。继此他又想征服努比亚，终于失败。当他远征的时候，以高马塔为首的米地亚人在伊朗起义。高马塔的

起义是米地亚人想恢复自己独立的尝试。冈比西闻讯后，匆匆赶回伊朗，但在中途就死了（时为公元前522年）。紧接着高马塔起义之后，在广大的大波斯国各地区内，不堪居鲁士和冈比西的苛捐杂税与穷兵黩武而破了产的人民纷纷起义。为居鲁士和冈比西所征服的一些国家都相继脱离，事实上又都独立了。

起而镇压起义的米地亚人的是阿契美尼德王族的大流士（波斯语为达拉雅瓦乌什）（公元前522—486年）。他是波斯一个边远省份的省长希斯塔斯比的儿子。关于大流士登王位以前的大事，在克尔曼沙赫迤东四十公里比希斯通岩石上保留至今的铭文上有所记述。大流士在短短的时期内，不止征服了米地亚，而且征服了原被居鲁士和冈比西所征服的一切国家。后来又占领了一些新的地方，如色雷斯、爱琴海上的岛屿以及希腊所属的一些北非洲殖民地。虽然伊朗本土人口较少，据推测，在整个伊朗高原上一共不足一百万人，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国王终于能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强国。这一庞大强国仅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语言的部落和民族（на-

родность）的集合体”①。列入王国版图的有整个伊朗、阿塞拜疆、阿富汗、中亚细亚南部、俾路支，整个小亚细亚、巴比伦尼亚、亚美尼亚、色雷斯、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西利内伊卡。大流士并占领了阿拉伯、爱琴海上各岛屿、巴尔干半岛东北部和马其顿。当大流士远征时，他甚至直抵黑海北岸的草原。

当大流士在位时，波斯就彻底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奴隶占有制的东方专制国家了。统治这个国家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国王都自称是“诸王之王”（царь царей）。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首都由厄克巴坦迁至苏撒。居民的主要职业为农业。全部土地名义上都是“诸王之王”的财产，然而大部分土地却为农业公社占有，由公社耕种。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波斯全国划分为二十个道（сатрапия），二十个道就是二十个大行省，其境界往往与并入阿契美尼德国家版图的旧日国家的境界相同。例如，埃及为一道，巴比伦尼亚又为一道，小亚细亚分为若干道，一般都和旧日国家的版图相合。各道之首长

---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9 页。

为总督（сатрап）——地区的统治者，他就是全道居民的无上统治者。包收制的征税、司法、募兵、铸造银币等等都归各道总督主管。各道总督的行动受国王的控制，派有不属于各道总督指挥的军事长官统率一个特殊军区，又有巡视各道的特殊巡按，通过他们实施其控制。在各道驻有军队，归军区司令直辖。一个军区管辖数道。共设有五个军区。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军队内，以波斯人为效忠于他们的核心。除波斯人部队外，军队中还有由被征服地区的居民编成的部队。但是波斯人一向尽量使驻扎于这一或那一道的军队里不用本地人当兵。

当时修筑有很好的驿道网，各道和苏撒的交通很便利。在必要时，军队可以沿着这些道路迅速地由这一道调到另一道。从爱琴海沿岸到波斯湾的所谓"御道"(царская дорога)以及从巴比伦，傍比希斯通山（在克尔曼沙赫附近）通至大夏和通向印度边境的驿道，其意义最大。在驿道上设有军事岗哨，保证行人和商队的安全，并办理驿站的邮递。因有很好的驿道，故商业非常发达。巴比伦市是国家最大的商业中心。货币流通获得

了很大的发展，而且只有国王一人有权铸造金币。不但驿道建设，还有其他的建设事业，都非常发达。例如：遵照大流士的命令，进行了开凿地中海和红海之间的运河的巨大工程。一般说来，在阿契美尼德时代文化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中亚细亚各民族，如大夏人、花剌子模人、索格达人和萨克人在创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文化上起了重大的作用。阿契美尼德王朝利用了西亚细亚的巴比伦尼亚等国在农业、手工业、建筑、宗教、艺术和文字等方面旧有文化的成就。尤其是阿契美尼德王朝所用的文字就是承袭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著名的比希斯通岩石上的大流士记功铭文用的正是这种楔形文字。

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代的建筑很发达。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国王在各驻跸地点建造有雄伟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当能证明阿契美尼德国家的强大和雄伟。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建筑古迹最著名的有：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旧京帕萨加第的居鲁士陵，苏撒的王宫，大流士和薛西斯在波斯波利斯（设拉子迤北约六十公里）的宫殿。百柱大殿的王宫的

废墟，到现在还留着。在伊朗称为札姆谢德金銮殿(Тахте-Джемщид)的波斯波利斯，大门以及巨石上雕刻飞牛的残迹也还留存着，还有在正殿上的柱子高达十八至二十米，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国王和战士的很多浮雕画像以及其他很多阿契美尼德王朝时代的古迹。这些壮丽的王宫全是住在阿契美尼德国家内的各民族的优秀工匠，如埃及人、希腊人、米地亚人、巴比伦人、索格达人、大夏人、花剌子模人等所建造的。这些建筑物装饰着永世不朽的石刻，如浮雕石像，又有五光十色的琉璃砖、壁画、金色藻井、木刻和象牙雕刻等。

艺术手工业在阿契美尼德国家内有高度的发展。留传至今的文物——器皿、各种珍贵金属装饰品和其他物品足以证明。

列宁格勒国家博物馆有一批保留至今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时代的最有价值的艺术手工工艺品，在莫斯科国立普希金美术馆也有宝贵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文化的古迹。

玛舍达教(маздаизм)是阿契美尼德王朝最盛行的宗教。玛舍达教的教理是崇拜天神，即宇宙的“创造者”阿虎拉玛舍达以及把王权的神化。阿契

美尼德王朝的国王都被认为是阿虎拉玛舍达的使者，神的意志通过这些使者宣示人世。除了崇拜阿虎拉玛舍达以外，波斯人还崇拜太阳与光明之神米特拉（Митра），与崇拜阿虎拉玛舍达没什么差别。拜“圣火”的也非常普遍，由于拜火的关系，所以都称古代的波斯人为拜火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国王极端推崇宗教，看做是巩固自己政权的一种重要工具。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惜特别进行宗教改革，结果废了一些台夫（дэв）——伊朗各部落所崇拜的一些神，而把崇拜大天神阿虎拉玛舍达放在第一位，阿虎拉玛舍达以前是和各部落诸神一起被崇拜的。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玛舍达教和琐罗亚斯德教有很多共同之点。但是据苏维埃学者们的著作证明：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玛舍达教同琐罗亚斯德教并不一样。

琐罗亚斯德教是最古的宗教之一，发生在东方的大夏。这一古代宗教，根据传说，是在公元前六世纪由先知查拉修斯特（琐罗亚斯德）创立的，因其名而称为“琐罗亚斯德教”。该教教徒所

信奉的圣经《阿维斯塔》是琐罗亚斯德教的主要宗教文献，其起源也是和阿契美尼德国家的中亚细亚东方各地区有关的。琐罗亚斯德教和《阿维斯塔》圣经里有很多古代人民的传说和神话。琐罗亚斯德教以善恶两端在世界上斗争的概念作为教理的基础。认为火、光明是善端，而黑暗则是恶端。体现善与光明的力量的是宇宙的"创造者"——阿虎拉玛舍达（希腊称为奥尔玛舍达）主宰，而体现邪恶与黑暗的力量的则是安格拉绵玉（阿里曼）凶神。除去崇祀善恶两个主要的神外，在琐罗亚斯德教中还照旧崇祀其他的神，如地祇、天神、水神、火神。后来崇祀火神和崇祀阿虎拉玛舍达主宰两派融合为一。崇祀和农业结合的太阳和光明的神米特拉，在琐罗亚斯德教中也具有重要意义。一般说来，按照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农业被认为是神圣的职业，其信徒必须都从事农业。琐罗亚斯德教后来推广到伊朗全境，成为最盛行的宗教。我们以后可以看见，到了萨珊时代，它就是伊朗公认的宗教了。

在被征服的各国中的大奴隶主贵族和波斯各部落是波斯历代国王的主要支柱。波斯人在阿契

美尼德国家其他各族人民中是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享有种种特权和优先权。他们是自由的，不向人纳贡，免缴捐税，豁免一切建筑工程上的强迫劳动等等。波斯人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军队的基本核心。尤其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国王的享有特权的私人近卫军，是由他们组成的；官吏也是从他们中间补充。

被阿契美尼德王朝征服的各族劳动人民的生活是非常困苦的。他们必须缴付巨额的捐税和田赋，供养政府的机关和军队。波斯的官员们鄙视他们、残酷地抢劫他们。被征服的各族人民屡次起义反对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本土各地区内奴隶非常多，遭受着残酷的剥削。寄生的奴隶主贵族与被征服各族人民和奴隶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这就给阿契美尼德奴隶占有制国家的衰微，准备好了条件。

阿契美尼德国家自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起开始衰弱，这样一个庞大强国没有其存在所应有的社会经济前提，就是它一蹶不振并在希腊人的打击下进一步衰亡的主要原因。按照斯大林同志的说法，阿契美尼德国家和后来出现的马其顿的亚

历山大的国家一样，是“偶然凑合起来的、内部缺少联系的集团的混合物，其分合是依某一征服者的胜败为转移的”[1]。

公元前490年在著名的马拉松战役中，大流士的素称无敌的军队遭到了初次失败，当时雅典人顺利地击退了在希腊进行侵略战争的波斯精锐部队的进攻。

在公元前480年和479年，大流士的儿子薛西斯又想镇压希腊人恢复祖国独立的起义，亦复失败。紧接着这几次起义之后，希腊人即向波斯进攻。

希腊人反对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斗争，以阿契美尼德国家的覆灭而告结束。至公元前330年希腊人在古代的一个杰出将才——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领导下占领了波斯的主要城市：苏撒、波斯波利斯、厄克巴坦，接着就占领了阿契美尼德国家全境。阿契美尼德本国内部的不稳大有助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成功。为了供应波斯贵族穷奢极欲的生活，在各省横征暴敛，并采用包税制，终至各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92页。

省民不聊生，居民对于统治阶层切齿痛恨。而且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末季，大流士三世的军队中，波斯人为数已少，大量士兵是雇佣者，他们不肯卖力为阿契美尼德王朝打仗。波斯人利用广大波斯居民群众，战胜了米地亚人，等到阿契美尼德王朝末季，波斯居民群众却遭受奴隶主贵族的奴役。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虽然毫不费力地占领了伊朗西部，但在东部，他的军队却遭到了顽强的抵抗，相持达三年之久。其原因在于伊朗的东部，特别是与之毗邻的花剌子模、马尔基亚那、大夏、索格达等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尚未沦为奴隶，而他们的公社还是自由农民、牧人和战士的集体。苏联考古学家曾在花剌子模从事发掘，掘出了一些废墟，证明当时在这些地区内已有军事的民主制存在。

希腊人摧毁了波斯国家，并建立了东达印度的军事奴隶制的大帝国。可是在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之后，由他一手建成的帝国不久就瓦解为好几个国家。在西自叙利亚、腓尼基与小亚细亚，东至印度河的这块领土上建立了一个国家，奉亚历山大的部将塞琉古为首。塞琉古王国的中

心为叙利亚。归入塞琉古王国版图的其他国家（包括伊朗在内）都是该国的行省。但中亚细亚和差不多整个伊朗东部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已经脱离了塞琉古王国，在这些领土上出现了希腊大夏王国与帕提亚王国。这就是说，在阿契美尼德国家覆灭之后，东伊朗各族人民，如大夏人、花剌子模人、帕提亚人都相继建立了国家。

希腊大夏王国兴起在三个古代区域的领土上：以拔克特雷-巴尔赫城为首府的大夏；以撒马尔罕城（那时的马尔冈达）为首府的索格底亚那和马尔基亚那（在今谋夫市① 一带）。原任塞琉古封疆大吏的希腊人建立的王朝统治着这一王国。在希腊大夏王国的极盛时期，今日的阿富汗也曾列入版图，其疆域之广直达印度河上。

在公元前135年，希腊大夏王国遭到了游牧部落——贵霜的蹂躏。贵霜部落消灭了希腊大夏国王原先管辖的大部分领土的政权，并将他们赶出中亚细亚和阿富汗。此后，希腊大夏王朝偏安在印度河两岸，将近有五十年。

---

① 即中国史书上的木鹿城。——译者

帕提亚王国(公元前247年—公元224年)与希腊大夏王国是差不多同时建立的。帕提亚部落(帕提亚人)建立的一个王朝统治着这一王国。该王朝和该王国的开创者为安息大帝(公元前247—212年)，所以该王朝即称为安息王朝[1]。

最初隶属帕提亚王国版图的仅有位于里海之东和里海之东南的一些地区。帕提亚王国的旧都在距现在的阿什哈巴德不远的尼萨市。苏联考古学家在尼萨发掘帕提亚历代国王的驻跸地，提供了有关帕提亚王国历史方面极有价值的记载。由俄罗斯东方学家纳·雅(雅金甫)·比丘林译为俄文的中国关于中亚细亚各民族的记载，对于研究帕提亚王国历史同样具有重大的价值。当公元前二世纪末，安息王朝在和塞琉古王朝的斗争中，扩充了自己的版图，将全部伊朗高原、亚美尼亚与美索不达米亚的一部分并为己有。在希腊大夏王国覆灭之后，马尔基亚那地区也并入了帕提亚王国，因而帕提亚王国据有广阔的领土。安息王朝力图将自己的版图也扩充到阿拉伯西部、小亚

---

(1) 按原字 Arsaces 音译为“阿萨息斯”，中国史书称“安息”，用王朝名作为帕提亚国名。——译者

细亚和埃及边境，也就是将自己的版图扩展到阿契美尼德国家原有的境界。帕提亚王国在东方已经和中国有了接触。自公元前二世纪中叶起，安息王朝在北方不得不抵抗匈奴人的攻击。

很显然，帕提亚王国内部的社会制度，也象希腊大夏王国和塞琉古国家一样，奴隶占有制的关系占主要地位。当时伊朗也和东方别的大多数国家一样，除了奴隶占有制关系以外，还有原始公社瓦解时期的一些社会关系存在。苏联考古学家在土库曼尼亚南部的发掘，证明帕提亚人部落在帕提亚之北过的是游牧式的生活，或者说是半定居的畜牧生活。在帕提亚人的部落内，主要是宗法而兼奴隶占有制的关系。在部落中间贵族已分化出来，拥有一群一群的牲口和无数的奴隶，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在战争中，贵族是全副披挂的骑士，对战争的胜负起着重大的作用。这就更易使贵族从部落的一般群众中分化出来。人民处于依附贵族的宗法关系中。但是在帕提亚的社会中，宗法氏族关系已被奴隶占有制关系排挤掉了。根据历史家的考证，在政治关系上，帕提亚王国并不象阿契美尼德国家那样中央集权，帕提

亚王国是由很多的管辖区组成的，有一部分管辖区在事实上是完全脱离中央政府而独立的。帕提亚王国是各种不同的部落和民族的集合体，比阿契美尼德国家还厉害。

从帕提亚时代保留迄今的建筑古迹中，我们必须指出所谓“所罗门庙宇”（храма Соломона）的残迹。

安息王朝统治时期的宗教，是同崇祀祖先、崇祀太阳、崇祀月亮以及崇祀希腊诸神混合起来的琐罗亚斯德教。妇女与社会上的男人隔绝，并都蒙着面罩。以帕提亚语为通用语，帕提亚语后称为帕拉维语①（пехлеви）。

到了帕提亚人摧毁了塞琉古王朝统治的时候，在他们的西方出现了一个新的、更有力的和更危险的劲敌，它就是罗马帝国。帕提亚国家和罗马帝国之间为了争夺东方（印度、中国）和西方（地中海沿岸、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等等）之间的通商路线，时常打仗，互有胜负，历数世纪之久。

---

① 帕拉维语由pahlav一词而得名，在那个时代，帕提亚民族，也称为pahlav。帕拉维语是中世纪波斯的语言。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代使用的语言则是古波斯语。

公元53年，帕提亚的大将苏累纳，当和罗马人战争的时候，因为管有叙利亚的缘故，将革拉苏所指挥的罗马大军诱入叙利亚草原，一举而歼灭之。关于帕提亚人反抗罗马人的这些军事行动，斯大林在复拉辛同志的信中曾经写道："古代的安息国人就已经懂得这样的反攻了，当时安息国人曾引诱罗马的统帅革拉苏及其军队深入自己的腹地，然后发起反攻，并歼灭了他们。"① 在公元三世纪初，罗马人得势，罗马人已经占领了亚美尼亚和大部美索不达米亚。到了公元三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帕提亚王朝末季的一个皇帝——阿塔巴奴斯才由罗马人手里夺回亚美尼亚和大部美索不达米亚，打败了几次罗马人。但是在这个时候（224年），在伊朗的西南（今法尔斯）发生了暴动，这次起义以一个小统治者——阿尔戴细尔·帕帕克为首，他消灭了由于内部矛盾而衰微了的帕提亚王朝在伊朗的统治，并创建了一个新的王朝——萨珊王朝（萨珊王朝因新王朝创始者的祖父——萨珊得名）。

① 参阅《斯大林答拉辛的信》，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6页。

第 二 章

三世纪至六世纪的伊朗

在伊朗的历史中，公元三——六世纪和以前各世纪比较已是新的时期了。此时封建关系已露萌芽。萨珊王朝的开创者——阿尔戴细尔在224年崛起反对帕提亚王朝，深得伊朗贵族和具有权势的琐罗亚斯德教僧侣的拥护。奴隶占有制的贵族和琐罗亚斯德教的僧侣力求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个国家应当在一方面是贵族与僧侣，另一方面是失去自己原有的独立的公社农民群众和奴隶之间的尖锐阶级矛盾情况下保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工具。苏西亚那(现在的库齐斯坦)一战，阿尔戴细尔大败帕提亚王朝最后一个国王的军队，帕提亚王朝最后一个国王也在这次战役中阵亡了。226年，阿尔戴细尔占领了帕提亚国家的首都底格里斯河上的克捷吉丰[1]。此后，阿

① 即中国史书上的克泰锡封。——译者

尔戴细尔尽将原在帕提亚国家版图内的全部领土收归己有。

早在帕提亚时代就已和罗马帝国开始的斗争，仍由萨珊王朝继续了下去。这一斗争相持达二百多年。亚美尼亚与美索不达米亚是斗争的主要目标。在这一斗争中，萨珊王朝屡次打败罗马人，获得辉煌胜利。即如阿尔戴细尔的继承人——他的儿子沙普尔一世（241—272 年），在对罗马的初次战争中（241—242 年）就占领了富饶的安条克，直进至地中海两岸。沙普尔一世第二次进军（256—259 年），更加成功，俘虏了罗马的皇帝瓦楼亮及其大量军队。卡隆河上的堤堰和水闸尽是用战俘去修造的。由罗马战俘修建的建筑物残迹一直保存到十九世纪，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古罗马皇帝堤。此后，罗马与萨珊王朝之争以及拜占庭与萨珊王朝之争，彼此互有胜负。由于这次二百年斗争的结果，亚美尼亚的东部自 428 年起成为萨珊伊朗的一省。还在这以前（公元三世纪），阿拉巴尼亚（北阿塞拜疆）就被萨珊王朝占领了，后来南高加索的其他国家也被萨珊王朝占领。南高加索的各民族——亚美尼亚人、阿拉巴尼亚人、格鲁

吉亚人——屡次起义，反对萨珊王朝的压迫。即如451年就曾经发生过亚美尼亚人、阿拉巴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反对萨珊王朝的起义。南高加索各族人民曾经起义，争取独立。

几乎在整个五世纪期间，萨珊王朝在东方和嚈哒[①]国家进行残酷的战争，为了争夺呼罗珊与别的东方地区。

自五世纪起，萨珊王朝的政权，在里海的两岸日愈巩固，萨珊王朝控制住了中国通中亚细亚、西亚细亚和通拜占庭的商队往来要道，萨珊王朝又将近东、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海上居间贸易也攫归自己掌握。

在内政方面，萨珊王朝对于地方统治者的一切闹独立自主的表现不惜残酷镇压。还在阿尔戴细尔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了管理制度。这种管理制度，恩格斯称它做"萨珊王朝的秩序井然的波斯帝国"[②]。

在萨珊王朝时代的伊朗已和帕提亚王朝有所

---

① 又名白匈奴。——译者

②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6页。

不同，伊朗已成为一个以“诸王之王”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在帝国内次于国王的最重要人物为教主、军队司令、主管财政与粮食的大臣。整个帝国分为十八个省——十八个道。由国王亲自委派的总督或刺史(марзбан)治理。

当萨珊时代初期一直到公元五世纪，奴隶占有制的关系还很普遍。氏族部落关系在伊朗的自由民中间也还不少。可是在自由民中间已发生了阶级分化的过程。自由民多数变为农民阶级，渐被封建主义化的地主和奴隶主贵族，以及僧侣和军人的上层人物所剥削。由于阶级分化，结果在自由民中形成了各自独立的集团——阶层。在萨珊时代初期，主要的阶层有四个：僧侣、战士、农民和手工业者①。前两个阶层——僧侣与战士，其中有所谓“骑士”(всадник)最有权势，他们同时是军事长官和大地主，这两个阶层主要是由地主和奴隶主上层人物的代表所组成，而且都是萨珊王朝诸王之王在社会

① 后来除了僧侣和军事贵族以外，又有第三个统治阶层出现，这就是世俗官吏。农民和手工业者，一般说来，和城市居民中的下等阶级已合而成为一个阶层了。

上的主要支柱。

为了镇压不久以前还是自由的而现在已被奴役的农民——公社社员阶层的不满情绪，上层统治人物就需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权，萨珊王朝的历代伊朗国王就是这种政权。为了使被征服的人民，例如使反对萨珊王朝压迫进行过顽强斗争的南高加索人民俯首帖耳，同样需要这种政权。

琐罗亚斯德教是萨珊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宗教。除去琐罗亚斯德教外，在萨珊国家内，基督教和犹太教也很普遍。琐罗亚斯德教的僧侣拥有很多的庙田，执掌司法，一般说来，在国内有极大的政治经济势力，是统治阶级中最重要的一个阶层。

自由农民的被奴役和社会上不平等现象的日甚一日，引起了被压迫人民大众的愤懑和抗议。在萨珊王朝的统治初期，这种社会抗议的表现形式是一种宗教教义和反对官方的琐罗亚斯德教的运动。这一教义因其创始者——摩尼之名而得名"摩尼教"(манихейство)，摩尼于215年诞生在美索不达米亚。

按照摩尼的思想，摩尼教应当是一个总的宗教，是代替当时存在的一切宗教的。所以在摩尼教中有从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和佛教继承来的成分。摩尼教的主要思想是世上光明与黑暗两端斗争的二元论思想。人人应修行以帮助善端战胜邪恶的斗争，因此人不能害人杀生，不得肉食。摩尼教徒为了反映人民大众反对统治上层人物荒淫糜烂生活的抗议，乃号召禁欲、独身、作飘流的生活等等。反对萨珊国家和压迫，反对社会的不平等和奴役的摩尼教徒的教义，得到了迅速传播，特别是在城市的居民中。

摩尼教及其传教师们遭到萨珊王朝的通缉。摩尼本人为免于被捕而逃出伊朗，遍游土耳其斯坦、中亚细亚、印度和中国，到处宣传自己的教义。273年，摩尼返回伊朗，但是不久就被捕处死(钉在十字架上)，此事约在276年。接着就对摩尼教徒大肆压迫，逼得他们不得不亡命拜占庭，或逃出萨珊帝国的东方国境以外，摩尼教的教徒们在国外继续传教。

五世纪末六世纪初，在萨珊时代，在伊朗发生的以“马资达克主义”(маздакизм)著名的、人数

最多的人民运动也采取了宗教的形式。

五世纪初，由于长期的干旱与歉收，造成了骇人听闻的饥荒，几乎遍及伊朗全境。饥荒之后，瘟疫流行。人民遭受的所有这种种灾祸，加速了马资达克运动的爆发。

被压迫的广大人民群众是马资达克教徒运动的主力。参加马资达克教徒运动的都是被奴役的公社农民、奴隶、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和一部分中小地主。

马资达克是这次运动的总传教师、思想家与领导者。运动因马资达克之名而称为马资达克运动。马资达克的教义说：私有制的存在是人民一切灾祸的主要源泉。他宣称必须树立财产与奴隶的共有制。这些要求表明了被奴役的农民想恢复旧有公社制度的意图——重建土地、生产工具和劳动产品的公社所有制的形式。他们把实行这些制度的时候看做"黄金时代"。马资达克教徒幻想以复古的方法重建人类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平等。

马资达克教徒的起义始于488年，先在京都捣毁国王与富室的谷仓，后来很迅速地波及各省，遍于伊朗全国。这一运动在伊朗北部的里海

沿岸各省特别蔓延得广。起义的人们占领贵族的土地、灌溉工事和财产，屠杀贵族人士并重建农业公社。

运动具有如此的力量并吸引来如此广泛的居民各阶层，甚至萨珊国王喀瓦特本人也依附了马资达克教徒。喀瓦特企图利用起义的人们来抑制非常强大的封建贵族。在六世纪头二十五年的整个期间，马资达克教徒得到了喀瓦特的袒护。

喀瓦特利用马资达克教徒大大削弱了贵族的势力和政权之后，又逐渐和已被削弱的贵族和僧侣言归于好，疏远马资达克教徒。而且马资达克教徒的运动也削弱无力了，因马资达克教徒的运动未能对于它反对的那种社会制度另提出什么进步的办法，它仅仅拥有一部分劳动居民，就是波斯人。而且这一运动脱离了可能得到的同盟军——被压迫的非伊朗的各族人民大众，致使自己陷于孤立。

到了反动势力充分巩固之后，乃又开始迫害马资达克教徒(在528年底或529年初)。以马资达克本人为首的马资达克教徒上层人物全数被害。伊朗全境实施镇压马资达克教徒的大规模恐怖手

段，由于恐怖手段的结果，被杀害的约有八万人。

马资达克主义虽然失败，但是它在伊朗史上还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由于马资达克运动的结果，大大破坏了世俗贵族与僧侣贵族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地位。

喀瓦特的儿子——科斯洛埃斯一世阿奴细尔汪（531—579年）遂乘世俗贵族与高级僧侣的削弱，宣布自己是在马资达克教徒运动时期死了的一些领主的土地的承继者。科斯洛埃斯一世将这些土地分给效忠于他的军官，从而给自己布置好可靠的支柱。他也实行了税捐与军事的改革。清查全部耕地，规定了固定的一年两征的土地税税率，而在此以前征税和税额，完全是听凭官员和当地封建主任意指派的。这一改革增加了国库的收入。科斯洛埃斯一世的军事改革是以铁甲骑兵与农民补充的步兵建立正规军的一种尝试。

由于科斯洛埃斯一世所有这些改革，结果王室与中央政府的政权益加巩固，整个国家也更加强大。大萨珊国的社会基础也巩固了。统治阶级的各集团面临人民运动的严重威胁（马资达克主义），遂团结一致，支持科斯洛埃斯。

* * *

科斯洛埃斯一世在位的时候是萨珊国家极为兴盛的时代。

在伊朗，当萨珊时代，复杂而丰富的文化极为发达。

参加建立萨珊伊朗文化的不仅是波斯人，而且还有西亚细亚很多的其他各族人民，如亚美尼亚人、叙利亚人、希腊人、印度人、索格达人和中亚细亚其他各族人民。

萨珊时代的手工业大都已经和农业分立，并有了高度的发展。有为贵族干活、依附于人的手工业者，有在国王的作坊里处于半奴隶地位的手工业者，但是除了这等人以外，当六——七世纪时，同时也有了为市场干活的自由手工业者。

艺术手工业的作品非常驰名，例如织造业。萨珊王朝的丝织品是特别珍贵的艺术品，远销伊朗国外。陶器和金属制造业也获得了高度的发展。

萨珊王朝时常将被征服国家的巧妙手工业者迁来伊朗，以发展伊朗的手工业。

贸易对于萨珊伊朗的经济起着重大的作用。和中亚细亚、中国、非洲、阿拉伯、印度的对外

贸易，第一是和拜占庭的通商最为重要。

在科学方面(医学及其他)，伊朗人在萨珊时代看来是落后于其邻国——希腊人、叙利亚人和印度人的。科学是和宗教密切结合着的。

中世波斯语——帕拉维是萨珊时代伊朗的国语。同时到萨珊末季时，“达利”语渐自东北——中亚细亚——流入，成为近代波斯语的基础，后称为法尔斯语。伊朗在萨珊时代已有十分丰富的文学和音乐，文学主要是宗教性质的。象棋在萨珊伊朗很盛行，它大概是从印度传来的。

在萨珊时代的建筑也达到了高度的发展，有很多萨珊时代建筑物的遗迹都保留下来了，如菲鲁札巴德的宫殿、沙普尔的废墟(三世纪)、克捷吉丰的科斯洛埃斯的宫殿（六世纪)、卡斯列-西林的城堡(六——七世纪)等等。

刻在岩石上的描写历代国王生平事迹的雕刻——浮雕，在萨珊王朝的艺术上有很大的价值。

在伊朗各地迄今还留有萨珊王朝的这类美术古迹。克尔曼沙赫附近的山洞与“塔凯·波斯坦”(Таке Бостан)浮雕和在波斯波利斯区内的所谓“那克舍·罗斯达姆”(Накше Ростам)特别有名。

并有记载说，在萨珊时代伊朗就有壁画。

有相当多的艺术手工制纪念品（艺术织物与珍贵金属品的残品）从萨珊时代留传到了我们手里。在列宁格勒国立博物馆内存有整一批世界上顶好的珍贵金属品。银制的浅杯或叫作盘子，其上绘有历代国王的各种生活细节，如狩猎、宴会，还有各种神话上的题材、动物等等，特别出名。

* * *

萨珊国家以后在军事上的继续胜利，乃由于国家在六世纪益加强盛的结果。在西方和拜占庭差不多已停战一百年，而在喀瓦特时重开战端，起初是互有胜负。572年，萨珊王朝占领了阿拉伯海上贸易的重镇也门，并将阿比西尼亚人赶出了也门。可是由于长期不断的战争，萨珊王朝的中央政权渐趋衰微。589年，一部分伊朗贵族以巴拉姆·楚宾为首，起来反对霍尔密资德王四世（579—590年）。巴拉姆·楚宾是南阿塞拜疆驻军的司令官。霍尔密资德遇害，巴拉姆·楚宾称王。霍尔密资德的儿子科斯洛埃斯·巴尔维茨向拜占庭皇帝马累斯求援。借拜占庭军队之力，击破巴拉姆·楚宾。科斯洛埃斯二世巴尔维茨（591—628年）遂

即萨珊王朝王位。消灭了楚宾的发动以后，科斯洛埃斯·巴尔维茨不得不向拜占庭作重大的让步，将亚美尼亚的相当大一部分土地(直至凡湖)与伊比利亚(卡尔特利亚)之半割让给拜占庭。拜占庭与萨珊王朝之间订立了“永久和平”协定，事实上这种“永久和平”不过维持了十多年。自602年，君士坦丁堡起义之后，结果马累斯被处死刑，兵士拥立百夫长福卡为帝，科斯洛埃斯二世[1]又发动了进攻拜占庭的战争，完全夺回了伊朗前割让给拜占庭的领土。在七世纪二十年代，萨珊王朝的科斯洛埃斯二世巴尔维茨的军队占领了拜占庭的很多省份，如安条克、爱德沙、大马士革、耶路撒冷、叙利亚与巴勒斯坦、吉利吉亚以及埃及。萨珊王朝的大军通过小亚细亚进抵博斯普鲁斯东岸，因为没有海军，萨珊王朝的大军才没能进围拜占庭的首都君士坦丁堡。

可是过了不多几年，拜占庭对萨珊王朝转入反攻。萨珊王朝的大军为拜占庭皇帝希拉克流击败，希拉克流在628年几乎到了萨珊伊朗在底格

---

① 科斯洛埃斯二世是萨珊王朝最后一代国王。在科斯洛埃斯二世的时候，萨珊伊朗还继续保持着强大国家地位。

里斯河岸上的首都——克捷吉丰。当时，萨珊王朝还得在自己的西北境和东北境进行激烈的斗争，抵抗与拜占庭同盟的突厥各部落的进攻。

628年，科斯洛埃斯二世之子——喀瓦特·施累发动宫廷政变，废掉他的父亲，自己僭登王位。喀瓦特·施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遂与拜占庭结盟。根据与希拉克流所订的和平条约，喀瓦特·施累放弃了伊朗所有的占领区，将伊朗军队从埃及、叙利亚、亚美尼亚，以及他在西方占领的其他国家中撤出。

但是萨珊国家内部却发生了削弱它并使它走向灭亡的过程。对于广大的人民大众——农民与工商业阶层的剥削更加厉害；长期的和紧张的战争日益使劳动人民贫苦不堪，遂使萨珊国家的国势日愈削弱。阶级矛盾剧烈地尖锐化，人民大众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封建化的过程导致分立割据意图的加强和中央政权的削弱。这一切都给阿拉伯人垂手占领萨珊国家准备好条件。

中世纪时的伊朗

第　三　章

七世纪至十五世纪的伊朗

当七世纪时，伊朗为阿拉伯人所占领。阿拉伯人之占领伊朗也和占领其他国家一样，是当七世纪时在阿拉伯新兴的宗教——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发生的。伊斯兰教的创始者为阿拉伯的封建商人贵族代表——穆罕默德，他利用伊斯兰教作为建立自己的政权与统一阿拉伯各部落的工具。伊斯兰教既是阿拉伯的上层剥削者的工具，所以要求伊斯兰教徒绝对服从主宰、主宰的使者和一切掌权的人。“伊斯兰”一字按字面翻译就是“驯顺”的意思，而伊斯兰教徒（穆斯林）就是“驯顺的”、“忠诚的”意思。伊斯兰教特别不能容忍其他宗教

的信徒。阿拉伯的上层分子利用这种宗教进行侵略战争，而求达到其征服和奴役其他各族人民的目的。阿拉伯人进行侵略性战争，是以与异端作“圣战”(джихад)以求伊斯兰教的发扬光大为旗帜的。阿拉伯侵略者在被占领的国家用火和剑强迫被征服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

637年，在喀地锡雅会战中，穆罕默德战友之一——萨阿德·伊本·阿比·瓦喀斯率领阿拉伯人击溃了最精锐的萨珊王朝的部队，而伊朗著名的战旗也和其他战利品一起落在阿拉伯人的手里。这一面战旗是神话中的伊朗英雄——卡维铁匠的一个围裙，其上镶有种种宝石，据传说古时卡维铁匠曾高举这一围裙，作为反对暴君琐哈克起义的旗帜。于642年在尼哈温德的会战中，阿拉伯人彻底歼灭了萨珊王朝的大军。萨珊王朝最后一个国王伊斯俟第三逃往东方，于651年在谋夫附近遇害。从这时起，伊朗沦为新兴的阿拉伯封建神权国家——哈里发国家的行省之一，这一封建神权国家的版图，西起大西洋，东迄印度河和中国边境。阿拉伯的征伐纯系劫掠的性质。为信仰而进行的圣战的旗帜仅仅是阿拉伯上层阶级的一

块招牌，借以掩饰他们的劫掠的目的。伊斯兰教徒的平权、豁免税捐、不作奴隶等口号都是一种蛊惑。可是这些蛊惑性的口号，却对阿拉伯人在其征讨中毕竟有所帮助，因为在萨珊国家遭受残酷剥削的人民群众认为这就是马资达克教徒要求的恢复，和萨珊制度的消灭。

伊朗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后，其社会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封建化过程仍在继续。早在萨珊时代，伊朗的封建关系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萨珊王朝末季，伊朗毕竟还是一个早期的封建国家，国内前一社会制度的残余还很有力量。到了阿拉伯统治的时代，伊朗进一步走向封建化①。

萨珊国家覆亡之后，在一直到十六世纪为止的九百年中，伊朗屡次遭异族（阿拉伯、突厥、蒙古等）的占领。

自 661—750 年伊朗是倭马亚（执政的哈里发王朝之名）哈里发国家的一个省份，这一哈里发国

① 关于伊朗封建化彻底成熟时期的问题，还不能认为已获解决。有些苏联学者认为到了塞尔柱王朝时代，伊朗的封建主义才彻底形成，而封建主义的形成是与采邑制的出现有联系的（参阅第 60 页）。

家的首都为大马士革。这是伊朗居民很痛苦的时期。除了封建剥削更加加紧之外，复加以阿拉伯封疆大吏们的抢掠与横暴。在倭马亚王朝各哈里发的统治时代，伊朗是受哈里发压迫最厉害的一省。

人民屡次爆发起义反抗这种沉重的倭马亚王朝的压迫与剥削，到了八世纪中叶就一变而为反阿拉伯人的解放战争，由阿布·穆斯林领导，战争发生于中亚细亚，起初不过是在哈里发的东方各地区，嗣后逐渐扩大到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按其社会性质，这次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起义。农民是起义参加者的主要群众。要求必须以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为伊斯兰教国家的国主是这次起义的思想旗帜，由于这次反抗阿拉伯人的强大起义，倭马亚王朝的统治权便被消灭了。

哈里发阿布耳·阿拔斯创立的、定都于巴格达的新哈里发国家，代替大马士革的旧的倭马亚哈里发国家而兴起。这一新国家（750—1055 年）称为巴格达的阿拔斯哈里发国家。

伊朗列入阿拔斯哈里发国家的版图后，景况稍微好了些。灌溉系统逐渐修复，并有了扩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获得了发展。国家的生产力

在增长中。波斯的封建主在巴格达的哈里发国家内逐渐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在中央政府和各省多居显要的职务。

可是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压榨，尤其是对于农民，在阿拔斯时代未见减轻。农民的处境也没有改善。所以从阿拔斯王朝统治的初期起，国内就屡次爆发农民起义。

当这个时候，里海沿岸迤西和迤南各州，即现在的阿塞拜疆、吉朗和马赞得朗等地，都是这一哈里发国家内常起暴动而暴动又最顽强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内的起义连续不断，自八世纪最后二十五年起，起义此仆彼起地达一百五十年。后来在这些地区内的农民反封建运动也比伊朗其他地区发展得更为猛烈。

八世纪末至九世纪，起义参加者的基本群众是被奴役的农民。参加起义的还有手工业者和奴隶。因为哈里发国家境内的土地大都是国家所有的缘故，各次起义基本上都是反对哈里发国家的，即反对阿拔斯国家的，这个统治阶级的组织是农民的总剥削者。因此起义者们往往揭起十叶派的绿色旗帜来反对“穿黑色衣服的”，亦即反对

阿拔斯王朝的拥护者（黑色是阿拔斯哈里发国家的正色）[1]。但是到了八世纪末，农民起义就有不用十叶派绿色旗帜的了，他们有了自己的旗帜——红色旗帜，并有了自己的思想。用红色旗帜作为农民反封建起义象征，始于778年至779年里海南岸的一次起义。这次起义历史上称做“苏尔赫·阿列姆”(сурх алем)起义。苏尔赫·阿列姆译出来就是“红旗”的意思。从此红色一般就成了农民起义的象征了，而阿拉伯历史家称参加这些起义的农民为“穆罕密拉”(мухаммира)，亦即“穿红衣服的人”的意思。

胡尔拉米特(хуррамит)这一教派(在伊朗称为胡拉穆金）的教义是起义农民们的意图和要求在思想上的反映。胡尔拉米特的教义，详见尼扎姆·莫尔克的《治民要术》(Сиясат-намэ)一书，根据这本书，这一教派的思想是一种变种的马资达克教

① 十叶派是伊斯兰教中的一个反对派，它反对执政的倭马亚王朝哈里发和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十叶派教徒认为不论是倭马亚王朝哈里发或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都是正统哈里发的政权的篡夺者，因此反对他们。十叶派教徒只承认穆罕默德的后裔及其女婿阿里（又作阿力。——译者）的子孙对哈里发才有合法的权利。关于十叶派，本书第四章开始的几页叙述较详。

思想①。胡尔拉米特教徒废除伊斯兰教及其一切信条和教规。他们认为世上有善(神)恶(魔)两端的斗争。国家、土地的私有制与国有制、税捐与全部国家机关，他们认为都是恶神的创造物。胡尔拉米特教徒认为杀害生物，使其流血是在所不许的，至于抵抗暴力与压迫则不在此例，按胡尔拉米特教徒的意见，抵抗暴力与压迫时是可以流血的。这一原理阐发了被压迫的大众起义反对压迫者的权利。要求土地为公社所有，是胡尔拉米特教徒的社会纲领的主要点。这就是说，胡尔拉米特教徒和马资达克教徒一样，都是力图恢复旧的、土地为自由农村公社公有的社会制度的。他们一概否认土地私有制、赋税、国家和国家机关的思想就在于此。

阿塞拜疆的阿达比尔与塔利什两个山区是胡尔拉米特教徒的主要根据地。可是胡尔拉米特思想远及于这些地区之外，甚至传播到了伊朗国外。例如，在八世纪七十——八十年代的时候，在中亚细亚发生的以蒙面先知为领导的人民起义，其标志的口号与胡尔拉米特教徒的口号就颇

① 《治民要术》，德黑兰，1310年版，第173——178页，参阅苏联科学院1949年出版的布·恩·扎霍杰尔俄文译本。

有相似之处，因先知蒙着面，故阿拉伯人称之为“姆刚那”(Муканна)，亦即“蒙面人”的意思。

到了816年的时候，阿塞拜疆有一个手工业者巴别克成为胡尔拉米特教徒的首领，他率领着强大的农民起义反对哈里发国家。这一次起义是816年在阿塞拜疆爆发的，后来扩展到了伊朗西部，一直蔓延到了哈马丹市。起义之初就有一些不满于阿拉伯统治与哈里发国家的封建主，力图利用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与阿拔斯王朝的中央机关对抗，这时就都附和到起义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奴隶这边来了，特别是以非阿拉伯封建主为多。起义者们消灭了哈里发国家的行政机关，杀害哈里发国家的税吏，免除赋税，并将土地交给农民公社占有。这次人民起义也延及到伊朗的一部分领土，在这次人民起义中阿塞拜疆人起着主要的领导作用。这是反对异族阿拉伯压迫的人民解放战争。

哈里发马门派来镇压起义的大军，为巴别克率领的胡尔拉米特教徒击溃。到了828年的时候，胡尔拉米特教徒据有阿塞拜疆全境和伊朗西部，一直达到了哈马丹。巴别克的起义成了阿拔

斯哈里发国家生死存亡的威胁。阿拔斯王朝既不信任从哈里发国家的臣民——阿拉伯人与波斯人——中招募来的军队，遂不能不成立纯粹雇佣的军队，雇用中亚细亚的突厥人、非洲的柏柏人[1]和奴隶——苦力(гулам)来和胡尔拉米特教徒作斗争。到了九世纪二十年代末，起义者迭获胜利，打败了哈里发国家的军队。从九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战争局势改变了，哈里发国家转入进攻。哈里发国家之所以胜利，由于封建主叛变巴别克所促成，这些封建主起初附和起义者，后来又帮助阿拉伯人反对起义者。

836年，哈里发国家的军队包围起义者于阿拉克斯之南的卡拉达格群山之中的巴扎，这是胡尔拉米特教徒的主要堡垒。围攻堡垒数月之久，终于在837年8月间陷落。胡尔拉米特教徒全数被害。妇孺分给阿拉伯军队为奴隶。巴别克本人尚在堡垒未陷之前，就突围逃出，藏匿在一个卡拉达格的封建主家中，没有多久，就被他出卖给阿拉伯人了。巴别克被押解到哈里发的驻跸地沙马

---

(1) 又作巴巴尔人。——译者

拉(距巴格达不远)酷刑处死。

巴别克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在阿塞拜疆和伊朗里海沿岸各省屡屡爆发零星的和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一直到十世纪的下半叶。

阿拔斯王朝虽然镇压下了这几次起义，如镇压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津芝人起义(869—884年)一样，可是这几次起义却给了阿拔斯哈里发国家很厉害的打击，削弱了它的力量，结果伊朗的地方封建主对抗阿拉伯人的声势因而大振。

由于伊朗封建主的力量和势力日盛的结果，于是伊朗各州在九世纪期间遂开始逐渐地脱离巴格达的哈里发国家，到了九世纪末，差不多伊朗全境都脱离了阿拉伯人的统治。

在伊朗和中亚细亚成立了若干事实上自主的封建国家,各有当地的小朝廷,或者名义上还承认哈里发国家的政权,或者完全不承认了。其中最强大的几个国家是：在呼罗珊和在中亚细亚壤地相接的各地区的达希尔国家（821—873年），在东南方的萨法尔国家(861—900年)，伊朗西部和西南部的白益国家（945—1055年）和在东北的萨曼国家(875—999年)。中亚细亚以及现在伊朗的

北部和东部各地区都在萨曼国家版图之内。除这些国家而外，还出现了其他一些较小的国家，各有当地的小朝廷，大都是国祚短促，昙花一现而已。

脱离了异族占领者的政权，而内战又暂息一时，于是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况都能欣欣向荣。生产与文化都见成长。人工灌溉与农业，尤其是耕种获得了比较高度的发展。手工业、金属的开采与加工以及商业都大有发展。经济的复兴导致各城市的成长，各城市不仅成为经济与政治的中心，而且也成为大规模的文化中心。

白益国家，或者说是波维伊国家，是当时最大的国家之一。巴格达、伊斯法罕、列伊等城市都是白益国家的主要中心。945年，白益王朝占领了巴格达，事实上阿拔斯哈里发国家就算灭亡了。此后，哈里发国家只是名义上存在罢了。仅神权还保留在哈里发的手中。全部世俗的政权已集中在白益王朝爱弥儿(эмир)[1]的手中，他们都是十叶派的信徒。

萨曼国家是当时中东和近东的一个进步的大国，主要人种是塔吉克人。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两

① 一些伊斯兰教国家君主之称。——译者

市都是这一塔吉克国家经济、政治与文化上的主要中心。封建主统治阶级政权是依靠从突厥各部落那里招募来的军队与近卫军支持的。军队主要是由突厥人——雇佣者和奴隶混合编成的，而这些奴隶都是从在中亚细亚北部和东部各地区游牧的突厥各部落来的。突厥人的指挥官统率着这些军队，他们往往同时也是省市的统治者。他们获得很多领地，作为服务的报酬，因此成为一个突厥人封建主特殊阶层。

*　　　*　　　*

在九——十世纪时期，伊朗各族人民的文化，尤其是伊朗东部各民族的文化，颇为昌明。伊朗被阿拉伯人占领之后，学术方面很久都是用的阿拉伯语，阿拉伯语在伊斯兰教国家中，如拉丁语在欧洲一样起着国际学术语文的作用。

这一期间在伊朗有很多科学部门都大有发展。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信史编纂学，代替了官方记载，不象萨珊国家那样了。数学、天文和其他精确的科学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就。

在哈里发国家一切文化生活方面，伊朗人民起着显著的作用。很多中世纪著名的东方史学家

(塔巴利、巴拉佐利、雅古比)，哲学家(例如，知名的西巴维希)，地理学家(阿尔·巴尔希、伊斯达赫利)，虽然他们也象诗人一样，是用阿拉伯文写作，可是他们不是伊朗东部的人，就是伊朗西部的人。

图书馆有广泛的发展，这是文化昌明的一个标志。白益王朝的爱弥儿和萨曼王朝历代统治者的图书馆都收集有大量的各种科学部门书籍。每一个稍为大一点的清真寺都有一个图书馆。除图书馆而外，封建统治者与私人都设有所谓“学术馆”(дома наук)，对于来学习的人都有房间可住并领津贴。第一批伊斯兰教教会的高等学校——美德列谢(медресе)出现了，这一批伊斯兰教教会的高等学校后来对于文化和科学的发展起了一些作用。

诗已非常发达。这种诗是中亚细亚人民的创作。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一些诗人都聚集在萨曼王朝宫廷内。他们在韵文和诗篇中歌颂自己的保护者。这些韵文和诗篇都是用达利文写的。伊朗东部的人、塔吉克人的广大群众都是用达利文，而塔吉克文以及近代波斯文——法尔斯文是从达利文产生出来的。在萨曼王朝宫廷中的还有伊朗东

部各族人民中的著名诗人达吉基。达吉基经过考虑，开始将伊朗各族人民在阿拉伯占领之前的历史，根据民间的史料，用韵文的形式加以叙述。不过达吉基仅写出了腹稿的一小部分。

塔吉克民族和伊朗其他各族人民的大诗人菲尔多西（934—1027年）是达吉基的承继者，他生于土斯（呼罗珊）。菲尔多西用了三十多年的工夫写成了自己的诗篇《列王纪》(«Шах-намэ»)。《列王纪》是世界文学中的卓越遗著，它用史诗的形式叙述神话上的伊朗英雄的丰功伟绩和伊朗各族人民为求自己独立的斗争，一直写到阿拉伯占领伊朗为止。《列王纪》至999年写成，其时萨曼国家已经覆灭。菲尔多西将自己的诗篇献给此时取得政权的加斯尼的马穆德，但是加斯尼的马穆德对菲尔多西的天才作品并没予以应有的重视。

阿维森纳（伊本·辛纳）和比伦尼都是十一世纪上半叶中亚细亚文化上光辉灿烂的代表，他们是整个中世纪东方学者中最出色的人物。

阿维森纳的哲学著作与医学著作都达到了近东和中东中世纪科学的高峰。阿维森纳的名著《医典》(Канон) 在中世纪的东方伊斯兰教国家享

有巨大的声誉，对于中世纪的欧洲科学也有很大的影响。当十三世纪的时候，阿维森纳的医学著作和哲学著作都译成了拉丁文。

比伦尼是中世纪时期东方和全世界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他是一个极为渊博的学者。他的兴趣广泛，学识渊博。自物理、数学以至人文学——历史、地理等等无所不包。比伦尼提出了关于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假说。他的天文学的观察，尤其是他对经纬线的判定，较希腊人更为准确，更为多种多样。

在十世纪末期，对农民和城市劳动者剥削的加紧，对生产及交换造成不利的影响。萨曼国家内司空见惯的各封建主的纷争与内讧对生产和交换同样有影响。萨曼国家走向了衰微。摧毁萨曼国家的是以卡拉罕王朝为首的各突厥部落，它已占领了马维兰那赫尔全境。加斯尼的马穆德的侵略也促成了萨曼国家的灭亡。卡拉罕王朝攻萨曼国家之北，而加斯尼的马穆德则攻其南。

早在十世纪下半叶（962 年），在今阿富汗的领土上已建立了一个封建国家，在十世纪末叶其君长为加斯尼的马穆德。马穆德乘萨曼国家的衰

微，出兵进犯，至十世纪末叶（999年），占领了它的一些最重要的地区，建立了加斯尼国家。列入加斯尼国家版图的，除阿富汗外，并有伊朗东部、中亚细亚的南部、花剌子模与北印度。而中亚细亚的北部——从阿姆河迤北，则列入了卡拉罕国家的版图。

加斯尼的马穆德企图按照阿拔斯哈里发国家的成例，建立自己的国家。拥有大量的国有土地为加斯尼国家的经济基础。国有土地的比重很大。国家制度的基础是极端的中央集权制。对当地的大土地占有者进行斗争，被没收土地的和被处死的人不计其数。为了剿除心怀怨望的人，马穆德遍设暗探，四出讨伐。马穆德建立的恐怖制度不仅是用来摧残大土地占有者，而且也用来对付广大居民。

在加斯尼的马穆德的统治时期，各封建主在所占领的伊朗各州内的统治，兼以巧取豪夺，把国家搞得疲弊不堪。人工灌溉系统渐遭破坏。很多地区的良田变为荒野。饥馑遍地，鼠疫与霍乱流行，几乎没有间断过，因而死者不止千百万人。城乡的破产与贫困达到极点。国家农业上的和商业上的收入锐减。

马穆德力图充实自己的国库，在十一世纪的头二十五年中进行了十七次掠夺性的远征——侵袭印度。由于这些次远征，他自印度运来了大量的珠宝和手艺精巧的奴隶。可是所有这些珍贵的东西和劳动力并未用来修复水利建筑，未用来恢复经济，而用在不生产的消费上——修建清真寺、宫殿，以及用作豪华奢侈的宫廷的经费等等。由于加斯尼的马穆德这样治理国家，而在他死后紧接着嗣子之间又发生内讧，遂搞得伊朗的东部民穷财尽。在马穆德死（1030 年）后，被削弱了的和被搞得民穷财尽的伊朗，不久就又沦入一个新的外族占领者之手。这一次伊朗是被古兹人，或者说是奥古兹人的一些部落占领的。这些部落的征讨运动是塞尔柱王朝——一个土库曼部落联盟的首领所建的王朝——领导的。塞尔柱王朝因开创者——塞尔柱之名而得名。塞尔柱出身的那个部落是从中亚细亚中部迁至锡尔河下游一带的，在这里他们信奉了伊斯兰教。约在 1025 年，土库曼-塞尔柱人的首领移居呼罗珊北部，称臣于加斯尼的马穆德。乘马穆德死后国家骚乱和内讧的机会，塞尔柱的两个孙子靠着反对加斯尼王朝的呼

罗珊贵族的帮助，于1037年各自称为独立的国王：一为尼沙浦尔的托格卢尔伯克，一为谋夫的察格雷伯克。

1040年，他们击溃了马斯伍德（加斯尼王朝苏丹）的军队。然后在很短的期间内(1040—1045年)据有伊朗的一大部分土地。1055年，托格卢尔伯克进入巴格达城。托格卢尔伯克废去了统治巴格达的白益（波维伊）爱弥儿的王朝，强迫当时的哈里发卡伊穆授给他苏丹的位号，这一位号，托格卢尔伯克的后裔一直守着未变。哈里发本身在塞尔柱王朝时代也象在白益时代一样，仅保有有名无实的神权而已。到了十一世纪之末，塞尔柱王朝又将政权扩展到了很多邻邦。

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阿拉伯、美索不达米亚、伊朗、阿富汗、俾路支与中亚细亚南部都归入突厥人建立起来的大塞尔柱帝国版图。

尽管土库曼人是塞尔柱军队的基本核心，可是塞尔柱王朝都是想和当地的封建主们结成联盟来治理被征服的一些地区和国家的。

在塞尔柱王朝苏丹的麦里克王（1072—1092年）的时代，当塞尔柱强国处于全盛时期，有一

位当时最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呼罗珊人尼扎姆·莫尔克任首相。他在发展塞尔柱大帝国的科学和艺术上致力很多。他在巴格达建立了整个东方驰名的伊斯兰教最高学府——“尼扎米耶”(Низамийе)。尼扎姆·莫尔克对于历史和政治的观点，见于那部一般说是他所作的和享有极高声誉的论管理国家的《治民要术》一书中。

尼扎姆·莫尔克和科学与艺术活动家们的关系极密切，并保护他们。直到现在，还有一个传说：尼扎姆·莫尔克与著名的哲学家、诗人而兼数学家的呼罗珊人奥玛尔·哈伊雅穆（1040—1123年）交情莫逆。奥玛尔·哈伊雅穆是以美妙的四行诗的创始人，和以数学家、天文学家、代数方程式与星座表的作者享有盛名的。

尼扎姆·莫尔克于1092年被极端的十叶派伊斯玛尔分子中的亚萨辛(ассасин)恐怖分子所杀害，他们因十叶派教长伊斯玛尔之名而称为伊斯玛尔分子。当十一世纪末叶，伊斯玛尔分子据有喀斯文迤北的难以攻克的山寨阿拉姆特，遂将此地变成自己的主要根据地。到了这个时候，伊斯玛尔分子的运动已经从一个宗教的宗派变为一个秘

密的恐怖组织了，其领导者就是反对塞尔柱王朝的当地旧封建主们。伊斯玛尔分子用各种恐怖方法与塞尔柱王朝进行斗争，狙杀自己的敌人——塞尔柱国家与西亚细亚其他国家的政治家。但是伊斯玛尔主义在它发展的初期，在被奴役的农民中也曾受到一些欢迎，因为伊斯玛尔主义中有一派的说教和马资达克教主张恢复一律平等的旧公社的思想相合。

在十一世纪下半叶，军事封建制在塞尔柱国家内形成了，它成为这个国家的基础，又是伊朗以及整个近东封建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的完成。这一制度的内容是因为担任军职，封建主军事长官就领有份地。这种赐与的份地称为“采邑”(икта)，受有采邑的人称为“采邑主”(иктадар)。采邑主有权向农民征收田赋，拿出其中一部分缴入国库。对于农民有司法权及其他权利。随着采邑的扩展，加紧了对农民的奴役。按照伊斯兰教的法律，采邑是不能继承的，因为采邑只是临时性的（在担任军职期间）占有与占用[1]。

---

[1] 早在倭马亚时代采邑就已出现了。

可是，采邑主逐渐地将自己的采邑变为继承所有制，特别是拥有私人军队的大地主，甚至因占有采邑而应尽的一些徭役也都不再担任了。于是塞尔柱国家内分立主义的意图大盛。塞尔柱国家终于在十二世纪初叶分裂为十二个大封地，各以塞尔柱族中的领地统治者为首。当十二世纪，在这些塞尔柱领地占有者之间开始内讧，这大大削弱了塞尔柱帝国的力量。这种内讧和对农民的加紧奴役和剥削，在伊朗又造成了新的外族侵略者入侵的便利条件。1194年，伊朗的一部分为花剌子模所占领。花剌子模国家的中心在中亚细亚——在花剌子模，可是花剌子模人在伊朗的统治时期是非常短促的。到了十三世纪初，当花剌子模末代国王统治时，由于蒙古人的侵略使花剌子模本国灭亡了，花剌子模国王在伊朗的统治权也因而结束。

公元1220年，成吉思汗率领骇人的蒙古游牧部队冲入伊朗。

蒙古人初次侵入伊朗和中亚细亚——成吉思汗（1219—1224年）的远征——并不是永久的占领，而是大规模破坏性兼掠夺性的侵袭。蒙古人初次侵入伊朗的北部和东部地区、中亚细亚以及

阿富汗的时候，肆意破坏与蹂躏，鸡犬不留，残暴屠杀，虽妇孺无或幸免。例如，在谋夫，据目击此事的人，著名的阿拉伯地理学家雅古特说："宫殿完全毁掉，片瓦不存，象秋风落叶，一扫而光。所有屋舍一变而为鸱枭与乌鸦栖息之所，不祥的鸱枭群集在这些地方叫来叫去，殿堂之上风声萧萧和野外黄鼬相呼应。"尼沙浦尔本是呼罗珊的最重要城市之一，蒙古人先把石油装在罐内，拿火点燃，再用几百架投掷机向城内投掷，因之遂一攻而下。蒙古人占领该市之后，全市居民都被刺杀，无一人幸免。成吉思汗和蒙古人的大量屠杀居民，乃是要使人人畏惧，镇压他们反抗，防止万一起义的手段。

广大的人民群众——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都争先恐后地抵抗蒙古人，可是他们没有领导人来领导斗争，以抗外族的侵略。同室操戈的封建主们那能抵抗蒙古人，不久就停止抵抗。仅有个别封建主，依靠着人民群众的支持，才能作到了长期的抵抗。

这些封建主中最著名的一个是花刺子模国王之子扎兰丁，他有志气、有进取心，而且非常英

勇，虽然蒙古人在人数上占绝大的优势，他却顽强地抵抗着成吉思汗坚持若干年。蒙古人屡次击败扎兰丁，可是扎兰丁重整部队并继续斗争。成吉思汗追击扎兰丁，走遍了伊朗北部全境、阿富汗、北印度一直到了印度河两岸，可是终未能擒住他。扎兰丁及其部队虽然顽强地抵抗蒙古人，但同时他们自己也有时毁灭性的袭击和掠夺居民。例如：在1226年的时候，盘据在阿塞拜疆的扎兰丁的部队就曾侵入格鲁吉亚，蹂躏了格鲁吉亚的一部分领土，并将其首都梯比里斯洗劫一空。

1224年，成吉思汗蹂躏伊朗东北部弄得十室九空之后，就到西伯利亚南部和蒙古的草原去了。成吉思汗并未去伊朗南部，但那里的各封建统治者，却已纳款称臣。

只是到了1256年，当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汗率领着蒙古人到了伊朗的时候，才将伊朗全境完全征服。在这一次，留在伊朗的蒙古人建立了一个新国家，即旭烈兀王朝统治下的旭烈兀国家。旭烈兀王朝统治伊朗，自1256年起直到十四世纪中叶止。旭烈兀王朝从蒙古大汗那里获得"伊儿汗"（各族人民的统治者）的称号，

因此旭烈兀国家又称为伊儿汗国。列入旭烈兀国家版图内的，除伊朗而外，尚有今之土库曼斯坦、阿拉伯的伊拉克、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附庸王国。

起先蒙古人和领导他们的旭烈兀王朝是和被征服的伊朗居民不相融合的，他们在语言上、习惯上、宗教上都和伊朗居民不同。他们非常横暴地、野蛮地压榨当地居民。蒙古人统治伊朗在最初几十年内丝毫未曾关心过发展国家的生产。

可是到了十三世纪末叶的时候，伊朗较高的文明对征服者的影响已经显示出来了。蒙古人开始被伊朗各封建主所同化，他们讲话渐用波斯语，并信奉了伊斯兰教，自十三世纪末叶起，旭烈兀王朝已成为伊朗封建主阶级的代表，伊朗封建主阶级已把征服者——蒙古人的后裔包括在内了。

旭烈兀王朝诸汗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合赞汗，他统治伊朗，自 1295 年起至 1304 年止。合赞汗和自己的军队一起信奉了伊斯兰教之后，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的目的，为的是把那些掠夺的剥削制度稍加限制和整顿，因为在合赞汗的先人统治的时期，由于掠夺的剥削制度，居民已经

贫困破产，今后有收入枯竭之虞。合赞汗规定了固定的税率与征收赋税的制度，绝对禁止违反制度，犯则处以重刑。合赞汗并曾设法改善路政，举办国家邮政。伊朗和拜占庭、热那亚、威尼斯间的贸易，尤其是丝的贸易，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合赞汗的改革，对蒙古人未入伊朗以前的社会生产关系，未产生本质上的变化。在旭烈兀时代，基本上照旧用的是塞尔柱时代建立的军事封建制。到了合赞汗时代，采邑遂完全成为封建承继占有制。合赞汗制定法令，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除必须缴付佃租外，还要为封建主——采邑的占有者作雇工。

我们在刺失德丁的编年史中可以找到关于旭烈兀伊朗，尤其是关于合赞汗的改革最详尽的与最有价值的记载。刺失德丁是合赞汗时代的首相，后来（1318 年）在合赞汗的子嗣当政的时候被处死刑。

伊朗在蒙古人占领时期的统一，以及与拜占庭、热那亚、威尼斯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交往的建立，促进了这些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

精确的科学（如天文学、数学等）在伊朗获

得了高度的发展。波斯的天文学著作在拜占庭译成了希腊文。

土木业与建筑学在蒙古人统治时期也获得很大的发展。

波斯的历史编纂学在这一时期很昌明。上面提过的声名远驰的剌失德丁是这一时期史学家中的翘楚。他留下了最有价值的历史文献《编年通史》。除去剌失德丁而外，当时在伊朗还有别的著名史学家：楚维尼、瓦沙夫、哈姆达拉赫·喀斯文等。

在蒙古人的时代，神学与世俗文学很衰微，可是苏菲的诗学却十分发达。

苏菲主义(суфизм)是一种哲学上很神秘的宗教教义，它是在伊斯兰教出现后两百年发生的。苏菲主义因伊斯兰教苦修者——苏菲（суфии）所穿的粗糙羊毛外衣（阿拉伯语就是苏夫"суф"）之名而得名。起初苏菲主义提倡伊斯兰教中的神秘主义成分，宣扬禁欲主义，不承认外界的幸福。

后来苏菲主义愈来愈发展，但实质上，却和伊斯兰教的教条背道而驰。波斯的苏菲分子，因受希腊哲学的影响很大，遂宣扬人神合一与人神一

体的教义，按照他们的意见，神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现实。苏菲分子说：人类最初是与神直接相通的，可是后来人离开了神。神人相通是可以通过内心自修、敬神、认识现“我”的非真，并彻悟真“我”就是“在我内心的神”作到的。

苏菲分子不承认表面的生活和道德等等有任何意义。他们认为善与恶的概念是两种相对的、只是在假定的外界起作用的概念。在真实的世界内，它们是用不着的。苏菲分子的这些理论有时就使苏菲主义成了无神观点的掩护。在922年的时候，有一个苏菲分子——弹棉花工人胡赛因·伊本·莽苏尔·哈拉支公开宣称“我即真理”（亦就是“我即上帝”），因此被认为是破坏伊斯兰教基础的异教徒，论罪处死。苏菲主义是和伊斯兰教的托钵主义密切结合的。很多苏菲主义的信仰者托着钵（伊斯兰教徒中求乞度日的禁欲者），流浪全国。有时苏菲主义变为手工业者与城市贫民反封建运动的掩护。苏菲主义否认“外表的与腐朽的世界”，被这些阶层的居民认为是不承认那种有社会不平等与社会压迫的封建国家和封建社会。恩格斯在他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中，谈到西欧神

秘主义的教派的时候，就曾指出神秘主义往往是一种反封建运动的形式[1]。恩格斯这一关于中世纪神秘主义的指示，是可以用于苏菲主义的。所以在伊朗及其他伊斯兰教国家中，信仰苏菲主义的托钵者，有时就是领导手工业者反封建运动的。但是到了后来，苏菲主义变为统治上层人物的思想武器了，他们利用它，把它当成了一种从宗教上麻醉被压迫人民的工具。

苏菲主义是传播很广的一种思想上的派别，作成它那个样子隐蔽起来，可以进行各种不同的思想工作。无怪乎很多诗人甘愿自称是苏菲分子，以便在苏菲主义的掩护下，隐藏其自由思想的观点。

扎兰丁·卢密（1207—1273年）是一个最著名的苏菲诗人。他诞生在塔吉克民族最古的文化中心——巴尔赫城。苏菲主义对于扎兰丁·卢密的同时代人——设拉子人沙阿地（1184—1291年）也有很大的影响。沙阿地是著名的《古利斯坦》（Гулистан）一书的作者，该书迄至目前为止

① 参阅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01—404页。

在伊朗还享有极大的声誉，并且是波斯文学语言的典范。在诗人中有波斯最伟大的抒情诗人哈菲兹·设拉子(十四世纪)。东方和西方都承认他是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之一。这就是说，十——十五世纪是波斯文诗学最昌明的时代，但无论如何决不能仅仅把它看做是一种伊朗的诗。这种诗称做波斯古典诗是完全不对的。实际上所谓波斯古典诗是以下三种诗组成的：塔吉克诗，尤其是在十——十三世纪特别昌明的，作为所谓波斯古典诗之源泉的塔吉克诗；阿塞拜疆诗，特别是十二世纪的阿塞拜疆诗；以及在十世纪末至十一世纪初白益时代就已出现而至十三——十四世纪才达到全盛的波斯诗（首推设拉子人沙阿地和哈菲兹的创作)。阿塞拜疆的诗人们就往往使用波斯文，关于中亚细亚各族人民的诗人、思想家和学者则更无庸赘言。这一时期在阿塞拜疆诗人中，以天才的尼萨米·冈扎（1141—1203年）最为杰出。他是著名的、统称《哈姆赛》(Хамсэ)（五部长诗)[1] 的作者。另一位伟大的阿塞拜疆诗人哈卡尼（1120

---

(1)　尼萨米用塔吉克波斯文写了五部叙述古代英雄的丰功伟绩的长诗。——译者

—1199年)也享有盛名。尼萨米和哈卡尼的作品对于波斯诗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

合赞汗的改革虽然收效一时，但未能拯救旭烈兀国家免于衰弱与覆灭。当十四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由于惨重的封建压迫的结果，人民反对旭烈兀王朝的起义在呼罗珊爆发，即所谓“沙尔别达尔”(应处绞刑的人)的起义。农民、城市居民中的贱民和一部分小封建主都起而反对旭烈兀王朝。这次起义结果推翻了旭烈兀王朝在呼罗珊的政权，并成立了沙尔别达尔国家。沙尔别达尔国家存在了约五十年，直到被帖木儿所征服为止。

当十四世纪的时候，与呼罗珊的沙尔别达尔运动同时，在马赞得朗也发生了广泛的人民运动，即所谓赛义德[1]运动，结果建立了赛义德国家。

在十四世纪的时候，除去在伊朗各个地区所发生的这些巨大规模的人民运动以外，还有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的其他分散的、自发的暴动。

自十四世纪中叶起，旭烈兀国家瓦解为很多的封建主领地。他们之间争权争长几无宁日。在

① 在伊斯兰教国家原系对穆罕默德后裔的尊称，有时也用作一般的尊称。——译者

这些封建领地中最大的领地有在伊朗西北部以巴格达和以大不里士为首府的、由蒙古王朝统率的哲拉伊尔国家（1336—1411 年），以及在伊朗南部，在法尔斯以设拉子为首府的、由伊朗王朝所领导的莫扎法尔国家（1313—1393 年）。

在十四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伊朗再度沦为残酷的征服者——著名的“铁跛子”帖木儿·兰（欧洲人称之为塔麦兰）的战利品了。帖木儿（1336—1405 年）起初是一个匪首。在 1369 年，他占领了撒马尔罕，建立了中亚细亚国家，自称大爱弥儿。撒马尔罕遂成为帖木儿的根据地，他多次都是从这里去侵袭各地方和各国。自 1380—1393 年，帖木儿占有伊朗全境。

帖木儿行军与征讨，象成吉思汗入侵一样，对于被征服地区的居民肆意蹂躏、破坏、残害、屠杀。帖木儿除抢劫被征服的地区，掳掠全部珍宝以外，还将熟练的手工业者一齐带走，用他们和中亚细亚的有名工匠一起建筑帖木儿所喜爱的布哈拉城市与撒马尔罕城市的清真寺和宫殿。

伊朗的居民屡次企图起义反对“铁跛子”的凶暴独裁。帖木儿镇压这些起义的手段非常残酷。

例如，1387年反对帖木儿税吏的起义，爆发于伊斯法罕，被镇压下去之后，城市居民遭到了大规模的残杀。被斩首的约有七万人。帖木儿下令用这些人头建筑了金字塔。在帖木儿来攻时，凡抵抗的城市，居民无不遭到这样的大屠杀。由于帖木儿东征西讨的结果，建立起了一个大国家。伊斯兰东方的大部分都囊括在它的版图内。

可是这个大国家，国祚还不及成吉思汗帝国长久。帖木儿出兵远征中国时病死（1405年）后不久，国内各封建主之间又起纷争。只剩下中亚细亚仍受帖木儿的后裔——帖木儿王朝的统治，但他们之间亦发生内讧，自相残杀。在伊朗西部有由两个土库曼部落的游牧贵族建立的两个王朝：一个部落是卡拉—科雍鲁(黑羊)，而另一个部落是阿克—科雍鲁（白羊），都强大了。卡拉—科雍鲁王朝的统治为1410—1468年，而阿克—科雍鲁王朝的统治，则始于1468年，终于十六世纪初叶。这两个土库曼王朝除彼此争夺政权以外，还和北方强大的什尔凡沙赫国家相争。卡拉—科雍鲁还在东方和帖木儿王朝相争。

于是，到了十六世纪初叶，伊朗又分为很多

独立的封建领地了。其中最大的在东方为帖木儿国家；而在西方则为两个土库曼王朝所领导的两个国家。呼罗珊归入由胡赛因·巴伊卡雷(1459—1506年)所领导的帖木儿国家的版图，其首都为赫拉特市。到了1500年，在以前归帖木儿帝国版图的中亚细亚各汗国的领土上，建立了乌兹别克汗政权。土库曼王朝阿克—科雍鲁的领地包括有伊朗西部和中部、阿拉伯的伊拉克、库尔德斯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季亚别基尔地区。到了1500年的时候，阿克—科雍鲁的领地，被统治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阿尔文德苏丹和统治伊朗中部和伊朗西部的穆拉德苏丹所瓜分。法尔斯为穆拉德苏丹的一个藩属所管理。在马赞得朗、吉朗、克尔曼、赛义斯坦各有独立的执政者，即诸汗统治。这些封建领地中阿克—科雍鲁国家与呼罗珊的帖木儿国家较为强大，但是他们由于彼此相争，而且又内讧不已，也日渐衰微了。

第　四　章

沙法维国家

阿达比尔的赛赫① 们——沙法维王朝的封建主们，利用了土库曼统治者的内讧，以及地方居民对土库曼统治者的嫉恨的机会，以致沙法维王朝的封建主在阿塞拜疆东北部的势力早在十五世纪初叶就已成长起来。沙法维王朝因其创始者赛赫·沙菲丁（1254—1334 年）之名而得名。沙菲丁领导着在阿达比尔的苏菲派托钵僧团，这个僧团因沙菲丁之名而名为“沙法维耶”。赛赫·沙菲丁本人，看来是沙菲特教派的孙尼派教徒，而他的后裔后来信奉了十叶派，因为十叶派在当时已在人民中间很盛行了。

十叶派是伊斯兰教中两个主要神学派别（孙

① 赛赫（шейх）系阿拉伯部落酋长或伊斯兰教教派首领的称号。——译者

尼派与十叶派）之一。孙尼派教徒与十叶派教徒之间形式上的主要分歧，在于孙尼派教徒不承认哈里发（哈里发是伊斯兰教团体中宗教的和世俗的首领）的继承原则。前三个哈里发——阿布·伯克、奥玛尔和鄂斯曼，虽然都不是先知的家属或是先知的子嗣，但他们承认三人是穆罕默德政权的合法继承者。他们不承认先知的从弟又是女婿的阿里，以及阿里的两个儿子哈山同胡赛因和他们的后裔——十叶派教长——有继承哈里发的特权。十叶派教徒与此相反，认为阿布·伯克、奥玛尔、鄂斯曼是篡夺者，只承认阿里及其后裔是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者。十叶派的名称源于阿拉伯文“希阿”，俄译为党派与教派的意思（指阿里信徒的党派与教派而言）。穆罕默德死后，在伊斯兰教的早期，阿里的信徒们与其敌对者之间为了争夺权力发生了残酷的斗争，结果后者胜利。阿里和他的儿子胡赛因均被杀[1]。一般推测是在胡赛因死后，十叶派才成为一个特殊的宗教党派与神学派别。十叶派作为正统孙尼派的一个反对派别，在伊朗迅速地发展起来，其时正当七世纪，伊朗被阿拉伯人所占领的时候。实际上，它后来

成为被征服的伊朗居民反对外国占领者的一种思想形态了。后来伊朗屡次为孙尼派教徒所征服（加斯尼的马穆德、阿富汗人等等）。这几次被征服人民反抗征服者的征战和斗争，照例都是出于孙尼派教徒与十叶派教徒间的宗教斗争形式。所以反对孙尼派的十叶派的思想，也就成为反对外国占领者——封建主以及孙尼派王朝所统率的封建国家的思想上和宗教上的旗帜了。甫·甫·巴尔托尔德院士曾经指出：伊朗的十叶派运动主要是人民的运动，而且往往具有土地问题的性质[2]。因此十叶派在伊朗人民群众中间很受欢迎。

沙法维王朝信仰十叶派，企图利用十叶派在

① 在胡赛因被害和埋葬的地方，后来建造了陵墓与清真寺，并发展成为卡巴拉市（在今伊拉克的领土内）。胡赛因在卡巴拉的陵墓以及阿里在纳哲夫的陵墓，直到如今都认为是十叶派的主要圣地，并且是十叶派教徒从各国前来朝圣的地点。在卡巴拉与纳哲夫而今通常住着十叶派的一些主要的穆支捷希德。在马什哈德，十叶派第八世教长（或译伊玛目。——译者）李查陵上的寝墓与清真寺，以及在库姆的李查的姊姊法底玛陵上的寝墓与清真寺，都是伊朗境内十叶派的主要圣地。沙菲丁在阿达比尔的陵墓同样受到十分重视。

② 参阅甫·甫·巴尔托尔德：《里海沿岸各地区在伊斯兰教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巴库版，1925 年，第 31 页。

群众中的威信，来巩固自己的势力。又因为十叶派的基本教条规定：只有穆罕默德与阿里的后裔才能做伊斯兰教团体中宗教的与世俗的领导者，所以在沙法维家族的拥护者中间早在十四世纪就已形成一种传说，沙法维家族是十叶派第七世教长穆沙·卡节姆的后裔，而穆沙·卡节姆又是阿里的后裔。

当十五世纪下半叶的时候，沙法维家族已经强大，开始和两个土库曼王朝在阿塞拜疆争夺政权了。有些不满土库曼游牧贵族的弱小和中等的封建主，以及急盼结束伊朗不断内讧和伊朗统一的一部分商人，都支持沙法维家族。看来，沙法维家族运动在自己发展的最早阶段中是很得广大人民的支持的。按其成分与目的来说，沙法维家族运动并不是人民运动。可是沙法维家族在和两个土库曼王朝的斗争中，却尽力利用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不满情绪。沙法维家族所依靠的还有突厥游牧部落：乌斯达支鲁、卢姆鲁、沙姆鲁、捷凯留、巴哈尔鲁、祖尔卡达尔、亚甫沙尔人、恺加人与瓦尔萨克部落。

沙法维王朝第一个国王伊斯玛尔的父亲使自

己的部下——突厥部落——必须以红色条纹巾缠头，因此这些部落又称为“荷西尔巴什”部落，亦即红布缠头部落之意。后来沙法维王朝所建立的国家也往往称为“荷西尔巴什”国家。

公元1499年，沙法维家族的赛赫·哈伊达尔的幼子伊斯玛尔立为“荷西尔巴什”的国王。伊斯玛尔利用敌人间的内讧，先击破了沙法维家族的世仇而和阿克·科雍鲁同盟的什尔凡沙赫·法罗希萨尔，然后又在1501—1502年期间击溃了阿克·科雍鲁的阿尔文德苏丹的亲军。1502年，伊斯玛尔占有整个阿塞拜疆南部，并攻下了大不里士市。伊斯玛尔自立为伊朗王（1502—1524年），以大不里士市为首都，以十叶派为伊朗的国教。1502年，伊斯玛尔又击溃了穆拉德苏丹，遂占有伊朗中部和西部。阿克·科雍鲁国家就此覆灭。

伊斯玛尔接着又去征服伊朗的其他部分。当伊斯玛尔东进的时候，便和乌兹别克部落的首领穆罕默德·舍伊巴尼发生了冲突。穆罕默德·舍伊巴尼在胡赛因苏丹死后，曾在1507年占有呼罗珊的一部分。乌兹别克部队在1510年为伊斯玛尔王在谋夫附近击溃，舍伊巴尼本人也阵亡了。

乌兹别克人的失败对于沙法维王朝在东方建立政权具有重大的意义。呼罗珊全境和直到阿姆河流域的领土，都被伊斯玛尔占领了。必须指出：呼罗珊极大部分居民是塔吉克人，很多世纪以来，就已和中亚细亚休戚相关了，只从十六世纪起，才把呼罗珊分出中亚细亚各地区之外，形式上并入伊朗版图。同时，伊斯玛尔又向西扩展自己的国土。

到了 1507 年的时候，沙法维王朝占领了亚美尼亚、库尔德斯坦。1508 年占有巴格达与阿拉伯的伊拉克。

伊斯玛尔往西推进，结果他和土耳其人发生了冲突，土耳其人也力图将自己的边境向东推进，垂涎南高加索、库尔德斯坦与阿拉伯的伊拉克等地方，特别是在苏丹栖林一世的时候为甚。沙法维王朝和土耳其人开战之初，沙法维王朝失利。1514 年，在察尔迪朗平原上一战，由于栖林一世的土耳其军拥有大炮，而伊斯玛尔没有大炮，土耳其遂大败苟西尔巴什，而占领了大不里士。诚然由于粮食不足与土耳其近卫军中又发生了骚动，使得土耳其人才不得不快快地退出了阿塞拜疆，但是土伊战争此后并未结束。土伊战争连连

续续地达百年以上，直到1639年才结束。

伊土战争打的是十叶派与孙尼派之间宗教斗争的旗帜。但是事实上土伊战争纯粹是为了争夺阿拉伯的伊拉克、库尔德斯坦，主要为了占有南高加索，取得丰富的原料与矿产，为了控制阿塞拜疆与南高加索的欧亚重要通商路线。

1519年，沙法维王朝占领了格鲁吉亚，此后又臣服了什尔凡汗国与南高加索的其他汗国。

可见，当沙法维王朝第一个国王——伊斯玛尔的时候，就已经成了一个大国，很多伊朗的与西欧的资产阶级历史家认为伊斯玛尔及其继承者是伊朗民族国家的缔造者，硬说伊朗国家是在和突厥占领者的斗争中形成的。可是，事实并不如此。非常积极地参加建立沙法维国家的，实际上，乃是突厥与阿塞拜疆的苟西尔巴什部落，他们是伊斯玛尔的基本军事力量。这些突厥部落的贵族是沙法维国家的统治阶层，尤其是在国家初期是这样的。各军事指挥官与各州州长都在这种贵族中间委派，所谓鬈发人御林军就是由苟西尔巴什部落的贵胄子弟们编成的。虽然往来公文用波斯文，而在沙法维王朝的宫廷及其军队内却以阿塞拜疆文

为主。伊斯玛尔王以哈泰的笔名用阿塞拜疆文亲自写了很多诗。沙法维国家是由一些州和地区组成的，都住有伊朗的、突厥的、阿拉伯的与其他各种不同的民族和部落，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在经济上彼此脱节，并各有其独特的风俗、习惯等等。甚至国家的首都在十六世纪上半叶以前还不在伊朗中部，而在阿塞拜疆——在大不里士。在这一国家内，阿塞拜疆的各部落起着领导的作用。这就是说，沙法维国家按实质说，是一个阿塞拜疆国家。

只是从国王阿拔斯一世在位之时起，伊朗人、波斯人也在内才在沙法维国家内居于比较显著的地位。虽然对伊朗史中的沙法维时代还研究的非常不够，可是根据现有材料毕竟可以发表一点意见，即在沙法维王朝的初期，沙法维国家完全不是伊朗民族的国家，而是由于东征西讨才建立起来的各种不同的民族与部落的混合物。

伊斯玛尔和他的继承者们都把宗教看做是统一种族不同国家的一种最重要的工具。正因为如此，所以伊斯玛尔早在1502年，就已正式宣布十叶派为伊朗国教，并且百般地奖励推广十叶派，而对于孙尼派则加以迫害，关于这一点，上面已经

提过了。伊斯玛尔不仅是世俗的统治者，而且也是宗教上的领导者。鉴于当时十叶派在伊朗居民中间享有的那种威信，以及国家的社会政治发展水平的低下，十叶派在这种条件下，确系统一国家的非常重要的工具，是可想而知的了。

在沙法维王朝第二代国王——达黑玛斯普一世（1524—1576 年）在位的前半期，伊土战争还未结束。这时，土耳其的军队屡次侵入沙法维王朝的领地(1532—1533 年，1534 年，1548 年，1553 年)。1534 年，土耳其苏丹的苏利曼一世的军队占领了阿塞拜疆和大不里士以及巴格达。土耳其军队不久就放弃了阿塞拜疆，但是阿拉伯的伊拉克仍在土军手中。由于土耳其入侵的危险，和对大不里士居民怀有恐惧之心，因为大不里士居民对于不得人心与吝啬的达黑玛斯普一世非常痛恨，达黑玛斯普一世遂不得不在 1548 年左右由大不里士迁都到喀斯文。在这以前，在1547 年的时候，在阿塞拜疆就有了反对沙法维王朝的大规模起义了。

1555 年签订了和平条约，伊土战争暂告平息，根据该约，伊朗仍保有在南高加索占领的全部领土（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与格鲁吉亚东部）。

格鲁吉亚已备受土耳其苏丹与伊朗国王的荼毒，依约由两国瓜分。1555 年的条约将伊朗占领沙姆茨海、卡尔特利亚、卡海底亚，土耳其占领伊麦利底亚、古里亚、阿勃哈吉亚与拉济人的土地，都用条文肯定下来了。

到了达黑玛斯普一世在位的末期，沙法维国家的内部情形恶化。达黑玛斯普一世横征暴敛，农民均已破产。在东方呼罗珊则遭乌兹别克诸汗的经常不断的侵袭。1571年，国内瘟疫流行，饿殍遍地。伊朗各地人民起义，蜂起反对沙法维王朝政权。其中最大的两次起义，就是农民和城市贫民（1571 年）在吉朗的起义，与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1573 年）在大不里士的起义①。

达黑玛斯普王一世逝世后(1576 年)，在伊朗苟西尔巴什各贵族的派别中开始发生内讧，各自推戴自己的僭望王位者。伊斯玛尔二世在 1576 年即位前，他的父亲达黑玛斯普王一直将他拘禁在卡赫卡赫要塞达二十年之久。1578 年，伊斯玛尔二世被人毒害。达黑玛斯普的另一个儿子——优

① 不论是这些次起义，或达黑玛斯普一世在位末期其他人民起义，其历史都还完全没经人研究过。

柔寡断而又多病的穆罕默德继位。穆罕默德绰号“胡达班达”（神之奴隶），在位自1578年起至1587年止。

土耳其人乘伊朗国内混乱的机会，土耳其苏丹穆拉德三世于1578年和伊朗开战，相持达十余年。对于沙法维王朝不满的一部分阿塞拜疆封建主，倒戈投降土耳其军，土耳其军便占领了阿塞拜疆和大不里士全境以及伊朗西部各地区。当伊朗与土耳其交战时，乌兹别克汗阿卜杜拉二世又侵入呼罗珊，占领了赫拉特、马什哈德、尼沙浦尔和别的一些城市。伊朗宫廷的达官贵人莫不张惶失措。

1587年，萨姆鲁与乌斯达支鲁部落的各汗与各酋长统治下的一批荀西尔巴什贵族，就在这种情况下，拥立穆罕默德·胡达班达的小儿子——阿拔斯（诞生于1571年）为伊朗国王。阿拔斯在这以前曾被封为呼罗珊的封疆大吏。

阿拔斯一世（1587—1629年）在伊朗史上称为“阿拔斯大帝”。在阿拔斯的时代，沙法维伊朗的国势最为强大。在他君临伊朗的时候，不仅完全夺回了被土耳其人占去的西部土地，而且兼并了一些新领土（如阿富汗等等地方）。

阿拔斯即位之初，除在东方连年与乌兹别克诸汗进行斗争外，又忙于镇压国内时常爆发的起义（在吉朗和其他省份）。阿拔斯一世征服伊朗北部里海沿岸地区，将其划为“哈赛”——自己私人的领地（1592 年将吉朗变为私人领地，1596 年将马赞得朗变为私人领地）。阿拔斯一世因和乌兹别克历年战争，又得镇压国内起义，遂不得不于 1590 年，忍痛与土耳其人签订君士坦丁堡和约，依约将整个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大不里士市（阿达比尔与塔利什除外）与鲁利斯坦的一部分土地割让土耳其。

阿拔斯一世利用和土耳其人停战的机会，遂在东方对乌兹别克诸汗进行斗争，并改革内政。1597 年，赫拉特城下一战，阿拔斯的军队粉碎了乌兹别克汗的军队。乌兹别克汗的军队渡阿姆河逃去。呼罗珊全境与赫拉特地区遂都收归阿拔斯一世掌握。嗣后阿拔斯一世占领了坎大哈，直抵巴尔赫。为了保卫呼罗珊的边境，今后不受乌兹别克诸汗可能的侵袭，阿拔斯下令将库尔德人约一万五千名迁至波支努尔德。

阿拔斯一世巩固了自己在东方的地位以后，

开始改编军队，准备对土战争。这次改编军队是在担任总司令的国王、天才军事长官阿拉维尔底汗（原籍亚美尼亚）领导下进行的。一同改编军队的，还有英国的冒险家安东尼·射莱和罗伯特·射莱兄弟二人。他们于1598年纠集了很多同伴来到伊朗，投效国王任职。

建立了各种正规军，即步兵（狙击手）一军一万二千人，骑兵（骑士）一军一万人。骑士的编制一如土耳其的近卫兵部队：格鲁吉亚人与高加索其他各族人民的孩童从幼小就收去，使之背离父母，信仰伊斯兰教，在伊朗培养长大。狙击手的补充都是从伊朗居民中征募。在军队中又备有大炮。阿拔斯一世特别建立了一种军事组织，使与荀西尔巴什各部落相对立。它起着王室近卫军的作用，因此称为"翊戴军"(шахсевены)。各部落出身的人都可参加"翊戴军"部队，而事实上"翊戴军"大多数是突厥荀西尔巴什部落出身的人。"翊戴军"很快地变为有特权的团体，受到国王的特殊庇护。在阿塞拜疆的大不里士与阿达比尔之间，在穆冈以及在沙甫地区、喀斯文之南赐给他们大量的领地。

阿拔斯一世实施自己的军事改革，不仅为了增加军队的战斗力，并且也为了巩固中央政权。苟西尔巴什各部落的部队，虽然以前是沙法维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可是这时已成为混乱和骚动之源，所以阿拔斯力图破坏它的作用。苟西尔巴什各部落内讧不已，各部落只知有酋长，而不知有国王。这些部落的贵族互争雄长，各自拥立自己的傀儡，给历代国王增添了无数的麻烦，使沙法维王朝的中央政权一蹶不振。按照当时人的记载，阿拔斯一世将苟西尔巴什的马队人员裁为三万人，以前本为六万至八万人①。在阿拔斯一世时，各军事部队中的战士共计十二万人，加上服务人员，全军人数达二十——三十万人。阿拔斯王一世建立了正规军，编练了翊戴军之后，就大大削弱了苟西尔巴什贵族的权势而巩固了中央政权。当阿拔斯一世时，在国家机关内，伊朗人的地位显然提高，逐渐排挤突厥贵族。可是突厥贵族终究还保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军队中地位更为重要。

在1597—1598年，阿拔斯一世放弃喀斯文

① 《沙丹骑士在波斯及东方其他地方的旅行》，第302页。

首都，而迁都于波斯主要地区中心的伊斯法罕。迁都伊斯法罕一事也可以证明伊朗人和伊朗地区在沙法维国家内的作用正在增长。

阿拔斯一世对土耳其作战，先在外交上进行了准备。阿拔斯一世派遣安东尼·射莱率领使团前往俄国与西欧各国缔结反土联盟。安东尼·射莱到过了莫斯科，到过了德皇宫廷和罗马①。

1603年，阿拔斯王乘土耳其国内多事，对土耳其人宣战，土耳其已因内讧不已与"哲拉里"起义而一蹶不振。几年的功夫，伊朗军队占领了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东部、库尔德斯坦、鲁利斯坦以及巴格达、摩苏尔与季亚别基尔。十叶派教徒的圣地卡巴拉与纳哲夫也陷入伊朗的手中。经过长期谈判，终于在1613年在斯坦布尔签订停战条约。根据该约，所有伊朗占领的地方划归伊朗。土耳其人企图夺回失地，到了1616年伊土战争再起。1616年进攻大不里士，1623年进攻巴格达均未得逞。因此斯坦布尔停战条约所规定的条件依然未变。

① 安东尼·射莱出使期间，他找到了更好的地位，他改仕于西班牙王朝，遂迁居西班牙。

阿拔斯一世在初与土耳其人作战的时候，虽然占领了南高加索，却没有信心终能保有这些领土。南高加索的居民抵抗伊朗侵略者极为顽强。为了消灭抵抗，并使土耳其军今后在这里再不能得到粮秣补给，所以阿拔斯一世决定将阿拉斯河以北各地区变为废墟。对这里的居民不是屠杀就是勒令迁往卡拉达格与伊朗各地。

迁居是各族人民最大的灾难，对于亚美尼亚人来说，尤其痛苦。亚美尼亚的农民，大部分被迁往马赞得朗，该地为阿拔斯一世的私产。亚美尼亚人与格鲁吉亚人被阿拔斯一世迁往马赞得朗的共计三万家。移来的人民不惯于马赞得朗的潮湿气候，陷于非常困苦的境地。过了五十年后，在马赞得朗移居者中活着的只剩下五六千人。和欧洲通商的主要丝市楚尔法的亚美尼亚手工业者与商人约计五千家，均由此地迁往伊斯法罕。被迁移的亚美尼亚人定居在伊斯法罕城郊，此地遂成为纯亚美尼亚人的住地——新楚尔法。阿拔斯一世将亚美尼亚人迁往伊斯法罕，意在保证自己的国都有精巧的亚美尼亚的手工业者，并将贩丝商队路线移来以期充裕王库。按照阿拔斯一世的计划，

蚕丝运往欧洲将不再象至今那样经过旧楚尔法与土耳其，而是经过伊斯法罕与波斯湾，从海道绕行非洲。其时，蚕丝贸易对于伊朗来说，意义极为重大。蚕丝是伊朗输出的主要商品。据1636—1638年期间到过伊朗的奥列阿利称，每年在伊朗收蚕丝共计一万捆至两万捆（每捆约合二百十六磅）。伊朗留用的不到一千捆，其余的蚕丝都输往印度、土耳其与欧洲①。除蚕丝而外，自伊朗输出的还有织锦、丝绒和其他布匹、地毯、山羊皮和其他皮制品、绒线、烟草、干菜与别的商品。欧洲人运到伊朗的有锡、铜，以及英国的、法国的和荷兰的呢料、食糖。伊斯法罕常常住有很多的外国商人。其中有印度人、花剌子模人、中国人、布哈拉人、土耳其人、俄罗斯人、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以及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和犹太人。

蚕丝贸易的收入乃是王室的专利，而这一项买卖主要是由亚美尼亚的商人来做，他们就是王

① 参阅《大使秘书亚当·奥列阿利编纂哥尔什金大使1633年、1636年与1639年旅行莫斯科维雅与波斯》，《在俄国古代史学会讲演》，第3册，第4部，1869年，第791页。

室的代理人，特别受到王室的保护。亚美尼亚人有权在自己人中间推选市长作王室与亚美尼亚公社之间的桥梁，并管理亚美尼亚人内部事务，他们得自由信奉他们的宗教并享有其他一些特权。

为了称霸波斯湾和开辟通过波斯湾的贩丝道路，阿拔斯一世乃将住在和尔木斯岛(在和尔木斯海峡)的葡萄牙人驱逐（早在1601—1602年阿拔斯一世就将巴林群岛占领了)。和尔木斯岛与该岛上的和尔木斯港是有商业上和战略上的重大意义的。和尔木斯是欧洲与印度之间海上贸易的转运点和中继站。1507年，葡萄牙人力图控制通印度的海上贸易，乃在阿尔丰索·德阿尔布凯尔盖的指挥下，占领了和尔木斯岛，但很快地被迫退出。1515年，阿尔丰索·德阿尔布凯尔盖率领了强大的舰队来到和尔木斯，这时候他已拥有葡萄牙领印度总督的称号。他占领了和尔木斯岛与波斯湾的其他岛屿。葡萄牙人在和尔木斯岛上建筑了头等要塞，直到今天还保留在那里。又设立了海外商业代理处。和尔木斯为波斯湾中伊朗、土耳其、印度与阿拉伯之间通商的主要中心，历百年之久，关于印度欧洲通商的意义，更无庸赘言。

到了十七世纪初叶，特别是在1588年西班牙大舰队被英国人击溃之后，葡萄牙人才渐渐丧失他在通往印度冲道上的地位。在这个时期，在波斯湾沿岸又有另一个殖民者出现——英国人。1620年，英国舰队在查斯克击败了葡萄牙人。这不过是直接进攻和尔木斯的一个准备。在这一次争夺和尔木斯的斗争中，阿拔斯一世的利益是和英国人的利益一致的。因为土耳其关税甚重，蚕丝输出取道和尔木斯，使阿拔斯王获得的利润，比取道土耳其更高一些。对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来说，在伊朗本国买丝就比在土耳其丝市阿列波几乎便宜一半。而且不论是从巩固通往印度冲道的观点上来看，或从蚕丝贸易的观点上来看，当时英国人对于伊朗总是垂涎三尺的。因此，在反对葡萄牙人的斗争中，阿拔斯一世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才能缔结了同盟。

1623年，阿拔斯一世的军队和英国舰队一同占领了和尔木斯与基什姆岛。葡萄牙人退往马斯喀特，仍从此处来犯和尔木斯，不止一次地企图卷土重来。因为伊朗人没有舰队防守和尔木斯。于是阿拔斯一世将海关和一切经商事宜从和尔木

斯岛迁往大陆沿岸地带，而将命名为“班达-阿拔斯”（阿拔斯港）的港口改至科姆勃隆。英国东印度公司借口在占领和尔木斯的时候曾助一臂之力，遂从阿拔斯一世那里取得很多特权：准许英国人在班达-阿拔斯设立海外商业代理处；英国在伊朗获有商品进口的免税权；班达-阿拔斯海关收入相当大的一部分收入归英国人提取的权利，以及蚕丝贸易方面的种种优待。

阿拔斯一世为了奖励发展对外贸易，不只给予英国人优待与特权，也授与了其他一些欧洲商人这种优待和特权，尤其是荷兰的商人。162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也取得了在班达-阿拔斯设立海外商业代理处的许可。后来（在1645年），荷兰人获得在伊朗全境收买蚕丝并免税输出伊朗的权利。荷兰公司在十七世纪中叶占伊朗对外贸易的第一位，把英国人挤到了第二位。

由于寻找同盟共抗土耳其的缘故，而对外贸易又有利益可图，结果遂使伊朗在阿拔斯一世在位的时候和很多欧洲国家建立了联系，从欧洲各国方面来说，他们也都是想以伊朗为反对土耳其的同盟者。阿拔斯一世屡次派遣自己的使节前往

俄罗斯、荷兰、西班牙，并觐见德意志皇帝与罗马教皇。俄罗斯、英国、西班牙与荷兰也派使节前往伊朗阿拔斯王的宫廷，并且不止一次。阿拔斯一世不但和很多欧洲国家有往还，而且和象暹罗这样的一些东方领地也有往还，暹罗的使臣曾到过阿拔斯王的宫廷。除去给予外国人以商业上的特权外，还给他们享有别的优待。欧洲人不但都享有信仰自由之权，而基督教的尤其是天主教的僧侣，很受阿拔斯一世的特殊庇护。伊朗的僧侣和地方官吏不得干预外国人的事务。阿拔斯王曾经下令给地方官吏，命令他们保护欧洲人的财产及人身。

在阿拔斯一世及其历代嗣王的时代，所以使欧洲人在伊朗享有特权，其目的就是为了吸引欧洲的商人到伊朗来和奖励对外贸易。给予欧洲人特权一节，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伊朗在和欧洲国家的关系中居于附庸臣属地位的标志。伊朗当时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并且与欧洲各国的往来保持着相互平等的关系。这就是说，如果由于和土耳其与乌兹别克发生战争，沙法维伊朗在西面和东北面与外界隔绝，也就是和伊斯兰教国家隔绝，那它就要通过自己的北方各州与俄国建立经常的

交往，又通过俄国以及通过波斯湾，与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建立正常的往还。

当阿拔斯一世在位的时候，除了和外部敌人作斗争屡获成功，而对外贸易又广泛发展以外，手工业与国内贸易也有了较高的发展。伊朗手工业者所制毛毯、各式各样的纺织品、皮制品、陶器和其他成品也有大量生产。各手工业者联合成为中世纪的同业公会——行会。各行会都推出了自己的代表人物——行会的会首。会首管理行会事务，特别监督手工业者为国王作活的情形。在伊斯法罕有很多建筑工程都是靠各手工业者的强迫劳动来修建的。除此之外，各手工业者还得拿钱缴税，或者缴纳自己的劳动产品。

伊朗的手工业制成品不仅在国内销售，而且向国外输出。除去私人手工业作坊以外，还有很多王室的手工业作坊，所谓“制造局”即是。按当时人的记载，这种手工业作坊“制造局”达三十余处。每处平均计有工人——手工业者一百五十人。

阿拔斯一世很关心发展国内商业的便利条件。他下令规定了切实保证商旅的安全，防治匪盗，严惩贪污的办法，为商旅修建有货仓，旧有

的道路加以修理，还另开辟了新路。阿拔斯一世时代为商旅修建的货仓，在伊朗各个角落至今还有残迹可考。阿拔斯一世的时候所修建的驿道，其中特别宽广的大道为沿里海南岸通马赞得朗的大道，长约二百七十公里。这一驿道的残迹到了今天，我们还能看得到。

马赞得朗的肥沃土地，都是阿拔斯一世私人所有，所以他对马赞得朗总是非常关心。国家的京城——伊斯法罕，在阿拔斯一世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城市，圆周达三十七公里以上。伊斯法罕的面积，在阿拔斯一世的时候，比现在伊斯法罕面积大两三倍。据推算，当时伊斯法罕的人口达五十万人以上，而现在伊斯法罕的人口只有二十万人。在十六世纪末叶，伊斯法罕的人口总共不过十万人。当阿拔斯一世的时候，伊斯法罕曾经彻底改建，变成了伊朗最美丽的一个城市。市中心是一个大的国王(马伊达涅王)广场，长五百米，阔一百六十米。广场的西南建有阿里—卡普宫。广场之南在1611—1613年建有王室清真寺，这一清真寺直到现在还是伊朗最瑰丽的一个清真寺，并且是伊朗建筑学上最精美的文

物。广场另一面后来建造了赛赫·鲁特福拉清真寺。在阿里一卡普宫外，在花园中，面临水池建筑有四十根圆柱的宫殿，现存的已经是重修恢复旧观的了。横穿伊斯法罕的扎因杰-鲁德河上筑有一些石桥，至今伊斯法罕居民还在桥上走。石桥之一阿拉维尔底汗桥，长约三百五十米，将伊斯法罕的市区与纯为亚美尼亚人住的新楚尔法连接起来。另外一座石桥波列哈楚，直通萨亚达塔巴德郊区。

在政治上的见解，阿拔斯一世仍循历代沙法维王朝诸王之旧，千方百计地支持十叶派，迫害孙尼派。阿拔斯一世认为他们都是拥护土耳其与乌兹别克的。阿拔斯一世力图利用十叶派作为巩固伊朗统一的工具。阿拔斯一世怀此目的尽力地赞助把马什哈德的李查教长的坟墓变为十叶派教徒的圣地，作为全体十叶派教徒礼拜和朝谒的地点。阿拔斯一世在位的时候，沙法维伊朗最为强大。由于和个别桀骜不驯的封建头子斗争皆获成功，故阿拔斯一世治理伊朗稍能集权于中央。诚然，阿拔斯一世还没能完全消灭了伊朗的封建割据，并使所有各大封建主，特别是边远地方的封建主完全

臣服。

沙法维国家是个封建的专制国家。国王是绝对的统治者。所谓"最高会议"由他来召集，最高会议是由国王所指定的各游牧部落的军事贵族、官僚与僧侣的代表组成的。这种会议仅有谘议的权利，在阿拔斯一世及其后嗣在位的时候，中央政府部门非常多①。

宫廷与大内的经费是加于国内居民头上的沉重负担，首先是农民的沉重负担。

伊朗各州派有州长治理。州长由国王委派游牧的荀西尔巴什贵族的著名人物，或王子和其他王室亲属担任。州长把由他治理的一州的行政和军事（指挥地方军队）大权揽在自己之手。国王为了限制各州长的权力，于州长之外，另派有官吏驻在州内，直接受中央王权的节制，而不归州长管辖。副州长就是这样一些官吏，其职责是监督州长的行动，报告中央；管理税收和一般财务

① 在一个不知名的作者为1722年占领伊斯法罕的阿富汗统治者所写的所谓《帝王别传》一书中，有关于沙法维国家机构的详尽材料——沙法维帝国行政机构的叙述(《帝王别传》，新刊吉布纪念丛书，第16册，伦敦，1943年)。

的官吏等等。市长管理城市。市长由地方上的贵族或富贾中派充。不论一州或一市都有大僧正——当地的寺正与阿訇，由他们管理十叶派僧侣的事务、教典法院以及寺院财产。哈赛州不归州长治理，而由国王专派的高级官吏治理，该州土地属于国王私有。

国王的土地和国有土地，在阿拔斯一世及其继承者在位的时候，大为增加。无数的财富全输入到国王的私库去了。这些财富是由以下各项收入积累起来的：国王私有领地的收入；向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征收来的现金与实物的税收，从非伊斯兰教徒和被征服的居民(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那里所收的贡品、道路税和关税、没收的种种财产，新年和其他节日的献礼和报效。据沙尔定估计，王库每年收入约一千六百万利甫尔，其中实物收入占大部分[1]。归根到底，所有这一切都是从农民与市民劳动阶层那里征敛来的民脂民膏。正是他们负荷了沉重的担子，包含有：豪华的王宫，各汗的军队，大批的僧侣和官吏，以

(1) 参阅《沙丹骑士在波斯及东方其他地方的旅行》，第411—412、415页。

及每一州长各有他们仿照王宫式样的私邸。州长和国王官吏的专横和贪婪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无怪乎住在伊朗约五十年的拉法尔·久·曼这样说：谈到伊朗各州的统治者的时候，人们并不问“是谁治理某州？”而问“是谁在刮某州的地皮？”①

在沙法维时代，农民与由国王赏赐作为梯乌尔②（有一定期限，多半终身）和幼索尔卡尔（世袭赏赐，免缴租税）的王室土地上的地主间的关系，与寺院的（教会的）和私有的土地上的地主间的关系，从自主变化为依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的基础仍然是中世纪的五分制，按土地、水、耕畜、种籽和人工五个基本要素来划分收成。

全部收成所能留下给农民的不过一半或三分之一，甚至只有四分之一。不仅如此，农民有时还得缴纳一定的现金租税，或无偿地为土地占有者和国家做工，如：修路、开运河，修建要塞等等。农民还得负担一连串的实物义务，供应军队粮

① 奥·都曼：《1660年的波斯国家》，巴黎，1890年，第152页。

② 梯乌尔（Тиуль）与索幼尔卡尔（Сойюргаль），实际上完全是中世纪封建采邑赐与的直接继续（见第60页）。

秣，招待过路官员，奉献给地主和官吏礼品等等。

对于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劳动阶层的残酷剥削，国王和地方当局的横暴与压迫，在征服地区尤甚，这不能不激起人民的反抗。由于中央政权巩固，阿拔斯一世遂得施用极其残酷的手段，镇压在他统治时期内历次爆发的人民起义，例如：1592年“吉朗海岸”起义，1623—1624年的盖奥尔吉·沙阿卡节在格鲁吉亚起义等等。可是在阿拔斯一世死后（阿拔斯一世死于1629年初）不久，国内又爆发了具有新的力量的起义。1629年吉朗地方的起义是历次起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吉朗起义尚在阿拔斯一世在世时就已发动了，但至今还没有彻底地加以研究。吉朗起义是先由当地的各封建主发动的，他们的意图在恢复吉朗原有的独立。他们拥立以前地方的一个以阿底尔王为名的王朝的后裔为王。吉朗的农民和市民，凡对于沙法维王朝的苛捐杂税与沉重的压迫心怀不满的居民，都参加了这次起义。过了若干时间，农民与城市贫民在起义中渐渐起着极其积极的作用，不以阿底尔王为意。起义者击溃了国王的部队。国王所派统治吉朗的大臣和市长，很多土地占有者与贵族都逃

出吉朗。起义者占领了腊什特和本省的其他城市。起义者在腊什特夺取了国王的仓库，将储藏的生丝分给了穷人，这些生丝都是从农民那里以苛捐杂税的形式搜括来的。外国商人保存在国王仓库中的商品也被一样处理，一并分散。起义的农民与城市穷人并没有一定的纲领，他们的行动都出于自发性、无组织性。中央国王的政权委派萨鲁汗·塔利什镇压这次起义，萨鲁汗·塔利什遂利用了这些弱点。起义的吉朗人的部队都被击溃了，起义终被镇压，手段异常残酷。

阿拔斯一世死后，他的孙子沙菲一世（1629—1642 年）继承了沙法维王朝的王位。沙菲一世既没有他祖父阿拔斯一世的志气，也没有他祖父的才干。阿拔斯一世的富有经验与极有才干的战友，都被沙菲一世撤换了，有的甚至已经处死。

阿拔斯一世死后，伊朗的对外政策上的情形恶化。在东方和乌兹别克诸汗重启战端。在西方，土耳其人也发动了进攻伊朗的新战争。在 1630 年，穆拉德四世的军队侵占了哈马丹，毁坏了这个城市，大肆屠杀居民。1635 年，土耳其人占领了原被伊朗人占领的埃里温与大不里士两个城市。在

1638年又占领了巴格达。按1639年签订的君士坦丁堡停战条约，埃里温与阿塞拜疆划归伊朗，而阿拉伯伊拉克连同巴格达则列入了土耳其帝国的版图内。这就是说，在1639年，伊朗国王与土耳其苏丹彼此瓜分了亚美尼亚。伊朗占领了亚美尼亚的东北部（所谓东亚美尼亚），而土耳其则占领了亚美尼亚的西南部（通常称为西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还是被伊朗占有，南高加索的各族人民为反对波斯与土耳其的羁绊，进行着顽强的解放斗争。

1642年，沙菲王一世的儿子阿拔斯二世（1642—1666年）继承王位。在这一时期，沙法维伊朗在外表上还很繁荣。和欧洲各国的贸易规模仍然很大，比在阿拔斯一世时代，规模还要大些。这时和伊朗的贸易仍然是荷兰居于首位，荷兰人有免税由伊朗输出蚕丝的权利，这在上面已经说过。大批的欧洲的使节、商人、传教师访问伊朗络绎不绝。在阿拔斯一世死后，访问伊朗的欧洲人以及伊朗的历史家的记载，都说贸易与手工业有重大发展，并记载有建筑的情形，并说通商道路很安全，一般说来国家相当繁荣。

1649年，伊朗军队再度占领了坎大哈，此城

是在阿拔斯二世即位的第一年被印度大莫卧儿扎汗王占领去的。扎汗王不止一次地于1651年、1652年和1654年企图重占坎大哈，均被阿拔斯二世的军队顺利地击退。达赫穆尔兹汗领导格鲁吉亚反对伊朗国王的藩属鲁斯达姆汗的起义，也被镇压了下去，达赫穆尔兹不得已逃往俄国。

可是尚在索莱曼王（1666—1694年）的时候，沙法维国家就有了国势衰微，经济上和政治上倾危的征兆了。乌兹别克诸汗在东方的活跃，已无人认真抵抗。荷兰人在波斯湾中占领了基什姆岛，同样地没有引起伊朗方面的反抗。

十七世纪末叶至十八世纪初叶，无论是国外贸易或国内贸易都缩小了。国库收入锐减。在索莱曼王即位的最初六、七年内，从班达-阿拔斯港的海关与康格港（离林戛港不远）获得的收入共计不过四十万至五十万利甫尔，而当他父亲在位的时候，收入曾经达到过一百一十万利甫尔①。

伊朗的国王苏丹-胡赛因企图吸引欧洲的商人，尤其是法国的商人，在1708年与1715年和

① 参阅恰尔丁一书，第402—403页。

法国人签订了两次商约。该商约给予了法国商人与臣民以非常广泛的权利与特权。法国商人与臣民可以完全不受海关检验，免缴一切税捐，伊朗官吏负有保护法国商人与臣民的财产完整的责任，伊朗人应免费供给他们房舍等等，准法国领事有解决在伊朗的法国人中间的争讼权，并得列席解决法国人与当地人中间的争讼。这就是说，这些条约规定了法国人在伊朗享有治外法权。诚然，这些治外法权并不是由于法国方面对于伊朗在经济上与政治上压迫，也不是由于伊朗依附法国的地位。这是由于国王为了吸引法国商人来伊朗，以对抗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垄断野心，并促进对外贸易的高涨而提供出来的。但是签订这两次条约，并给予法国人很多的优待，结果并未增进伊朗与法国人之间的贸易。

到了十七世纪末叶，沙法维王朝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衰微已经是十分明显的了。

有些欧洲历史家、伊朗历史家和旅行家一心想把沙法维国家的衰落归之于王室的贪污腐化，沙法维王朝后来各王昏庸无能，宦官和僧侣权势的增长，宫廷内的互相倾轧，封建贵族不同派别的

斗争和与此类似的情况。固然，这些现象是有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国家的地位，削弱了沙法维国家的力量。但是这倒不如说是沙法维伊朗衰落的一些表面现象，而不是沙法维伊朗衰落的基本原因。一般说，由于从欧洲到印度绕行非洲海上路线的开通，因而贸易路线变更，是十八世纪末叶破坏伊朗经济上和政治上地位的重要原因。这一情况确实对于伊朗发生了极不利的影响。建立了从欧洲往印度和其他东方国家的海上路线，使通过伊朗的陆上路线就失去了意义。过境的商队贸易急剧地减少。结果王库的收入也因而减少，伊朗各城市遂逐渐萧条，国家的经济情况恶化。

可是，除了破坏伊朗富裕的这些原因以外，还有其他更为深刻与更为严重的原因。决定沙法维国家腐朽与衰落的一个最重要因素，乃是对于农民与城市劳动居民的过分封建剥削，而且越来越凶，这种过分的封建剥削不但没有使生产力增长，而且更导致了农业与手工业的破产。

农民经济均已破产而且日益贫乏。那时，伊朗和欧洲不同，在伊朗，封建主的大规模经济差不多没有发展，还不足以取破了产的农民经济地

位而代之。国王政权意图以增加赋税的方法防止收入的减少，因而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益见凋敝。在占领地区内残暴不仁，横行霸道与抢劫掳掠，到了沙法维王朝后期更为变本加厉，遂激起了被征服各族人民的反抗。被征服各族人民争取自己在沙法维王朝的政权下面解放出来的斗争削弱了沙法维国家，使之趋于不振。

这些破坏强大的沙法维国家巩固的诸因素的作用，在沙法维王朝最后的一个国王——苏丹-胡赛因（1694—1722年）在位的时候，表现得特别明显。在苏丹-胡赛因统治时期，赋税增加了一倍到两倍。各封建贵族的各个派别之间，首先一方面系宦官和同样将大量土地兼并为己有的僧侣之间，而另一方面系与世俗的封建主之间，进行着残酷的斗争。

狂热的十叶派僧侣过于干预国事，就是对于国家文化生活也有很不好的影响。在沙法维王朝统治时期，侍臣的历史编纂学虽有很大的发展[1]，

① 阿拔斯一世的历史家伊斯冈底尔·猛希的著作《粉饰阿拔斯王朝的和平的历史》与哈山伯克-鲁姆卢的《历史精华》认为是沙法维时代宫廷历史家的最著名与最重要的著作。

而伊朗的文学与诗歌，整个说来，尽管有很多诗人与文学家，却没有一点新的或独创的东西。千篇一律，是以异常的夸张和堆砌辞藻来掩饰缺少新的和有生气的思想。全能的僧侣，其迷信与愚昧束缚了文学、诗歌与哲学的发展。这不仅是在沙法维王朝衰微的时代如此，大概整个沙法维时代都是如此。要不冒被指为异端的危险，那种不符合十叶派宗教教条的思想，只有微露其端，用寓言与费解的方式才可加以阐明。伊朗一个最有趣味的思想家毛拉·萨德拉·设拉子（死于 1640 年或 1641 年）就是这样做的。在他用阿拉伯文所写的著作《四书》（Ал-асфар-ал-арба'а）中，他所作的结论都是和宗教教条以及当时社会政治制度抵触的。他的观点对于伊朗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毛拉·萨德拉的哲学的影响见于早期的巴布主义的教义中，巴布主义的教义是十九世纪规模最大的巴布教徒运动（1848—1852 年）的思想体系。到了十八世纪，由于国家经济与政治的衰微，哲学以及伊朗的文化生活的其他方面也都奄奄无生气了。

到了十八世纪之初，农民与各封建主之间的

矛盾，以及被征服各族人民与沙法维王朝统治上层分子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了。沙法维王朝统治上层分子的地位之所以特别削弱，由于统治上层分子的内部发生了僧侣与世俗封建主之间的激烈斗争，以及各封建主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所有这一切招致了十八世纪初叶人民不满情绪的勃发和伊朗内地很多州经常发生起义。在沙法维帝国边区上被征服各族人民的起义更为普遍。当时，被征服各族人民的若干次起义所打着的思想上的旗帜，都是保卫被迫害的孙尼派，反对十叶派的。

住在坎大哈地区的孙尼派教徒阿富汗人的一个强大部落——吉尔扎人，在阿拔斯一世死后，屡次起义反对沙法维王朝的统治者。在阿富汗人中有声望有能力的坎大哈市长——米尔·韦斯是十八世纪初叶吉尔扎人部落的首领。

灵敏的米尔·韦斯最会利用王室各集团的斗争。米尔·韦斯以贿赂方法与阴谋手段唆使人们反对国王所派到坎大哈州的统治者沙赫纳瓦兹汗，并将宫廷内有权势的一派吸引到自己这一面来，这一派就是由国王的首相领导的一派。1709年，吉尔扎人在米尔·韦斯的领导下起义反对沙

法维王朝。沙赫纳瓦兹汗及其队伍几乎全为阿富汗人所消灭。

米尔·韦斯实际上已成为坎大哈的独立的统治者了。他死后，在1715年由他的兄弟米尔·阿卜杜拉承继。阿卜杜拉企图与国王妥协，在1717年被吉尔扎人以叛国者论罪处死。米尔·韦斯的儿子——年青的、有进取心的与勇敢的米尔·马穆德成为吉尔扎部落的首领。

在同一时期(1711—1719年)，在高加索发生了列兹金人起义，列兹金人占领了舍马胡和南高加索的其他城市。在南方，阿拉伯人于1717年从马斯喀特进占波斯湾中的巴林群岛与其他岛屿，袭击伊朗的波斯湾沿岸。在赫拉特地区内，另一个孙尼派的阿富汗部落——阿勃达里与乌兹别克人联合于1716年袭击呼罗珊。1719年，阿勃达里击溃了伊朗国王所派去镇压他们的军队，因此就确立了自己的独立。在同一时期内，库尔德人在伊朗的西北起义。库尔德人的部队差不多进逼到伊斯法罕的城下。

因此在十八世纪初叶，沙法维国家的局势已岌岌可危。

第五章

阿富汗的入侵

虽然解放坎大哈使之脱离沙法维王朝政权的任务已经解决，而王室的孤立与脆弱，沙法维人的怨声载道与沙法维国家崩溃的十分显著的征候，又鼓舞着吉尔扎人，使米尔·马穆德得到了进犯伊朗本部各州的机会。1720年，米尔·马穆德率领部队一万人越过赛义斯坦进犯克尔曼市，当时克尔曼市是制造毛织品的一个大城市，丝织品的买卖也在这里，吸引来大量的印度商人。米尔·马穆德第一次袭击伊朗是失败的。虽然米尔·马穆德最初在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协助下，占领了克尔曼，但是后来国王派来军队，由法尔斯的统治者——鲁特甫·阿里汗统率，击溃了阿富汗人并逼使他们逃回坎大哈。反对鲁特甫·阿里汗的人们深怕他的势力加强，即于宫廷大肆离间，结果

鲁特甫·阿里汗很快就被逮捕，他的军队也被解散了。沙法维王朝的局势愈益恶化。国内各地起义蜂起。1720年，在鲁利斯坦与库尔德斯坦都发生了起义。1721年，俾路支人袭击班达-阿拔斯。在这一年，在达格斯坦与什尔凡爆发了孙尼派部落的起义。阿勃达里部落的阿富汗人占领了呼罗珊的相当大一部分土地，威胁马什哈德的安全。敦市的统治者——赛义斯坦的马立克·马穆德自称系萨法尔后嗣，占领敦市独立。后来，在1723年马立克·马穆德又占领了马什哈德，自称呼罗珊的独立统治者。

阿富汗人在十八世纪初叶发动的运动，本是阿富汗各部落广大群众反对沙法维王朝统治的起义，但把伊朗军队驱逐出境之后，开始改变了自己的性质。阿富汗的各酋长尽力利用阿富汗人仇恨以前压迫他们的伊朗各汗的心理以及孙尼派和十叶派之间的宗教敌视，使各部落积极侵凌掠夺别的民族。于是阿富汗人脱离沙法维王朝封疆大吏压迫的解放斗争的运动，蜕变而为吉尔扎上层分子组织的以抢劫为目的的一种冒险侵略行动。聚集到米尔·马穆德处来的，不仅有吉尔扎部落的阿富汗人，还有出身自阿勃达里和其他阿富汗

部落的人，俾路支人，出身自喀布尔与印度的人等等，都想去发横财。米尔·马穆德共聚集武装骑士两三万人，在1721年末，又假道赛义斯坦向伊朗挺进。

米尔·马穆德于1722年1月占领了克尔曼大肆掠夺后，又进攻伊斯得。但遭到伊斯得居民的顽强抵抗，阿富汗人遂未能占领该市。马穆德的部队不宜攻城。他们全是用矛与马刀的非正规马队，完全没有攻城用的步兵与炮兵。阿富汗人未能攻下伊斯得，乃直趋伊斯法罕。

1722年3月8日，阿富汗人部队在伊斯法罕迤东二十五公里的古尔纳巴德村庄附近，击溃了从伊斯法罕出来迎敌的伊朗大军五万人，这五万人的军队主要都是匆匆忙忙由郊区农村中招来的民兵。

紧接古尔纳巴德会战之后，阿富汗人又占领了亚美尼亚的伊斯法罕市的近郊新楚尔法，包围了沙法维王朝的首都。

阿富汗人抢劫地方居民（例如，占领了新楚尔法以后，米尔·马穆德就勒令亚美尼亚人缴纳巨额军费十二万土曼），四郊农村的农民与首都的

住户都起来反抗。沙法维王朝的上层统治集团不但不采取任何措施来动员伊斯法罕的居民抵抗阿富汗人，反而害怕居民，没收了居民的武器。

1722年10月22日，苏丹-胡赛因王终于将伊斯法罕献与马穆德，他带着他的侍臣到了马穆德的营中，献上国王的王冠。马穆德自立为伊朗国王。沙法维王朝的贵族显宦向他宣誓效忠。伊朗大官几乎全部为马穆德留用，原职不改，唯派一阿富汗人为副，进行控制。

阿富汗人占领伊斯法罕以后，接着又占领了卡善、库姆、喀斯文、高尔巴伊甘和伊朗中部的其他城市。可是占领者的地位并不牢靠。阿富汗人侵入伊朗，随着对当地居民进行屠杀抢劫和迫害，无所不为。

这种政策，当然会激起伊朗居民的愤怒和反抗。这时，所有当时目击其事的人（克鲁申斯基与赛赫·哈津等）都指出：腐化了的沙法维王朝的上层分子，照例都是阿富汗人的顺民，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城市贫民却到处顽强地抵抗征服者。因此，伊斯法罕周围的乡村农民不但在阿富汗人围攻伊斯法罕的时候顽强抵

抗，甚至伊朗首都被阿富汗人占领以后还没有停止抵抗。他们不肯供给征服者粮秣，袭击阿富汗人的零星队伍等等。有些城镇长期不向阿富汗人投降，而和阿富汗人斗争。例如：阿富汗人虽然曾经竭其全力屡次企图以冲击方法占领伊斯得市，可是终未能如愿以偿。伊朗的极大部分，事实上都没有归顺阿富汗人。不久在被占领的各城市与各地区内的人民先后起义，抵抗侵略者。

1723年1月，有喀斯文市的居民与四乡的农民起义反对阿富汗人。起义者歼灭了阿富汗人约四千名。残存不多的一些阿富汗人逃往伊斯法罕去了。在浑萨尔以及伊朗其他城市和地区也有这样的起义，在浑萨尔还杀害了阿富汗人约三千名。在伊斯法罕本市，阿富汗人的地位也不稳固。马穆德力图恫吓伊斯法罕的居民，防止伊斯法罕人起义，乃于1723年1月25日邀请伊朗的达官显宦（胡赛因王的亲属与苟西尔巴什的贵族）赴宴，将他们诓来暗害了。杀死了伊朗的高官及其子女达三百人。马穆德没收被害者的财产，据为已有，一部分财产分给了自己的将军和亲信。消灭了高官之后，又在城中大肆屠杀掠夺。阿富汗

人并在卡善与高尔巴伊甘和别的城市中进行同样的屠杀。但是征服者采用这些措施并未能平定了伊朗，而反对征服者的起义却更加迭出不穷。

在征服者之间也彼此失和。马穆德从弟——阿什拉甫部下一批阿富汗的酋长主张停止冒险行为，但是政权是掌握在马穆德所领导的主张侵略的这一派的手中。两派相争的结果，马穆德下令将阿什拉甫下狱。

苏丹-胡赛因王的儿子——达黑玛斯普驻在伊朗北部各省，达黑马斯普在伊斯法罕被阿富汗人包围的时候，在1722年6月从被包围的首都中突围逃往北方，要在那里集合兵力抵抗入侵的敌人。伊斯法罕陷落后，达黑玛斯普遂自立为伊朗国王，凡具有抵抗阿富汗情绪的人士逐渐地聚集在他周围。但是在1722—1723年，达黑玛斯普却未能在北方编练足够的军队，以与阿富汗人相抗。

这个时候，正是俄国向南高加索和伊朗急进的时候。彼得一世对于伊朗的局势注目已久。为了发展和伊朗的贸易，并获得关于沙法维国家的确讯，彼得一世派遣使节阿尔杰密·沃伦斯基于1717年到了伊斯法罕。这次出使的材料对于研究伊朗

在阿富汗入侵前夕的情况极为重要。沃伦斯基在当地亲眼看到了沙法维王朝的颓败情形以及苏丹-胡赛因王的庸劣无能。他报告彼得一世说:“这样的傻瓜,不仅在加冕的帝王中,就是在普通人中,都不易见。”[①] 虽然彼得一世获得了沙法维国的内部情况的报道,但俄国受北方战争的羁绊,所以当时未能向伊朗急进。待签订了尼什达德的停战条约以后(1721年),彼得一世结束了与瑞典的长期战争,遂得专心从事于东南方面的事务。正当阿富汗人包围伊斯法罕的时候,彼得一世乃于1722年7月从阿斯特拉罕浮海到了达格斯坦。彼得一世下诏宣称:他这次之所以远征为了讨伐列兹金,因列兹金入侵的时候,在舍马胡残杀了很多俄国商人,再则为保护高加索信奉基督教的格鲁吉亚人与亚美尼亚人。因为土耳其人在这个时候积极干涉什尔凡的事务,所以彼得一世赶急出动。

彼得一世于1722年9月,占领了得尔边特以后,即返阿斯特拉罕,嗣即转回彼得堡。他在阿斯特拉罕的时候,接到了吉朗人的请求,请他

① 塞·索罗甫耶夫:《俄国史》,第4册,第3版,第665页。

帮助他们一同抵御阿富汗人。彼得一世答允了他们的请求，派遣了两营人进驻恩齐列与腊什特，后来又派列瓦索沃将军率军继进，和两营人相会。1723年夏季，俄军占领了巴库。

彼得一世进军波斯，对于南高加索各族人民反抗伊朗与土耳其压迫的解放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俄国政府之垂涎于南高加索，力图在南高加索建立自己的政权，主要是为军事战略与经济，首先是为商业着想。可是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与南高加索的其他各族人民认为只有借助享有巨大国际威望的、强大的俄国的力量，他们才能脱离土耳其苏丹与伊朗国王的羁绊，保障自己的生存，与经济文化的发展。所以在彼得一世远征波斯以后，南高加索各族人民的解放斗争更加有力了。

俄国人之插足南高加索里海地区和吉朗，引起了俄土关系的紧张。土耳其决心利用伊朗国势艰危的机会，于1723年春向伊朗宣战，侵入格鲁吉亚，占领了梯比里斯。达黑玛斯普获悉土耳其侵入的消息，便派伊斯玛尔伯克为大使，前往彼得堡签订同盟条约。1723年9月23日，达黑玛斯普与俄罗斯的条约在彼得堡签了字，彼得一世

应许达黑玛斯普，助其平定伊朗的动乱，惩治叛党（即阿富汗人），维持其王位。达黑玛斯普承认得尔边特与巴库及其附近的里海地区隶属俄国，并将伊朗的里海沿岸各省——吉朗、马赞得朗与亚斯特拉巴割让俄国。但是俄军进驻腊什特以后，却未再东进。马赞得朗与亚斯特拉巴遂未被俄军占领。

俄国人的占领巴库和1723年条约的签订，引起了土俄关系益加紧张，几开战端。土耳其人占领了格鲁吉亚以后，接着又占领了伊朗的西北部和克尔曼沙赫市。俄土两国都担心对方在伊朗的势力过分膨胀，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出面积极斡旋，不久即开始谈判，俄土于1724年6月签订了分割伊朗北部各省与一部分西部省份的条约。根据该约，土耳其同意南高加索与伊朗的里海沿岸地区划归俄国（即根据1723年彼得堡条约，达黑玛斯普割让与俄国的那些地区）。土耳其得有南高加索的其余部分以及伊朗的整个西北部，阿塞拜疆全境与库尔德斯坦和克尔曼沙赫市以及哈马丹。俄土发表宣言：如果达黑玛斯普同意接受这一条约的条款，俄土两国决心维持他的

地位；不然，俄土两国将为伊朗另立国王。

土耳其人占领的伊朗地区，不止是条约所规定的地区。土耳其不久又（于1725年）占领了喀斯文、阿达比尔和其他一些城市，根据俄土条约，喀斯文和阿达比尔是留给达黑玛斯普的。伊朗居民力抗土耳其的入侵。在大不里士对于土耳其的抵抗最为顽强。哈马丹的居民也顽强地抗拒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占领哈马丹（1724年）之后，对于该地居民大肆屠杀，又毁坏了该市大部分的建筑。土耳其军队占领了哈马丹与喀斯文以后，于1725年又向伊斯法罕推进。

此时阿富汗人在伊朗的地位日愈困难。伊朗居民起义反抗阿富汗人的斗争，势未稍衰。在巴赫季阿尔出现了一个僭号的人物，他自称是国王胡赛因之子——沙菲·密尔扎，领导着巴赫季阿尔起义，和阿富汗人斗争了三年之久。在1725年2月，马穆德下令，又在伊斯法罕来了一次大屠杀，除了国王胡赛因及其幼子二人外，沙法维王朝的王子王孙全被杀尽。马穆德残暴已极，受其害的并不止伊朗人，即阿富汗人亦不能免。于是阿富汗人之间内讧愈烈。和马穆德敌对的一批阿富汗人

积极活动。布置了阴谋，结果于1725年4月马穆德被弑。阿富汗的达官贵人将阿什拉甫从狱中释放出来，拥立为王。

阿什拉甫做了国王以后，立刻将拥戴他坐上王位的那些阴谋分子逮捕起来，没收了他们的财产。阿什拉甫这样办，首先，消灭了那些辅助他即位，他本应感恩图报的不安分的人们，可以不受他们的摆布，其次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又充实了国库。他设法安抚沙法维王朝的贵族。所以，他和胡赛因王的女儿结了婚，增拨沙法维王朝末代国王的经费，并谴责了马穆德对待伊朗人的残酷。当然，这些办法不能改变伊朗居民敌视阿富汗侵略者的态度。

阿什拉甫在伊斯法罕的地位稍见巩固以后，乃于1726年出发迎击向伊斯法罕推进的土耳其人。阿什拉甫居然削弱了土耳其的军队，打败了土耳其人。他知道自己的胜利不可靠，遂与土耳其谈判。谈判结果，在1727年9月签订了条约，根据该约，阿什拉甫承认土耳其的苏丹是一切正统派的共主——哈里发（最高统治者），并将阿塞拜疆、库尔德斯坦、库齐斯坦以及伊朗中部的

一部分和津章甚至德黑兰割让给土耳其。因为这个，土耳其苏丹承认阿什拉甫为伊朗国王以及他对于伊朗其余领土的统治权。

可是土耳其苏丹的承认，对阿什拉甫并没得到什么好处。在阿富汗人内部的不和继续未见改善。被杀死的马穆德的弟兄胡赛因占领了坎大哈，不承认阿什拉甫的政权。赫拉特的阿富汗人阿勃达里也脱离阿什拉甫而独立。伊朗居民起义反对阿富汗人，在伊朗各省，声势一天比一天壮大。由于阿富汗人的强暴掳掠的制度、宗教上与民族上的压迫、烧毁城市与乡村、大量屠杀无辜，以及对伊朗的世仇——土耳其苏丹卑躬屈节，这一切都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与伊朗诸汗对阿富汗人的仇恨。

第 六 章

阿富汗人之被驱出伊朗。那狄王政权下的伊朗

里海沿岸的北方省份马赞得朗是反对阿富汗的力量聚集的中心。沙法维王苏丹-胡赛因的儿子达黑玛斯普就以这里为根据地。凡有反对阿富汗情绪的伊朗各汗都带着他们的亲军，逐渐聚集到达黑玛斯普这里来。伊朗东北部有一个最有势力的汗——法特赫·阿里汗·恺加特别拥护达黑玛斯普，他就是后来恺加王朝开创者的祖父。恺加王朝于十八世纪末在伊朗建立了自己的政权。1726 年，那狄汗·亚甫沙尔带着他的很多亲军投效到达黑玛斯普这里来。

那狄于 1688 年生于呼罗珊。他出身于突厥亚甫沙尔部落的葛尔克鲁族。这一部分亚甫沙尔部落本是被沙法维王朝由阿塞拜疆迁至呼罗

珊，以反抗乌兹别克的。关于那狄的父亲，传说不一，有的说他是牧人，有的说他是赶骆驼的，有的说是制革匠，有的说是农民。那狄少年时代，不是做强盗，就是在封建的汗的亲军中做事，且曾在赛义斯坦的马立克·马穆德那里任事，有善战将军之称。

达黑玛斯普于那狄带着他的亲军参加之后，就率军进攻马立克·马穆德，以期将呼罗珊收归版图。此时，那狄就已经有夺取政权的打算。当1726年底，包围马什哈德的时候，那狄便消灭了法特赫·阿里汗·恺加，那狄认为此人是他夺取政权的劲敌。那狄向达黑玛斯普报告法特赫·阿里汗正在准备阴谋，达黑玛斯普遂下令将法特赫·阿里汗杀死。此后，那狄被赐名为达黑玛斯普·古里汗（即“这个汗是达黑玛斯普的奴隶”之意），于是他就成为达黑玛斯普阵营中的主要角色了。

1726年12月，马立克·马穆德献出马什哈德，向达黑玛斯普军投降。那狄于以后两年中始征服了全部呼罗珊。1729年春，那狄开始征伐阿勃达里的阿富汗人。到了1729年中，居住在赫拉特

地区的阿勃达里都被征服了。

那狄的成功，使阿什拉甫大为不安，阿什拉甫于1729年8月带着他所有的军队北进征伐那狄。9月29日在达姆汉附近的战役中，阿富汗的全军被那狄击溃，逃往伊斯法罕。那狄在战败阿富汗人以后，参加他的队伍的志愿兵源源不绝、纷纷来投，而在那些保存着阿富汗政权的地区，伊朗居民反抗阿富汗人益力。那狄追击阿富汗人，沿路受到当地居民百般的协助。快到伊斯法罕，在穆尔切胡尔特村庄附近，那狄再一次击败了阿什拉甫手下的阿富汗人，此后，阿富汗人便于11月放弃伊斯法罕，逃往设拉子，沿途受到地方居民的追击。那狄遂来到伊斯法罕，达黑玛斯普跟踵而来，在这里达黑玛斯普被拥立为王。

12月，那狄出发法尔斯，去消灭阿富汗人。阿富汗的部队在设拉子被击败之后，阿什拉甫初而逃往拉尔，后又逃往俾路支。1730年初，阿什拉甫在俾路支被俾路支的勃拉胡部落的一个汗所杀。于是，到了1730年的时候，阿富汗人彻底地被赶出了伊朗。

阿富汗的入侵对于伊朗及其居民是一次惨重

的祸害。结果南方很多地区全都十室九空，灌溉沟渠都被破坏，农业与手工业一落千丈，国外贸易几乎全停，国内贸易也大大缩减。据估计由于阿富汗入侵，伊朗丧亡人口达一百万人。特别是伊斯法罕地区受害最甚，市内人口减少了一大半。城市大部分已被毁坏，后来也就无人去住。据估计，在阿富汗侵入的时候在伊斯法罕地区成千的村镇被毁灭了。设拉子与其他城市也都遭受到了重大的破坏。

在阿富汗人入主伊朗七年期间，野蛮成性，残暴抢劫，引起了居民的共愤，只要有能领导对外国侵略者进行斗争的，不论是谁，居民皆甘心拥护。所以那狄能那样迅速与容易地击败了阿富汗人，并将他们赶出伊朗。虽然那狄和阿富汗人斗争，是为了追求私人的功名富贵，可是伊朗从外国强盗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是和那狄的名字分不开的。在人民的心目中，他是将伊朗从阿富汗侵略者下面解放出来的英雄。这种摆脱异国羁绊的解放者的声望，到了后来那狄篡夺王位的时候，得力不小。

自 1730 年起，那狄就已经成了实际的伊朗统治者了，那狄自称为达黑玛斯普的“奴隶”，实

则达黑玛斯普是他手中玩弄的傀儡。过了些时，时机已到，那狄就尽力废除达黑玛斯普。

那狄消灭了阿富汗人之后，乃于1730年上半年出征土耳其人，在这个时候土耳其正占领着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达格斯坦与什尔凡的一部分（该两地的另一部分为俄国占有），伊朗的库尔德斯坦全境、哈马丹、克尔曼沙赫和伊朗中部（波斯的伊拉克）的一大部分。那狄屡挫土耳其人。那狄的军队占领了哈马丹和克尔曼沙赫。接着那狄就进入阿塞拜疆，于1730年8月占领了大不里士和阿塞拜疆的其他城市。在这一次进军的时候，俄军司令列瓦索沃将军帮助那狄反对土耳其人。特别是在包围阿达比尔的时候，列瓦索沃派遣了他的一些军官并携大炮多门前往援助那狄。当1730年9月的时候，在斯坦布尔爆发了巴特罗纳·哈里尔的起义，由于这次起义，土耳其的大宰相被杀，而苏丹亚赫麦特三世被废，这一情况大大有助于那狄的成功。土耳其统治集团忙于内部事务，无暇顾及与那狄斗争。

那狄占领了大不里士以后，本打算再往前进，可是当时由呼罗珊传来一项消息，说阿勃达里的

阿富汗人在赫拉特起义，威胁着马什哈德。那狄就赶紧回到呼罗珊去了。当那狄在1731—1732年年初正忙于征讨阿富汗人的时候，达黑玛斯普却于1731年发动军事行动，进攻土耳其，意图占领埃里温与纳希切凡，但遭到惨败，几乎被俘。土耳其人再度占领了哈马丹、克尔曼沙赫、大不里士和其他城市。土耳其人在南方侵入了库齐斯坦。1732年1月10日，达黑玛斯普与土耳其人缔结了和约，根据和约，达黑玛斯普将阿拉斯河以北的全部领土割让与土耳其。当那狄获悉此事，他发出檄文，反对达黑玛斯普以及由达黑玛斯普所缔结的和约，并致土耳其的苏丹一函，要求退还全部占领的领土，否则将诉诸一战。1732年8月，那狄带着他的部队出现于伊斯法罕，宣布废黜达黑玛斯普王。拥立达黑玛斯普的年龄才八个月的婴儿阿拔斯为王，那狄摄政。

1732年底，那狄征伐土耳其人。伊朗军队占领了哈马丹与克尔曼沙赫以后，又将巴格达包围。1733年12月，那狄与巴格达土耳其军司令亚赫麦特总督签订停战条约。该条约规定土耳其将近十年来占领的伊朗全部领土悉数退还伊朗，恢

复 1639 年土伊条约所划分的土伊疆界。然而土耳其政府未予批准这个条约，至 1734 年中又恢复了军事行动。那狄在战争过程中占领了冈扎、梯比里斯与阿拉斯河以北的一些城市，并侵入土耳其领土，包围了卡尔斯要塞。在这一次战役中，特别是攻克冈扎的时候，那狄又得到俄国工程师与炮队的帮助。

在土伊交战的时候，俄国自愿放弃了 1723 年条约上达黑玛斯普割让与俄国的地区，归还伊朗。在彼得一世死后，俄国政府就不大注意伊朗的事了。此时俄国正与土耳其敌对，极愿与伊朗联盟。因此早在 1732 年 2 月 1 日就在腊什特签订了俄伊条约，根据该约，俄国放弃达黑玛斯普所割让给俄国的吉朗、马赞得朗与亚斯特拉巴等地，归还伊朗。而在 1735 年 3 月根据冈扎条约，俄国同意将巴库与得尔边特及其邻近地区交给伊朗。这一条约规定伊朗在任何时间不得将这些地区让给别的强国，与俄国永结同盟，不单独与土耳其媾和。

可是那狄并未履行与俄国所订冈扎条约上的各条款。从 1735 年底，那狄就已经与土耳其人

开始单独媾和谈判，终于在1736年9月28日在君士坦丁堡签订了条约，根据该约，土耳其同意承认1733年巴格达和约上的各条款。但是1736年的条约，土耳其却未曾批准。

那狄在抗土耳其的斗争中获得成功，除坎大哈以外尽数收回伊朗的失地，这成了他僭号伊朗国王的资本。1736年1月，那狄下令，在穆冈召集封建贵族会议，前来与会者约两万人。那狄向与会者假意声明，他已经很疲倦了，不愿再问事，但由于幼童阿拔斯不能治理国事，请另选新主云云。这次会议是有相当准备的。大毛拉因大胆地发表了维护沙法维王朝的言论，即被那狄下令杀死。封建贵族会议为那狄的亲信军队所包围。

此后，全体与会者表示愿选那狄为国王。那狄声称，他可以接受王位与王冠，但有一个条件，全体与会者必须效忠于他和他的儿子，不再拥护沙法维王朝和十叶派，不得仇视孙尼派，除现有的孙尼派四个神学教派外，另组第五个孙尼派的教派(那四个教派就是：哈尼菲派、沙菲特派、马里基派与汉巴里派)。第五个孙尼派的教主为教长扎法尔·萨迪克。参加封建贵族会议的贵族们看

到大毛拉被处死的前鉴，都毫无异词地同意了所有条件，1736 年 3 月 8 日举行那狄加冕为伊朗国王的大典。

那狄企图改用新孙尼神学派，废除十叶派，这一企图虽然后来毫无所得，但是其起因并非由于宗教上的见地，而是一种政治上的想法。那狄采用这种措施，意在求得居住在伊朗的孙尼派教徒与十叶派教徒信仰上的融洽，而消灭他们之间的敌对，从而便于和土耳其缔结协约。后来和土耳其历经谈判，那狄企图在条约中列入一条那狄所成立的新神学教派由土耳其人予以正式承认，可是土耳其人拒绝了这样做。看来，那狄当时已想在西亚细亚全境建立一个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而新教派的宣布，意在为他未来的征讨事业打下思想上的基础。除此而外，那狄之所以采用这种措施，意在削弱在沙法维王朝的末季拥有绝大势力的十叶派僧侣，给依靠十叶派、将十叶派尊为伊朗国教的沙法维王朝以彻底的打击。那狄取缔十叶派的僧侣的办法，后来出乎宗教的范围以外了。凡十叶派僧侣在沙法维王朝占为已有的土地与其他财产都经那狄予以没收。

那狄预先镇压下伊斯法罕地区内的巴赫季阿尔的起义以后，乃在 1736 年 11 月率领大军八万人向东方出发，其目的在占有坎大哈。在 1738 年 3 月间，坎大哈经过长期的围困才攻下了。那狄任其军队在坎大哈大肆抢掠，此市遭到彻底破坏。同年，即 1738 年，那狄又占领了加兹尼、喀布尔、巴尔赫和阿富汗的其他城市，任命他的儿子李查·古里汗为总督统治伊朗，然后通过毕沙瓦尔与拉霍尔，向德里推进。

那狄之所以进军印度，其原因如下：由于阿富汗的蹂躏，而那狄又连年不断的战争，伊朗已经到了民穷财尽，财政处于崩溃的境地。伊朗很多地区人民困于饥饿。在这些情况下，那狄就不能靠着伊朗本地区编练军队，用以镇压国内的起义与叛乱，以及实现他的广泛的征讨计划。那狄的军队统是好战的阿富汗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各部落的人，养活这些雇佣者非有钱不行。征服印度、占有大莫卧儿王朝的财宝难以数计的宝库，是那狄充实自己国库的唯一方法，而且大莫卧儿王朝的地位因印度内讧的缘故，非常脆弱。大莫卧儿王王朝的国王穆罕默德没有采取措施来执行那狄的要

求：不准逃亡者由伊斯法罕进入印度，遂成为那狄进军印度的借口。若干印度的史家与欧洲史家也有说那狄进军印度是狄亢的统治者尼扎姆·莫尔克与省长亚乌达·萨亚达特汗请来的，因为他们与大莫卧儿王朝有仇。

那狄进军印度是非常顺利的。当时大莫卧儿王朝的部队因在印度北部与希克赫人，在南部和中部与马拉得赫人作战而削弱，这大有助于那狄的进军。

1739 年 2 月 24 日卡纳尔(距德里不远)一战，伊朗国王的军队大败大莫卧儿王朝的国王穆罕默德的军队。3 月 20 日那狄率军进入德里。次日，城中盛传那狄已经去世，德里的居民乃狙击那狄的军士。那狄遂于 3 月 22 日下令使他的军队在城中大肆掳掠残杀。其时，受害身死者达万余人。此后，那狄的军队又向居民征缴贡品，掠夺他们的珍宝财货。为了这一目的，那狄又派遣了部队前往各省搜括。那狄居住德里达两个月，一直在搜括各色珍宝财货。那狄在印度所掠夺的战利品据估计至少有七亿卢比。大莫卧儿王朝不得已只好签署文件，将印度河以西的全部领土割让给了那狄。

1739年5月16日，那狄和他的军队都满载战利品，自印度凯返伊朗。

那狄国王在著名的远征印度之后，在1739—1741年期间又曾经远征三次，规模很大，远征新德、布哈拉与花剌子模，将它们列入那狄藩属。1741年1月，那狄王从花剌子模回到了伊朗的马什哈德，这是那狄国家的首都。

那狄从事远略和征讨，其目的不仅在于抢劫财货。他想把全部占领的土地建成个统一国家。上面已经讲过，为了在西亚细亚地域准备建立个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的基础，力图消弭十叶派与孙尼派之间的仇恨，所以那狄才想废黜十叶派，而以扎法尔的新（第五）孙尼派教派代之。在和土耳其的谈判中，那狄坚决地、一贯地要求苏丹承认这一教派。而土耳其人也同样坚决地拒绝接受那狄的要求。当明知不可能说服土耳其人承认这个新的神学教派之后，那狄下令于1742年召集伊朗全境的乌拉马开会，他们都很驯顺地确认了1736年关于废弃“十叶派异端”与建立扎法尔教派的方案。

那狄王力图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他一心想

复兴手工业与国内外贸易，招徕外国商人。除去本国南方已设有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理处以外，从1739年起，又在伊朗设立了英国的“俄罗斯”贸易公司，因为该公司是通过俄国和伊朗进行贸易的。那狄死后，它才在伊朗歇业。在马什哈德也设有英国代理处。那狄为了振兴在战争中凋蔽破产的手工业生产，远征印度归来，把大批印度的手工业者带回伊朗。又严禁沿途抢劫商队，以安商旅。那狄也力图控制波斯湾，在波斯湾的岸上修复了班达-阿拔斯的港口。早在1736年，那狄就已经下令，将巴林群岛再度收归自己掌握。1737—1738年与1741—1743年，那狄开始远征阿曼，要把它收归版图。虽然暂时获得些成功，但是征服阿曼的计划却未能实现。

那狄由于想控制波斯湾，所以建立了自己的舰队。舰队的船只，那狄起初购自英国和荷兰。到了1741年，那狄就下令开始在布什尔制造船只了。因为在波斯湾的两岸没有造船的木材，那狄下令由马赞得朗运来木材，也就是远从一千五百公里以外输送木材。由于道路的崎岖，从伊朗各地区强征来的农民得肩负木材走很长一段道路

（穿山越岭）。在布什尔建有铸炮工厂。在马赞得朗的阿莫列附近也开办了炼铁厂，在该厂制造炮弹与炸弹。

根据一些史料的记载说，那狄曾经打算将里海全境收归自己掌握，甚至还有过占领阿斯特拉罕的妄想。所以也开始在里海建设海军。那狄委任英国公司的代表，冒险家约翰·埃尔顿大尉领导美舍杰谢尔与林戛鲁德两地的造船工作。这就是说，早在十八世纪中叶，在英国人参加之下，就有了利用里海进攻俄国的企图了。1741—1743年，那狄进军达格斯坦，关于此事将在下面有所说明，他在里海建设海军以及他意图北进的消息，使俄国大为不安，俄国即于1742年在基兹里尔增驻重兵。

但是，那狄建设本国海军的尝试不论在北方或在南方结果都失败了。除去造成一艘军舰以外，几乎所有船只，在他死后，都摆在波斯湾与里海岸上没有完工。

那狄王治理伊朗，企图实行中央集权，他把国家划分为三个总督区，分别以马什哈德、大不里士与设拉子为首府。由那狄的儿子李查·古里治理呼

罗珊，那狄的兄弟伊普拉西姆汗治理阿塞拜疆。哈基米（州长）和由国王直接派的其他官吏都归总督节制。各汗企图反对中央集权，均被那狄严厉镇压下去。

可是这个庞大的那狄帝国却没有长期存在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前提。甚至在伊朗各封建主中间都没有一个可恃以保持和巩固自己帝国的强有力集团。那狄主要倚靠的是土库曼各部落和被他征服的乌兹别克各部落与阿富汗各部落的上层分子。这些部落的达官贵人在那狄的国家中都占极其重要的地位。这种政策已经引起波斯封建主广大集团的不满，而十叶派僧侣的不满更不待言。那狄力图将十叶派僧侣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势力连根铲除，因此十叶派僧侣也仇恨那狄。当那狄领导反对外国侵略者——阿富汗人与土耳其人——的斗争的时候，他是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的。而后来战祸连绵，那狄穷兵黩武从事远略，这遂成为伊朗及其居民的沉重负担。劫掠占领的地区对国家整个说来并无好处。在那狄的时候，一般说来，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还不及阿拔斯一世的时候。

那狄在印度掠夺到大量珍宝以后，豁免了本国居民赋税三年。但是后来那狄又取消了这种优待，自 1743 年起又追缴免税年份的赋税，而且比不免的还多。收税的时候对人民非常残酷而且又任意掠夺。根据与那狄同时代的人——谋夫的大臣穆罕默德·卡节姆的证明，有农民与市民约二、三十万人由于未能缴付税赋，遭到拷打下狱。当然，这会引起对那狄政策的怨恨与不满的增长。十叶派的僧侣利用这种不满情绪，煽动人民反对那狄王。农民拿起武器，抗税抗捐，不放税吏进入村庄，这是常有的事。在法尔斯、呼罗珊、马赞得朗与伊朗其他各州都爆发了各族人民的起义，反对伊朗国王所派的统治者。镇压这几次起义的手段是极其残暴的。各起义城乡的居民遭到大屠杀。

在那狄所占领的非伊朗的地区和国家中的情势更为紧张。居民饱受着更加残暴的压迫与排挤，所以早自三十年代末起，在占领区内发动的多次起义是特别顽强与猛烈的。

早在 1738 年的时候，列兹金人与达格斯坦的其他部落以及邻接达格斯坦的高加索地区的各部落，就不肯服从伊朗国王所派的代表了。伊普

拉西姆汗(那狄王的兄弟，阿塞拜疆的总督)，曾经试用武力镇压列兹金。列兹金击溃了伊普拉西姆汗的部队，伊普拉西姆汗本人阵亡，残军被迫退却。那狄远征布哈拉与花剌子模归来之后，在1741年亲身至达格斯坦，平定列兹金。人民对于那狄及其政策的不满此时更为激烈，当那狄通过马赞得朗森林的时候，竟遭狙击，幸而未中。后来那狄王认为这一次谋杀是他儿子李查·古里·密尔扎所主使，遂下令挖去了李查·古里的两目。

那狄的远征达格斯坦，旷日持久，一直到了1743年2月也没有成功。虽然兵力遭到很大的损失，那狄并未能征服列兹金与达格斯坦的其他部落。这一次失利便大大挫折了那狄的威信。

1743年中，那狄再度出征土耳其。那狄再度与土耳其开战，为了占领美索不达米亚。据穆罕默德·卡节姆报称，那狄的大军计约三十七万五千人。可是在这一次战争中，那狄仍然未获很大的成功。那狄占领了吉尔库克之后，又包围了摩苏尔，但未能攻下。在南方巴士拉被敌人包围了，伊朗各个角落起义，而摩苏尔守军又拚命抵抗，那狄遂不得不于1743年底退军，开始与土耳其

谈判。

和土耳其作战耗费不资，损失惨重，极为伊朗居民所不喜。人民对于那狄政策的不满与愤怒，终于在1743年发泄出来，各地纷纷起义。在南高加索，萨姆·密尔扎领导各汗国的起义爆发。萨姆冒称自己是沙法维王朝胡赛因王的儿子。1744年，在西北又有沙菲·密尔扎出现，也冒称自己是胡赛因王之子。土耳其人积极地支持他。1743年，吉维·阿米拉赫瓦利在格鲁吉亚领导的起义爆发，南高加索的各部落与人民支持着他。1744—1745年，在花剌子模发生了反对那狄所置傀儡的事件。在1744年初，法尔斯的总督达吉汗在法尔斯起义，法尔斯各部落都和他一致行动。同时在东北，以穆罕默德·哈山汗·恺加为首的恺加人与土库曼人-伊奥姆特人也一同起义，穆罕默德·哈山汗·恺加占领了亚斯特拉巴。他和密扎尔·萨姆建立了联系，但是萨姆·密尔扎的起义早在穆罕默德·哈山汗发动以前就被镇压了下去。

1743—1744年的起义，那狄费了非常大的力量才镇压下去。镇压各次起义的手段极其残暴，人民被屠杀的不计其数。在设拉子与亚斯特拉

巴，就在血腥镇压的地点用砍下的人头堆成了金字塔，恫吓那些幸存的人。

至于和土耳其的谈判毫无结果，于1744年初，土伊两国再度开战。虽然那狄在1745年8月大败土耳其于埃里温与卡尔斯之间，但是由于民力凋敝已极，那狄乃不敢再战。后来谈判再开，结果在1746年9月4日签订了和约。此条约重申早在1639年在左哈布缔结的土伊条约所确定的土伊旧的国界。当谈判缔结1746年条约的时候，那狄已不再坚持土耳其人承认他所宣布的扎法尔第五个孙尼派教派了。到了这个时候，该计划完全没有希望实现已很明显了。

国内的起义又爆发了。1746年3月在赛义斯坦的起义爆发，这一次起义是因为那狄横征暴敛，要求将大量的金钱送缴他的国库，但未能如愿以偿而引起的。1746年6月在克尔曼的起义，也是由于同一原因。呼罗珊也发生骚动。阿塞拜疆起义者在大不里士拥立了萨姆·密尔扎为国王。

这就是说：由于那狄从事远略而建立的幅员广大的国家已露出十分显著的分裂征候。由于一系列的挫折，国王愈加残暴，更为猜忌。根据那

狄的命令，屠村屠城。那狄的军队抢劫居民。那狄不但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残酷镇压，而且对于各封建主和各汗也肆意残害，因为各封建主与各汗对那狄的政治愈来愈表示不满。到了那狄统治时代末期，所依靠的主要是突厥部落与阿富汗部落，不但引起了人民的仇恨，还有一大部分的汗也恨之入骨，更不用说十叶派的僧侣了。在左右侍臣中也有反对那狄的阴谋。

克尔曼的起义被那狄很快地镇压下去了，但是俾路支人和赛义斯坦的起义者合并为一了。那狄派他的侄子阿里·古里汗去镇压起义，他也不肯服从那狄的命令，反而公开反对那狄。那狄认定，只有和他的宫廷近侍与将军相勾结才能发生这种行动。在他亲往镇压赛义斯坦起义临出发之前，他命令阿富汗人收拾阴谋分子。但是阴谋分子先给了他一个警告。在 1747 年 6 月，那狄在呼罗珊城下兵营里，夜间被人刺杀于帐幕内。

第 七 章

那狄王死后的伊朗。桑德人。恺加王朝政权的建立

那狄王遇害以后，他的国家立即开始瓦解。原在那狄王处供职的亚赫麦特汗·阿勃达里率领阿富汗人，洗劫了那狄兵营，逃往坎大哈。亚赫麦特汗依靠着他的阿勃达里部落（经他改名为杜拉尼部落），统一了阿富汗的许多部落。他不久就占领了赫拉特、旁遮普与卡什马尔，宣告自己是独立的统治者。从那狄王死后，阿富汗再未隶属过伊朗的版图。

杀害了那狄王的诸汗在马什哈德拥立那狄的侄子阿里·古里汗为国王，称为阿底尔王。阿底尔王企图巩固自己的地位，颁布命令，豁免居民以往的欠税，平常税一年、非常税二年。他又下令将被那狄王没收的土地返还旧业主，主要是返还十

叶派僧侣的土地。他所以称为阿底尔王（公正的王）也正是这个原故。但是这些措施并未能巩固阿底尔王的地位。才过了一年，阿底尔王就被他的兄弟伊普拉西姆推翻了，并被挖掉了双目。一系列的宫廷政变与内讧接踵而来。

到了1751年的时候，在伊朗甚至连一个有名无实的国主也没有了。国家分裂为很多小的封建主管区，这些管区的统治者不断地为了争权而斗争。

亚赫麦特汗·杜拉尼靠着阿富汗部队的帮助，在呼罗珊建立了形式上独立的一个国家，拥立在内讧中被挖掉眼睛的那狄王的孙子沙赫罗黑为主。事实上，呼罗珊处在阿富汗人的控制之下。

恺加部落的一个酋长，即被那狄杀害的法特赫·阿里汗·恺加之子——穆罕默德·哈山汗先在亚斯特拉巴，后来在马赞得朗站稳了脚根。那狄的一个军官——阿富汗人与吉尔札人部落中的阿扎德汗统治阿塞拜疆南部。阿塞拜疆北部的诸汗实际上独立了。在吉朗有一个当地的有权势的封建主——西托雅拖拉汗宣称自己是独立的统治者，他后来曾和俄国政府进行关于准其入俄国

籍，以及把吉朗并入俄国的谈判。

巴赫季阿尔各部落的酋长阿里·玛尔当汗与桑德人部落的酋长卡利姆汗占有伊斯法罕。1753年，阿里·玛尔当汗因和卡利姆汗相争而被害，卡利姆汗遂成为独揽伊朗南部大部分土地的统治者。此后在卡利姆汗和阿扎德汗·阿富汗与穆罕默德·哈山汗·恺加之间发生了斗争。过了一年，阿扎德汗不得已投降于卡利姆汗，于是卡利姆汗把阿塞拜疆收归自己掌握。卡利姆汗与穆罕默德·哈山汗·恺加也有斗争，互有胜负，相持直至1758年卡利姆汗击溃了恺加人为止。穆罕默德·哈山汗·恺加阵亡。到了1760年的时候，卡利姆汗征服了克尔曼、伊斯得，也就是除去呼罗珊以外，几乎是伊朗全境。此时呼罗珊是归瞎子沙赫罗黑统治。形式上，卡利姆汗自己并未称王，他把早先他和阿里·玛尔当汗一起拥立为国王的沙法维王朝的后裔押入狱中。卡利姆汗只称自己为维基里(即权主国事之意)。卡利姆汗选定了法尔斯的设拉子市为首都。他之所以选定设拉子为首都，最可能的是因为该市位于各部落所使用牧场的中心，这些部落乃卡利姆汗所赖以对恺

加人与其他敌人作斗争的。

由于连年的内战，和觊觎王位的分子与其他大小诸汗在卡利姆汗统治全伊朗的时候任意剥削与抢劫的结果，农业与手工业极为衰颓。不论是对外贸易或国内贸易差不多完全停顿。为了挽救国家经济不再任其败坏，为了巩固自己作为统治者的地位，卡利姆汗只好采用一些措施：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卡利姆汗颁布了上谕，对于农民的剥削，以及各汗对于农民的专横稍加限制。在上谕上又规定了一定的额数，各汗都得在这个范围内向农民征收实物租赋与现金租赋，又颁布了奖励与保护手工业的一些法令。卡利姆汗也曾下令，企图建立大规模的作坊。例如：在设拉子设立了一些玻璃厂，其产品不仅驰名伊朗本部，即在与伊朗接壤的各国也很出名。

卡利姆汗特别关怀设拉子市。他设法将那狄王从印度带来的在内讧时期已散在四方的手工业者与巧匠集中到设拉子。在设拉子大兴土木。建有广阔的宫殿与别的建筑物。卡利姆汗下令，在设拉子建筑市场、清真寺以及伊朗著名诗人沙阿地与哈菲兹的陵墓。卡利姆汗与那狄的宗教政策

相反，他保护十叶派与十叶派的僧侣。

当卡利姆汗在位时，也采取了发展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的各项措施。又开始严防商队所经道路上的抢劫和掠夺。在1761年英国人将他的商业代理处由班达-阿拔斯港迁到巴士拉去了。卡利姆汗竭力不再让对外贸易继续萧条下去，遂于1763年给予英国人很多优待：享有占有土地不拘多少的权利；享有不仅得在班达布什尔设立代理处、在波斯湾其他港口亦得设立代理处的权利。准许英国人在伊朗随便买卖，甚至入口的与出口的关税全予豁免；英国公司享有输入毛织品特权。伊朗当局负责强制伊朗臣民必须首先偿还所欠英国人的债务。英国代理处的职员可以不缴任何赋税，不受伊朗司法的管辖。除此而外，他们还享有很多其他优待。这就是说，早在十八世纪中叶，英国人为了准备奴役伊朗的条件，就已追求特权与优先权了。卡利姆汗虽然给了英国人这些优待，但是他也转而要求英国人不得将出卖商品所获得的金银运出伊朗，而要以这宗金银采购土货从伊朗输出。结果，1763年英国人将自己的代理处迁往班达布什尔。英国的这一代理处只开设到1770年，到

了1770年英国人又将代理处迁回巴士拉去了。

除英国人外，这时荷兰人也和伊朗进行着非常巨大的贸易。荷兰人甚至占领了波斯湾中距布什尔不远的哈拉克岛，此岛正位于通往巴士拉的海路上，为东土耳其及伊朗西部和印度进行贸易必经之路。荷兰人在哈拉克设立了商业代理处，雇人采珠，并建筑起防守工事。荷兰人封锁了巴士拉，将它的贸易揽来了一部分。在短短的时期以内，哈拉克变成了一个中心，凡与伊朗西南部进行的对外贸易都得经过此处。可是到了1776年，该岛就被班达-利格中的一个阿拉伯的赛赫——海盗米尔·穆罕那占领，将荷兰人赶出此岛，从此结束了荷兰人在波斯湾上的统治。

在十八世纪下半叶，西欧列强在伊朗的地位还很脆弱。英国人与荷兰人仅在波斯湾沿岸及波斯湾的岛屿上设有代理处。英国人与荷兰人所垂涎的在这时不过只是商业而已。对于国家经济命脉和政治生活，欧洲商人这时还没有发生什么重大影响。

在英国代理处从布什尔迁往巴士拉之后，卡利姆汗决定占领这个位于夏台阿拉伯河河口、商

业地位特别提高了的城市。1775年，卡利姆汗派遣军队往征巴士拉。卡利姆汗向军民宣告说，这次远征是报土耳其人迫害伊朗朝圣人士之耻，而且为了占领十叶派的神圣城市卡巴拉与纳哲夫。经过十三个月的围困后，巴士拉终于在1776年为伊朗人占领。巴士拉为伊朗人占有时间很短促，总共三年，至1779年，卡利姆汗逝世后，伊朗军队撤出巴士拉，该地重归土耳其版图。

在卡利姆汗在位的和平年代中，伊朗获得了一个喘息时机，国内的经济状况有了好转。由于伊朗以前遭受阿富汗的蹂躏与那狄王连年战争所遗下的疮痍渐见平复。但是好景不常。卡利姆汗在1779年逝世之后，伊朗又成为封建主争权夺利的战场，起先是桑德人之间的攘夺，后来是桑德人与恺加人之间的攘夺。桑德人之间的斗争，结果卡利姆汗的侄子阿里·穆拉德汗在1782年得到胜利，遂在伊斯法罕称王。

当桑德人同室操戈的时候，在伊朗的北部——在马赞得朗与亚斯特拉巴——恺加人日见强大，残酷和英毅的阿加·穆罕默德为恺加人的首领。他为质于卡利姆汗，住在设拉子达十五年

以上。在卡利姆汗逝世前，阿加·穆罕默德逃出设拉子，先逃到了德黑兰，以后又逃到了马赞得朗。在这里，他和他的兄弟们也因争夺政权而发生斗争。在这一次斗争中，胜利归于阿加·穆罕默德。固然，此后他的兄弟们还屡次地起来反对阿加·穆罕默德，但是几次的发动，结果都遭到失败。阿加·穆罕默德汗在战胜他的兄弟们之后，开始向邻省扩展自己的政权。到了1783年的时候，他已经占领了亚斯特拉巴、全部马赞得朗与吉朗。阿加·穆罕默德征服了这些省份以后，集中全副精力和桑德人相争。1785年，恺加人占领了德黑兰、库姆、卡善与伊斯法罕。1790年，阿加·穆罕默德带领着自己的军队到了设拉子城下，将它包围起来。此时设拉子的主政者为桑德人中的最后一个统治者——鲁特甫·阿里汗·桑德。但是阿加·穆罕默德这次并未能占领桑德人的首都，围攻了一个月之后，就退回到德黑兰去了。1791年，阿加·穆罕默德差不多占领了阿塞拜疆全境。同年，设拉子市长哈只·伊普拉西姆背叛鲁特甫·阿里汗，倒到阿加·穆罕默德·恺加这一面来了。此后，阿加·穆罕默德与鲁特

甫·阿里汗·桑德之间的斗争又相持了若干年。1794年，阿加·穆罕默德率领大军包围了克尔曼，鲁特甫·阿里汗就藏匿在这里。经过长期的围困之后，克尔曼始被攻下，于是阿加·穆罕默德大肆屠杀城市居民，将妇孺发给军队为奴隶。他下令挖去了克尔曼居民两万人的眼睛。鲁特甫·阿里汗逃出重围，但不久就在倍姆被捕，后来阿加·穆罕默德下令将他杀害。

这就是说，到了1794年末的时候，阿加·穆罕默德和桑德人相争已经胜利，其政令除呼罗珊与库尔德斯坦的一部分以外，已达于伊朗的各主要省份了。必须指出：除与桑德人作斗争以外，当这次斗争已经结束之后，阿加·穆罕默德还曾和拒绝奉命的很多较小的汗进行斗争。

阿加·穆罕默德新占领伊朗的各省与各区，其最重要的地区，通常都是委派自己的近亲或他完全可以相信的本部落的人——恺加人任其统治者。诚然，阿加·穆罕默德也有保留旧的统治者照旧不动的时候，但这只是某些地区的统治者（这些统治者实际上几乎是独立的封建诸侯），不战就归顺了阿加·穆罕默德的。就是在这种场

合，他也竭力预防归顺自己的那些汗今后万一的起义，将他们亲属留在他的身边作为人质。那些反对阿加·穆罕默德而顽强不肯投降的诸汗，后来落在他手里，他对付他们是极其残酷的。各汗的财产、土地与村庄都予没收。阿加·穆罕默德把没收来的土地与村庄赏给拥护他的人，他们都是一定得响应阿加·穆罕默德的号召，率领武装部队前来支援他的人。这就是说，阿加·穆罕默德不仅剥夺和他敌对的诸汗的政权，并剥夺他们占有的土地，与其他收入来源。阿加·穆罕默德将所没收的土地分赠给他的拥护者，他这就把依赖于他的各汗造成了自己的后台。阿加·穆罕默德对待各封建汗的政策就是这样。

他力图以恐吓群众的手段来压服广大的人民群众——农民与市民。

阿加·穆罕默德常常采取把他所不放心的、预料将来会反抗的家族与整个部落强迫迁往遥远荒僻地方的办法。

早在1785年，阿加·穆罕默德就已宣布德黑兰为他的首都。他之所以选定德黑兰，因为他想使他的主要的驻在地靠近亚斯特拉巴地区，和

靠近住在那里的他所赖以夺取政权的部落。除此而外，又因伊朗的南部地区因阿富汗的蹂躏，和桑德人之间以及桑德人与恺加人之间的内战，凋敝已极。北部地区受害较浅。同时由于波斯湾与伊朗南部海岸地区的商业的停顿，南部地区的作用也就一落千丈。这就是说，伊朗的经济中心已由南部地区转移到了北部地区，即德黑兰所在的地区。德黑兰周围有骑兵队必需的良好牧场，而骑兵队则是组成恺加人军队的主体。由于这一切的原因，在此之前比较不大的、又不著名的德黑兰，就成了阿加·穆罕默德的首都了。

1794年末，阿加·穆罕默德始作侵略什尔凡与格鲁吉亚的进军准备。阿加·穆罕默德声明，格鲁吉亚在沙法维时代曾经隶属伊朗国王，它就得隶属伊朗，就该重新收归他的国家版图。阿加·穆罕默德之所以急于向格鲁吉亚进军，因为他听到了格鲁吉亚有与俄国合并的消息。在1783年格鲁吉亚王希拉克流早就和叶卡德琳娜二世缔结了条约，以格鲁吉亚为俄国的保护国。

1795年春，阿加·穆罕默德率大军数万人进攻格鲁吉亚。不服从阿加·穆罕默德的南高加索

诸汗国以及格鲁吉亚的一部分地区都横遭劫掠，村邑洗劫一空。在进军的时期，军队的肆意抢劫与掳掠是阿加·穆罕默德尽力借以恫吓与镇服居民的惯用手段。1795年9月，伊朗军队进抵梯比里斯城下，击溃了格鲁吉亚的军队，占领了梯比里斯。阿加·穆罕默德进入梯比里斯，就大肆抢劫和屠杀，达八日之久。将梯比里斯掠夺一空，很多建筑物毁的毁，烧的烧，死者达数千人。俘去了约一万二千人，带往伊朗。对于老弱妇孺这等残暴和屠杀，沦为奴隶者达数千人，毁灭历史上的古迹与文物，波斯侵略者却说成是宗教之争，说成是拥护伊斯兰教，以这种宣传来掩盖这一切暴行。抢完了梯比里斯之后，阿加·穆罕默德于1795年9月20日旋师。由于阿加·穆罕默德及其军队这次对于格鲁吉亚掠夺性的袭击和暴行，更加强了格鲁吉亚对俄国的向往。

阿加·穆罕默德自远征格鲁吉亚归来之后，即于1796年在德黑兰加冕为伊朗国王。于是，到了十八世纪末叶的时候，在伊朗就建立了新的恺加王朝的政权。

阿加·穆罕默德王加冕之后，出征东方，为

了侵占呼罗珊，其时呼罗珊是由瞎眼的沙赫罗黑之子，那狄王之孙，那狄·密尔扎统治。眼看恺加人的军队快到了，那狄·密尔扎从马什哈德逃往阿富汗，将他的父亲留在了城中。沙赫罗黑没打一仗就将马什哈德献给阿加·穆罕默德了。阿加·穆罕默德所以向马什哈德进军，除企图收服呼罗珊以外，还为了夺取那狄王由印度运来的、为沙赫罗黑占有的宝物重器。阿加·穆罕默德严刑拷打沙赫罗黑，强迫他交出了那狄的宝藏。

阿加·穆罕默德占领了呼罗珊以后，又想进占格鲁吉亚与南高加索诸汗国。1797年春，阿加·穆罕默德率领大军渡过了阿拉斯河。苏沙要塞投降了阿加·穆罕默德。可是占领苏沙之后，过了不几天，在1797年6月一天晚上，阿加·穆罕默德王被他的两个仆人所杀。这两个仆人，是在前一天被他判处死刑的。杀害国王的凶手与心怀怨望的各汗有联系，他们意图消灭阿加·穆罕默德，夺取政权。

阿加·穆罕默德死后，军队中开始惊扰和混乱。诸汗——各部队的将领，又是各部落的酋长，都急忙赶回自己的管区。各部队也都散归

故乡。

阿加·穆罕默德生前就指定他的侄子法特赫·阿里汗做他的王位继承人了。法特赫·阿里汗当他叔叔被害的时候，正在设拉子。他接到国王去世的消息，立即驰往德黑兰。和其他觊觎王位的人相争不多久，法特赫·阿里汗便即王位。可是法特赫·阿里汗在伊朗的政权在颇大的程度上徒具形式。各封建汗盘踞着伊朗的各省与各州，不大听奉王命，他们往往不但不愿将赋税送缴王库，而且有时甚至单在形式上也不肯承认法特赫·阿里汗的政权。

伊朗近代史

第 八 章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伊朗

十八世纪末叶可以认为是伊朗近代史的开端。近代史这段时期在伊朗历史的发展上，本质已经与先前不同了。其所以不同是因为从十九世纪起，伊朗开始受到工业资本主义的影响。工业资本主义此时已在欧洲的先进各国中获得了胜利，而且已是根深蒂固，于是伊朗愈来愈陷入了欧洲列强的政治范围。这对于伊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发展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这一世纪的中叶，伊朗屡遭外国侵略者的破坏和蹂躏，伊朗本部为很多游牧部落所占，他

们经常袭击人民定居的地区，所过之地，皆成废墟。此外，从这一世纪的中叶一直到十九世纪之初，在伊朗各封建派系之间，差不多不断地发生内乱与战争。这一切导致灌溉系统败坏、城乡破产，阻碍了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灌溉系统遭到破坏，没有灌溉，在伊朗大部分领土上便不能耕种，修复又旷时费工，于是以往繁荣与肥沃的地区都变成了不毛之地。

从事游牧的人过多，便阻挠了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因为人民定居的地区常遭受游牧者的袭击与抢劫，也因为游牧者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定居的部落与民族较低。各游牧部落间的经济是畜牧经济，主要是半宗法与半封建的关系。不但在游牧区内，即在游牧区周围的半游牧地区与定居地区，氏族与宗法习俗的残余还很盛行，阻挠着社会关系的发展。游牧部落的上层人物是封建分立主义趋向的代表者，处处阻挠着国家的中央集权。当他们将国家的政权夺到自己的手中的时候，他们极力把落后的宗法封建关系灌输到比较发展的封建社会里，在人民定居从事农业的地区存在着不少的农村公社残余，也是阻挠新社会关

系的发展的。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以致伊朗本是个极盛一时的，而且是进步的国家，到了十八世纪末叶的时候，却变成处处都比欧洲国家落后的一个国家，欧洲各国的资本主义关系这时已经发展起来并在蒸蒸日上。伊朗依然还是个落后的中世纪农业国家，国内的封建生产关系独盛，有的地方还是以半封建半宗法的生产关系为主。

国王、世俗封建主与教会封建主对于土地的封建私有制是这些关系的基础。军事采邑制还继续存在着。国王被认为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他把土地和土地上的收入以及城市的收入赏赐诸汗，作为梯乌尔和索幼尔卡尔。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土地所有制有如下的几种主要形式：赫里斯——国有的土地；汗的土地；以及国王赏给各汗作为梯乌尔或索幼尔卡尔的土地；瓦库夫——清真寺的土地，即庙田；属于各部落的土地，这些土地实际上都由已变成封建诸汗的部落领袖支配和占有了。除此而外，还有些是成为封建主-地主私人财产的阿尔巴比或美尔克的土地，公有乌穆弥——荒地与牧场，和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最后

三种土地占有的形式，其比重不大。

农民不论在什么土地上耕作，其境遇在本质上是无所改变的。农民受尽封建农奴制的残酷剥削。农民耕种的是封建主们的土地，必须承担各种义务徭役，主要是缴纳实物贡赋。农民与封建主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基础，还是中世纪的把收成划分为五份的五分制（土地、水、种籽、耕畜与人工各作一份），按照这样来分，农民往往得将全部收成约五分之四缴给封建主。除此而外，农民还要缴纳给各封建汗很多别的实物贡赋，如羊毛、食油、鸡蛋、鸡、燃料等等。农民一定得供应过境的官员、汗、大军部队，不给一钱。有种种原因（结婚、生子等等，诸如此类的事）要赠献礼品——比什凯西（Пишкеши）给汗与官厅。除了这一些不算，还向农民征收教会的税（什一税），征收牲畜税，在战时则征收非常税以及其他名目的税。

税捐和实物贡赋由汗的总管与村长来收。这些村长和总管都由汗来委任，主管农村公社的事务。征税和服兵役的时候要有连环保。甚至还有由公社出钱养着手工业者——铁匠等等的时候。按照国法，农民在外表上是自由的人，但

是由于很多经济上与政治上的一些原因（债务的束缚、欠税、公社的连环保，汗对于农民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农民事实上是被禁锢的，并且不能离开一个封建主，另投一个封建主。如果竟然发生这种转主的情形，那要强迫将农民送回原处。

由于封建主对于农民残酷的压榨，与经常不断的封建式的战争，结果乡村中民不聊生，常闹饥荒，鼠疫与霍乱在农民间蔓延，势极猖獗。

必须指出，定居的农民和一般游牧者的境况是有些不同的。各部落的酋长大都变成了封建式的汗，一般游牧者同样遭受他们的封建式的剥削。游牧者必须将自己的牲畜的一部分缴纳给汗（每百只羊中缴五至六只），为汗牧放牲畜，上缴牧畜业的一部分产品，赠献礼品等等。这种种封建关系是寓于半宗法制度的形式之中的。宗法制度的残余被诸汗——各部落酋长，用来保持与巩固自己的统治。可是游牧者的境遇比起有定居的农民的境遇来，毕竟是稍好一些。从游牧者身上征收对诸汗有利的贡赋比起从定居农民身上收的究竟少些。缴入国库的税，游牧者或是缴的少些或者完全不缴。照例，国王的军队是由诸汗的亲

兵和封建地方军组成的，游牧者若充当了汗的亲兵，加入封建地方军，就可以一同分享远征中掠夺来的胜利品，虽然比汗分得少，但总是有分的。这些情况部分地说明了全体游牧者为什么不想转入定居，而只有为数不多的、主要是最贫困的一些游牧者才放弃游牧式的生活，投到封建主那里受奴役，他们定居在土地上，立刻陷入封建主的羁绊。

没有人工灌溉，就不能种地，这是阻挠游牧业不能改为从事定居农业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实行人工灌溉，需要很大的人力与财力，但这是普通的游牧者所没有的。拥有这种资金的游牧部落的诸汗对于游牧者转为定居是漠不关心的，因为这样也许使他们没有牧童可用，无人力来保护与看管他们的巨大畜群，同样无战士可以补充诸汗的队伍从事抢劫。

自然经济在伊朗农村中占统治地位。农业同家庭工业是结合在一起的。很多农民，除从事农业外，还从事织布业、丝织业（特别在沿里海地区）和毛毯业。

除家庭工业外，城市中的手工业也很发达。城市手工业还保存了中世纪的行会组织。每一行

业的手工业者都入行会，行会有会首领导，内有师傅、帮工、学徒。手工业者拿现款或自己劳动的产品向州长的管事人或包税者缴付赋税。他们不仅接受定活，并且也送到市场上去出售，通常都受收买商人的奴役。

在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在伊朗除了个体手工业外，还有了最为简陋的工场手工业。有时把半制成品分给手工业者们让他们在家中作。有些织工不仅仅用企业主（他们通常是富商）的材料，还用企业主的机床为企业主织布。一部分织工不在家中织布，而是在很多的织工聚在一起的闹市大建筑物（卡尔哈涅）中织布。以往曾经是独立的一部分织工都变成雇工，有时甚至就在大棚下工作。

伊朗的个体手工业、定居农民与饲畜者-游牧者的家庭工业以及最简陋的工场手工业都供应着全国所用的纸张、丝绸、毛织品、地毯、铁器与铜器。布匹、地毯与别的商品，甚至大量输出国外——输往邻国、输往俄国与西欧。手工业和手工业者同商业有十分紧密的联系。精巧的手工业者都集中在闹市。手工业者的制品也就在此处生

产和出售。一般说来，闹市不仅是商业的、经济的中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城市政治生活的中心。对官厅某些行为表示抗议的时候，手工业者与商人就往往宣布一种特别的罢工或罢市，这时城市的经济生活就陷于停顿。

个体手工业、家庭工业和最简陋的工场手工业所制商品的国内贸易非常发达。国内贸易主要操于中小商人之手。拥有大资本的商人并不多。凡商人都加入各自的城市的同业公会，而在每一城市各有自己的同业公会会长一人。国家的封建割据，各汗在十九世纪整个上半叶内在国家各个角落的叛乱无常，阻碍着商品流转的正常发展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建立。再加以统治者——州长的横暴、主管市民诉讼的僧侣贪污勒索，道路上到处抢劫，而内地又关卡林立，更是阻难重重。例如，从腊什特（吉朗）到班达布什尔（在波斯湾上）道上就有关卡十四处，过往货物均须缴税。有些地区的统治者不但不剿除商途上的强盗劫夺，甚至还派遣他们的部队抢劫，或者纵容匪帮，而坐地分赃。度、量、衡等等，一省一样。各省的统治者往往将有利的商业部门攫归自己垄断，规定对自

己有利的价格。通常这种商业虽然也用商人来办，但他们不过是各州统治者的代理人而已。于是大部分的利润都滚入统治者的私囊。这一切都妨碍了国内贸易的发展，拖延了资本的积累。以积累的资金从事商业周转或投入企业，无不提心吊胆，而且也没有兴致。可是这就是伊朗工场手工业不很发展的原因之一。因为国内缺乏游资，于是贷款年息竟达50%，甚至100%。

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伊朗的对外贸易很微，在国家的经济中仅占次要地位。因为十八世纪末的内战与国家的凋敝，致使十九世纪初的对外贸易缩减，远不如卡利姆汗在位的时候，更不必说十七世纪了。

无限制的封建君主专制是伊朗政治制度的面貌。国王是国家最高的、有无限权力的统治者。有时遇到特殊重大的事情，国王召集封建贵族与高级僧侣会议。这种会议是很少召开的，而且只起谘询的作用。事实上很多事务都是由首相(садразам)，或者说是国王的大臣（везир）处理。在阿加·穆罕默德在位的时候与法特赫·阿里王即位的头十年中，哈只·伊普拉西姆为首相，他当时

背叛了鲁特甫·阿里汗·桑德倒向阿加·穆罕默德这一边，将设拉子献给了阿加·穆罕默德。哈只·伊普拉西姆在幼主那里拥有大权，幼主不得到他的同意，就不能作出任何决定。但是最后终于使国王因首相的权势日大深感不安。乃于1808年给哈只·伊普拉西姆以滥用国帑的罪名，将他投入狱中。国王下令挖去了他的眼睛，割去了他的舌头，于是他不久就死了。除去首相外，在十九世纪初叶，国王还有三个大臣。其中一个是管理财政事务的大臣（мостоуфи-оль-мамалек）编制各省收入预算，考核征收。第二个是国王的中书大臣（монши-эль-мамалек），他管理和外国的交涉事宜。第三个是主管军事的大臣。此外，还有很多近侍之臣，如司礼官、法拉沙（фарраша）（有些类似警察）的长官、太监总管、猎士总管、御马监等等。主要都是服役宫廷的，然而对于决定国家重大问题以及委任官吏所起的重大作用，往往不次于首相。

伊朗全境当时分为三十个州（велает）和省（эялет）。阿塞拜疆、呼罗珊、法尔斯与克尔曼是四个省。州设州长（губернатор）治理，而省则设

总督治理。总督的权力比州长大，但是各省的总督与各重要的州长，通常是由国王委任自己的儿子或近亲与亲信来充任。阿塞拜疆是伊朗最重要和最富庶的一个省，此地的总督在法特赫·阿里王时代就是他的太子阿拔斯·密尔扎。从那时起，在恺加王朝便成了一种惯例，阿塞拜疆的总督必须由王位的继承者充任。

州又分为行政区(округ)和区(район)，设哈基姆[①]治理之，一般是选择当地最有权势而又忠心于王室的汗来充任。各州的州长事实上都是独立自主的诸侯。他们有自己的大臣，自铸铜币，自征关税、捐税和租赋，自行处理刑事案件，甚至判处死刑。他们对于自己的治下，如国王治理全部伊朗一样，把他所治理的州视作自己的世袭领地，发号施令如同在自己的家庭中一样。毗邻接界的州的统治者之间往往因"沿边"领土或城市发生纠纷与冲突。内部纠纷往往变为公开的军事行动。例如，当法特赫·阿里王在位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治理波卢哲尔德和巴赫季阿

---

① 统治者之意。——译者

尔；另一个治理克尔曼沙赫与库齐斯坦，二人之间就屡次发生这类军事冲突。

各州州长对于国王的职责：每年缴给王库一定的税款，受国王征召，率领自己的部队去打仗或镇压暴动。王室对于各州的内政很少过问。甚至这些条件——解缴王库一定的税款和派遣军队，往往都不奉行。例如，最大的省份——呼罗珊的收入，在十九世纪整个上半叶内就没有解缴过王库。在呼罗珊、克尔曼与别的省份和各州当地封建主往往起义反对国王政权及其所派的总督。有些有势力的汗甚而觊觎王位。在十八世纪末与十九世纪上半叶，恺加王朝的国王几乎不断地进行内战，来征服这些不驯顺的封建主。

特别是游牧部落（卡什卡伊、巴赫季阿尔、库尔德斯坦、鲁尔、俾路支等地的部落）的酋长——汗——都有很大的独立性。他们统治着他们部落所游牧的地区，俨如一个独立的世袭封建君主，甚至名义上也常常不承认国王的政权。

国王的军队和各州州长的军队主要是些不正规的封建地方军，而骑兵则一定是各游牧部落的队伍。这些部队首先服从的是自己的汗，而汗却

常常不肯服从国王的命令。

征税、征租、收关税到处都是招商承包，包税人向居民征收的款额远比应缴王库的款多。

贿赂公行。官衔、职位、头衔（甚至军衔）、爵位，这一切都有定价，由国王出卖。以送礼、奉献的形式行贿已是司空见惯，恬不为怪的现象。不送礼品的话，下级和属员便见不到长官或有权势的人物。农民送礼给诸汗、商人送礼给州长、诸汗送礼给国王的大臣，可以依此类推。谁献给国王的礼品厚，国王就委派谁做州长。在国王那里特别设有收礼的帐房。

从居民身上搜括来的钱大部用在王室及其无数近侍、妃嫔、王子、公主的挥霍。试看这样的一个王宫所用服务人员如此之多，王宫经费之巨也就很显明了。每一州的州长各有宫室，不过规模上比国王的较小而已。

伊斯兰教十叶派的僧侣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僧侣宣传说，所有法律与制度以及整个社会制度都是根据可兰经与教典（шариат）而来的，所以把当时的封建制度说成是神圣的样子。认为可兰经、教典和语录（先知穆

罕默德和他最亲密的追随者的生平事业的传说）都是处理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基础。当然，可兰经、教典与语录不能适合十九世纪初伊朗的社会政治情况，所以解释这些东西的要旨的时候，怎样有利于统治阶级，就怎样解释了。高级僧侣——乌拉马、穆支捷希德享有解释可兰经、教典和语录的特权。有时国王想作出这一个或另一个决定，要赋予以宗教意味的力量和威信，也得向僧侣请教，问这种决定是否符合可兰经与语录的精神。

由于寺产归僧侣管理（手工业企业与土地），所以僧侣在经济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高级僧侣往往是通过中间人或者直接地经营商业，并放高利贷。

除此而外，固有的宗教权力、国民教育与民事诉讼（教典法院），皆操于高级僧侣的手中。教典法院审理关于宗教、关于继承、结婚、离婚、关于买卖和其他交易，总之，关于所有民事的案件。审判长都是穆支捷希德，也就是在僧侣中最著名的、最有威信的一些人物。他们的判决，如果没有另外一个名头更大、更有威信的穆支捷希德予以撤销的话，就算终审判决。在各市，当地

最大的教会人物就是审判长。在乡村中，毛拉执行着法官的职责。僧侣利用他做法官的地位受贿与敲诈而发财致富。

除去宗教上的教典法院以外，还有世俗法院，它的成员全是世俗的官吏，是援用成例和当地的习惯断案的。这种法院受理的案件是窃盗、杀人、诈财和其他刑事案件。国王是这种法院的最高法官。

学校教学——从初级神学院到高级神学院，所教的全都是神学上的信条，而且完全是由僧侣控制。

这就是说，僧侣特别是高级僧侣，对于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有莫大的势力。因而僧侣与世俗当局——各州的州长，有时甚至与国王本人时常发生冲突。国王与各州州长看到乌拉马与穆支捷希德的势力真是又怕又恨，一遇机会就想予以限制。所以有些教派说教反对官方的寺院及其高级僧侣中的个别人物，往往得到王室和某些省的统治者的同情，就由于此。国王和他的封疆大吏们力图利用各教派的说教来破坏高级僧侣拥有的过分权势。例如：法特赫·阿里王同情于赛赫·亚

赫麦特·阿赫萨的说教。亚赫麦特·阿赫萨是赛希特教派的创始人。后来从赛希特教派中出来了一个巴布，巴布是在十九世纪中叶率领伊朗群众起义的巴布教徒的领导者。可是高级僧侣与国王及其代表人物之间的失和为时并不长久。当被压迫群众开始威胁到封建制度的存在的时候，世俗封建主与高级僧侣就忘记了他们的仇隙而言归于好，一致对付正在奋起的人民。在一切人民起义的时候都是这样，这在十九世纪，当巴布教徒起义的时候更为明显。

低级的，尤其是农村的僧侣，其地位与教会上层人物的地位，有天壤之别。最低级的僧侣分不到一点教田收入，这种教田收入统由教会的重要人物支配。他们从诉讼案件中也捞不到油水，因为有钱的主顾找门路求情都是去找比较有势力的教会人物。教会的什一税，不但信教的人很不甘心缴纳，而且也不敷很多低级僧侣生活之用。因此很多低级僧侣，连赛义德[①]也在内，为了生存，迫不得已而从事手工业、商业，甚至农业。

① 赛义德是自称为先知后裔的人，他往往花钱找专家作谱系，提出来作为证明。

有些毛拉，特别是农村的毛拉，是出身于农家的，固然并不常见，可并不是没有。这就是说，一部分低级僧侣按自己的经济与社会地位来说，他们比较接近社会上的劳动者阶层，而不接近剥削上层人物。

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伊朗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状况，一般说来，就是如此。

国家社会经济的落后性，一般说来，同样反映在一蹶不振的文化、文学、诗歌等等上面。在十八世纪，在文学、哲学、诗歌和艺术领域中，伊朗没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

第 九 章

十九世纪初叶欧洲列强在伊朗的斗争

伊朗虽然在社会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很落后，但在十八世纪末，它还不是一个殖民地国家，也不是西欧列强的附属国家。欧洲各国在伊朗的地位还很脆弱。欧洲人在伊朗的利益，这时还不过是限于商业而已。英国人与荷兰人仅在波斯湾沿岸及各岛屿上设有商业代理处。欧洲列强对于伊朗的内政与外交政策未发生任何重大影响，伊朗还很少卷入欧洲各国的政治范围。但是在十八世纪末，伊朗社会经济的衰微与国力的削弱，便准备好了外国资本顺利地渗入的条件。

自十九世纪初期起，情况就急转直下了，伊朗卷入欧洲列强的政治漩涡，遂给一个落后的、不能抵抗欧洲各国无厌之求的弱国带来了无穷后

患。于是英国与法国积极地干涉伊朗与南高加索的内政。起初把伊朗变为附属国家，后又再把它变成半殖民地国家，这首先影响到了它的国内外的局势。从此时起，欧洲各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政策，首先是英国的殖民政策，就成为伊朗每况愈下的主要原因了。

在英国工业革命与十八世纪末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英法之间夺取在欧洲与在亚洲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优势的斗争加紧了。拿破仑不仅在欧洲与英国相争，他还有进攻印度的幻想。1798年拿破仑进军埃及，其目的就在占领通印度的海上航线。在进军埃及挫败后，拿破仑开始筹划陆路进军印度，希望经过伊朗。还在1797年，就有两个法国代表带着法国与沙法维王朝缔结的条约副本来到了德黑兰。但是在阿加·穆罕默德王被弑之后，伊朗的首相哈只·伊普拉西姆就将法国的代表送回法国去了。1800年末，拿破仑和俄国沙皇保罗一世缔结了法俄军队假道伊朗联合进军印度的协定。根据拟订的计划，俄军（顿河的哥萨克）应通过中亚细亚进军印度河上游。当时打算使法军通过黑海、顿河、伏尔加河，然后通过

里海直奔亚斯特拉巴，再越过赫拉特，和俄军在印度西北境上会师。在1801年初，已有顿河哥萨克二十二万五千人遵照保罗一世的命令远征，可是到了1801年3月11日保罗一世被害，这次暗杀是有英国人参加的，因此进军计划遂告中止。

当时英国人的意图在将伊朗变为他们在中东殖民侵略政策的工具。为了征服伊朗，抵制法国通过伊朗进攻印度的计划，并且为了英国商品易于在伊朗畅销，英国驻印度当局遂于1800年派代表马尔科尔穆大尉到了伊朗，劝诱伊朗国王倒向英国。

马尔科尔穆用大肆收买、行贿的手段，终于在1800年底迫使国王缔结了和伊朗的政治贸易条约。伊朗国王在条约中承担的义务如下：(一)如果阿富汗国王进犯印度，伊朗国王应派军进攻阿富汗，非到阿富汗放弃它对印度的野心不予言和；(二)不让法国人进入伊朗。英国人为了唆使伊朗国王反对和英国处于敌对关系的一些国家，答应伊朗，如果伊朗遭到法国或阿富汗攻击的话，英国人将供应它弹药与军械。在贸易方面，英国和印度商人因为这一条约获有自由出入伊朗各港

口，豁免税捐之权，以及输入英国呢子、铁制品、钢制品及铅免缴关税之权。

但是，自1795年，阿加·穆罕默德大军袭击格鲁吉亚，掠夺一空，又在梯比里斯大肆破坏之后，格鲁吉亚国王即求援于俄国。在1801年，格鲁吉亚形式上已经列入俄国版图。格鲁吉亚虽然臣服于沙皇政权，可是这就使它得免于伊朗国王与土耳其苏丹的吞噬。并且更免于伊朗国王与土耳其的苏丹和将军们的惨绝人寰的万家皆空的侵袭掳掠，有了继续发展生产与文化的机会。这种结局对于格鲁吉亚来说虽是屈居于沙皇政权之下，却受害最浅，因为格鲁吉亚人已摆脱了波斯的与土耳其的同化者的政权，而获得解放。波斯与土耳其的同化主义者的政权，正如斯大林同志在《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这部著作中所写的，“摧残、蹂躏和戕害亚美尼亚民族和格鲁吉亚民族达几百年”[1]，格鲁吉亚合并到俄国，在格鲁吉亚人民的命运上起了莫大的进步作用。巴库汗国、埃里温汗国、纳希切凡汗国、卡拉巴格汗国与南高

---

① 参阅《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99页。

加索其他诸汗国，以及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与亚美尼亚都是和伊朗的经济与文化没有有机的联系，并且语言与宗教又和伊朗不同，而且它们又不愿意服从伊朗国王及其封疆大吏。这些汗国的居民对于伊朗的诸汗与国王，怀有深切仇恨，因为伊朗诸汗和国王残酷地抢劫和压迫他们。埃里温汗与卡拉巴格汗和俄国开始谈判，要转入俄国国籍。

1804年，俄军占领冈扎，第一次俄伊战争于是开始。爱契米阿德兴城下一役，齐齐亚诺夫指挥俄军击溃了伊朗军，伊朗军是由伊朗太子阿塞拜疆总督阿拔斯·密尔扎（1789—1833年）指挥的，人数是占优势的。1805年，沙基汗国、什尔凡汗国与卡拉巴格汗国公开倒戈转归俄国，这些汗国遂皆为俄军占领。

伊朗国王援引1801年条约，要英国站在伊朗一边来干预战争。可是英国人所以签订这一条约，只是为了利用伊朗取得私利，对于伊朗国王的请求就没答复。这惹起了国王与阿拔斯·密尔扎对英国人的强烈不满。拿破仑乃乘机而入。1806年，拿破仑派代表儒贝尔到了德黑兰，劝伊朗国

王和法国缔结军事同盟共攻英俄。儒贝尔向国王作了诺言，说拿破仑将帮助他重占格鲁吉亚，并将供给伊朗军队弹药与装备，但伊朗国王必须撕毁和英国的联盟，和法国人一起进攻印度。实则儒贝尔代表团乃拿破仑派往伊朗的先遣侦察队。并未缔结任何条约，儒贝尔不久就回法国去了。

当时，俄军正继续向前推进。1806 年，俄军占领了得尔边特、巴库、萨里阿内、穆冈和其他一些城市与南高加索各地区。于是国王派密尔扎·李查汗为代表，往见拿破仑，嘱令赶急和法国缔结条约。1807 年 5 月 4 日在芬肯斯泰因附近签订了法伊攻守同盟条约，根据条约，伊朗国王必须断绝和英国的政治关系与贸易关系，向英国宣战，派军队进攻印度，并促使阿富汗人一同进军。伊朗国王应准许法军通过伊朗进攻印度，并供应法军所用的粮食，开放波斯湾一切港口供法国舰队占用。如有一方与俄国开战，双方应共同行动。拿破仑为了唆使伊朗和俄国继续进行战争，他蛊惑伊朗，答应要强制俄国将格鲁吉亚交还伊朗，答应供给伊朗军队武器与装备，并派遣教官改编训练伊朗新军。

伊朗国王的军队和俄国作战屡战屡败，证明非正规的封建地方军与各汗的亲军不堪一击。所以国王与阿拔斯·密尔扎决意着手编练正规军，在1807年缔结了法伊条约之后，喀尔丹将军率领法国军事代表团大批人员到了伊朗；这个代表团按照欧式编练正规军（步兵与炮兵）和封建地方军并存。法国人同时从事侦察和研究通印度的行军路线等事。除此而外，喀尔丹在德黑兰又缔结了伊法通商条约，此条约除重申最初1708年与1715年法伊条约所规定的治外法权的办法外，更有所发展。凡许给法国领事、商人与臣民享有的权利与优待都在条约中详尽胪列。这一条约是十九世纪伊朗和欧洲各国所订的承认外国人在伊朗享有领事裁判权的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这是指望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奴役伊朗人民的条约。

但是不久国际形势就彻底改变了。1807年7月初，法俄之间在第尔锡特签订和约，法国人应允供给伊朗军队武器的条款就不照办了。喀尔丹在伊朗王面前力主必须和俄国缔结和约，而伊朗军队中的法国军事教官也都被召回去了。

此时，伊朗军队和俄国作战还是屡战屡败。

1808年，俄军占领了纳希切凡，又包围了埃里温。就在这个时候，马尔科尔穆又从印度再度来到伊朗。此时法特赫·阿里王处在喀尔丹的支配下，下令法尔斯的总督不准马尔科尔穆进德黑兰，马尔科尔穆不得已而折返印度。紧接着马尔科尔穆之后，不列颠政府又直接从伦敦派另一个英国代表哈佛·琼斯来到了布什尔。由于喀尔丹的要挟，又未准琼斯到德黑兰，但是他向伊朗王提出建议，如果伊朗和法国断绝一切关系，英国愿帮助伊朗和俄国作战，这一建议终于展转送到了德黑兰。伊朗王得到这一建议，立即命令喀尔丹出境，不得留在伊朗。喀尔丹走后，琼斯遂于1809年3月来到德黑兰，签订了1809年英伊草约。该条约规定伊朗国王必须和法国以及与英国敌对的其他国家断绝一切关系。英国力图利用伊朗作为反对俄国的工具，它答应在将来继续和俄国作战的整个期间内，每年支付伊朗国王补助金十六万土曼，并派遣军事教官协助，并送给伊朗军队所用的武器。这就是说，1809年条约纯在对付俄国，目的在唆使伊朗继续对俄国作战。条约在德黑兰签订以后，送往伦敦批准。

1810 年，马尔科尔穆又来伊朗，这已经是第三次了。他随身带来了给伊朗国王军队的大炮和一批军事教官。虽然英国政府将 1809 年英伊条约不过看做是一种草约，可是英政府因为力图煽起伊俄之间的战争，遵循其一贯的策略——假手他人进行战争，英政府不仅同意草约中的条件，而且还将每年给伊朗国王的补助金增到了二十万土曼。1811 年，英国新任大使乌斯利来到伊朗，带给伊朗国王六十万土曼(三年的补助金)，步枪约三千枝，还有大炮和其他军需品。又有一些新的英国军事教官和乌斯利一起来到伊朗。

伊朗国王起初虽然得到法国的帮助，后来又得到英国的帮助，但是和比它进步得多、比它强大得多的国家，而又拥有在欧洲首屈一指的陆军的俄国作战，伊朗仍旧是屡战屡败。伊朗社会经济制度的落后性，同样表现在它的军事制度和军事组织的落后性上。惯于抢劫掳掠平民的、涣散的、只知有自己的汗的封建亲军与地方军是不能抵抗俄国的正规军的。在英国军官领导下为国王编练新军，进展很慢，而诸汗看到这是限制他们势力的一种手段，所以对于改编都不甘心情愿。

在作战地南高加索的居民仇恨伊朗国王及其军队；他们宁愿承认俄国政权，而不肯再隶属伊朗，受伊朗国王政权及军队的劫掠与压制。亚美尼亚人和南高加索的其他民族与部落在战争期间，屡次起义反对伊朗国王的政权，转投俄国。伊朗国王企图以常用的中世纪的方法，撤净边境地区的部落和居民，强迫迁往阿拉斯以南的地方，以防止这种现象。但是这使居民更加反对伊朗的政权。伊朗部队之所以不振，还由于伊朗统治阶级——伊朗各封建主的不团结。有些当地的汗往往带着自己的部队投到俄军那一边去。在战争时期，在呼罗珊一再发生起义，反对伊朗国王政权，几乎没有间断过。在其他一些省份也有起义的事情。其结果，伊朗国王所能发动对抗俄军的只不过是阿塞拜疆、吉朗与邻省诸汗的部队与地方军而已。

俄国同时还与土耳其作战，伊朗国王遂利用这一情况于1810年和土耳其缔结了联盟。但是这次联盟对于伊朗殊无好处。库图佐夫在1812年5月间与土耳其缔结了布加勒斯特停战条约。从拿破仑进犯俄国以来，俄国和英国结成同盟。就是拿破仑1812年虽曾侵入俄国，这也没挽救了

伊朗军队的颓势。1812年10月，俄军在阿斯兰杜兹一役大败阿拔斯·密尔扎的军队，阿拔斯·密尔扎仅以身免，幸未被哥萨克俘虏。于是开始谈和。拿破仑被赶出俄境，这才使伊朗国王大梦初醒，知道他以为俄国和拿破仑相争，会削弱俄国的势力的希望落空了。

1813年10月，在一个小市镇古利斯坦签订了古利斯坦和约。根据此约，俄军所占领的全部领土都划归了俄国。这就是说，用条约订明了伊朗放弃在达格斯坦、格鲁吉亚，以及卡拉巴格汗国、冈札汗国、沙基汗国、什尔凡汗国、得尔边特汗国、库宾汗国、巴库汗国和塔利什汗国北部的主权，完全割归俄国版图；俄国在必要的时候应帮助伊朗国王所指定的伊朗王位继承人承继王位。协定的第五条规定俄国享有在里海建立海军的特权。伊朗放弃了在里海上拥有海军的权利。俄商有权在伊朗自由出入与经商，而伊朗的商人也可以在俄国自由出入与经商。输入商品的关税规定为商品价值的5%。根据这一条件，俄商遂不再缴纳内地关卡税金和其他一切杂捐。

第一次俄伊战争的结局，对于力图征服伊朗

从军事上控制里海区域的英国侵略计划是个严重的打击。英国人深惧俄国在伊朗的势力加强，将来不能再利用伊朗作为英国政策的工具，乃开始和伊朗国王谈判另订新约。伊朗国王签订古利斯坦和约的时候，就是想和俄国再启战端，并愿取得英国的援助。

1814 年 11 月 25 日，英伊条约在德黑兰签字。这一条约是以 1809 年英伊草约为蓝本而签订的。英国责成伊朗国王负责废除和所有与英国敌对的欧洲国家所缔结的条约和联盟，不许欧洲列强的军队假道伊朗进攻印度，并须使花剌子模、布拉哈与撒马尔罕的统治者亦不得许欧洲各国的军队通过他们的领土进攻印度，如阿富汗与不列颠的印度之间发生战争的话，须派军队助英作战，伊朗军队聘请军事教官时只能从英国聘请或是从与英国友好的国家聘请。英国答应伊朗国王在伊朗和任何一个欧洲强国作战的时候，从印度派军协助伊朗，或每年支给补助金二十万土曼，力求达到改定古利斯坦条约所规定的俄伊疆界的目的，不干涉伊朗内政，不占领伊朗一寸土地，伊朗与阿富汗之间万一发生战争，不予干涉。

英国之所以缔结1814年条约，乃力图将伊朗收归掌握，将它变为自己殖民政策的工具，以确保往印度的通道。当时英国人已有远大的野心，一心要插足南高加索与土库曼尼亚。早在1810年，英国人便在伊朗国王那里力求准其在伊朗的里海沿岸建造战船。这一条约首先就在反对俄国，因为俄国当时是英国人在中东扩张政策的主要障碍。所以这一条约的目的在诱使伊朗和俄国再启战端。完全象在十九世纪初伊朗和英法关系那样，1814年的条约证明英国以及法国全是在钻伊朗上层反动封建人物一心想侵略南高加索的空子，利用伊朗作为它们进攻俄国的侵略政策的工具。以国王为首的伊朗统治集团早在十九世纪初就时而卖身投靠法国人，时而投靠英国人，但英法方面答应给伊朗的“帮助”却是口惠而实不至。历史的经验证明：这种“帮助”，其目的除把伊朗变为附属国而外，对于伊朗并没有一点好处。现代伊朗历史家阿拔斯·爱克巴尔说得很中肯，他认为1814年条约在伊朗条约史上是对伊朗最不利的条约之一①。伊朗签订这一条约之后，实际上伊

① 《伊朗详史》，第3卷，德黑兰版，第368页。

朗便将自己的国际关系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

因与英国签订条约，王室复仇主义者的情绪为之大增。伊朗国王不甘心于南高加索诸汗土地的丧失，派密尔扎·阿布尔·哈山汗到了彼得堡。国王命他前来交涉，无论如何也得收回一部分失地。但是阿布尔·哈山汗此行并未完成使命。亚历山大一世为了回答伊朗国王的请求，向伊朗国王的大使宣称，将派耶尔莫洛夫将军为特使前往伊朗以解决两国间的一切问题。伊朗国王的大使遂于1817年初毫无结果地折回伊朗。

1817年，耶尔莫洛夫不久即率领俄国使馆人员到了伊朗。耶尔莫洛夫受命缔结同盟，共同反对土耳其，以求削弱英国在伊朗的势力，如有可能，将英国在伊朗的势力完全排除出去，在吉朗与亚斯特拉巴设立俄国领事馆。但是伊朗王室一心反对俄国，伊朗王室受英国唆使，准备再和俄国开战。因此耶尔莫洛夫未能完成任务。耶尔莫洛夫大使未获任何结果，即于当年离开伊朗折回俄国了。

但是，阿拔斯·密尔扎却继续编练伊朗新军，

自1814—1821年，用了七年的工夫，伊朗编练新军确也稍有进步。结果在1821年的伊土战争中显了一下身手。这次战争是由土伊疆界上的边境冲突所引起的，因为有些地区伊土互争未决。往往边境上的一些部落在一国的领土上抢劫之后，就避入另一国的领土去。1820年，土耳其的爱尔捷鲁姆统治者收留下从伊朗逃来的一些部落，把他们隐藏起来，拒绝阿拔斯·密尔扎请把他们送还的要求。又因伊朗去麦加、卡巴拉和纳哲夫的朝圣者遭到土耳其官厅的欺凌，以至激起伊朗反对土耳其的情绪。法特赫·阿里王的某一王妃往麦加朝圣，其商队竟遭土耳其官厅搜查，尤其引起了伊朗统治集团间的愤慨。这一事实也就是发动战争的口实。阿拔斯·密尔扎决意试一试自己编练的新军来对付正处于困窘境地中的土耳其苏丹政府，因为土耳其苏丹政府此时正忙于镇压希腊起义者的战争，镇压瓦拉西雅的暴动，正和雅雷恰尔人斗争。土耳其和伊朗阿塞拜疆接界的一些地区以及巴雅吉德城和苏莱马尼耶城，在开战后头几个月，就被伊朗国王的军队占领了。至1822年吉尔库克、摩苏尔和别的城市也都落在阿

拔斯·密尔扎手中了。

后来开始谈判，结果在1823年3月签订了爱尔捷鲁姆的伊土停战和约。尽管伊朗在战争中得手，可是在条约中伊朗并未得到一点好处。伊朗人所占领的土耳其的领土全部退给了土耳其。条约规定，彼此不得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得扰犯边境，而疆界之未划定依然如故。土耳其人负责不再欺凌伊朗的朝圣者与商人。躲避在土耳其的部落仍留在土耳其的领土上。当缔结重申战前状态的爱尔捷鲁姆条约的时候，伊朗方面之所以出于这种宽和，正因伊朗准备和俄国打仗，不愿使自己和邻国土耳其的关系紧张的缘故。

伊朗军队和土耳其交战的成功，更加加重了伊朗王室复仇主义者的情绪。

虽然俄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边境的争端，可是伊朗王室、英国人和高级僧侣却广泛地展开了对俄国作战的宣传。伊朗高级僧侣终于在1826年6月23日受英国人唆使，发布了对俄国圣战的菲特瓦（最高僧侣当局的教令），伊朗军队遂于1826年7月出乎不意地进击俄军。

开头，俄军猝不及防，只好退却。开战未及

一月，阿拔斯·密尔扎的军队占领了宁科朗、萨里阿内、什尔凡、冈扎等等城市。但是后来等到俄军的后备军调来，俄军在9月间，遂于沙姆卡尔与冈扎城下击败伊朗人。阿拔斯·密尔扎的部队狼狈地渡过阿拉斯河而逃。阿拔斯·密尔扎靠着英国军事教官编练的伊朗新军几乎完全覆没。另招新军的企图亦未收到效果。国王的儿子们与有势力的诸汗不愿再听命于阿拔斯·密尔扎，他们宁愿拥兵自重。到了1826—1827年冬天的时候，阿拔斯·密尔扎的军队已为数无几。

这就是说，阿拔斯·密尔扎建立欧式正规军的企图实际上是失败了。其失败的主要原因由于阿拔斯·密尔扎的军事改革并没有自己的社会经济基础。摹仿欧洲军事制度之所以失败，乃因军事改革是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在封建落后的伊朗社会经济条件下生拼硬凑的。后来，恩格斯论伊朗的军事改革，曾经写道："在波斯，欧洲式的军事制度被移植到亚洲式的野蛮制度上"①。在伊朗，和强大诸汗与诸王子的分立意图对抗，对国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228页。

的中央集权，同时对建立集中的正规军感到关切的那种社会力量还太脆弱。

1827年，巴斯凯维茨将军统率俄军包围了埃里温，靠着当地居民的协助，于同年10月攻下该城。亚美尼亚人与阿塞拜疆人在反对伊朗的战争中尽力支援俄军。他们成立志愿部队加入俄军行列。到处都有亚美尼亚人与阿塞拜疆人欢天喜地、怀着感激的心情来欢迎俄军，把俄军看成是从伊朗诸汗与伊朗国王枷锁下解放出他们来的解放者。俄军利用这种有利形势，未遇抵抗而开进南阿塞拜疆；占领了大不里士、霍伊、马朗德等市。在占领大不里士之后，阿拔斯·密尔扎请求停战言和，终于在1828年2月10日在土库曼恰伊村签订了停战协定。

土库曼恰伊停战和约既经签订，便代替了1813年的古利斯坦条约，宣布该约失效。伊俄之间划定新国界，基本上以阿拉斯河为界。埃里温汗国以及纳希切凡汗国和奥尔都巴德行政区都归入俄国版图。伊朗应缴俄国军事赔款二千万卢布。停战条约第八款申明古利斯坦条约规定的条件，伊朗在里海不得有海军。必须知道，列入古

利斯坦条约以及土库曼恰伊条约上的这一条件，其主旨并不在对付伊朗本国，而在防止英国或法国万一假手伊朗利用里海进攻俄国的企图。条约规定两国互换公使，俄国得在伊朗各大城市自行设立领事馆。俄国领事馆应享有治外法权以及伊朗国王政权的特别保护。条约第十三款规定战俘以及凡愿返回祖国的本国臣民，应一律遣返。

与土库曼恰伊停战条约同时又签订了一项特殊通商条约。此一商约与停战条约有同等的效力。商约又申明了古利斯坦条约上的以下三个条件：准许双方商人相互有在对方国家自由贸易的权利，规定输入商品关税按商品价值抽5%，以及蠲免俄商在伊朗境内的关卡杂捐。伊俄商人间一切买卖契约、期票，担保都得在伊朗州长和俄国领事那里登记。俄国臣民与伊朗臣民之间的一切诉讼事件必须有俄国领事会审。虽然按照伊朗的法律和习惯外国人不得承租或购置私有不动产，可是商约第五款却规定着俄国臣民得租赁或购买私有房产住用或作货栈，凡伊朗人在俄国公使馆、领事馆与商业经理人那里服务的，与俄国臣民一样，同受保护。商约第九款特别规定，伊朗各州

官员如不履行条约，应即撤职。

这就是说，由于土库曼恰伊条约，俄国获得了领事裁判权。俄国臣民享有治外法权以及种种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特权和优先权。俄国商人在伊朗享有的便利条件比伊朗的商人还多。虽然商约规定，伊朗准许俄国臣民享有种种特权，但当时对于伊朗尚无直接的危险，因为伊朗当时主要是和南高加索有生意来往，而从俄国运来伊朗的入口货，以及在伊朗的俄国商人都为数不多。

土库曼恰伊条约结束了十九世纪初俄伊战争的局面。俄伊战争在客观效果上对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与阿塞拜疆人说来带有解放的性质。因为有这几次战争，才使这些民族摆脱了波斯与土耳其的枷锁，摆脱了在长时期以来“摧残、蹂躏和戕害”他们的波斯与土耳其同化主义者的政权。亚美尼亚一部分土地脱离了伊朗国王和土耳其苏丹政权而获得了解放，拯救亚美尼亚人免于灭种。无论沙皇政府所抱目的如何，俄国确是这些民族得以摆脱土耳其和伊朗羁绊的解放者。高加索的各族人民合并到俄国以后，便得到了安全，不受外部敌人的侵害。此外，合并到俄国，

也是高加索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发展唯一可能的道路，并造成了消除高加索各族人民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分裂状态的条件。所以在俄伊战争期间，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和南高加索其他各族人民积极地支援俄军反对伊朗的军队，并非偶然的。在反封建落后的土耳其与伊朗的压迫的斗争中，南高加索各族人民的进步活动家早在十八世纪就打定主意指靠俄国。例如，十八世纪阿塞拜疆进步的活动家法塔里汗·库宾，为解放与统一阿塞拜疆而斗争的时候，一贯主张和俄国接近，所以迭次求助于俄国政府。

著名的十九世纪阿塞拜疆思想家，别林斯基、杜勃洛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追随者——密尔扎·法塔里·阿洪道夫，说的很正确，他认为阿塞拜疆合并到俄国有莫大的进步意义。南高加索并入俄国，结束了伊朗与土耳其的侵略者掠夺性的、毁灭性的侵袭，消除了封建割据局面，终止了诸汗的内讧，并且和俄国建立了更密切的经济联系。这一切不能不使封建宗法关系解体的过程加速，进而使资产阶级关系得到发展。例如，在俄国版图的北阿塞拜疆的经济发展后来就远远

超过仍然处在伊朗国王与诸汗压迫下的南阿塞拜疆。最后，与俄国合并为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各族人民开辟了同先进俄国文化交流更广泛的机会。先进的俄国革命的民主文化，俄国古典作家和学者们对这些民族的进步社会思想的发展起了莫大的作用。恩格斯在 1851 年曾经写道："俄国和东方相比确实是进步的"①。

必须指出，南高加索并入俄国之后，沙皇就把它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施行民族压迫和殖民主义压迫的政策。可是，沙皇制度所压迫的与摧残的并不仅仅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各族人民，而对于俄罗斯人和俄国其他各族人民也是同样施行压迫和摧残。先进的进步的俄国的代表人物对于这些民族反对沙皇制度压迫的斗争无时不寄以巨大的同情心，并且予以声援和帮助。"和俄罗斯人民声息相通，同俄国的工人和农民一起进行反对沙皇专制政体的斗争，沾染进步的俄罗斯文化，又和有前进的社会革命思想的代表人物往还，这都是有助于提高高加索各族人民的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7 卷，第 285 页。

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而且成为发展高加索各族人民革命运动的推动力量。”①

伟大的俄罗斯人民和南高加索各族人民一起反对俄国沙皇的压迫。南高加索各族人民和俄罗斯人民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他们和俄罗斯人民一起，在俄罗斯人民的领导下，还不到一百年，就走上了共产主义建设的道路。

同时，留在南阿塞拜疆与伊朗其他各州，处在伊朗国王和诸汗统治下的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都还受着波斯同化主义者与英美帝国主义者的中世纪的最残酷的剥削与压迫。

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与北阿塞拜疆之并入俄国，这不仅仅是俄国对封建落后的伊朗的大胜利，而且也是对法国殖民者的大胜利，尤其是对英国殖民者的大胜利，当时英法都在近东各国异常地积极推行自己的政策，力图将伊朗和南高加索收归自己掌握，不让俄国势力蔓延到那里去。

伊朗为了偿付沙俄土库曼恰伊条约的赔款，实行极其苛重的捐税。伊朗国王的官员借着征收

① 姆·德·巴吉罗夫：《关于穆利德主义与沙米尔运动性质的问题》，《布尔什维克》杂志，1950 年，第 13 期，第 35 页。

捐税的机会，混水摸鱼，中饱贪污，这便更增加了人民的愤怒，人民本来就遭受残酷的压迫，又由于俄伊连年战争早已民不聊生，伊朗人民的忿怒和愤慨既是针对沙俄，也是针对发动最近一次战争而将伊朗弄到这种地步的伊朗国王及其近侍的。可是伊朗国王的近侍同僧侣却力图嫁祸于人，使人民不去恨国王、宫廷和诸汗，而去反对俄国及其在伊朗的代表。伊朗国王亲属阿拉雅尔汗原任首相，因和俄国作战失败撤职，他率领一批近臣，行动特别猖狂，阿拉雅尔汗由于自己深恨俄国，准备再发动新战争。他的信徒们同僧侣在清真寺中、在闹市上进行反俄宣传，他们宣称俄国及其代表似乎是伊朗一切灾难的唯一罪魁。英国人千方百计地鼓励这种宣传，秘密地唆使僧侣与阿拉维尔汗的拥护者反对俄国及其代表。

沙皇命令俄国公使阿·斯·格里包耶多夫要求无条件履行条约，格里包耶多夫看到了由于赔款对于伊朗发生的严重后果，便将此事报告沙皇政府。例如，他在1828年10月20日寄给内塞罗得的报告中就曾述及伊朗国王确实没钱。又说，为了缴付赔款，“阿拔斯·密尔扎吩咐将后宫中

绝妙的金烛台与各色装饰熔铸成锭，光是制工就不下金属本身所值”[1]。但是给格里包耶多夫的指示并未改变，格里包耶多夫只得要求确实地履行条约。

1829年1月有伊朗国王内宫的一个太监名叫密尔扎·雅古勃的，同阿拉雅尔汗的两个宫女来见阿·斯·格里包耶多夫。他们都是亚美尼亚人，请求格里包耶多夫送他们回籍。格里包耶多夫知道庇护他们是会发生危险后果的，但他认为按照土库曼恰伊条约第十三款规定亚美尼亚人有权回籍，如拒绝他们的请求，有失尊严，遂答应庇护他们，将他们留在俄国使馆。英国人、阿拉雅尔汗与乌拉马们遂乘机公开反对格里包耶多夫。在各清真寺中宣布俄国公使破坏国家的法律和习惯，号召袭击俄国使馆，并惩治格里包耶多夫。

1829年1月30日(新历2月11日)，阿拉雅尔汗一派的人们和僧侣率领一群狂徒袭击俄国使

(1) 《亚历山大·斯尔格维奇·格里包耶多夫及其作为外交家的活动》，载《俄罗斯古代》，圣彼得堡，1874年，第7卷，第755页。

馆，毁坏了俄国使馆，并将阿·斯·格里包耶多夫及全部使馆工作人员砍死，仅有公使馆的秘书马尔佐夫躲藏起来，幸免于难。关于准备袭击俄国使馆的事情，伊朗国王事先已得到了消息，但是他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俄国使馆。

沙皇的官员们竭力诽谤阿·斯·格里包耶多夫，硬说由于格里包耶多夫自己的傲慢，酿成了俄国使馆的惨剧。尼古拉一世派同情十二月党人的格里包耶多夫出使伊朗，就是充军，对于这一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的遇害是窃喜于心的。俄国的正式代表——阿·斯·格里包耶多夫遇害而沙皇政府迟迟不采取毅然决然的报复措施，还由于一种情况，盖此时俄国正和土耳其交战，所以极力避免俄伊关系的紧张。沙皇政权也很担心，据巴斯凯维茨伯爵的报告，如对伊朗再加压力，“很容易爆发革命反对当地的政府”，而革命就会蔓延到俄国在南高加索的管地。根据所有这些原因，尼古拉一世不仅仅认为法特赫·阿里王派他的孙子科斯洛埃斯·密尔扎来彼得堡谢罪并携送礼品就满意了，甚而还减免了伊朗赔款二百万卢布。

第　十　章

1825—1850年的伊朗。外国资本的渗入伊朗

在俄伊战争期间，呼罗珊几乎无时没有暴动。呼罗珊诸汗不肯服从伊朗国王的儿子——呼罗珊的总督。正当签订土库曼恰伊条约的时候，在克尔曼和伊斯得也发生了暴动，反对伊朗国王的政权。

土库曼恰伊条约签订之后，阿拔斯·密尔扎乃率大军平定了伊斯得、克尔曼和呼罗珊，征服呼罗珊是特别困难的事情。呼罗珊诸汗起来反对伊朗国王还由于英国人的嗾使。英国人在呼罗珊兴风作浪造成混乱局面，其目的是想在那里准备基地，建立自己的势力，使伊朗国王的势力不能及于赫拉特，盖此地乃通往印度的西北孔道的屏障，而且是英国向中亚细亚和里海区域扩张的根

据地，所以英人认为此地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恩格斯在《英国和俄国在阿富汗》一文中写道：赫拉特这个地方，一旦落到强大的国家手中，对于伊朗和土耳其斯坦便是一处指挥所[1]。赫拉特的地方当局不过在名义上承认伊朗国王是自己的最高统治者。伊朗国王征服了呼罗珊之后，决意也要征服赫拉特的统治者，因为实际上他并不服从伊朗国王，而常常支持蠢动作乱的呼罗珊诸汗。按照国王和阿拔斯·密尔扎的意见，征服赫拉特，就可以恢复国王及其军队在俄伊战争中所丧失的威信。沙皇的代表们也怂恿伊朗国王去征服赫拉特，他们希望这样制止英国势力不再蔓延到中亚细亚。1833 年，阿拔斯·密尔扎之子穆罕默德·密尔扎率领伊朗军队包围了赫拉特。

1833 年 10 月——太子阿拔斯·密尔扎在马什哈德逝世。穆罕默德·密尔扎听到他父亲去世的消息，一心觊觎王位，以为法特赫·阿里王年老多病一旦逝世，便可继承王位，遂即撤掉赫拉特之围，匆促回德黑兰去了。

---

①　参阅恩格斯：《英国—波斯战争的前景》，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134 页。

穆罕默德·密尔扎到达德黑兰之后，就被宣布为王位的继承者，受命为阿塞拜疆总督。1834年10月，法特赫·阿里王逝世。法特赫·阿里王死后，在伊朗出现了若干王位的觊觎者。法特赫·阿里王的三个儿子对于穆罕默德·密尔扎继承王位都有异议。但是在这一次同室操戈的内讧中，上层支持法特赫·阿里王的孙子穆罕默德·密尔扎，遂使穆罕默德·密尔扎在德黑兰确立为王。

英国人特别努力维持穆罕默德王的王位。英国公使坎贝尔供给穆罕默德王金钱，以供他从大不里士进军德黑兰之用，想以这种办法，把新国王置于英国掌握之下。英国的军官林赛指挥着穆罕默德王的军队。英国人帮助穆罕默德王确定了王位，力图将穆罕默德王置于他们的势力之下，从而遏止在伊朗国王宫廷的骎骎日上的俄国政府的势力。

英国人特别加紧努力，因为目前英国人垂涎于伊朗，不仅由于战略上的关系，而且从经济观点上，以伊朗为英国工业商品的销售市场，也使英国人不能一日忘怀。因此，英国人千方百计想按照与土库曼恰伊条约同样的条款和伊朗缔结通

商条约。但是英国人的这些企图，结果是失败了。英国得到的只不过是 1836 年由伊朗国王特颁了一道谕旨，准许英国人享有土库曼恰伊条约上俄国人所享受优待中的某些优待而已。

英国的军事代表团在穆罕默德王即位后不久就来到了伊朗，也遭到失败。在英国代表团未到之前，英国就已有武器与弹药赠给伊朗国王。这个代表团来伊朗，目的在将伊朗的军队收归英国人掌握。但是伊朗国王并没给予英国军官享有他们盼望得到的关于控制军队的权利(控制发饷，升级之权等等)。因此，英国军事代表团与伊朗王室之间发生了龃龉。最后，在 1837 年，因伊朗国王远征赫拉特，英国军官们便离开伊朗而去。

穆罕默德王在 1837 年进军赫拉特，很显然不合英国的意愿，盖英国正准备和俄国开战，准备从俄国手中夺取南高加索，占领中亚细亚各汗国。英国力图把伊朗和阿富汗拖入它所准备的对俄战争中去，并将赫拉特变为它侵略中亚细亚的根据地。在伊朗王向赫拉特的进军中，英国看到了俄国政策的成功。赫拉特问题，自然是和英俄矛盾紧密结合着的。除此而外，伊朗国王进军赫拉特，

还想借此解决伊朗与阿富汗两国关系中直接发生的一系列问题。伊朗国王的意图：（一）削弱呼罗珊诸汗抵抗的力量，他们是受赫拉特执政者所支持的。（二）杜绝阿富汗人觊觎赛义斯坦的野心。（三）赫拉特在沙法维王朝与那狄王的时代都是在伊朗版图之内的，所以要建立自己对赫拉特的统治。伊朗国王发表声明说：他进军赫拉特是由于赫拉特当局卡姆朗·密尔扎不履行他所签订的协议的条款，也没有将约定的款子输缴国库。

1837年11月，伊朗国王的军队包围了赫拉特。1838年春，英国驻伊朗公使马克奈尔到了赫拉特城下穆罕默德王的大营，力劝伊朗国王解去赫拉特之围。当他未能如愿以偿的时候，他便百般敲诈与威胁。马克奈尔向伊朗国王声称：英国政府认为伊朗国王进军赫拉特和占领阿富汗任何一块领土，都是和英国敌对的行为。此后马克奈尔便和代表团全部人员走出了伊朗国王的大营，径往土耳其国境而去，意欲撤离伊朗。就在这时候，英国舰队就出现于波斯湾，并占领了布什尔西北的哈拉克岛。

在英国以战争威胁伊朗之后，伊朗国王即于

1838 年 8 月解去赫拉特之围。但是因为在赫拉特公国版图之内的科利安要塞与法尔拉黑和沙帕扎瓦尔等城市还在伊朗军队手中，马克奈尔在 1838 年 11 月宣布英伊两国断绝外交关系，即离伊朗而去。英国人以莫须有的事情相要挟，硬说伊朗威胁印度国境的安全，英国人利用赫拉特的冲突来干涉伊朗和阿富汗的关系，并用恫吓的手段迫使伊朗国王再作让步。

伊朗国王派胡赛因汗到了英国。到了 1839 年中胡赛因汗与帕尔麦斯东开始谈判。帕尔麦斯东向伊朗提出了九项要求，非执行这九项要求英国不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帕尔麦斯东最重要的要求是：（一）伊朗军队从科利安要塞与阿富汗的其他据点撤回；（二）缔结商约，准许英国人享有治外法权，英国臣民也可以享受领事裁判权。

英国人迫使伊朗国王接受了他们的要求。科利安要塞于 1841 年 3 月交还了赫拉特的统治者。1841 年 10 月恢复了英伊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而英国公使马克奈尔又回到德黑兰。在 1841 年的 10 月间签订了英伊商约，准许英国人享有领事裁判权并豁免国内关卡各税。输入伊朗的英国商品

按商品价格收5%的关税。1845年法国在伊朗也享有同样的特权，其后奥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都援例取得此种特权。

1856年，伊朗和美国之间也缔结了不平等条约，该约形式上叫作友好通商条约。美国追随英法和其他资本主义列强之后，强迫伊朗国王在条约上准许美国人享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这是美国想插足伊朗，保证美国资本能用殖民手段剥削伊朗人民的初次正式外交尝试。在此以前，美国人是派遣长老会传教士前来伊朗，企图为美国在伊朗进行殖民渗入准备条件。早在1834年，传教士已经在乌尔米亚（雷扎耶）打下基础，从乌尔米亚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于阿塞拜疆与伊朗中部。美国的传教士领着巨额补助金，在宗教活动、兴办学校、开设医院的名义下，在地方居民当中为美国作宣传，并收集种种情报，实质上是侦查的情报。

土伊边境的冲突，上文已经提到。到了1842—1843年和以后的年代，在苏莱马尼亚地区土伊边境上重开战端，而且更加剧烈，伊朗人照旧诉苦说，土耳其迫害朝圣的伊朗人。1837年，

巴格达的瓦里[1]袭击了穆罕麦拉之后，伊朗和土耳其的关系益加紧张了，因为伊朗港口——穆罕麦拉（今霍林沙黑尔）是与巴士拉竞争的，巴格达的瓦里力图破坏该地的商业地位，所以才袭击该地。由于英俄在德黑兰和斯坦布尔的代表为了解决伊土纠纷，从中调停的结果，召开了爱尔捷鲁姆会议，四国代表一同参加。

谈判了若干年，终于在 1847 年 5 月在爱尔捷鲁姆缔结了伊土条约。根据爱尔捷鲁姆条约，伊朗不再争苏莱马尼亚和左哈布地区的西部，土耳其也承认了伊朗对于穆罕麦拉港口、夏台阿拉伯河左岸的权利和在这一地区的航行权。土耳其人负责不再刁难朝圣的伊朗人。土耳其和伊朗同意组织混合委员会，划定两国之间的疆界。伊土划界委员会中也有英俄代表一同参加。但是伊朗和土耳其两国间夏台阿拉伯河的疆界，并未划定。这是英国人阴险政策的结局，英国人力图保留伊朗和土耳其间的矛盾，以便造成将来英国干涉两国内政的口实。

---

(1) 土耳其官名。——译者

穆罕默德王在位的时候，外国列强在伊朗的势力大为增强。各外国领事因为享有治外法权，不但庇护本国的臣民，而且也庇护他们的密探——伊朗人。各州州长的任免，皆出于他们的要求。

伊朗给予欧洲各国及其臣民享有的特权，都被西欧资本家，主要是英国的资本家，利用来把伊朗变成了他们工业品的倾销市场。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英国输入伊朗的纺织品很显著地增加起来了。英国的纺织品几乎占伊朗全部入口货的90%。自1827—1834年英国输入伊朗的纺织品增加了一倍半。1833年，欧洲商品经达拉布松运至当时伊朗的商业重镇——大不里士的货品，其价值已达一千五百万卢布，到了1836年的时候，就增到四千万卢布了。

在1836—1837年以前，这种商品的入口几乎完全是操在伊朗商人的手中。他们从君士坦丁堡的欧洲商业公司那里赊进商品，等在伊朗把商品卖出之后，再同欧洲商业公司清帐。但是到了1836—1837年商业危机爆发，伊朗商人赊进的商品卖不出去，无法和欧洲债权人清帐。欧洲商业公司因而不再赊帐给伊朗商人，在德黑兰自设商

店。于是，伊朗商人遂在很大的程度上被排出于伊朗对外贸易之外。

伊朗商人很难和外国商人竞争，一则因为外国商人由于有领事裁判权在伊朗享有很多政治上的优待，再则因为经济上的原因。欧洲公司输入伊朗的商品都是直接在曼彻斯特买进，而伊朗人则是在君士坦丁堡经过两手或三手买来的，货价比起欧洲各公司来当然贵得多。

伊朗的贸易差额，一贯入超。由于有印度丝、希腊丝和土耳其丝竞争，伊朗最重要一宗出口货——吉朗丝的出口骤然减少。在 1846 年蚕丝虽然收得很好，价格也很低廉，但比往年出口还少。而在这若干年以前，由伊朗出口的蚕丝达六百万卢布①。早在三十年代的时候，伊朗出产的棉布和丝织品每年输往南高加索和俄国里海其他地区者达五百万卢布。但是到了四十年代，其出口也大大地减少了，因为在俄国这些地区再也不能销售了。

由于外国资本的渗入，很快便把伊朗的手工

① 《手工工场与商业杂志》，1848 年，第 3 期，第 336—337 页。

业与家庭工业破坏了。它们是受不住外国商品的竞争的。工厂出品的西欧商品其售价比伊朗的同样商品便宜一两倍。

伊朗国王的政府和各州的统治者讨好外国人，并处处为外国商人和公司的便利着想，不但不去设法保护本国商品，防止外国竞争，却为外国资本的渗入扫清道路。

结果发展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与工厂的道路遂遭堵塞，可是到了这个时候，在伊朗已有了工厂的萌芽了。伊朗的手工工场与手工业遭到了破产。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指出欧洲商品竞争对于东方国家（包括伊朗在内）的结果，在1853年写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说："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对中国工业也发生了过去对小亚细亚、波斯和印度的工业所发生的那种影响。中国的纺织业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痛苦，结果就使社会生活受到了相当的破坏。"①

而在伊朗，西欧资本的渗入，不仅对于当地的工业有了影响，而且波及到国内社会经济生活

①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111页。

的一切方面。

外国资本把家庭工业摧毁，就是摧毁了农业公社两个主要因素之一。

商品-货币关系的增长加强了。在伊朗以前已经有了发达的货币关系。例如在八——九世纪，蒙古人等的统治时代就已存在了。但是，当时货币关系对于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并未引起重大的破坏。货币关系在当时只是各地区与各国之间交换发达的一种结果，各地方的生产发展水平，实际上也和十九世纪西欧以及东方各国的情形一样，彼此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区别。而现在，在十九世纪，商品-货币关系的发达则是由于生产得更多的和力量来得更大的西欧工业资本的渗入，这种资本的意图是想把伊朗变为销售自己的纺织品和其他商品的市场，是破坏当地的工业的，是谋取政治上与经济上的优先权的。于是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增长，伊朗的封建经济遂遭破坏。

由于这些变迁，封建土地占有制的危机因而愈深。农民所担任的一部分封建徭役，诸汗力求改征现金方式。诸汗从农民那里得来的产品不仅

要卖出去，而且扩大私有的耕地。处处需要金钱，遂使诸汗不得不向高利贷者借贷、抵押，有时出售自己的田地和村庄。

这就是说，到了十九世纪中叶的时候，以私人所有权为基础而不是以封建权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已经开始发展起来，这种土地占有方式之所以得到发展，也由于外国货的竞争，因而游资无法投入手工工场或工厂，只得一心用来收买土地。新地主也是不以减轻农民的封建压迫为意的。正相反，从他们出现以后，农民所受的剥削更是变本加厉，劳役更多，而农民的境遇愈不堪问。但是和市场结合着的新地主们却是有意于建立国内秩序、消灭封建割据、抢劫与各州统治者横行霸道的，有意于巩固中央政权、改善路政、改革财政制度与司法制度的。

但是关心于这些措施的统治阶级，当时还是不多的一部分人。最有势力的一些集团、大多数的汗、宫廷侍臣和各州长都反对改变现行制度，因为在现行制度下，他们是能够肆无忌惮地抢劫居民和国库的。一些外国也反对伊朗的改革，惟恐改革之后，伊朗势力巩固，变为独立自主的国

家。它们的代表都能左右伊朗国王及其各大臣的意志。特别是英国人极力反对伊朗的改革。英国人千方百计地想维持这个国家的中世纪的落后制度，认为这样才易于奴役伊朗，将它变成自己政治上的工具。

必须指出，到了十九世纪中叶的时候，外国势力在伊朗主要是通过国王及其各部大臣、各州的统治者和官吏们得到贯彻的，他们都是有利于外国资本的措施的直接执行人。所以，因外国资本侵入伊朗而加剧的人民的不满，当时在很多场合纯是对本国的压迫而发，在外表上并未触及外强及其代表。

商界也表示不满。商界所不满的是人权财产没有保障，各州长的作威作福、贿赂公行，审理民事案件的教会法院贪污受贿，税卡遍地与包税制度，各封建汗时时兴兵暴动，以致商业萧条，道路不宁，抢劫客商，外国商人享有特权的地位等等。可是，大商人通常用贿赂与送礼的方法和官厅拉拢关系，而得到官厅的优待与包庇，而获重利。因此这些大商人对于现行制度的改革也很少关心，而站在国王、封建汗和高级僧侣的一边。

由于外国商品的竞争，手工业者较之商人受害尤剧。除了封建专横以外，又因有欧洲商品的竞争而遭受破产。心怀不满的不仅是普通的手工业者，还有其上层人物——行会中的会首。

低级的僧侣按其生活条件，和中小商人与手工业者比较接近，而不大接近高级僧侣。他们有些代表人物经常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往来，差不多就是人民中的唯一有知识的阶层，他们看到了并意识到了封建的压迫与人民的无权无利，所以低级僧侣的代表人物往往是站在人民起义的前列的。

由于外国资本的侵入使得主要被剥削的阶级——农民，生活更加贫困。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增长，地主所夺去的收成份额更多了。征现金的苛捐杂税加重了。穷困迫得农民有时只得还未收获便不值一钱地出售一些农作物(卖青)，例如，棉花尚未摘下来就廉价卖出。高利贷的盘剥更厉害了。农民被奴役的过程加紧了。同时，私人土地占有和地主耕地的加多，劳役更成为普遍的现象了。家庭工业本是农民重大助力，因为英国商品竞争而遭到破坏。在很多州，饥馑已成经

常的现象，鼠疫与霍乱非常猖獗，时息时起。例如，在阿塞拜疆，1830 年、1831 年和 1835 年都有霍乱流行。有时由于这种传染病，整个地区的人口曾经死亡半数以上。

农民为了寻找出路，摆脱这种惨境，于是背井离乡，流入城市。很多乡村十室九空，很多耕地弃置荒芜。这些由乡村逃来的难民在城市中找不到工作和勉强温饱的生活，就沦为城市的贫民。于是农民的抗议与怨恨，和城市贫民以及破产的手工业者的不满、抗议与怨恨，就彼此合流。

第十一章

巴布教徒的起义与阿密尔·尼扎姆的改革

人民的抗议与怨恨终于在反对国王与诸汗统治的自发暴动中得到发泄。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在伊朗各市、各州这样的暴动爆发的越来越多。例如，在1847年手工业者、小商人与城市贫民在津章起义，反对该地州长，将州长驱逐出城。在同一年内，伊斯法罕的城市贫民发生骚动。1848年，在大不里士、伊斯得和其他城市都发生了城市贫民与手工业者的骚动与起义。

这些发动与起义的领导角色都是巴布教派，该教派创始者——巴布的信徒。伊朗的宗教派别就在以前也往往是人民群众不满情绪的思想上的反映（例如，马资达克教、胡尔拉米特教等）。

巴布的真名为阿里·穆罕默德。1820年，巴

布生于设拉子的一个棉布商人赛义德的家庭里。到了成年以后，他自己在班达布什尔经商有五年之久。后来，他往卡巴拉与纳哲夫朝圣。在那里，他成了赛希特教派的领导者，即赛义德·卡节姆·勒什特的徒弟。赛希特教派宣扬的主要思想是说伊斯兰教救世主——第十二世教长马赫底即将降临的思想。据传说，他消逝了已近千年，往后他还要出现，消灭大地上不平之事，并建立合理的新制度。

1843年赛希特教徒的领导者赛义德·卡节姆逝世，但未指定自己身后谁应继承。1844年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自称巴布，巴布就是人民渴望的马赫底表达自己的意志给人民所必由的津梁和门户的意思。到了1847年巴布就自称为先知马赫底了，写了一本《默示录》(Беян)，在该书中叙述了他的教义的主要原理。《默示录》是巴布仿可兰经写的，巴布教徒奉为圣经。巴布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时代和另一个时代依次递嬗互代而发展的。每一个后来的时代越过前一时代而与之不同。每一时代有该时代的特殊制度与法律。旧的制度与法律由于旧时代的结束与新时代的来临

而废除，而代以新的制度。人们自己是不能独自制定新制度与新法律的。主宰通过先知来制定，他在每一时代派给人们一位先知。先知授给人们的指示，是为新的圣经，它就取旧圣经的地位而代之了。摩西及其旧约书，耶稣及其福音书，穆罕默德及其可兰经，按照巴布的意见，就是一个先知及其圣经和另一个先知及其圣经依次递嬗互代。

巴布教导说：穆罕默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可兰经与教典都已陈旧了，应当代之以新的律条了，这种律条，先知就在他所写的圣经中告诉人们。他宣教说，已经到了出现新先知——马赫底的时候了，新先知在大地上建立新制度、新公道与新幸福。但是掠得政权的哈基姆与乌拉马（亦即世俗的执政者与高级僧侣），凭借着可兰经与教典，不愿抛掉旧制度。按照巴布的教义，这便是大地上充满了不公道与倾轧的原因。

巴布在自称是新的先知而称他的《默示录》是新圣经之后，他宣教一切人们平等，妇女也包括在内。他断言：随着时代前进，他的教义将传遍全世界，但是在目前巴布教徒的神圣王国还只不过是伊朗的五个大省：阿塞拜疆、马赞得朗、波

斯的伊拉克(中伊朗)、法尔斯与呼罗珊。在这一神圣王国上住的人只能是信奉巴布主义的人们。凡拒绝信奉《默示录》的，虽是外国人，也一并赶出巴布教徒的神圣国家，没收其财产，分给巴布教徒。接着还有一些关于保障个人权、私有权的指示，关于继承制度等等指示。

除了这些一般的原理以外，其中还有说得很模糊的、反映广大人民群众幻想的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无封建的压迫，人人一律平等而幸福。巴布提出了很多符合商人利益的极其具体的要求（欠债必还、严守商业通信的秘密、用法律规定高利贷的利息、举办良好邮政、统一币制、圣国的人民可出外经商等等）。

巴布的教义并不是始终如一地表达农民与手工业者劳动群众的利益。

在巴布教徒宣传的初期，1848年年中以前，巴布及其门徒并没直接向人民群众传教。他们企图将国王、宫廷侍臣、一些州长和乌拉马争取过来。没想到统治集团反来惩办他们，不准传教。巴布本人在1847年被捕，起初被囚禁在马库要塞，后又囚禁在契利克要塞(乌尔米亚湖之西，离土伊

交界处不远)。对巴布的信徒同样地查拿究办。

巴布信徒知道了自己在统治集团当中宣传已告失败,并看到了人民群众对现有制度的不满,自发地团结在他们周围,才转向广大的人民群众宣传。而且在巴布的信徒中出了一些比较接近于人民的人物,其中最著名的是出身农家的毛拉·穆罕默德·阿里·巴尔福鲁什。他们青出于蓝,将他们导师的教义中的民主因素加以发展,远远走到他们导师的前面去了。

巴布教徒在宣传上的这一转变,当他们在沙赫鲁德市迤东的别达什特镇传教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1848年年中,毛拉·穆罕默德·阿里·巴尔福鲁什,著名的巴布教徒女宣教者静观和其他一些巴布教徒皆聚集于此。在一连开了几天的别达什特巴布教徒会议上,毛拉·穆罕默德·阿里·巴尔福鲁什宣称新先知降临的时刻已经到来,旧的法律与制度、可兰经与教典都已失效,所以人们现在没有再履行自己旧的缴税和服役的义务(这些都是在此以前,对自己老爷有利,他们所必须履行的义务)。更有进者,他声明:在将来的神圣王国中,所有高高在上的,亦即各封

建主，将要剥夺他们的特权和权利，降到最微末的地位。他进而宣布私人所有制是剥夺别人的物权的，所以应予废除，一切财产应归公有，每人只得其中的一份。除此而外，在别达什特大会上的说教中，宣布男女平权与其他一些民主要求，比起巴布所宣布的更为坚决。

巴布教徒在别达什特传教，唤醒了周围农村的农民，他们都聚到别达什特来找传教士，因为他们说压迫与排挤人的王国已到末日，而所有的人行将平等与幸福的神圣王国即将到来。当时官厅震惊失措，从沙赫鲁德派来武装部队将巴布教徒赶散。巴布教徒从别达什特散到各州，宣扬他们的思想。

毛拉·穆罕默德·阿里·巴尔福鲁什率领弟子前往马赞得朗，在巴尔福鲁什市（现在的巴波尔）照旧宣传。

1848 年 9 月，穆罕默德王逝世。穆罕默德王逝世之后，新王纳歇尔丁王在十月即位之前，在德黑兰和各省的官厅自相惊扰。呼罗珊、伊斯法罕、克尔曼、设拉子和伊斯得都纷纷起义，反对州长。马赞得朗的州长及其亲信都到德黑兰去

了，求在新王之朝得保禄位，州里只剩下了些市县地方官长，他们也觉得自己的地位并不稳固。

巴布教徒决定利用官厅自相惊扰的机会，试图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十月中，他们在巴尔福鲁什已有党徒约七百人，公开武装起来。和当地诸汗的部队小有接触之后，巴布教徒离开了巴尔福鲁什，驻扎在巴尔福鲁什东南约二十公里的赛赫·塔巴尔西陵墓附近的森林里（在塔拉尔河西岸）。

巴布教徒决定在这里长期住下，便在陵墓附近用砖坯修筑起堡垒，即向农民展开宣传。不久从四外的乡村，甚而从伊朗的其他各州聚会到巴布教徒这里来的约有二千人。大多数都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农民送给牲畜、粮食和其他材料，手工业者制造武器。在很大的八角形堡垒内筑起了木头房舍，外用芦苇遮掩。

巴布教徒的领导者——毛拉·穆罕默德·阿里·巴尔福鲁什和毛拉·胡赛因·波什鲁耶试图在这里废除私人所有制、财产公有与人群平等。于是宣布所有资财公有。为此派有一些巴布教徒专管分配事宜。巴布教徒都吃大锅饭。

当德黑兰获悉巴布教徒已在马赞得朗起义之

后，新国王纳歇尔丁的首相密尔扎·达吉汗（阿密尔·尼扎姆）命令马赞得朗诸汗自行镇压这次起义。但是巴布教徒得有周围农民的支援，进行夜袭，击败诸汗的部队，把这些部队打得狼狈而逃。

由于巴布教徒节节胜利，而吓破了胆的很多马赞得朗的汗与僧侣都从城市或从自己的采邑逃亡山中去了。他们散布流言蜚语，硬说巴布教徒抢劫居民，实行公妻等等。

1848年底，国王派他的叔叔马赫底·古里·密尔扎率领王军（约二千人）从德黑兰进讨巴布教徒。但是，巴布教徒又来了一次夜袭，大败王军，王军抱头鼠窜而逃。

巴布教徒的宣传日广，其信徒日多。1849年2月，密尔扎·达吉汗告诉驻德黑兰俄国公使朵尔哥鲁基公爵说，据他看，此时伊朗全境巴布教徒已达十万人①。他们已经在津章公开准备起义。

王室大为震惊。向赛赫·塔巴尔西陵墓加派军队，总共约有七千人。遂包围了巴布教徒的要塞，以大炮轰击。僧侣宣布对巴布教徒进行“圣

① 对外政策档案，外交部办公厅卷，与德黑兰来往公文，1849年，第177日，第32—33页。

战”。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军队屡遭失败。最后，巴布教徒和四外乡村断了联系，粮秣耗竭，要塞内的人没饭可吃。由于饥饿的结果，遂有由要塞改投王军大营去的。

尽管这样，1849 年 5 月以前巴布教徒还是屡败王军，击退王军历次进攻，王军人数已增至万人。而要塞中的巴布教徒，此时还不足二百五十人。5 月初，巴布教徒因马赫底·古里·密尔扎当着可兰经宣誓，答应保全他们的生命与自由之后，便停止抵抗。可是，当巴布教徒轻信诺言，放下了武器之后，王军却不守信义，将他们完全杀掉。巴布教徒的堡垒全被拆毁，甚至形迹不留，使人不致想起曾经有过巴布教徒起义的事情。

马赞得朗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巴布教徒在伊朗其他省市中的活动不但没停止，反而规模更大。巴布囚禁在契利克要塞，前来参拜的不仅是来自伊朗各省的，甚至有来自土耳其与印度的。在德黑兰，巴布教徒日多。驻德黑兰俄国公使朵尔哥鲁基于 1850 年 2 月 12 日向给内塞罗得报告说：“在德黑兰到处都是这种危险教派信徒，他们

是不承认民事法规的，宣传说凡不信奉巴布教义的人的财产将被分与他人"①。1850年2月，官厅在德黑兰破获了巴布教徒的秘密组织，这一秘密组织为了报复在马赞得朗惨害巴布教徒的仇恨，他们意图刺杀伊朗国王、阿密尔·尼扎姆和高级僧侣人物，夺取政权。伊朗国王政权逮捕了这一秘密组织的巴布教徒约四十人。其中有七人因不肯履行阿密尔·尼扎姆的当众咒骂巴布，并背叛巴布教义的要求，遂在市内广场被处死刑。

1850年5月，巴布教徒又在津章起义。毛拉·穆罕默德·阿里是津章起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有一个参加巴布教徒这次起义的密尔扎·扎尼，他在论巴布教徒起义《努克达特·卡沃》(Нуктат-эль-Каф) 一书中写道：早在1847年在津章地区已有数千农民是毛拉·穆罕默德·阿里的信徒了②。到了1850年春天的时候，在津章及其邻近地区内，毛拉·穆罕默德·阿里的信徒已达一万

① 对外政策档案，外交部办公厅卷。与德黑兰往来公文。1850年，第133日，第103—105页。

② 《基塔布·努克达特·卡沃》，E.G.布朗编辑，来顿—伦敦1910年版，第126页。

五千人，毛拉·穆罕默德·阿里在城市里势力很大。奉行他的指示的，不是巴布教的信徒，而是许多津章的居民。巴布教徒公开准备斗争：储备火药、黑铅和其他军用品。

1850年5月，州长下令逮捕了一个巴布教徒。这便是发动起义的口实。巴布教徒打开了城中的监狱，救出所有的狱囚。后来他们占领了城中的要塞。城市分成了两部分，巴布教徒占领的是东边一大部分，西边的一部分还在他们的敌人手里。诸汗和财主都从巴布教徒占领的城市东部地区逃出。双方都在街道上筑起了街垒和工事。

手工业者和农民是起义的主要群众。除此而外，有很多小商人和低级僧侣积极参加起义。低级僧侣、手工业者和商人的代表人物起着领导作用。商人哈只·阿卜杜拉、铁匠卡节姆和面包师哈只·阿卜杜拉都是毛拉·穆罕默德·阿里最亲近的助手。手工业者为起义者准备武器。积极参加起义的还有妇女，她们在街垒上和男子一样英勇。起义者有一处工事，保卫此处工事的巴布教徒的部队就是由妇女指挥的。

巴布教徒的领袖宣称，他们在建立一个新的、拥有公平制度的将垂诸永久的幸福王国。他们又称，一切巴布教徒都是一个公社中有平等权利的一员，一如在赛赫·塔巴尔西陵墓那次起义一样，一切财产宣布公有。

自五月底起，开始从德黑兰派出军队，前往津章镇压起义。可是开来的军队屡次进攻，都被巴布教徒击退，伊朗国王的军队受了惨重的损失。

在1850年，巴布教徒起义反对官厅的地点不止津章一处，1850年初在伊斯得爆发了起义，领导者为巴布教徒赛义德·雅西·达拉比。这次起义不久便被镇压了下去。但是到了1850年6月的时候巴布教徒又在尼里士（法尔斯）发动起义。为了防止巴布教徒运动继续发展，首相密尔扎·达吉汗在伊朗国王面前主张将巴布处死，在他上国王的报告中，关于这个问题他写道：巴布活一天，他的信徒的起义就一天不停，且能变为全国的革命，结果恺加王朝将被推翻。

1850年7月初，国王下令将巴布由契利克要塞押解到大不里士，即在大不里士枪决了。

巴布虽已处死，并没能使巴布教徒的运动停止下来，津章的巴布教徒继续顽强抵抗。调动了很大的兵力（约兵士三万人）带着大炮去打他们，炮队向市内巴布教徒占领的那一部分大肆轰击。但是尽管炮轰，丧亡惨重，而且饥饿无食，巴布教徒还继续抵抗达数月之久，一直到了1850年12月底，王军才将津章巴布教徒的起义镇压了下去。国王的将领已经答应保全巴布教徒的性命和自由，但是后来等到巴布教徒停止抵抗，缴了械以后，却令兵士把他们尽数杀害了。

1851年初，巴布教徒又在津章活动起来，并准备再发动起义，反对政府。但是他们的力量由于第一次起义的失败，受了挫折。因此官厅很快地便将巴布教徒在津章再度发动的运动镇压下去。

1850年6月，巴布教徒在尼里士掀起了规模巨大的第三次起义。到了这个时候，在尼里士及其邻州的居民无不咬牙切齿地痛恨尼里士州长的贪污和对于居民的残暴压迫和横行霸道。1850年6月，巴布的门徒赛义德·雅西·达拉比在信徒数百人伴随之下来到了尼里士。这一年的年初，

在伊斯得举行巴布教徒的起义，即是由赛义德·雅西·达拉比领导的。赛义德·雅西及其信徒开始在清真寺内宣传巴布教的思想。没有几天，城内及四外乡村的大量居民都投向他们来了。在赛义德·雅西的周围聚有好几千人。州长和其他地方当局在和巴布教徒小有接触之后，便都逃出城去。巴布教徒遂占领了城外的一处旧要塞。

不久，从设拉子派来军队进剿巴布教徒。军队到了尼里士，将要塞包围，开炮轰击。巴布教徒屡出袭击，均被王军击回，巴布教徒伤亡很重。巴布教徒的队伍大多数都是手无寸铁的农民，一见初战不利，遂不免动摇，四散奔逃。手工业者本是巴布教徒历次起义的中坚力量，但在尼里士巴布教徒中的手工业者却很少。王军的指挥部在尼里士又采用了在马赞得朗与津章消灭巴布教徒的得意方法，欺骗他们，答应赛义德·雅西保全他的生命与安全，劝赛义德·雅西从要塞出来。当赛义德·雅西出来之后，王军却攻入要塞将其中的巴布教徒杀尽，一个不留。赛义德·雅西一同被害。州长与诸汗疯狂地处治四外乡村同情过和帮助过巴布教徒的居民。

因为这样处治人民，过了些时，农民又在尼里士地区第二次起义。农民一家一家地抛弃了自己的乡村，逃入尼里士附近的山中。政府调动大军，携有大炮，会同当地诸汗的部队进剿起义者。但是巴布教徒，不论是男的或女的都抱着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从事防御。他们从山上下来，出其不意地夜袭王军，把轰击他们的大炮给破坏了。有时他们抢到的大炮还是完好无缺的。他们把抢来的大炮运到山中，用来射击王军。有一次夜袭，巴布教徒竟潜入尼里士，杀了尼里士的州长。

起义者坚守着自己在山地的工事历时很久。兵士中间有很多同情巴布教徒的，不肯攻打他们。这才派了达拉布、萨普纳特与其他地区的好战的山地部落去攻打巴布教徒。进攻巴布教徒的军队与部队，共达一万人以上。最后，起义者陷于孤立了，他们和附近乡村的联系被切断了。他们的弹药都用完了。尽管如此，他们并不求饶，还是奋不顾身地从事防御。他们有很多人在白刃战中阵亡了，其余的作了俘虏。

镇压这次起义比镇压第一次尼里士起义还残酷。把巴布教徒活生生地烧死，把他们捆到炮口

上开炮射击。一批巴布教徒，其中很多是妇孺，被关在一个山洞里活活烧死了。很多妇女和小孩被卖为奴隶。一部分俘虏送至设拉子折磨拷打，终于至死。

尼里士的第二次起义是农民与手工业者在巴布教徒领导下的最后一次群众性的发动。此后，巴布教徒的运动便失去了群众性。农民与手工业者逐渐脱离了巴布教徒。1852年春，巴布教徒又企图在巴尔福鲁什、津章与阿塞拜疆发动，但不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不久就被官厅镇压下去了。

巴布教的传教士主要是些低级僧侣与商人，他们失去了农民与手工业者的支持之后，遂转而采用恐怖手段。1852年8月，他们谋刺纳歇尔丁王未遂，结果国王仅受了很轻微的枪伤。凶手当场被捕。后来在德黑兰逮捕了同情巴布教徒知名的人数十名。差不多全被判处死刑。

国王害怕巴布教徒报复，企图将镇压巴布教徒的责任转嫁给整个统治上层人物，下令将判处死刑的巴布教徒分配给各宫廷侍臣、各部大臣、各乌拉马与其他权势煊赫的人物。让他们亲自处治

巴布教徒。在处死巴布教徒以前，百般地折磨与拷打。有一些巴布教徒脚上用钉子钉上了马掌，有一些则先用刀割，然后往创口里插上燃着的蜡烛和其他种种残毒手段。经过这样的收拾以后才把他们枪决，或用石头砸死，或用乱刀砍死。在德黑兰镇压了巴布教徒以后，紧接着在伊朗全国开始查究巴布教徒，并把他们处以死刑。

巴布教徒的起义是民主主义的、反封建的起义，客观上也是反对外国资本奴役伊朗的。这种起义是由于农民与封建主间的矛盾尖锐化才有可能的，参加起义的以农民为多。起义具有农民运动而非工人阶级领导的特点（地方性、组织性不强、宗教思想等等）。根据这一切便可认定巴布教徒的起义基本上是农民起义，尽管在起义中除了农民以外还有其他阶层的居民。

因为农民由于自己的社会政治发展极差，不能从自己当中推出运动的领导者，所以起义才由低级僧侣和商人的代表人物来领导。

在巴布教徒运动中已有了两种派别的萌芽：一种是由农民、城市贫民、手工业者为代表的民主的、人民的派别，一般是力图消灭封建制度与

剥削的。而第二种则是反映着商人利益的派别，个别地主的代表也接近于商人，这一派的目的仅在于改革现有的制度。到了后来，当伊朗社会经济发展与阶级分化达到了最高阶段的时候，才形成了各个独立的、彼此不同的两个派别——民主主义派与自由主义派（1905—1911 年革命）。

在十九世纪中叶伊朗的历史条件下，废除私人所有制，建立财产公有制的要求是一种乌托邦的要求。但是在这一要求后面却寓有民主革命的意图——就是消灭封建主对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将这些生产资料平均分配给农民。巴布教徒的起义，其进步意义在于他们破坏了封建制度的基础，而为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扫清道路的。

由于伊朗社会政治的落后，而且又有浓厚的中世纪残余渣滓，所以巴布教徒的起义具有很多中世纪人民运动的特点，——如宗教形式、财产公有的口号、幸福天国的幻想等等都是。官方的伊斯兰教寺院阐扬的是封建制度。解决一切社会政治问题时都要引证可兰经与教典。对于身受封建压迫的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宗教是一种最合理

的和最易于接受的一种思想形态。在这些情况下要反对现行的社会制度，根据恩格斯的说法，“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皮”[1]（恩格斯这些话是对德国农民战争说的，对于巴布教徒的起义，也完全可用）。所以巴布教徒反对封建制度的起义也采用了宗教的形式，马克思曾说，东方的所有革命运动都采用了宗教形式，这不是偶然的[2]。

伊朗巴布教徒的起义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席卷东方各国（印度的西帕伊起义、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的革命浪潮的一个组成部分，转而又是十九世纪中叶笼罩着西方和东方的革命危机的一部分。东方的革命运动是由于封建制度矛盾的尖锐化的结果，由于外国资本侵入东方各国而封建制度矛盾加剧的结果。

巴布教徒的自发性与组织性不强，它的地方性，各省起义缺乏联系，都是巴布教徒起义失败

①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40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第 12 卷，第 2 分册，第 360 页。

的基本原因，而主要原因在于缺少一种能清楚地理解运动的目的和任务，并能给斗争指出正确方向的领导核心。巴布教徒起义的命运是证实斯大林同志所说：农民起义“只有在和工人起义结合起来并由工人领导的时候，才能取得胜利”[1]的很多历史范例之一。

十九世纪下半叶外国资本之渗入伊朗，和它对于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却愈来愈加紧了。大部分伊朗商人全成了外国资本的代理人与中间人，换言之就是变成买办了。国家的独立，和外国列强势力作斗争以及现行制度的根本改变，这对于买办说来是格格不入的。巴布的一个门徒——比哈乌拉是这部分商人的思想家。他把巴布主义学说中的全部革命民主因素都给抛弃了。他坚决反对革命与革命的斗争方法。他在给国王的奏议中，千方百计地证明他和他的信徒——比哈分子才是国王的忠顺臣民，他斥责一切反对当局的言论，他的学说和政治并无任何关系，他所抱的目的仅在“净心诚意”等等。他宣称，只有和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00页。

平宣传才是比哈主义的武器，而不用强迫作法。比哈主义坚决地保护私人所有制与社会上人类的不平等。比哈乌拉因为代表买办的利益，反对伊朗民族独立。他宣称：谁也不该以爱自己的祖国而自豪，所应爱者不是自己的祖国，而是全世界。因此，比哈分子主张消灭国界，用世界语组织全世界的统一政府。他们宣扬宗教与科学有统一的必要性，以及其他反动思想。

比哈主义是买办的思想，它是为外国资本的利益服务的，背叛民族独立的斗争事业的，背叛消灭封建制度的斗争的事业的。比哈主义和它的世界主义思想以前是到现在还是帝国主义对伊朗政策的武器。

巴布教徒一再起义，乃伊朗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的明证。较有远见的一部分统治阶级已经理解改变现况的必要性。他们看到如不改弦更张，则农民与城市居民新发动的真实危险性依然存在，伊朗势将日愈沦为欧洲列强的附属国家。因此在统治阶级中出来了不多的一批人，认为国家有进行改革的必要。对这种改革特别关心的是和市场与商业相结合而不属于封建贵族以内的那些地主。

纳歇尔丁王的首相密尔扎·达吉汗就是这部分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按照他的出身，并不是封建贵族。他的父亲起初是一个厨师，后来做到了穆罕默德王的首相的管家。

在阿·斯·格利包耶道夫被害之后，密尔扎·达吉曾任科斯洛埃斯·密尔扎代表团秘书到达彼得堡。一直到了1843年，国王才赐以汗的称号。后来密尔扎·达吉汗任伊朗代表团团员参加过解决伊朗土耳其边境纠纷问题的爱尔捷鲁姆会议的工作。在密尔扎·达吉汗驻在土耳其的时候，他考查了当时土耳其政府改革的情形，并得出一个结论：伊朗图强也非改革不可。他从土耳其回国之后，被任为阿塞拜疆的大臣，而阿塞拜疆的统治者是年轻的纳歇尔丁，当时还是王位的继承人。穆罕默德王死后，密尔扎·达吉汗与纳歇尔丁王一起到了大不里士，达吉汗被任为首相兼三军司令，因此赐予封号为阿密尔·尼扎姆[1]。

在密尔扎·达吉汗担任首相时期，他想实行改革，以巩固中央政府的政权，限制外国列强的势

① 阿密尔·尼扎姆爵号，按字译就是“议政公爵”或“管军的公爵”。

力，主要是限制英国的势力。阿密尔·尼扎姆首先着手改革的是军队。他严禁部队及其指挥官的无纪律现象及懈弛行为、严禁盗窃用以支付士兵薪饷的公款等等。

他力图缓和农民的愤怒与不满，乃将诸汗对农民的剥削加以限制，定出一种固定的剥削范围。他制定了计划，规定了农民应缴诸汗的贡赋的数额。他想取消对农民的过分压榨，以免引起农民的起义，而危及整个封建制度。这一方法和密尔扎·达吉汗的其他改革方案，其目的同是为了巩固中央政府的政权，这对于镇压人民起义，镇压不听命令的诸汗的叛变，以及抵抗外国列强对伊朗日愈加紧的压迫，是有必要的。

在伊朗所有的政治家中，密尔扎·达吉汗是最坚决反对英国在伊朗加强势力的一个人。他企图不让外国列强，首先是英国奴役伊朗，并力图恢复它在国内外事务上的真正独立自主。俄国公使朵尔哥鲁基在1849年10月10日曾向内塞罗得报告说，因呼罗珊的大封建主萨拉尔起义，达吉汗深惧英国公开干涉伊朗的内政。英国人利用反动诸汗的分立情绪，一贯地进行削弱伊朗的政策。

1846年，萨拉尔汗受英国人唆使和支持在呼罗珊叛变，此次叛变直到1850年才镇压下去。据朵尔哥鲁基说，阿密尔·尼扎姆曾经说过，我们既不愿呼罗珊成为第二埃及，也不愿让他（指英国人而言）有任何机会干涉波斯的内政[1]。

密尔扎·达吉汗将俯首听命于英国代表的各省州长与国家其他的重要官员撤免，而代以不大附合外国人意旨的人物。而且密尔扎·达吉汗是以主张亲俄知名的，他认为亲俄是符合伊朗的利益的。

密尔扎·达吉汗一意整顿国家的财政，坚决禁止相沿成风的盗窃国家资财，卖官鬻爵，贪污与其他舞弊行为。他裁减冗员，他们在穆罕默德王时代都是高俸厚禄，但实际上不做任何工作的。留用官员，减薪一半。取消了法特赫·阿里王族中很多王子在各省和各州的直接收入，答应改从王库支给他们赡养费。

密尔扎·达吉汗就任首相三年以来，由于实行各项措施，伊朗财政大有起色，预算上没有赤

[1] 对外政策档案，外交部办公厅卷，与德黑兰往来公文，1849年，第178日，第435—438页。

字了。

密尔扎·达吉汗特别注意于国家内部秩序的建立。他禁止各州长不得贪污舞弊，在通商道路上不得有抢劫事故，奖励发展国内工业，尤其是在伊朗筹划自造枪支及其他武器。

同时设法发展国内外贸易。凡阻挠商人经商的各州长与官员都受到惩罚。他下令在首都修建了市场以及一些便利商旅的货栈。他设计将凯列支河的水引到德黑兰，又设计有其他建设德黑兰的一些措施。

密尔扎·达吉汗又竭力推广伊朗的教育，求其普及。他下令，派遣年轻的伊朗人去外国，尤其是去俄国留学，聘请外国的教授和教员来伊朗。他倡导在德黑兰成立了一所高等学校——科学宫，这个学校在他免职之后三个月才正式开办。经他筹划，又在德黑兰发刊第一种报纸。

同时，阿密尔·尼扎姆也企图限制高级僧侣干预伊朗国家事务的势力。当大不里士的大僧侣——大不里士的赛赫·伊斯兰鼓动市民反对阿密尔·尼扎姆及其改革的时候，阿密尔·尼扎姆便下令将他逐出大不里士。阿密尔·尼扎姆又剥

夺了德黑兰的教长楚姆（城中的高级僧侣之一）得在自己清真寺中准许一切企图逃避政府处罚的人利用别斯特①的权利。

这种政策便引起了在穆罕默德王统治时期掌权的高级僧侣和那批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特权、不愿放弃统治与剥削人民老办法的封建贵族群起反对达吉汗。这批怀有不满情绪的人是由纳歇尔丁王的母亲和德黑兰的僧侣头子所领导的。有竭力破坏阿密尔·尼扎姆改革的英国人支持他们和唆使他们，因为这些改革会阻挠英国奴役伊朗。所以英国人力图以自己的傀儡——陆军大臣密尔扎·阿加汗·努利代替密尔扎·达吉汗的首相职位。

利用人民对于现状的不满，僧侣便展开了公开的鼓动，攻讦阿密尔·尼扎姆及其改革。到了1849年3月，阿密尔·尼扎姆的敌人便组织德黑

---

① 别斯特就是在当局不可侵犯的地点隐匿犯人的权利。清真寺伊斯兰大厅、任何一个圣陵等等地方早就是别斯特的地点。有了治外法权之后，外国的大使馆和领事馆成了隐匿所了。往别斯特里一坐，也是对当局的暴力与排挤表示一种抗议的意思。

兰卫戍部队的几团人起而暴动。

没有关着饷的起义士兵将密尔扎·达吉汗的住宅包围了起来，要求国王撤换首相。国王已经打算执行他们的要求了，可是士兵由于劝说而散去了，于是密尔扎·达吉汗在这一次还得留任首相。

年青的纳歇尔丁王在实行改革的斗争中起先完全支持密尔扎·达吉汗。为表示他对密尔扎·达吉汗的完全信任，不顾达吉汗出身寒微，将自己的亲姊妹嫁给了达吉汗。可是到了最后，阿密尔·尼扎姆的敌人竟使国王对他发生了猜忌，说阿密尔·尼扎姆想废除国王，夺取王位，他之所以实行改革，目的就在博取居民的欢心，尤其是博取军队的欢心。结果密尔扎·达吉汗便失宠，遭到国王的猜忌。1851年11月，他被免去首相和三军司令的职位，后来充军卡善，1852年1月，国王下令将他在卡善处死。

新首相是亲英派密尔扎·阿加汗·努利，他将密尔扎·达吉汗所创始的大部分改革事业不是废除，就是停办。

阿密尔·尼扎姆的各项改革是一部分统治阶

级巩固中央政府政权的尝试，当时为了镇压人民起义，首先非这样不可。在阿密尔·尼扎姆还未镇压下巴布教徒的起义的时候，封建贵族和高级僧侣对于阿密尔·尼扎姆及其改革只有暂忍于心。可是到了起义镇压下去之后，他们就用不着阿密尔·尼扎姆了。他的改革反映他们的利益的那种社会阶层，还很脆弱，不能十分有力的支持他反对内部敌人和英国人的阴谋。因此阿密尔·尼扎姆及其有进步意义的改革遭到了失败。

巴布教徒起义既经破灭，而阿密尔·尼扎姆的改革又告失败，于是伊朗国势日衰，为后来外国资本得以插足伊朗，把伊朗变成半殖民地创造了便利条件。

封建贵族完全将政权把持在自己手中，不但与人民群众为敌，而且与统治阶级中主张实行改革和限制国内的外国势力的那些阶层也极不相容。当国王和封建贵族遇到一方面是来自外国列强的要求、另一方面是来自人民与统治阶级中进步分子的要求的时候，总是答应外国列强的要求，而不同意人民的要求。早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初期，封建上层分子就有与外国结成同盟以反对人

民群众的打算，到了二十世纪初终于实现。

外国列强中在伊朗特别扩张势力的是英国与沙俄。其时，英俄的互争雄长亦愈演愈烈。彼此角逐的地方不仅伊朗，而且还有近东和中东的一些国家（土耳其、阿富汗），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是其明证。

当英俄在亚洲角逐日益剧烈的时候，一向视作是入阿富汗与通印度西北要道的咽喉的赫拉特问题依然特别为英国所注目。

英国之所以参与这次战争，意在将土耳其收归掌握，把黑海区域控制在手，并把俄国从高加索、南高加索和南里海地区排挤出去。事实上并没有一个国家威胁到印度的安全，英国人却硬说对于印度国防上有必要，拿这种说法来掩饰，无非企图也把伊朗、基发、布哈拉收归掌握而已。英国人在他们的侵略计划中，意图利用赫拉特为进攻伊朗及中亚细亚的根据地。

1853年1月，英国驻伊朗公使喜尔使用强暴和威吓的手段，强迫国王的政府出了字据，放弃征服赫拉特的企图。英国人企图用这种方法巩固自己独霸赫拉特以及阿富汗全境的局面。

在克里米亚战争的前夕，以及在战争时期中，伊朗政府曾企图利用英俄之争，制止英国骎骎日上的扩张，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伊朗怀着这种目的，早在1853年7月，战争未开始以前，就和俄国开始谈判缔结军事同盟。但是，由于英法的压力，而俄国又不愿与伊朗缔结军事同盟，谈判遂未达到缔结同盟的目的。1854年，伊朗正式宣布对于克里米亚战争严守中立。

但是在战争时期，伊朗国王却决意利用英国正和俄国相持无暇他顾的机会，再征赫拉特，不让爱弥儿·托斯特·穆罕默德和英国人占据赫拉特。英国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使伊朗国王不能出征赫拉特，但是这一次却没成功。英伊关系急剧恶化。

1855年末，英国驻德黑兰公使麦累，明知英国人再阻止不住伊朗军队进军赫拉特，乃宣布断绝英伊外交关系。因为英国使馆秘书伊朗的臣民密尔扎·哈希姆的关系，英国公使和伊朗首相之间发生了冲突，这次冲突遂成为断绝外交关系的表面理由。1856年初，伊朗军队由马什哈德进军赫拉特，至这一年5月将赫拉特包围。到了1856

年 10 月，伊朗的军队才攻下了赫拉特。

差不多同时，英国发动了反对伊朗的侵略战争，1856 年 11 月 1 日英国在印度的政权对伊朗宣战。在波斯湾出现了英国舰队。12 月 4 日英国人占领了哈拉克岛。12 月 10 日占领了布什尔港。到了 1857 年 2 月，英国军队又由布什尔进军鲍莱兹根。但是在库沙布城下打了一仗之后，他们将军队又退回去了，因为他们决定的是要在卡隆河流域开始前进。1857 年 3 月末，英国人先行轰击，然后占领了穆罕麦拉港（今之霍林沙黑尔），军舰载兵继续往卡隆河上游前进。4 月 1 日他们占领了阿瓦士城，但是到了 4 月初就得到消息，说在 1857 年 3 月 4 日，在巴黎已经签订了英伊停战条约了。伊朗方面在条约上签字的是法拉赫汗，他是早在 1856 年英国人占领布什尔之后，被伊朗王派往欧洲试图与英国人缔结协定的。

英国由于内政上的一些原因，又因为在 1857 年 1—2 月间，在印度已经发生骚动（这就是西帕伊起义的先声），迫不得已才匆匆地和伊朗签订了条约。英国在印度的政权陷于窘境，因为英国人可以指靠的许多欧洲军队都已经派到伊朗去了。

1857年，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道："对波斯的战争几乎把孟加拉管区内的欧洲兵全部抽光了的时候"，西帕伊起义就"立刻"[①]爆发了。英国当时必须赶快从伊朗把军队撤回印度。虽然英国人在战争方面是胜利的，可是所订的和约对英国人说来并没有很大的好处，远不如1853年伊朗关于赫拉特所立誓约。当在巴黎进行谈判的时候，英国人遂不得已而放弃了他们的一些要求，例如：不再要求承认他们在波斯湾沿岸的"特殊权益"等等。

英国人于巴黎和约上规定伊朗国王应负担的义务如下：第一，将军队撤出赫拉特及阿富汗其他各地，将来对于这些地方不得再有任何要求；第二，承认赫拉特及阿富汗的独立；第三，若是一方伊朗和另一方赫拉特与阿富汗发生纷争，应请英国调停。英国允许停止军事行动，并从伊朗撤退军队。在1857年英伊恢复了外交关系。1856—1857年的英伊战争是英国在十九世纪中叶在亚洲所进行的侵略殖民政策的一个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252页。

征服小亚细亚、高加索、伊朗、阿富汗和中亚细亚的各汗国，同时也把中国置于附属地位（“鸦片战争”）。伊朗与英国战争之所以失败，是由于这个封建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落后的结果。这次失败促成了把伊朗变为半殖民地的条件。

第十二章

伊朗之变为半殖民地

1856年伊朗之进军赫拉特和紧跟着的1856—1857年英伊战争，是十九世纪伊朗国王及其政府公开对抗欧洲列强的最后一举。此后，便开始了所谓外国资本“和平”侵入伊朗，把伊朗变成半殖民地的过程。伊朗之变为半殖民地，是与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和最后阶段——帝国主义——有着密切关系的。列宁在自己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说明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①。

资本主义成长为帝国主义，还表现在殖民政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80页。

策的改变和资本主义国家对东方落后的国家如中国、土耳其及伊朗政策的改变中，列宁分析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政策时写道："在殖民政策的无数'旧的'动机以外，金融资本又增加了争夺原料来源、争夺资本输出、争夺'势力范围'（即进行有利的交易、取得租让、取得垄断利润等等的范围）……的动机。"① 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开始为世界新的再分割而斗争，因此东方的落后国家成了帝国主义政策的牺牲品。帝国主义时代的开始，是伊朗及其他东方国家历史中的新时代的开始，是外国资本奴役它们新时代的开始——把它们变成了半殖民地。

列宁在分析帝国主义殖民政策时写道："金融资本和同它相适应的国际政策，即归根到底是列强为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分割世界而斗争的国际政策，造成了许多过渡的国家的附属形式。这个时代的典型的国家形式不仅有两大类国家，即殖民地占有国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财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13页。

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属关系的罗网包围着。"[1] 半殖民地国家就是这种过渡的国家的附属形式之一，它们在形式上还仍然保存着政治的独立，而实际上则处于帝国主义列强的附庸地位。伊朗由十九世纪下半叶就开始变化，到了二十世纪初叶，就变成一个典型的半殖民地国家。

由于金融资本的统治和资本输出的斗争，结果遂把伊朗导至前所未有的境地——遍地外国租界，外债累累，外国银行林立。同时也开始把国内农业适合帝国主义国家的需要——把伊朗变成它们的农业原料产地。

金融资本为瓜分世界，为夺取新市场、原料产地和资本输出范围的斗争，使英国和沙俄在伊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竞争愈烈。由于资本在世界各国不平衡发展的规律，以至在十九世纪末叶，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初叶，在东方和伊朗出现了一个新帝国主义强盗——德国，它用尽全力谋求剥削东方各国人民的机会和权利。伊朗各族人民亦在其剥削之内。同时又出现了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

(1)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77 页。

美国，它也和德国一样，力图参加对伊朗的殖民掠夺。由于这种情况遂使俄英在伊朗角逐的形迹益加彰明，而对于国内政治的发展也有了影响。

因为伊朗变为半殖民地，所以国内的封建残余，结果也保留下来了。在这个期间，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伊朗当权的反动封建上层分子的同盟，就在共同剥削伊朗人民的基础上完全形成了，伊朗当权的反动封建上层分子遂一变而为外国资本的代理人。

帝国主义时代来临的特征是民族压迫愈甚，财政资本一心想破坏东方各族人民的独立，使之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隶属自己，伊朗也在其中。当然这不能不引起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各族人民的反抗——伊朗和东方其他各国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运动。

在世界历史新时期，伊朗历史的特有的总趋势就是这样。

从经济上压榨伊朗，从政治上奴役伊朗，外国租让权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英国的电报租让权开了伊朗外国租让权先声。当1851—1859年印度发生西帕伊起义的时期，英国感到有和印

度建立经常的、有效的通讯的必要。英国人力求在伊朗获得电报租让权，目的在于巩固自己对于印度的殖民统治，同时为了加强伊朗对于英国的依赖性。

1862年12月17日，1865年11月23日及1872年12月2日，英国人曾经强迫伊朗签订过三次英伊电报租让条约，英国的印欧电报局根据签订的条约，得到了（由伊朗政府付款）哈涅根——德黑兰——布什尔电报线敷设和使用的租让权。这条电报线在布什尔和法奥——查斯克——马斯喀特——卡拉奇的英国海底电线相接。

印欧电报局根据1868年4月2日的租让条约，由查斯克敷设地上电报线通至卡拉奇。

1868年1月11日，伊朗政府被迫不得不把毗连俄国国境的楚尔法通至德黑兰电报线的敷设和使用租让权让与印欧电报有限公司（设在柏林、彼得堡以及其他等地的西门子和加尔斯凯兄弟公司），这是伦敦——多尔恩——华沙——敖德萨——梯比里斯——楚尔法的电报线（印欧电报公司同时与德国和俄国的政府也签订有在德俄境内敷设电报线的协定）的延续线。

后来又于1901年8月15日签订了一个协约，伊朗政府同意在英国人的领导下，并用英国的借款，于德黑兰——布什尔线外接修通俾路支的电报线，此线所经的地方为伊斯得和克尔曼而通至英领俾路支的边境。这条线后来也交给了印欧电报局管理。所有的电报线都归英国人管理，主要在保证英印间的联系，时常不收当地拍发的电报，可是这些电报线的敷设费大部分是由伊朗担负的。英国在伊朗境内敷设电报线，本是为了在伊朗领土上实现帝国主义的利益，可是伊朗由于敷设这种电报线到了1869年末，却欠下了英国四万七千多英镑，后来伊朗经二十年之久才还清此债。电报线归由享有治外法权的英国人管理，所以电报线也就是巩固英国在伊朗政治势力的工具。于是伊朗的电报局遂成为避罪的别斯特和在伊朗广阔密布的英国间谍网了。

1872年7月间，英国人强迫伊朗国王政府给了英国的臣民男爵路透以七十年为期的租让权。路透得到了建筑铁路，开办电车，开采石油以及除金银和宝石以外的其他矿产，采伐森林，开凿运河、水井及兴建一切水利工程等等的独占权。伊

朗政府作价二万英镑，即将管理伊朗一切海关的权利让给路透，为期二十五年，将来开办银行，建筑公路，敷设电报线，开办工厂的租让权也要首先让给路透。伊朗政府同意免费供给路透一切所需土地，供应他的企业所需人力，还保证他获得定额利润。承租者是免缴国内外一切关卡捐税的。路透获得这些好处，仅由租借企业所得纯利中提交伊朗政府15—20%。实际上伊朗国王许给路透的租让权，等于在今后的七十年内把国家的全部天然富源出卖给了英国，甚至象刻松公爵那种死硬的帝国主义者，对于这样的租让权也说："当租让权公布了的时候，无不认为这是一个完全的、最稀有的一种让渡，把国家的一切工业命脉都让渡给外国人之手了。"①

对于这次交易，甚至伊朗国王的近侍也都异常愤怒，提出抗议，更不用说其他各阶层的居民了。由于国内反对的结果，再加以沙皇外交上的干涉，伊朗国王遂不得不很快地宣布将这种租让权取消。

① 乔治·刻松《波斯与波斯人问题》，第1卷，伦敦，1892年，第480页。

伊朗国王受英国人的逼迫，乃于1889年给了路透开办波斯帝国银行的租让权：这一租让期限定为六十年，以赔偿其因取消1872年租让权所受的损失。银行有发行货币的独占权，这种货币应通行全国，人人使用。

伊朗的国家收入和海关的税收等等，都是存入英国银行的活期存款帐上的。银行把伊朗的造币厂把握在手中，外汇的行情也由该行规定。此外，银行又得到了开采伊朗国内矿物富源的独占权，并得转让这一特权。波斯帝国银行执行伊朗国家银行的职能，享有伊朗国家机关的权利，但实际上却属英国人管辖。银行董事会设在伦敦，银行不受伊朗法律的制裁。银行不久又设立了分行，几乎伊朗所有的大城市都设有它的分行，因此对于国内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具有莫大的影响。这个波斯帝国银行除执行国家银行的职能以外，对于私人也发放贷款，并办理私人存款等事宜。因为享有种种特权，所以银行应将纯利缴付伊朗政府，但只不过6%。波斯帝国银行实际上是英帝国主义奴役伊朗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英国人根据路透的租

让权，又在伊朗的南部建筑了许多铁路（德黑兰——库姆——苏丹纳巴德线，德黑兰——伊斯法罕线以及其他等线）。1888年，英国“林茨兄弟”公司，又获得伊朗唯一可以通航的卡隆河上的航行权。1890年又把在伊朗全境买卖和制造烟草的租让权让渡与英国“塔尔博特”公司。由于人民的不满，这个租让权在1892年被取消了。此后，英国人迫使伊朗政府以南伊朗海关的税收作抵押，向波斯帝国银行借款五十万英镑，作为违约金赔偿该公司，借外债款额之巨为以前所未有。

1901年英国人利用讹诈、恫吓、行贿收买种种手段，逼使伊朗国王政府给了英国臣民达尔赛在伊朗境内——除伊朗北部各地区以外，独占开采石油资源的租让权。英国人在伊朗夺得伊朗全境四分之三拥有作为国家主要富源的大油田地区的租让权，而英国人在伊朗所用之款实属微不足道。承租人应当在开采石油公司成立之后，支付伊朗政府现款两万英镑，而且尚非一次付清，公司再以二万英镑的股票送与伊朗政府，每年再给以经营石油所得红利16%。又因租让地区内土法开采的石油井完全转让给达尔赛的缘故，每年再付给

两千土曼。后来这种租让权作为英国人奴役和掠夺伊朗的主要工具，有了巨大的意义。一直到现今英国的石油租让权还仍然是英帝国主义在伊朗的最重要阵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在伊朗的投资总共九百六十万英镑。在鱼肉伊朗、使之变成为半殖民地方面，英帝国主义起着主要的作用。英帝国主义者力图独专其利，由它一国剥削和掠夺伊朗的天然富源和伊朗的人民。但是挡在英帝国主义实现这种掠夺企图的道路上的还有沙俄，俄国的资本家是一心不让英国在伊朗实施垄断统治的。

沙俄的势力首先在伊朗的军队中得到了巩固。

1879年，俄国总参谋部中校多门托维茨率领哥萨克军官三人、士兵五人到了德黑兰。他们根据伊朗国王的请求，在德黑兰仿照哥萨克团的样子，编练了正规骑兵团，后来扩大为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又扩充为师。指挥波斯哥萨克骑兵旅的是俄国的军官，多半是参谋部派来的上校。俄国军官-教官们在旅内也都占有其他指挥职位。伊朗的军官、军士甚至旅内有些普通兵也都

是伊朗各汗的子弟。哥萨克骑兵旅在伊朗很快地成为唯一的有纪律、有战斗力的正规部队，并且起了独自一派的军官养成学校的作用。

俄国的资本家也从伊朗国王政府获得了许多租让权。1879年伊朗政府给了俄国公司在伊朗北部修建亚斯特拉巴至切歧斯利亚尔的电报线的租让权。这路电报线设好以后，用俄国职员管理。

1888年渔业家里亚诺佐夫得到了在里海由阿斯达拉到阿特里克的伊朗领海上经营渔业租让权。

1890年俄国的资本家波辽科夫在伊朗开办波斯信贷银行，初步的业务是以货物、动产、有价证券抵押贷款，以及贵重物品的贴现。

信贷银行是与沙俄政府有密切联系的。伊朗政府都是通过该银行从俄国得到借贷款项。在伊朗英国银行和俄国银行之间彼此角逐甚为剧烈。

波辽科夫于1891年又由伊朗政府获得了办理保险及运输事业的租让权。根据这个租让权，设立了一个公司，名为“波斯运输局”。这个公司在里海备有轮船，办理航运（“高加索麦尔库里

轮船公司”，“希望轮船公司”，“俄国轮船公司”等等)，还得到修建及使用恩齐列港口的租让权，此外又建筑了许多公路（恩齐列——德黑兰、德黑兰——哈马丹、阿斯达拉——阿达比尔、德黑兰——美舍杰谢尔、阿什哈巴德——库羌)。英国政府和沙俄政府签订了条约，约定在伊朗国内自己不修筑，也不准别人修筑铁路。英国是反对在伊朗修筑铁路的，第一是因为力图防止其他列强向印度发展，保持自己在印度的垄断的殖民统治。于是伊朗为了迎合帝国主义分子的欢心，遂丧失了建筑铁路的权利。

1900 年俄国借款给伊朗二千二百五十万卢布。这笔借款以伊朗北部海关收入作抵押，其条件是：以此笔借款偿清英国 1892 年借给的五十万英镑的借款，今后只向俄国借款，并将伊朗不修建铁路的誓约展期十年，展至 1910 年。1902 年伊朗又由俄国借到一千万卢布的借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俄国在伊朗的投资总共约一亿六千四百万卢布。

除了英国和俄国享有租让权外，伊朗政府还许给其他欧洲国家的一些代表以租让权。1898年，

把筹备海关的事交给比利时人办理，后来连邮政也交给了比利时人了，比利时人遂控制了伊朗全部财政。1907年，希腊公司得到了砍伐森林的租让权。伊朗国王把国内一切能卖的都卖给外国人了，甚至把考古发掘的专营权（1900年让给法国人）以及开设赌场的租让权（1880年让给了比利时人）也卖出去了。

十九世纪下半叶，伊朗与欧洲国家的对外贸易大大地增长了。欧洲的商业公司以及分公司分布在伊朗各主要都市及各地区。

在二十世纪初，英俄与伊朗分别签订了海关协定。这个协定更大大地给英俄货物输入伊朗打开了方便之门。伊朗和英国通商经常是入超，英国人输入伊朗的货物比输出的货物多三倍，由于有英国输入工业品的竞争，摧残了伊朗的手工业和家庭工业，又扼杀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伊朗新产生的民族工厂。伊朗和英国贸易的赤字，结果耗尽了伊朗的储备金，又断送了伊朗的经济命脉。而在同一时期沙俄由伊朗输出的货物却较输入的多得多。由伊朗输出的货物，销售在俄国的约占三分之二。由俄国输入伊朗的货品，

多半是糖和其他对于伊朗居民的主要日用品。因为俄国货物的质量好，一向都极受伊朗的欢迎。伊朗与俄国的贸易，对伊朗具有极重要的意义。伊朗北部各地区在经济方面和俄国是有极密切的联系的。由于对外贸易日盛，同时也加强了它与伊朗农业上的联系，农业符合伊朗出口的需要。伊朗北部各省是供给俄国大米、干果以及棉花的地方。

伊朗经济的依赖性加甚，它的政治依赖性也随而加深。外国列强的代表，特别是英国人，为了削弱伊朗，支持伊朗国内的分裂和各个封建主的分立主义。英国人在南伊朗抛开国王政府，而和南伊朗各汗签订条约，送给南伊朗各汗补助金，供应他们武器。

伊朗国王和他的各部大臣、各州长以及封建诸汗，到了二十世纪之初，都变成帝国主义国家的爪牙了。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伊朗的封建上层分子结成了联盟，来巩固封建贵族的地位。

伊朗国王在国外住了些时之后，决意稍事改革，也不过是从表面上将国家机构及宫廷欧化了一下。新设了一些部（内政部、司法部、教育部、邮电部）。为封建贵族的子弟开办了几处学校。

这些学校培养的主要都是军官。宫廷近侍的服装稍加欧化。也曾企图改革司法制度——限制教典法院的权力。在著名的伊朗史学家萨尼·多拉的主持下创办有书籍印刷所。

这种改革，除了给伊朗居民增加税捐负担以外，并没有什么好处。在宫廷实施一些欧化办法和限制僧侣的法院权力的企图，只激起了宗教人士对于国王的反对。伊朗国王所实行的欧化伊朗的措施，并没有动摇伊朗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封建基础，反而更便利了殖民主义的外国人，使得他们能渗入伊朗。

外国资本在伊朗地位的巩固，结果使落后的封建政治制度得到保留。外国帝国主义者势力的增长以及伊朗之变为半殖民地附属国，同样严重地影响到伊朗的经济及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广大人民群众的情况更加恶化。除了封建剥削以外，还加上帝国主义的剥削。苛捐杂税的名目愈来愈多。

由于农业和对外贸易的联系加强，和适应于市场的需求，遂使地主开始大量掠夺农民的土地，以图扩展他们的耕地面积。有些大封建主和高级官僚利用他们的政治统治地位，把大量的土

地集中在自己手里。例如，有一个恺加王朝的王子吉尔里·苏丹，拥有二千个庄子，庄子里的居民就有五十万人。

外国资本及封建制度在伊朗的统治，形成国家工业发展上几乎不可克服的阻碍。因此商人、高利贷者、僧侣、富有的官吏，象从前一样，多愿拿他们的积蓄从诸汗和伊朗国王手中购买土地，而不肯用来办工业企业。至于伊朗国王，也是一意想充实自己的国库，开始大卖国家的土地(халисе)。所有买来的土地用来生产出口需要的农产品。在农民所受剥削非常残酷的情形下，投入土地上的资本，比经营任何工业企业，甚至商业，所获的收入都多得多。这就是说，到了二十世纪之初，新型地主的土地特别多起来了，这类地主并非封建贵族，而是与国外市场有联系的。此时旧的采邑的土地占有正处在瓦解的阶段。土地正由封建贵族采邑所有者的手中转到商人、僧侣以及官吏组成的“非贵族出身的”地主手中。结果到了二十世纪之初，相当大一部分大中商业资产阶级就特别和封建土地占有结了不解之缘。

新地主在原来封建的基础上剥削农民更加残

酷。由于为商业服务的农业及地主耕地面积的增长，于是采用农民劳役制的地方日广。新地主加多了农民的实物和金钱的负担。他们迫使农民不种旧的农作物，而改种新的农作物（棉、米、烟叶等），把肥沃的土地收归自己耕种，把坏的土地留给农民。货物-金钱关系和现金苛捐杂税的增加，结果遂使高利贷者更加鱼肉农民。而且高利贷者常常就是地主。在这种情形之下，放高利贷的地主就更能加重农民的劳役及其他负担。封建农奴制的剥削和高利贷的剥削错综交织。农民失掉了一切政治权利，就更不用说了。

伊朗的农民在这种封建的和帝国主义的惨重剥削之下，于是家家破产，人人穷困。手工业者也同样遭到了破产。国家又发生周期性的饥荒，如1860—1861年、1869—1872年、1879—1880年和以后的年代都曾发生饥荒。1869—1872年的饥荒特别严重，伊朗在这次饥荒中人民饿死的约占全国人口的10%。

破了产的及贫困了的农民与手工业者，大量逃亡到俄国的南高加索及里海东岸谋生。十九世纪之末，二十世纪之初，每年由伊朗到俄国去谋

生的将近二十万人。虽然在巴布教徒运动之后，伊朗在十九世纪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人民起义，可是由于人民群众的不满，时有自发的骚动，即如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在德黑兰及国内其他许多地区都曾发生过骚动。

在伊朗新兴起的资产阶级及自由主义的地主中的进步人士，认识到伊朗国王的政策是一种亡国政策，到了十九世纪之末，在这些乐意稍施改革的居民阶层中间，就产生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思想。民族意识的觉醒，首先见于伊朗国内外知识分子的活动。在国外，特别是在俄国的学校内受教育的伊朗人的人数大大增加了。在国外，在欧洲及在亚洲各国（土耳其、印度等），居住着很多来自伊朗的侨民，其中有些是逃避伊朗国王政权通缉的拥护改革和政治改造者。

此时伊朗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马尔科姆汗，他曾在巴黎受过高等教育。马尔科姆汗由欧洲返国后，在德黑兰建立了好象共济会会所一样的所谓“不注意的屋子”（«Дом забвения»）。马尔科姆汗在他所成立的协会里宣传君主立宪及保障人权和所有权的思想。当宫廷

中知道了马尔科姆汗宣传的消息后，伊朗国王便派他为驻伦敦大使，名升暗贬地把他逐出伊朗。马尔科姆汗在伦敦和伊朗因政治关系流亡在外的侨民取得联系，继续进行伊朗的改革宣传。不久，他的大使地位又被撤免，但是他仍然住在伦敦。马尔科姆汗在1890年用波斯文发行了一种报，名为《法言报》，在报上严厉地批判伊朗国王的专制政体及其对外国人让步的政策。在报上宣传在伊朗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及实行资产阶级改革的“真理国家”的思想。马尔科姆汗同时还写了一些讽刺性的剧本，打击伊朗国王的执政大臣及官吏的违法乱纪和出卖国家。剧本还讥笑伊朗国王宫廷中的各种制度。

马尔科姆汗的报纸及剧本，秘密运到伊朗，在伊朗极受人民的欢迎。一些进步的伊朗知识分子小组围绕着马尔科姆汗和他的报纸聚集起来。伊朗国王的政权禁止马尔科姆汗的报纸和作品，并且究办他的志同道合的人。

十九世纪末叶，在伊朗也象在近东和中东其他国家一样，特别是在僧侣和小资产阶级当中曾经广泛的展开了大伊斯兰主义思想的宣传，也就

是要把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合并为一个统一的伊斯兰教帝国，拥戴一个最高哈里发。在当时，大伊斯兰教主义者所反映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外国资本奴役伊朗和其他东方的伊斯兰教国家的抗议，号召伊斯兰教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抵抗外国人的斗争。伊斯兰宗教就是他们团结的工具和旗帜。而且大伊斯兰教主义者主张保留封建的制度。列宁评论大伊斯兰教主义，认为它是试图"利用反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来巩固可汗、地主、毛拉等地位"① 的一种思潮。后来大伊斯兰教主义却变成了土耳其及其他伊斯兰教国家反动统治集团以及德国、英国及美国帝国主义者的思想武器了。这些帝国主义者想以大伊斯兰教主义的宣传，掩护他们在东方的侵略计划。大伊斯兰教主义的创始者是赛义德·扎马尔丁·阿富汗，他生于阿萨达巴德，他曾到过阿富汗，在六十年代作过阿富汗的首相，又到过印度、阿拉伯、埃及、伦敦、巴黎、莫斯科、彼得堡。扎马尔丁与阿拉比总督所领导的埃及民族主义者有联系。扎马尔

---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275页。

丁设立了大伊斯兰教主义协会于麦加，目的在召集来自全世界的穆斯林的代表选举驻在君士坦丁堡或驻在库孚的最高哈里发。他应伊朗国王纳歇尔丁的邀请，来到了伊朗。但是伊朗国王与主张必须改革的扎马尔丁之间不久意见就发生了分歧，结果在1890年底扎马尔丁就被押解出境，押往土耳其。扎马尔丁的信徒，本来就不满意于伊朗国王，由于放逐了扎马尔丁，于是反对伊朗国王更加厉害。

1891年，在伊朗发生了人民群众反对烟草租让权的运动，因1890年英国"塔尔博特"公司得到租让权，烟草的收购、加工和出售全归该公司垄断了。烟草的种植和吸食在伊朗是极其普遍的。英国公司的人员，他们给广大居民阶层办事的态度非常高傲，不顾当地的风俗和习惯，对于种植烟草的人吹毛求疵，百般欺凌。烟草租让权直接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人民反对这种租让权比别的租让权都尖锐、坚决。早在1891年，在伊朗就开始有反对烟草租让权的鼓动。在大不里士、伊斯法罕、设拉子以及伊朗的其他城市，举行了反对租让权的人民群众大会及游行。发现了传单，

号召大家起来去作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传单上说伊朗国王政府是卖国政府，并且还说伊朗国王正在标卖祖国。1891年底，最高僧侣颁布了一件关于在租让权撤销之前，禁止吸烟的教令。所有的烟店全都关闭了。居民执行这个命令非常认真，德黑兰收到教令之后的第二天清晨当伊朗国王吩咐人取水烟袋时，宫人对国王说，现在宫内已没有烟丝了，因为烟丝已经完全销毁了。

烟草完全没人去吸，而反对租让权的游行更扩大了。游行的人们的情绪从游行时散发的传单中可以看出，传单写道："咳！信仰主宰的人们！穆斯林们！烟草租让权断送了！卡隆河断送了！糖的生产断送了！阿瓦士铁路断送了！银行来了！电车来了！国家断送给外国人手中了！伊朗国王不关心我们的利益！我们把国家大事拿到我们自己手里！"，在德黑兰伊朗国王的宫前，发生了群众的示威游行。国王为了驱散示威游行，出动了军队。在德黑兰和其他城市发生了冲突。有被打死的，有受了伤的。但是，抗议运动仍然继续着。波斯帝国银行的英国股票，跌价一半。国王在展开的人民运动的压力下，乃不得不于1891年

12 月 28 日声明废除烟草租让权。

伊朗的反烟草租让权的抗议运动，是巴布教徒起义以后的第一次广泛的群众运动。但是，这个运动与巴布教徒起义是不相同的，这次运动是直接地公开地反对外国人的运动，首先是反对英帝国主义者的运动。

废除烟草租让权之后，国王政权对于运动参加者的压迫更加严厉了。因而在德黑兰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抱定目的狙杀伊朗国王。1896 年 5 月 1 日，赛义德·扎马尔丁的信徒密尔扎·李查·克尔曼把纳歇尔丁王杀死。被害国王之子穆扎法尔丁继承王位。

虽然杀死纳歇尔丁王，但这也同大伊斯兰教主义者及马尔科姆汗的信徒的活动一样，结果对伊朗的内外政策并没有引起任何的变动。主持政权的仍然是以恺加王朝为首的封建贵族。新王穆扎法尔丁不过更换了几个部的大臣及州统治者。此外仍然继续了他父亲的反动政策。穆扎法尔丁在外国代表的势力的协助下才继承了王位，由于穆扎法尔丁的登极，外国代表在宫廷内的势力更加扩大了。

帝国主义列强在新王在位的时期，奴役伊朗过程更加加强。人民的不满及各族人民的骚动也在继续增长。

第十三章

1905—1911年的伊朗革命

人民的不满溃决为自发的骚动，这种骚动，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几年，差不多每年都有发生。1900年6月，俄国驻德黑兰公使向本国报告说："上层和执政集团的为非作歹，贪婪无厌，实为波斯居民中对政府隐含着不满情绪的无穷泉源，再加以低级阶层没有保障，于是这种不满情绪就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发泄于外。"

1900年由于德黑兰和其他伊朗城市发生饥荒，因而引起了骚动和混乱。1901年8月，德黑兰又发生了骚动。这几次的骚动是由于人民对于声名狼藉、出卖国家利益给外国人的首相阿明·苏丹的不满，以及海关上比利时税务官员抬高食品价格所引起的。

1903年在德黑兰、大不里士、伊斯得及其他

各城市有过反对关税协定和新税率的发动。僧侣率领着大不里士人要求国王废除关税协定，驱逐阿塞拜疆海关税务司比利时人普利马，遣散在邮政、电报机构中服务的一切非伊斯兰教徒，封闭教授外国语的学校。这些要求基本上是反帝国主义的，因有僧侣参加领导，因而这些要求遂蒙上某种色彩。

在1903—1904年间，伊朗大闹饥荒，因而囤积粮食、投机倒把、毁坏粮食之风大盛。结果，在伊朗各大城市如德黑兰、伊斯法罕、大不里士、马什哈德等地差不多都引起了各族人民的骚动，即所谓“饥饿暴动”。人民抢了投机商人的粮店和肉铺及仓库。在德黑兰和其他城市到处散有传单，反对阿塔别克·阿扎姆首相，公开骂他侵吞公款，贪污贿赂，是外国列强的代理人。

在这个运动的压力下，国王把阿塔别克·阿扎姆免职，而委任另外一位疯狂的反动分子艾恩·多拉为首相。但是虽然更换了首相，却没有改变王室的政策和国内的情况。因而人民的激愤也就愈来愈高。

1905年11月18日，俄国代办索莫夫自德黑

兰向彼得堡报告说："近来，在波斯的许多城市中，尤其是德黑兰，看得出人民有极端激愤和不稳状态，而以僧侣为甚。……在清真寺和市场上积极地进行着反对外国人的鼓动……外国人在波斯把一切都抢在手中了，而波斯本地人却不得不求乞为生。"索莫夫报道：此时的鼓动，主要是在反对海关税务司比利时人纳乌斯，人都骂他盗窃国库，剥削商人。由于这次鼓动，政府遂不得已而派他出国至土耳其谈判另订波土贸易条约。索莫夫的报告也说到了反对外国银行和抵制英国帝国银行所发行的钞票的宣言，僧侣打算宣布英国银行所发行的钞票是骗人的，叫奉教的人不用它。

索莫夫写道：德黑兰出现了一些有才干的鼓动家，他们"不仅攻讦外国人，而且也非常尖锐地批评伊朗的内政"。其中特别杰出的人物是赛义德·扎马尔，每天聚来听他讲话的达数千人，他在清真寺中演说，攻讦国王和政府，他说："在波斯自古相传的一条法律，就是人犯了盗窃罪的要砍断他的手，但是这条法律只用在穷人身上。凭良心说，如果公平合理地实施这条法律的话，难道不是上自国王下至官吏的手都该给砍掉吗？然而大

家不这样做，这就是波斯所以不幸的缘故。法律对一切人都应该是平等的。”[1] 索莫夫这篇短札显著地证明了1905年伊朗的紧张局势。

到了1905年，人民自发的不满情绪已经表面化了，而且具有组织形式了，在北伊朗各城市，穆扎希德（为正义和革命的事业而斗争的战士）的群众性革命组织已经开始建立。这些组织之所以首先出现在伊朗北部地区，这一事实就说明了是受俄国革命运动的影响，而且伊朗这些地区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俄国革命斗争的影响早在1905年革命以前就已延及伊朗了。这种影响首先是通过在南高加索，主要是在巴库的伊朗侨外工人而实现的。1904年，在巴库的伊朗工人约有七千人左右，占巴库工人总数的22%。

在南高加索，特别是在巴库采油场上的工作，在巴库工人中间，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领导了革命斗争，参加巴库工人的罢工，这一切遂使从伊朗来的工人也向往革命。为了在阿塞拜疆工人中间进行群众工作，早在

① 对外政策档案，外交部外务司波斯科卷，第903号，第191—195页。

1904年的时候就根据斯大林同志的首倡，成立了社会民主派——“古梅特”，领导这个组织的是马·阿吉兹别柯夫和阿·查巴利德节。巴库布尔什维克委员会与“古梅特”组织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伊朗侨外工人自巴库回国，也就把反对国王、反对封建主、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思想带回来了。伊朗因和俄国相邻而又和俄国有紧密联系，这就促成伊朗民主思想的增长和革命运动的发展。

当然，在伊朗的社会矛盾已经是极其尖锐，俄国革命运动对这个国家又有巨大影响的情况下，沙皇俄国对日作战的失败和1905年的俄国革命，便给伊朗革命运动以强大的推动力量。

列宁在《亚洲的觉醒》一文中写道：

“继俄国1905年的运动之后，民主革命席卷了整个亚洲……

“世界资本主义和1905年的俄国运动彻底唤醒了亚洲。几万万被压迫的、沉睡在中世纪停滞状态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要求新的生活，要求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1]

---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447—448页。

在1905年的俄国革命以后，接着伊朗的群众运动就开始了，克尔曼和德黑兰事件是发生这次群众运动的导火线。在克尔曼，官厅对于穆支捷希德家中的别斯特置之不理。州长下令把来此避难的人逮捕并毒打。在德黑兰，因首相艾恩·多拉下令拘捕了若干商人，毒打他们的脚跟。政府当局这种行为激起了人民的愤怒。1905年12月，在德黑兰、大不里士、设拉子和其他城市中发生了群众示威游行和抗议的总罢工，市场都关闭，商店、作坊也都关了门，买卖以及一切经济活动全停止了。游行示威者要求罢免国王的亲戚反动分子首相艾恩·多拉，使其不得治理国事，要求实行改革。游行示威的情形非常剧烈。在德黑兰、大不里士和其他城市的游行示威，结果都和军警发生了冲突。游行示威是由僧侣领导的。

1905年12月14日，政府当局刚想逮捕几个重要的鼓动家，德黑兰最高僧侣就率领着手工业者、商人、神学院学生和毛拉五千人避入德黑兰近郊的阿卜杜尔——阿吉姆王清真寺中的别斯特，他们在别斯特中向人民发表宣言，宣告国王政府是各族人民一切灾难和不幸的祸首。在宣言

中提出要求罢免艾恩·多拉，实行改革，立即召开各族人民代表组成的立法协商会议，此时人民的不满情绪已蔓延到军队中去了。据索莫夫1905年12月30日的短札报道："波斯军队中有个别的部队已经公开声明，如果接到出发镇压僧侣的命令，他们将拒不执行。"①

1906年1月初，穆扎法尔丁王慑于人民运动的高涨，表示让步，他答应开始实施改革，召集由僧侣、商人和地主选出的立法协商机关——"正义院"，把不得人心的德黑兰州长免职，答应惩办鞭打毛拉的克尔曼州长，在德黑兰成立民选委员会，由该会规定食物价格。于是僧侣从别斯特出来，返回德黑兰，到德黑兰的时候，受到了居民热烈的欢迎。

但是国王千方百计地企图延缓履行自己的诺言。直到1906年3月，才由高级官员和穆支捷希德组成委员会，草拟立法协商会议的章程和其他改革办法。但是这个委员会并没做一点事，只不过是派出了一个由七人组成的小组委员会，小组

① 对外政策档案，外交部外务司波斯科卷，第903号，1905年，第277—278页。

委员会实际上也是无所事事。到了1906年上半年过去之后，国王在履行自己的诺言上什么也没有做，这才明白国王是在欺骗人民。

1906年6月和7月，由于王室政权实施背信弃义的策略，德黑兰和其他各城市人民又开始骚动，举行示威游行。在市场、广场和清真寺一聚就是很多人，举行群众大会。当官厅逮捕了一位最杰出的鼓动家赛赫·穆罕默德和其他一些鼓动者时，人群便攻击监狱，企图救出他们。国王再度调动军警镇压示威游行的人民，并曾经向他们开枪射击。于是德黑兰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实行关门罢市，数千群众避入英国使馆花园中的别斯特，商人担负了避入别斯特的人们的生活费。同时，德黑兰的僧侣也离开了首都，到了库姆，表示抗议王室政权的行动，僧侣从那里向国王提出召开国会，罢免艾恩·多拉和其他露骨的反动分子，解雇比利时的海关官员等要求。如果国王不批准这些要求，僧侣即将全体撤离伊朗，以此相威胁。在伊朗其他各城市中也举行示威游行、罢市，居民避入别斯特。大不里士的居民要求在两天内实行立宪，否则起义，以相威胁。人民运动蔓延极

广，已使王室岌岌可危，国王也就不得已而作了让步。经英国代办调停，国王乃和避入别斯特的人们开始谈判。

7月30日，罢免了艾恩·多拉，任命民族主义集团中负有重望的自由主义者纳斯罗拉汗·莫希尔·多拉为首相。1906年8月5日，国王发布命令施行宪法。在这以后，僧侣才由库姆返回德黑兰，英国使馆花园的别斯特也停止了。

这就是说，领导1905—1906年伊朗的立宪运动的是伊斯兰教僧侣，由于国王企图实施新的诉讼程序，在某些伊朗生活方式方面实行表面的欧化，以及其他一些情况，损害了僧侣在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所以僧侣希望利用立宪运动以巩固自己行将丧失的政治权利和特权。

在立宪运动初期，英国人从自己的私利出发，极力利用立宪运动削弱沙皇俄国的地位，因为沙俄的代表对国王有巨大影响。英国人之所以假仁假义地表现自己是立宪运动的拥护者，只不过是想借此巩固自己在伊朗的地位，和沙皇俄国抗衡罢了。实际上英国人是尽力设法保持伊朗政治经济制度的落后性，阻挠民主改革的实施的，因为

民主改革会使伊朗趋于巩固。

1906年9月9日，国王在成立“国民代表大会”（议会）章程和议会选举法上签了字。选举法上规定按照选民等级制度分两级选举。选民共分六级：（一）王子和恺加王朝宗室；（二）僧侣；（三）封建贵族；（四）商人；（五）地主和农民；（六）手工业者。伊朗臣民满二十五岁的有选举权。选举法还规定有财产上的资格：农村居民须占有价值一千土曼以上的土地，商人和手工业者须占有自己开设的店铺。这就是说，法律剥夺了所有的工人、农民、大多数手工业者，甚至一小部分不富裕的商业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妇女也被剥夺了选举权。对于被选举人更附加限制（年龄为三十至七十岁、识字、没有受过控告或有犯罪嫌疑等等）。议员的名额不得超过二百名，而其中六十名须自德黑兰选出。德黑兰的选举结束后，议会即可开始工作，不须等待各省代表到达。各选区应成立各级选民代表委员会，监督合法地进行选举。

德黑兰选举结束后，10月7日伊朗议会隆重地举行了第一届议会会议，不久，各省的议员也陆续到了。第一届议会议员中有封建贵族的代表、

商人、地主、僧侣、若干手工业者和官吏。议会会议是公开的，公众不仅列席会议，而且也参加辩论，提出问题商讨等等。议会会议的总结报告载在报上，市场上也广泛地议论着。议会提出和讨论的问题并无计划，而是自发地无秩序的。辩论往往异常激烈，差不多就要打起来。在第一届议会中的领导作用属于高级僧侣，如果预先未能取得两位最显赫的穆支捷希德——赛义德·穆罕默德·塔巴塔巴依和赛义德·阿卜杜拉·别赫别哈尼的赞同，在议会中任何一个重要问题也通不过。

伊朗第一届议会虽然有些缺点，但按议员的成分，按它的活动的性质来说，比起以后几届议会，总算是最进步的了。就议会成员及其活动便知议会系在革命初期，正当自由主义的地主、僧侣、商业资产阶级同人民的各个民主阶层一起反对国王和帝国主义者的时候成立的。议会成员中多少选入了这些居民阶层的急进人物。此外，越来越高涨的人民运动浪潮也很有左右第一届议会的力量。

1906年，议会的中心工作是制定宪法。宪法草案是在和国王的继承人——反动分子穆罕默

德·阿里作尖锐斗争的情形下制定的。穆罕默德·阿里自1906年秋以来，就因其父穆扎法尔丁王病重，代理伊朗国政，他用尽办法限制议会在宪法上的权利。1906年12月30日，穆扎法尔丁王批准了宪法第一编——《基本法》，所规定的仅是议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此后于1907年10月又经新国王穆罕默德·阿里批准了《基本法补充条款》，这是伊朗宪法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宪法宣布，整个政权出自人民。按照宪法规定，国王权力受议会（伊朗的正式称呼为麦治里斯，即国民代表大会）的限制。议会有批准法律和国家预算及监督预算执行之权。按照宪法，国王只能暂不执行议会通过的法律，解散议会，但如果新选出的议会确认上届议会的决议，则国王即应批准争辩的法律。宪法(《基本法补充条款》)规定不得议会同意，政府不得以租让权让给外人，不得向外国借款，不得缔结条约和协定。除了下院——议会——以外，宪法规定还要成立上院——参议院。宪法规定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以及政府向议会负责的原则。宪法中宣布人身、财产、住宅和私人通信秘密不受侵犯。宪法

规定于教典法院以外，另成立世俗法院。宪法声明人民有受教育、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但不得和伊斯兰教教义抵触。宪法规定成立省和州的“恩楚明”(энджумен)①，其成员由居民直接选举之。十叶派伊斯兰教为正式的伊朗国教。总之，按照宪法，僧侣获有非常广泛的权利。最高僧侣除了监督人民的教育、出版和集会以外，实质上还取得了最高立法机关的权利。宪法规定，根据最高僧侣的提议，设立常设委员会，至少应有高级僧侣五人充任委员，审查议会所提出和通过的法律草案是否符合伊斯兰教的精神。不经委员会事先同意，国王不得批准任何一项法令。僧侣利用自己在立宪运动第一阶段中的领导作用，在宪法上取得了广泛的权利和特权。同时，伊朗宪法却剥夺了劳动群众——一切工人、农民、大多数手工业者以及全体妇女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宪法的实施是反动执政集团和国王方面的重大让步。但是这种让步却被自由主义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利用了。广大人民群众却不得参与国事，剥夺了他们

① 恩楚明即会、议会、委员会之意。——译者

的政治权利。

第一届议会除了通过宪法以外，虽未牵动到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础，却按资本主义精神对国家制度实施了一些进步措施和改革。议会废除了包税制和梯乌尔，也调整粮价和肉价。按照议会要求，政府撤免了反动分子阿西夫·多拉的呼罗珊州长之职，解雇了海关税务司比利时人纳乌斯等，设法成立世俗法院、贸易厅、地方自治局。议会对财政问题特别注意，大大裁减了王室的开支，削减了恺加王朝王子的补助金。议会拒绝再借外债，建议政府募集伊朗国内资金。因此，有些议员提出成立伊朗国家银行的计划，以抵制英国的波斯帝国银行。1907年3月30日，议会批准了国家银行的章程。草案起草者企图用居民认购的办法募集银行资金，但是用这种方法并没能筹得必需的款项。富豪虽然认购，但不缴款。总共才筹得了约五千土曼。企图从国外筹备成立银行所必需的基金也没成功。英国的波斯帝国银行百般阻挠，不愿伊朗国家银行成立。所以成立国家银行的计划未得实现。

议会也曾从事税制改革，接受并处理居民的

申诉等等。

革命鼓舞了广大的伊朗人民群众。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都带着本身的口号和要求走上政治斗争舞台。这种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表现在自发的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壮大，表现在革命的穆扎希德协会的成立，表现在"恩楚明"和费达依(Федай)[1]部队的组成，表现在大量报纸的出版，以及其他形式。

早在1906年，自发的农民运动就开始扩大起来了。自发的农民运动先在伊朗北部毗连俄国的各省份内展开(阿塞拜疆、吉朗、马赞得朗、亚斯特拉巴和呼罗珊)，以后才转到南方各省(克尔曼、俾路支、伊斯法罕等)。农民运动的形式种种不同，最盛行的形式是抗缴税款，拒缴地主对收成的所得份额，不承担各种义务，不服从王室政权管辖。随着革命的发展，农民运动越来越坚决，农民袭击诸汗地主庄园的事情愈来愈多。农民夺取诸汗的存粮，分配给贫民。在伊朗革命的时期，从俄国的外交代表自伊朗给本国的报告中可以找到许多

[1] 费达依是为正义事业，在这种情况下是指为革命事业而准备牺牲自己生命的人。

这类农民发动[1]的材料。虽然在1905—1911年革命这几年中，伊朗各地都发生了农民运动，但总起来说，农民运动毕竟还没有遍及伊朗全境，还没有成为到处争取土地，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形式，还没有在革命中起决定作用。城市在1905—1911年伊朗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远胜于乡村。

在革命年代中，伊朗历史上第一次发生了工人运动。当时主要在小型手工业工场工作的伊朗工人（当时伊朗还没有大工业），处在异常困难的经济政治环境中，无不积极参加立宪运动和一切革命事件（1906年夏天的总罢工、1908—1909年大不里士起义、1919年腊什特起义等等）。早在1906年德黑兰印刷工人就组织了伊朗的第一个工会。从1907年伊朗开始发生工人和职员的罢工运动。1907年3月电报局工人举行过总罢工，

---

① 有很多这种报告经俄国外交部发表在分七次出版的《关于波斯事件外交文件汇编》中（圣彼得堡版，1911—1913年）。虽然在《汇编》中并没列入全部有关伊朗革命的文件，某些文件并没有完全公布，但这部《汇编》毕竟是1905—1911年期间伊朗革命事件的重要资料。

提出增加工资等要求。1908 年在里海上的里亚诺佐夫的渔场中工人屡次发生风潮和罢工，以致官厅不得不派遣波斯哥萨克部队前往镇压。在 1908—1910 年期间，恩齐列港的工人、德黑兰的搬运工人、船夫、车夫、及在德黑兰的印刷工人、电车工人、政府各部的职员等也曾举行过罢工。

伊朗工人积极参加民主革命的穆扎希德协会的组织，按其性质和纲领而言，近似社会民主组织。1907 年在伊朗初次成立了社会民主派别。

穆扎希德协会的组织是不合法的。该组织最初于 1905 年发生在高加索和北伊朗各城市，主要是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商人、下级僧侣、小地主、手工业者、农民，以及工人。穆扎希德组织受俄国革命运动的影响很大，通过"古梅特"组织和南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发生了联系。

根据 1907 年 9 月在马什哈德的穆扎希德组织代表会议通过的纲领，便知该协会的宗旨和任务的梗概。

在这个纲领中提出的要求如下：实施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秘密的选举权；贯彻所谓七项自由，即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演讲自由、集会

自由、结社自由、人身自由和罢工自由；没收国王土地，收买诸汗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改变税制，实施比例财产税；实施免费的普及义务教育和其他民主要求。但是必须指出，由于穆扎希德协会中小资产阶级分子占最多数，所以协会内对于发展革命运动有害的和错误的观点和策略很盛行，如宗派主义、阴谋和个人恐怖。穆扎希德组织过几次暗杀反动分子的恐怖事件（1907 年 8 月，谋杀阿塔别克·阿扎姆；1908 年 2 月谋杀穆罕默德·阿里王未遂及其他事件）。

穆扎希德分子在革命初期就已经组织有革命近卫军志愿武装部队——费达依部队。穆扎希德组织建立的费达依部队，其成员都是农民、工人、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南高加索革命分子在组织费达依部队的工作中给伊朗穆扎希德帮了很大的忙。费达依部队遂成为伊朗革命的主要武装力量。

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政治积极性的成长还表现在成立合法的，往往是由居民中选出的民主革命组织——恩楚明的方式上，这种恩楚明最初是

作为监督公正选举第一届议会代表的一个机构而出现的。伊朗第一个恩楚明是 1906 年末在大不里士成立的，大不里士城区广大居民阶层都分段参加了这个恩楚明的选举。大不里士恩楚明的声势迅速地增长起来，事实上成为由选举产生的非官方的政权机构。阿塞拜疆的执政者——当时的太子穆罕默德·阿里也不得不对它另眼看待。大不里士恩楚明于 1906 年 11 月获得阿塞拜疆执政者方面的承认，仗着广大群众的支持，建立了对于阿塞拜疆执政者的行动的实际监督。在大不里士形成了独特的州长和恩楚明的双重政权。大不里士恩楚明常公开发表反对王室政权的言论，并违反王室政权的意志而自行实施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措施。恩楚明规定了粮食和肉类的固定价格，改革秤法，究办投机商人，没收投机商人囤积的粮食分配给贫民，派遣自己的代表到阿塞拜疆各城市和各区，在市民和农民中间组织革命工作。但应指出，大不里士恩楚明也和很多其他恩楚明一样，按其成员和活动性质来说，还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组织。

1907 年 8 月，大不里士恩楚明拒绝承认国王

新派的阿塞拜疆州长法尔曼法尔马王子到任。大不里士恩楚明经常通过本市选出的议会代表向议会施加压力，要求实行这种或那种进步措施，撤除国家重要岗位上的反动分子等等。俄国驻伊朗公使加尔特维格于1908年8月24日在其给彼得堡的报告中论述1907年7月末大不里士的情形时说："一切权力实际上早就掌握在地方恩楚明之手，这一恩楚明在波斯各地最有威信，并在德黑兰设有分会。所有议会代表都倾听恩楚明的意见。"①

自大不里士成立恩楚明之后，接着伊朗其他各城市和各州中——起初在北部各地区，以后也在南部各地区，也都纷纷成立了恩楚明。如德黑兰、腊什特、马什哈德、设拉子、伊斯法罕、克尔曼、班达布什尔、班达-阿拔斯、赛义斯坦等地都是如此。不久，伊朗各大小都市就没有不成立恩楚明的了。除了成立市和州的恩楚明办理市州的事务以外，还成立政治俱乐部、工会、同乡会以及各种各样的社团等类型的恩楚明。国内成立了

① 《波斯事件外交文件汇编》，第1册，1911年，圣彼得堡版，第264页。

许多恩楚明，仅在德黑兰一地就有约一百四十个类型不同的恩楚明。恩楚明包括极其广泛的人民群众阶层，例如，在治鲁弗特(克尔曼省)成立有自由村民和奴隶的恩楚明，在德黑兰有外国使馆和领事馆仆役的恩楚明，在林戛(在波斯湾岸上)设有孙尼派恩楚明和十叶派恩楚明等等。

反动分子企图利用这种组织形式对抗革命民主的恩楚明。于是开始筹备反动的恩楚明，恺加王朝的王子们成立了"恺加"恩楚明，伊朗许多城市中的地主和巨商也成立了恩楚明。这些恩楚明都和王室政权合作，反对革命民主的恩楚明。

在伊朗革命年代中，报业获得空前广泛的发展。仅在革命的头几年中，即在1908年反革命政变以前，伊朗出版的报纸和杂志已达一百五十种以上。1909年推翻穆罕默德·阿里王以后，国内出版的报纸也在一百种以上。报纸和杂志不仅在德黑兰和其他大省市，如大不里士、腊什特、马什哈德、伊斯法罕、设拉子发行，而且也在许多较小的城市——如哈马丹、伊斯得、克尔曼、阿达比尔、霍伊等地发行。在这些报纸和杂志中，有许多都只是昙花一现，出版若干期后就停了刊。

但也有一些发行达数年之久，并拥有相当广大的读者的。例如，报道议会会议消息的《议会报》，就发行七千到一万份，最受欢迎的一种报纸——《至上天使喇叭报》，印数达五千五百份，大不里士《恩楚明报》印数达五千份。

评论现实政治事件的讽刺幽默报刊在革命年代中销路极广，大受居民欢迎。《至上天使喇叭报》上名为《无奇不有》的讽刺栏特别受人欢迎，在这一栏内经常载有以非常生动的人民语言，针对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伊朗反动制度写得极其俏皮和辛辣的讽刺诗句。《至上天使喇叭报》和其他一些报刊都发表言论反对奴役妇女，反对吸食鸦片等等。从1906年起在梯比里斯，以阿塞拜疆文出版的《毛拉·纳歇尔丁》幽默杂志在北伊朗，甚至在德黑兰都是销路最广的。这一杂志非常通晓在伊朗发生的事件，随时加以评论，因而遂能和以波斯文出版的幽默报刊一样大受人民欢迎。

在总的方面来说，伊朗报章在革命时期对于国内社会政治生活起有重大的作用，对社会舆论的形成影响甚大。报章是民主阶层在反对帝国主义者和伊朗反动派斗争中的有力武器。

由于通过了宪法，实行了一些改革，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的高涨(这反映在工农运动中，反映在穆扎希德的组织、费达依部队和恩楚明的建立中)，于是立宪运动阵营内力量的配置有了改变。由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地主和僧侣组成的自由主义派认定革命任务基本上是完成了，现在只需通过议会继续进行改革就行了。1907 年自由主义派遂逐渐脱离革命，而到了 1907 年 10 月通过了基本法续编以后，就完全脱离了。自由主义者在议会中愈来愈频繁地企图“压制”恩楚明，企图降低它的作用，不准它干预政治。

立宪主义者阵营的分裂，对反动派起了鼓舞作用。帝国主义列强对于伊朗的政策在这个方面也是起了作用的。

沙皇政府同情和支持反动分子穆罕默德·阿里王。

立宪运动刚开始时，英国人极力奉承伊朗的立宪主义分子，意图利用他们来为英国政策谋利益，所以在一定的限度内，表面是支持他们(1906年 7 月在英国使馆的别斯特，英国代办格朗特·达夫出任调停国王和立宪主义分子的谈判)，

事实上英国的政策纯以帝国主义的利益为依归。英国人的意图并不是要巩固伊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而是力图保持并加强伊朗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地位。

英国人早在革命之初，对伊朗的独立就不以为意。1906 年 2 月 10 日，索莫夫就伊朗外交大臣莫希尔·多拉的话在短札中所写出的一件事实可以证明。在 1905 年末、1906 年初期间，英国人力求伊朗政府把波斯湾中亨扎姆岛上的几段土地让与他们，硬说英国电报局很需要这几段土地。伊朗政府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当时英国代办照会伊朗政府说，如果伊朗政府同意将英国所要求的土地让给英国，则英国代办担保亨扎姆岛上的安宁，阿拉伯人不至生事。照会中说："如果波斯政府固执己见，那么阿拉伯人即将举行起义，若是波斯派兵镇压，本代办为保护电报局计，不得不调派军舰前来支援以恢复秩序"①。由于伊朗政府没有答应英国的要求，所以 1905 年 3 月英国巡洋舰"福克斯号"果然驶至亨扎姆岛，该舰奉命

① 对外政策档案，外交部外务司波斯科卷，1905 年，第 903 号，第 57—58 页。

不准伊朗兵士登陆，硬说伊朗兵士进入亨扎姆岛会使阿拉伯人激动。这就看出立宪运动刚开始时，实际上英国是如何尊重伊朗的独立和主权了。英国人所以讨好伊朗立宪主义分子，只不过是为了加强自己在伊朗的地位，削弱自己的对手——沙皇俄国的地位而已。

英国也和沙皇俄国一样，意在保存伊朗的君主政体及当时伊朗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所发生的那种关系，英国人还准备有傀儡——觊觎王位的恺加王朝王子苏丹·吉尔里，他是穆罕默德·阿里王的叔叔——以备万一之用。

后来，英国代表人物看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恩楚明和穆扎希德组织所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伊朗的革命运动，乃对革命运动采取公开敌视的态度。早在1917年2月6日英国驻德黑兰公使斯普林·拉伊斯致英国外交部大臣格雷的电报中，除了表示一般愿望，希望英俄政府尽量避免干预伊朗内政以外，当时他就曾主张由两国政府拟定“财政的或军事的措施计划，以备万一在保护欧洲人的生命财产有绝对必要时好采取这些措施”[1]。换一句话说，斯普林·拉伊斯当时

就已提倡制定干涉伊朗革命的计划了。1907年3月9日，格雷和俄国驻伦敦大使边坎多尔夫伯爵在会谈中说道，因为波斯北部发生骚动，而该地主要是俄国利益所在，所以"俄国得视情况如何，采取措施"②。早在1908年1月2日英国驻伊朗公使马尔林格就写信给格雷说过："波斯还没有实行代议制度的资格，而且将来再过两代也不会有实行的资格。"③这就是说，英国对伊朗革命的真正态度是截然敌对的。英国的态度是由殖民的目的和对伊朗各族人民进行奴役、掠夺和压制的企图决定的。英帝国主义者敌视伊朗革命的态度，远驾于沙皇政府之上了。在1909年4月以前，沙皇俄国还没敢公开武装干涉伊朗内政，帮助国王镇压伊朗革命。可是英国人在这个时候却已屡次采取武装干涉手段，调动自己的军事力量镇压伊朗革命者了。如1907年10月英国就曾派遣军

① 《波斯蓝皮书》，第1卷（1909年）。《关于波斯事务通信》，第8页。

② 列宁格勒中央国立历史档案馆，财政部办公厅卷，第164号，第2编《关于波斯国内情况》，第70页。

③ 《波斯蓝皮书》，第1卷（1909年）。《关于波斯事务通信》，第96页。

舰驶至卡隆河；1908 年 4 月，英国人又炮轰美克朗沿岸，并派海军陆战队在查斯克登陆；1909 年 3 月英军在布什尔登陆，逮捕革命运动参加者，这就是说，英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伊朗革命是在沙俄政府之前。但是英国人力图掩饰这种帝国主义的、极端敌视伊朗革命的政策，所以大肆进行迷惑性的、假仁假义的和虚伪的宣传，硬说成他们帮助伊朗各族人民争取立宪，反对国王，而俄国则支持国王，俄国又打击革命等等。英国的伊朗通爱·布朗所著《1905—1909 年的波斯革命》一书（剑桥大学，1910 年出版）就正是以这种虚伪的、迷惑性的观点写的。关于英国对伊朗革命这种彻头彻尾的谎言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揭发。英帝国主义者在掩饰自己的掠夺、殖民政策上是有丰富的经验的，他们极力随时广泛地散布自己虚伪的、迷惑性的谣言，这种谣言也还曾深入到俄国文学中。但是事实是可以彻底驳倒英国宣传所散布的谰言的。

至于英俄在伊朗的矛盾，由于伊朗革命运动日愈高涨，英国深惧这一运动蔓延及印度，推动印度的革命运动，结果这种矛盾遂退居为次要地

位了。还有另一种原因足以促成这种局面，在十九世纪末叶，德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渐已渗入伊朗和近东。

按照德帝国主义者的意图，巴格达铁路是德国得以插足近东和中东各国的主要渠道，德国修筑这条铁路的计划，将来对于英国以及沙皇俄国在这些国家的利益有很大威胁。1906年，德国轮船公司在德国和伊朗波斯湾各港口间开辟了几条每月航行一次的定期航线。德国人力求租借到波斯湾港口。德国轮船公司采用降低运价的策略和英国轮船公司竞争，取得了胜利。在二十世纪最初几年中，有些德国商业公司在伊朗成立起来，由于德国货物不能通过俄国运至伊朗，德国人遂利用万国邮政协会，把自己的货物大量邮寄伊朗。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中，德国输入伊朗的货物增加了十倍。德国人又设立了专门的毛毯股份公司，并在大不里士、苏丹纳巴德、哈马丹、克尔曼、马什哈德和设拉子设有分公司，结果这个毛毯股份公司就把伊朗的织毯业抢到自己手中。德国人在大不里士设立了巨大的织毯工厂，于是在工厂的周围很快建立起了整个的德国人

区。德国给伊朗贷款，因而取得了建筑巴格达——哈涅根公路和铁路的租让权。1907年德国东方银行总经理古特曼到了伊朗，企图取得在伊朗设立德国银行，为期六十年的租让权，该银行按照英国的波斯帝国银行的例子，得在伊朗成立贸易、工业和金融的企业，有权铸造钱币和代理伊朗国库在国外的一切支付。由于受到沙皇和英国外交界的反对，古特曼未得贯彻其计划。

德国不仅直接在伊朗活动，而且还通过土耳其在伊朗进行活动。远在1904年德国就鼓动土耳其利用俄国对日作战失败的机会，派兵穿越伊朗境内，占领索支普拉格（现在的美哈巴德）地区和毗连乌尔米亚湖（现在的雷扎耶湖）的伊朗国境附近其他地区。

德帝国主义所抱的目的，在于把伊朗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利用伊朗的土地进攻俄国和英国的领地。然而德帝国主义者在力图巩固自己在伊朗的地位的时候，进行的却是迷惑性的宣传，他们企图在伊朗造成一种印象，使人认为德国是同情伊朗的立宪运动、民族主义运动、而且是关怀伊朗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巩固的。德国代办李赫

特戈文和其他德国代表为了拉拢伊朗民族主义者，花言巧语地表示自己是如何同情他们。他们把德国人伪装成穆斯林的挚友和保护者，并利用大伊斯兰教的宣传，表示愿意帮助伊朗的民族主义者，通过波斯湾运给武器等等。无可讳言，德国的蛊惑在伊朗民族主义集团中是有些成功的。有些伊朗重要活动家，例如第一届议会中的第一任和第三任议长萨尼·多拉和爱赫捷沙穆·萨尔塔涅以及伊朗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阿拉·奥里·莫尔克等就是亲德派，一心指望着德国。

英德矛盾成了帝国主义间的主要矛盾，这就推动英国和沙皇俄国接近，因而促成了协约国的组成。因有德帝国主义的插足伊朗，以及害怕革命会从伊朗蔓延到印度和其他邻近伊朗的国家，英国遂不得不放弃和沙皇俄国的公开斗争，急速谈判有关伊朗和一般中东的问题。远在日俄战争之前，英国就曾建议沙皇政府划分在亚洲的势力范围，其中英国一心要把南伊朗列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于是愿意承认北伊朗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但是十九世纪末叶的国际情势，还没有使英俄靠近的可能。英国国内许多帝国主义集团代表

还打算联德抗俄。沙皇政府也不愿把南伊朗“送给”英国。据俄国大使边坎多尔夫在和兰斯丹的一次会谈中所说，“它（指俄国政府）看不出为什么俄国的商业利益就得限于这个国家的北部地区的根据”①。当时俄国的资本家意图在赛义斯坦设防固守，并插足于波斯湾地区（赛义斯坦的电报局和往来波斯湾的俄国轮船贸易公司）。

到了本篇所讲的这个时期，国际局势已有了剧烈的变化，英德矛盾成了主要的帝国主义矛盾了。1904年，英国和俄国的同盟国法国签订了协定，并一心想把俄国拉入协约国。在伊朗和印度革命运动日愈高涨的面前，英国怀有恐惧，这也推动了英国和俄国签订这样的协定。

沙皇政府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1905年的俄国革命，以及伊朗的革命运动，使沙皇在这个问题上的外交立场也有了改变。1906年秋，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就已大体上同意了英国在伊朗划分势力范围的建议了。后来历经谈判，终于在1907年8月31日签订了划分伊朗、阿富汗和西

---

① 尔·比·邱吉尔：《1907年的英俄会谈》，1939年版，第142页。

藏等地势力范围的英俄协定，由于这一协定而协约国遂以成立。根据协定，人口最多的伊朗北部地区，面积七十九万平方公里(在伊朗、阿富汗和俄国三国交界的卡斯列-西林——伊斯法罕——伊斯得——祖尔卡达尔一线迤北）声明属于俄国的势力范围。伊朗很荒凉的东南部，但是毗连英国领地和靠近阿富汗的地方，从战略观点看来对于英国甚为重要，面积三十五万五千平方公里（在伊朗、阿富汗边境的班达-阿拔斯——克尔曼——比尔占得——加吉克一线的东南）为英国势力范围。在这两个地区中间的伊朗土地声明为中立地带。双方约定不在“别人的”地带内寻求政治性的或经济性的租让权，也不阻碍对方取得这种租让权，双方都保留有在中立地带获得租让权的权利。此时石油的勘探还没有在伊朗西南部发现大油田，而且石油开采工业也还没有建立，正因为此，所以英国没有坚持把伊朗西南地区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协定还规定有在俄国和英国势力范围地带内，监督伊朗财政收入的办法。并且预定在伊朗政府无力归还俄国信贷银行或英国波斯帝国银行的贷款的时候，英国和俄国便各在自己的地带监

督财政。俄国承认英国在波斯湾的特殊利益，并放弃在该地建立自己势力的野心。阿富汗划入了英国势力范围，俄国的专制政府承认阿富汗是处在“俄国势力范围之外”的，和阿富汗的政治交涉应请“不列颠政府居间办理”。协定宣布了两国在阿富汗商业权利平等的原则。英国和沙皇俄国承认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彼此不得干涉西藏的内政，一切交涉应通过中国政府办理。声明西藏为英国的商务势力范围。

1907年的协定并没有消除英俄在伊朗的竞争，不过，此后竞争的方式更为隐蔽，唯在紧急关头，仍表现得很显明（例如1907年12月国王企图实施反革命政变的时候，1908年6月破坏第一届议会的时候等等）。德国极力想利用英俄在伊朗的这种矛盾，企图把俄国拖出协约国。后来在1910年的波茨坦谈判中和1911年8月19日俄德缔结关于土耳其和伊朗问题的协定的时候，这种情形就特别清楚了。根据协定，德国同意不在伊朗的俄国势力范围内谋取租让权，而俄国则答应不反对德国修筑巴格达铁路，在将来巴格达铁路和土伊边境哈涅根支路衔接以后，俄国也不

反对德国再要求伊朗让予修筑自哈涅根至德黑兰这条路线的租让权。这一条件如得实现，德国出口事业就有直达伊朗的铁路线了。

1907年，英俄协定签字的消息引起了伊朗人民的公愤。在德黑兰和其他城市都举行反帝示威游行。伊朗议会也提出抗议，反对把伊朗划分为势力范围。1907年英俄协定确立了英国和沙皇俄国在伊朗的政治路线上一定的共同性，遂使伊朗立宪主义者根本无法再利用英俄在伊朗的矛盾来削弱帝国主义的势力。英俄协定签字以后，伊朗革命遂成为对于沙俄和英国联合阵线的反帝革命了。后来，英国和沙俄达成协议，俄国得在伊朗北部自由行动，而英国得在伊朗南部自由行动。英国和沙俄的官方代表出面反对伊朗革命运动的时候，总是说伊朗还没有施行立宪政体的准备这种话来为自己辩护。

英俄协定的签订使伊朗反动派的地位愈加巩固，他们在1907年又抬起头来了。穆罕默德·阿里王在自己左右又用了许多反动分子。国王再度擢用著名的反动分子阿密尔·巴哈杜尔·钦格，使任内务府大臣。国王公然庇护在阿塞拜疆

带领武装匪帮打家劫舍的穷凶极恶的反动分子拉希穆汗。到了 1907 年 4 月，国王就从国外召回前任首相阿塔别克·阿扎姆，他原是 1903 年人民要求永不叙用，再不得过问国事的人。反动分子阿塔别克·阿扎姆回国的消息引起伊朗舆论的极大愤慨。议会收到许多抗议电报，许多城市举行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和宣言，反对令人痛恨的高官。虽然如此，1907 年 4 月中间阿塔别克·阿扎姆还是坐着军舰到了恩齐列，转来德黑兰。国王把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莫希尔·多拉免职，而派阿塔别克·阿扎姆接替他的职位。这次任命引起了民主集团对阿塔别克·阿扎姆的不满和议会左翼的反对。

因而国内形势愈加紧张，人民运动在各城市和各省份广泛开展起来。税收差不多完全停缴了，政府感受着严重的财政困难。粮食危机笼罩着首都——缺乏粮食和其他产品。于是人民对于新首相益加憎恨。1907 年 8 月 31 日，阿塔别克·阿扎姆刚从议会出来即被穆扎希德组织的会员阿拔斯·阿加刺死。

从 1907 年秋季起，穆罕默德·阿里王就开

始准备实行国家政变。推动穆罕默德·阿里王走上这条道路的是英帝国主义者和沙皇尼古拉二世。沙皇解散了国家杜马之后，乃劝伊朗国王用同样办法来对付伊朗议会。俄国驻德黑兰公使加尔特维格于1907年12月31日的奏折中报称：伊朗的局势危急，国王请求在必要时准他到俄国使馆避难云云。尼古拉二世即在奏折上批道："伊朗国王要救波斯，保其王位，只有立即解散议会和其他革命集会，这是我的唯一答复。"

1907年秋，忠于国王的军队和封建主的反革命武装匪帮开始向德黑兰集中。德黑兰的恩楚明要求把某些反动分子逐出德黑兰，国王不但不准，他反而要求议会和内阁通过关于解散恩楚明的决定。因为议会不肯这样办，12月1日和2日就在议会门前的巴哈里斯坦广场上布满了军队，他们奉有密令，捣毁恩楚明和议会，同时并派哥萨克旅巡视全城。

国王的行动引起了首都和各省居民的暴风雨般的愤懑。议会左派代表、德黑兰恩楚明委员和费达依武装部队占领了议会大厦和毗邻的谢巴赫萨拉尔清真寺，有数千武装志愿军聚集在议会前

面的广场上，保卫宪法和议会。各省纷纷来电反对国王的行动。大不里士的恩楚明致电议会和各外国使馆，声明人民不再承认背弃忠于宪法誓言的现任国王，并呼吁议会另立新的国王。[1] 费达依部队从各省市来到德黑兰保卫宪法。

内阁在这次人民运动的压力下呈请辞职了。当时力量的对比显然对于国王不利，所以国王不得不让步，把他左右的一些反动分子免职（萨阿德·多拉）或限制其权力（阿密尔·巴哈杜尔·钦格）。国王与议会达成协议，并由双方以可兰经为誓，以资信守。国王应维护和遵守基本法与宪法原则，而议会议员则根据国王履行自己的义务的情况，拥护国王的最高权力，"不颠覆王座"。这就是说，议会和国王取得了妥协。

但是恩楚明和其他革命民主组织却还继续进行斗争。1908年2月15日谋刺穆罕默德·阿里王未遂。有人向国王的乘舆投掷炸弹，但国王却没有受伤。经过这件事以后，国王就更加加紧罗致他周围的反革命力量，准备再进行反革命进攻。在国王和革命恩楚明间的斗争加剧的时候，王室

---

① 参阅《波斯事件外交文件汇编》，第1册，第50页。

的各大臣不胜恐慌，内阁一个接一个提出辞职。德黑兰和伊朗其他各城市恩楚明的权力和威信愈来愈高。俄国驻德黑兰公使加尔特维格在其1908年4月24日的电报中称："从我历次给陛下政府的报告中，当已洞悉恩楚明已经夺取了一切政权归自己掌握。近来，恩楚明支配政府人士更象指使自己的代理人一样，向他们发号施令，直接干预各部门内部的一切事务。"

到了1908年5—6月间，当德黑兰的恩楚明要求国王撤免足以左右国王的内务府大臣阿密尔·巴哈杜尔·钦格，并免去其秘书沙普沙尔及国王左右其他四个反动分子的时候，国王和恩楚明之间的斗争就达到顶点了。6月初，国王在哥萨克旅的保护下，突然从恩楚明势力浩大的德黑兰迁移至城郊的巴基王宫，并在那里准备实行反革命政变。

恩楚明的领导者知道国王在准备进攻，所以德黑兰的恩楚明委员，议会的许多议员和费达依武装部队（一共不过数千人）就在议会大厦和邻近的谢巴赫萨拉尔清真寺集合，以便反击国王和反动派。开始武装首都的居民。

1908年6月22日，国王转入进攻。德黑兰宣布戒严。哥萨克旅旅长利亚霍夫上校被任命为德黑兰军政州长。他按照国王的指示，命令议会把德黑兰恩楚明的领导人和议会中的左派议员交出来。议会拒绝了利亚霍夫的要求，哥萨克旅即奉国王命令于6月23日晨炮击议会和谢巴赫萨拉尔清真寺，一直炮击到午间12点。议会大厦和谢巴赫萨拉尔清真寺遭到严重破坏。很多议员和恩楚明委员被捕，解往巴基王宫，受到了残酷的拷问。急进报纸《至上天使喇叭报》主笔密尔扎·扎汉吉尔汗·设拉子和有声望的演说家马列克·莫达卡列明一起被绞死。大不里士议会议员哈只·密尔扎·伊普拉西姆也为乱兵所杀。在炮击时和炮击后被屠杀者共达数百人。大不里士议员莫斯达沙尔·多拉和其他数十名立宪运动活动家都给带上手铐脚镣，长期监禁在巴基王宫。有些议会议员包括达吉·扎杰在内，避入英国使馆。英国人所以庇护他们，完全不是由于对立宪派的同情，象虚伪而假仁假义的英国宣传所说的那样，英帝国主义者不过是在极力拯救自己的走狗而已，因为他们之中有些是议会议员。英帝国主义者力

图营救他们，以便将来利用他们来实现自己在伊朗的帝国主义政策。

宣布解散议会和恩楚明，另设国王指派的国务代表会议以代之。诚然，穆罕默德·阿里王曾经答应过三个月后召集议会，但是这个诺言没有实行。

这就是说，国王完成了反革命的政变，破坏了首都的革命组织。在德黑兰进行过反革命政变之后，在各省省会和各城市中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件，反动派到处转入进攻。马什哈德、腊什特和其他城市的恩楚明都遭到封闭，其领导人员有的被逮捕，有的就隐藏起来了。

但是国王和反动派虽然捣毁了议会，却没能窒息革命。伊朗的革命斗争重心移到大不里士去了。还在1906—1907年的时候，大不里士就是伊朗革命运动的前哨，领导阿塞拜疆革命运动的大不里士恩楚明就是伊朗所有的恩楚明中最先进的一个恩楚明。大不里士恩楚明实际上控制了阿塞拜疆王室政权的活动，而且对广大人民群众实施了许多有利措施。1907年6月，著名的强盗拉希穆汗率领反革命匪帮，在阿塞拜疆当地的反动

派的帮助下，向大不里士进攻，但这些匪帮当时即被阿塞拜疆人打退了。

在德黑兰发生反革命政变的时刻，大不里士的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间的斗争也加剧了。反动分子积极活动，成立了反动的伊斯兰教恩楚明，将反动僧侣、封建主和巨商结合到了一起。反动分子为了对抗革命的费达依部队，便招收流氓、匪徒分子，成立了武装部队。1908年上半年，费达依和反动部队之间不时在大不里士街上发生冲突。国王在摧毁议会以后，就又派拉希穆汗匪帮到大不里士去帮助他的党羽。1908年7月末，拉希穆汗率领五百名骑士闯入大不里士。于是大不里士的反动派气焰大振，转入进攻，市内发生巷战。起初拉希穆汗占领了大不里士城区的大部分，但是后来居民起来帮助费达依，费达依开始对反动派的部队施加压力。

在这次斗争中，产生了两位革命部队的领导者——萨达尔汗和巴盖尔汗，不久，他们不仅在大不里士和阿塞拜疆大为知名，而且在伊朗全境也有极大的声誉。萨达尔汗和巴盖尔汗的出身都不是诸汗，萨达尔汗是卡拉达格的一个小地主家

庭出身，他在伊朗太子——阿塞拜疆执政者——的警卫队中当过一个时期的兵。在九十年代的时候，他就领导贫农的游击队了。从革命开始的初期，萨达尔就积极参加革命，他又是大不里士恩楚明委员。萨达尔组织了费达依部队，不久即被公认为大不里士革命派的领袖。国王悬赏十万卢布购买萨达尔的头。在俄国和西欧各国的报刊上，萨达尔被议论为"阿塞拜疆的普格乔夫"① 和"波斯的加里波的"②。巴盖尔是个石匠。人民为了表示承认他们是自己的领袖，所以称萨达尔为萨尔达尔（人民领袖），称巴盖尔为萨拉尔（人民统帅）。萨达尔和巴盖尔领导的费达依部队经过顽强的巷战，终于在 1908 年 10 月将拉希穆汗匪帮逐出大不里士。他们夺得本市的军械库，其中存有步枪二万枝，还有一些大炮和其他武器。

在 1908 年 6 月 23 日德黑兰反革命政变以后，大不里士起义所提出的主要口号是：恢复宪

---

① 普格乔夫是 1773—1775 年俄国农民起义的领袖。——译者

② 加里波的是十九世纪意大利民族英雄，对意大利民族解放有很大贡献。——译者

法，召开新议会，把支持国王和反动派的外国人驱逐出国。

革命派夺得大不里士全市以后，便采取了许多巩固城市、建立秩序的措施。就是对大不里士革命派抱有敌对态度的沙皇代表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比王室政权更为关怀建立秩序。即如 1908 年 7 月 30 日，斗争还正在紧张的时候，俄国驻大不里士领事波希托诺夫向本国报告说："在伪政权（指王室。——作者注）地区，一切店铺全被抢劫捣毁了，而在萨达尔政权的地区却是秋毫无犯。"[1]大不里士和通向大不里士的进路都修好了工事，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由萨达尔和巴盖尔领导，在费达依中以及在市内建立了严格的秩序。此外，还组织有所谓"秘密委员会"，征用富豪的钱财和存粮，分给贫民。没收了国王及其宗室在阿塞拜疆的财产。

革命派在大不里士建立了政权以后，便向阿塞拜疆其他各城市和各地区扩展自己的政权，并从大不里士派费达依武装部队前往剿除反动派。

---

(1)　《波斯事件外交文件汇编》，第 1 册，第 242 页。

大不里士恩楚明的委员们被派往各地去组织地方恩楚明，组织地方费达依部队和地方上的一般革命工作。1908年11月，大不里士革命派占领了马拉盖、马朗德、萨尔马斯等城市。反动派完全退出了楚尔法——大不里士公路。到了11月中旬，阿塞拜疆的大部分地方都隶属于大不里士的革命派了。凡革命派占领的城市和乡村都升起红旗。革命的大不里士向阿塞拜疆各地区扩展势力的时候，农民运动就随之展开了。农民把反动的汗逐出他们的采邑，剥夺他们的家畜、粮食和其他储藏物，分给贫民。

在个别的场合下，大不里士恩楚明和萨达尔汗也是反对外国资本和外国人的，例如，沙皇臣民在阿塞拜疆很多，其中的地主就被反对过。1908年末曾命令英国印欧电报公司向大不里士恩楚明金库缴纳租金。

俄国的革命人士，尤其是南高加索的俄国革命人士给了革命的大不里士很大帮助。伊朗最民主的穆扎希德组织是在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直接参加领导下组成的。伊朗革命组织告伊朗各族人民的传单、宣言和小册子都是在南高加索印好后

送到伊朗散发的。在南高加索设有协助大不里士革命的专门小组。

南高加索革命人士秘密地把武器运至伊朗(装作运输大米、药材等货物的样子)，以专用车辆，上插红旗，在武装保护下，通过国境运送枪枝至大不里士和伊朗的其他城市。还有许多南高加索革命人士中的民兵也秘密越境到大不里士去，这样来到大不里士的南高加索人共达数百人。

南高加索革命人士进行着宣传工作——召开群众大会，散发传单，指导如何编制和训练费达依部队，在大不里士设立工厂，制造炸弹和手榴弹，在大不里士参与建立医院，协助组织工会。他们还直接和反动军队作战，高加索革命人士战死者达二十余人。参加殡仪的达四千人，这次殡仪成为大不里士人和革命的高加索人与俄国人大团结的人民群众示威游行。

参加大不里士革命斗争的革命人士不仅有来自高加索的，也有来自俄国中部各省的，他们在此以前都参加过1905年俄国革命。据俄国驻伊朗公使加尔特维格1908年10月21日报称："萨达尔汗的炮兵是由'波将金'战舰上的俄国水兵指

挥的，他们从罗马尼亚，经过达拉布松潜入伊朗。”[1]

穆罕默德·阿里王慑于南高加索和俄国革命人士在伊朗的活动，所以屡次“恳切地”（据加尔特维格的说法）请求俄国沙皇帮助他，严禁武器越境运入伊朗，也不得让革命人士越境进入伊朗。沙皇政府曾屡次命令南高加索地方官厅，在边境上密布岗哨，查缉参加伊朗革命的俄国的、南高加索的和伊朗的革命人士。但是俄伊边境虽然岗哨密布，而南高加索方面对伊朗革命人士的援助却仍是源源不绝。

列宁特别推崇大不里士的起义，1908年8月间列宁在《世界政治中的引火物》一文中写道：“波斯的革命者在国内的处境是困难的，印度的主人和俄国的反革命政府差不多已经准备好要瓜分波斯了。但是，大不里士的顽强的斗争、似乎已经被击溃的革命者屡次获得的军事上的胜利，都表明暴虐的波斯王即使有俄国的利亚霍夫军队和英国的外交家的援助，也遭到了下面的极其有力的

(1) 《波斯事件外交文件汇编》，第1册，第303页。

反抗。革命运动有本领在军事上反击复辟的企图，迫使有这种企图的英雄们去向异族人求援，这种革命运动是不会被消灭的，在这种条件下，即使波斯反动派取得最完全的胜利，那也只能是人民的新的愤怒的开端。”①

大不里士的起义对伊朗其他城市和各州的革命运动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1909 年 1 月，伊斯法罕发生了革命浪潮，立宪派夺取了伊斯法罕市的政权，巴赫季阿尔部落的部队，违抗国王命令，不肯出征去镇压大不里士的起义，反而投归立宪派。1909 年初，腊什特市（吉朗）发生革命政变。在马什哈德和伊朗其他州市，居民拒纳捐税，不服从王室政权号令。1909 年 3 月，立宪派在伊朗南部——布什尔和班达-阿拔斯两地——也把政权抓在手中。纳哲夫的穆扎希德号召大家反对国王，保卫人民权利的檄文散布全国。当时国王的权力，据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 1909 年 1 月 3 日致英国驻俄大使尼科尔松的备忘录中说，伊朗国王政权是有名无实的，“如果情况这样发展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15 卷，第 156—157 页。

下去，谁也不能预言，恺加帝国会在什么时候崩溃”①。

在这样的情况下，甚至英国和沙俄的政府也劝国王答应人民恢复宪法。穆罕默德·阿里王一再发表含糊的诺言，但是事实上他并不想恢复宪法，反而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来镇压革命运动，首先是镇压大不里士的革命运动。许多军队调至南阿塞拜疆。1909 年初，调往大不里士的军队特别多，国王的军队占领了南阿塞拜疆许多地区。到了 1909 年 2 月末，大不里士被围，大不里士和其他地区的联系也被切断。拉希穆汗匪帮占领了楚尔法——大不里士公路，大肆抢掳。掠夺和蹂躏居民的不仅是拉希穆汗匪帮，而且伊朗政府军队也是如此。俄国驻伊代办沙布林于 1909 年 3 月 14 日拍电报回国说：“据接到的情报，在阿塞拜疆的政府军队对于平民的暴行，简直令人不可想象，即妇孺也不饶。如果大不里士一旦落入国王军队手中，也会发生同样情形。”② 不久，大不

① 《波斯事件外交文件汇编》，第 2 册，圣彼得堡版，1911 年，第 54—55 页。

② 同上书，第 103 页。

里士粮食缺乏，被围的革命派情况紧急。但是虽然如此，王室军队经过了很长时期仍没能挫败大不里士革命派，使其放弃抵抗。

1909年4月，王室军队和萨达尔与巴盖尔的部队在大不里士发生激战。大不里士恩楚明把全体居民武装起来，派密探至王室军队的军营中，煽动兵士投向起义的人民。青年土耳其党在土耳其获胜的消息，对大不里士人民起了鼓舞的作用。大不里士的人士和腊什特、伊斯法罕、设拉子取得联系，这几个地方反对反动分子穆罕默德·阿里王及其走狗的积极运动也有进展，国王又处于严重的威胁中。在这个时候，英帝国主义者和沙皇便开始干涉，派遣军队侵入伊朗。英国人惧怕伊朗革命运动有传播到印度去的危险，遂派兵在南伊朗登陆，残酷镇压革命运动的参加者，占领了布什尔、林戛、查斯克等市。英国人在布什尔摧毁了当地的恩楚明，在其他被占领的城市和市镇中，革命组织和革命活动家也遭到英国干涉者的野蛮镇压。列宁关于英国残杀伊朗革命人士一事，在《世界政治中的引火物》一文中写道："英国的自由资产者被自己家里的工人运动的发展激

怒了，被印度革命斗争的高涨吓坏了，他们愈来愈经常、愈来愈露骨、愈来愈强烈地表明，对立宪主义颇有研究的最‘文明的’欧洲政治‘活动家’，在群众奋起同资本、同资本主义殖民制度，即奴役、掠夺和暴力的制度作斗争的时候，竟变成了什么样的野兽。”[①] 于是他们在伊朗北部散布一些挑拨性的谣传，硬说欧洲人——在大不里士的外国臣民——已经断炊挨饿，欧洲人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英俄领事馆和亚美尼亚人民住区将被捣毁等等。

1909年4月25日，沙皇军队借口保护外国臣民和必须供给他们日用粮食，开入伊朗境内，隔了四天就开进大不里士。同时另一支军队占领了阿达比尔，以后就搜缉和逮捕南高加索及伊朗的革命人士。不过沙皇军队还没敢解除费达依部队的武装，没敢逮捕萨达尔及巴盖尔，他们仍留在大不里士，直到1910年3月才离开。1910年3月萨达尔和巴盖尔迫于英国和俄国的要求，才不得已自大不里士迁至德黑兰，到达德黑兰后，受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56页。

到该地居民的热烈欢迎。

大不里士的英勇革命斗争把伊朗反动派的基本武装力量牵掣住了，这就使伊朗其他地区，首先是国内北部地区的革命斗争易于发展。在吉朗也和大不里士一样，1908 年 6 月 23 日摧毁德黑兰恩楚明的事件，成为革命力量和反动力量间斗争加剧的推动力。在腊什特和伊朗其他城市成立的恩楚明加紧反对王室政权的活动。在腊什特的街道上，革命派和反动派时有小冲突。

叶夫列穆·达维吉扬茨率领亚美尼亚励行党[①]一派人到了腊什特，遂留而不去。励行党人为了与社会民主革命党人支配下的"萨达尔汗委员会"对抗，遂建立了自己的组织。1909 年初，励行党人也参加了革命发动，反对王室政权，但是后来励行党人却反而为国王和伊朗诸汗效力，被他们利用来反对革命分子，解除费达依部队的武装等。革命的"萨达尔汗委员会"经过事先的准备以后，即于 1909 年 2 月初在腊什特起义。吉朗

① 亚美尼亚励行党是亚美尼亚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党，始于高加索和土耳其。1918 年曾在亚美尼亚建立资产阶级政权。——译者

州长萨尔达尔·阿弗哈穆被刺身死。革命派夺得了腊什特的军火库，政权落入吉朗州的恩楚明手中。素来反对穆罕默德·阿里王的吉朗的一个大地主——封建主谢别赫达尔也加入了起义。吉朗革命人士的基本要求为：恢复立宪制、召开议会和废黜反动分子穆罕默德·阿里王。

恩楚明在腊什特建立政权之后，就立即着手巩固本市的防御工作，准备向德黑兰进军。利亚霍夫上校在他的1908年2月14日的报告中，曾报告腊什特革命人士的活动和南高加索革命人士的作用。他说："腊什特很迅速地武装起来了，市内筑有炮台，腊什特——明治尔公路上敷有地雷。在明治尔建筑的工事，和鲁德巴尔所建筑的堡垒一样，都有两座大炮。这些工作完全是由前《论坛报》记者巴诺夫主持的。他曾经深得我国公使加尔特维格的信任，洞悉波斯的国情。他是一个很勇敢、有毅力、有决断的保加利亚人，又曾在马其顿游击队中服务过。他担任参谋长和国民军军火库的总监。国民军是在投奔腊什特的五百名高加索人[1]帮助下编练的。腊什特革命人士非常

[1] 很可能，利亚霍夫过于夸大了到吉朗的哥萨克的人数。

大胆，竟敢拦截我们的邮件加以检查。”慑于革命运动的增长，惊惶失措的利亚霍夫在报告中又称：“所有的南高加索革命战士无路可走，都将转到波斯来了。”①

吉朗革命派在准备进军德黑兰的同时，又派巴诺夫率领一支特种部队东行到亚斯特拉巴，援助亚斯特拉巴的革命党人，因而亚斯特拉巴的政权也落到立宪派的手中。

这就是说，俄国革命人士，和在大不里士一样，也积极参加过腊什特的革命运动，积极参加过向德黑兰的进军。后来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在吉朗的活动更加开展。1909年夏末，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奉巴库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指示到了吉朗。他在伊朗一直住到1910年秋，整整有一年。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帮助当地的社会民主组织，一心想使他们的工作沿着列宁的道路前进。他参与组织腊什特和恩齐列的工人与手工业者的国际政治俱乐部，宣传马克思主义，举行关于俄

① 引自叶·包尔·拉明斯基所著：《论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在1905—1911年伊朗革命中的作用》，原载1940年《史学家——马克思主义者》杂志，第11期，第95、96页。

国1905年革命的座谈会、演讲和报告，讲解伊朗现势，各阶级的态度，目前革命的任务和目的，并揭露帝国主义者和励行党的政策。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和腊什特居民各民主阶层建立了密切联系，从伊朗同在国外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建立了联系，设法运送布尔什维克的出版物，再通过国际俱乐部散发给伊朗革命人士。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在人民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信。

1909年初春，吉朗革命人士开始向德黑兰进军，4月21日，不过一千来人的部队，就占领了喀斯文。

巴赫季阿尔部落的酋长撒木撒木·萨尔塔涅和萨尔达尔·阿萨特两弟兄也率领自己的部落，在4月间从伊斯法罕出发向德黑兰进军归附了立宪派。巴赫季阿尔汗之所以反对国王，绝非因为他们就是真诚的民主人士，他们之所以不满意于国王，是因为国王委派自己的人为伊斯法罕州长，并且企图限制已成为半独立的藩侯的、一心想扩展自己政权的巴赫季阿尔诸汗的自主。巴赫季阿尔诸汗之所以反对国王，乃是希望利用立宪运动来巩固自己在巴赫季阿尔的势力，并且还想以

参加伊朗中央政府的方法，扩展自己的势力到伊朗其他地区。英国人也鼓动巴赫季阿尔诸汗反对沙皇俄国所支持的穆罕默德·阿里王，企图借此破坏沙皇俄国的势力，巩固自己在伊朗的地位。巴赫季阿尔人和英国人相勾结，因为“保护”英国在伊朗西南地区承租的道路和石油矿而领取他们的津贴。一位著名的巴赫季阿尔汗萨尔达尔·阿萨特在此以前就曾赴欧洲，和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有过会谈。

吉朗费达依部队自北，巴赫季阿尔自南，向德黑兰进军的消息引起了塔利什、哈马丹、法尔斯、鲁利斯坦、亚斯特拉巴、呼罗珊和伊朗其他各州的革命运动达于高潮。

1909年7月初，吉朗的费达依部队和巴赫季阿尔在德黑兰城下会师，在和哥萨克旅战斗两天之后，他们进入德黑兰，受到居民的热烈欢迎。穆罕默德·阿里王及其近侍们避入沙皇使馆。

由费达依部队和巴赫季阿尔部队的领导者、前任大臣穆扎希德和第一届议会议员组成的非常国民代表会议于7月16日召开。会议宣布废黜穆罕默德·阿里王，另立其十四岁的儿子亚赫麦

特为王，委任恺加王朝的年长王子阿扎德·莫尔克为摄政王。组成临时政府，任命谢别赫达尔为陆军大臣①，巴赫季阿尔的一位领导者萨尔达尔·阿萨特为内政大臣，而励行党的叶夫列穆为德黑兰警察局局长。二十五位著名的宪政主义者组成委员会，以临时（在第二届议会召开以前）监督各部的活动。会议声明恢复宪法和立即召开第二届议会。各左派政治组织和报纸都恢复活动。

不久，新的选举法也公布了，规定取消选举的等级制，但保留二级制和财产上的限制（有总额二百五十土曼的财产或缴税十土曼者），规定妇女无选举权和其他等等限制。接着便进行议会选举，议员中的地主名额增加了，民主议员的名额减少了。1909年11月17日，第二届议会开幕。第二届议会中以民主派小组形式出现的左派是很有力量的，其领袖为索莱曼·密尔扎。不过总起来说，第二届议会的民主性要比第一届议会为差。

这就是说，由于革命部队进军德黑兰和1909年7月政变，反动分子穆罕默德·阿里王是被推

① 此次临时政府没有首相，1909年10月初，才委任谢别赫达尔为首相。

翻了，但掌握政权的并不是由居民的民主阶层代表人物所组成的政府，而是由自由主义的地主和巴赫季阿尔诸汗所组成的政府。后来地主和封建贵族在政府中的势力愈来愈大。他们在实行了上述措施以后，认定革命任务已经解决了，因而用尽一切力量阻挠革命继续发展，君主制度和恺加王朝照旧秋毫没动。政府和议会竟不想究办前国王在 1908 年 6 月 23 日的血腥反动的政变和摧毁议会的罪行，并且给穆罕默德·阿里王规定了终身养老金，每年十万土曼。1909 年 9 月，废王出国，在国外用伊朗政府所给的钱，进行复辟的准备。政府对于外国的租让权、外国的企业和哥萨克旅连问也不敢问。国库是空虚的。一位新任的大臣说过："政府连买草拟改革纲领所用的纸张和墨水的钱都没有。"政府为了克服财政困难，加征新税（对大车、骡子以及其他驮东西的牲口等等都征税），增加旧税，增税的负担主要落在广大的人民群众身上。谢别赫达尔和巴赫季阿尔汗的政府也和莫扎法尔丁王一样走上了向外国借债的道路。初向德国借债，但由于英国和沙俄的抗议和压力，不得不放弃了这种企图。1911 年伊朗政府

从英俄获得了一千二百五十万英镑的新的外债。

1910年8月，励行党叶夫列穆奉政府命令率领德黑兰警察队和巴赫季阿尔部队，并在哥萨克旅的支援下，强把革命的费达依部队解除武装，这支部队是来自大不里士的萨达尔和巴盖尔所领导的。据俄国公使波克列甫斯基·柯吉尔报告，政府这种举动引起了居民的极大不满[1]。自从费达依部队被解除武装，伊朗革命就丧失了可靠的武装力量的支柱。而励行党叶夫列穆领导解除革命费达依部队武装之事，再一次证明励行党在伊朗革命中所起的反革命作用。

这就是说，谢别赫达尔和巴赫季阿尔诸汗的政府在内政方面已经走上了镇压革命运动的道路。而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虽然国内人民的反帝情绪非常强烈，但是仍然不敢为限制外国人和帝国主义列强的权利和特权而斗争。人民反帝情绪所表现的形式各有不同。在伊朗许多城市中，都举行群众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反对外国——

① 参阅《波斯事件外交文件汇编》，第5册，圣彼得堡版，1912年，第41页。

俄国和英国——军队占领伊朗北部和南部地区。上面已经说过，1909年，沙皇军队占领了大不里士和阿塞拜疆的其他一些城市，后来又占领了腊什特和喀斯文，而英国军队则在波斯湾沿岸登陆，轰击和平城市，镇压革命人士，占领了布什尔、林戛、班达-阿拔斯和其他城市。议会表示抗议，反对外国的占领，于1910年3月宣布这是国耻。左派议员屡次在议会发表尖锐的反帝言论。1909年秋和1909—1910年的冬天发生了抵制洋货运动。在这样的情形下，毫无疑义，如果政府敢起而反对帝国主义者，一定会得到人民热烈的支持。但是政府不但不领导人民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所采取的对外政策反而是周旋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利用两者之间的矛盾。政府在反对英国和沙俄的斗争中，不是力求依靠国内力量，而是依靠德国和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列强。伊朗政府向德国借款未成的原因纯是由于英国和沙俄的压力所致。当时伊朗政府又转求另一帝国主义强国——美国，美国是早在十九世纪就已企图插足于伊朗的。为了给美国的扩张打下基础，早在十九世纪中叶派赴伊朗的美国传教师，到了二十

世纪初，便大肆活动了。从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起，美国新教徒的传教师团体除了在乌尔米亚活动以外，同时也在德黑兰、大不里士和哈马丹活动。传教师通过他们所设立的教堂、小礼拜堂、学校和药房进行宣传。美国传教师、医生和教员就充当美帝国主义的暗探和宣传员的角色，比十九世纪更活跃了。1910 年底伊朗政府向美国聘请财政顾问，改组伊朗财政制度，美国人就认定这是更加积极干涉伊朗内政的良好机会。1911 年 1 月美国国务院决定派五名美国顾问到伊朗，以摩根·苏斯杰尔为首。苏斯杰尔和美国“美孚”石油公司有勾结，他接受的任务是为美帝国主义在伊朗经济和政治的扩张准备条件。

1911 年 5 月，摩根·苏斯杰尔同他的助手一起到了伊朗，名义上他就任国库总监之职，并从事改组财政。1911 年 6 月 12 日议会通过了苏斯杰尔草拟的改组财政部门法案。根据这项法案，苏斯杰尔获得特殊的权力和财政方面的全权——对于政府一切的财务、金融业务、造币厂、税收和国家其他收入的监督权。任何一笔费用不经他知道不得开支。他的职权是：编制国家预算和监

督预算的实施；监督借款和租让权；苏斯杰尔有全权设立一系列的财务机构，并有自行任命这些机关中的官吏之权。此外，还授权给他变更财务法令上的规定。事实上伊朗全部财政和许多经济部门都为苏斯杰尔所控制。

伊朗政府给予美国人这样广泛的全权，其用以自己解嘲的是美国离伊朗远隔万里，不能特别垂涎于伊朗；美国政策似乎不能怀有帝国主义的目的。伊朗民族主义者对于美国第一次的苏斯杰尔代表团一般还表示好感，他们还没有认清美帝国主义者的真面目，在他们心目中，这个辽远的国家是一个“中立”的国家，可以用它来抵制英国和沙俄。但是伊朗的民族主义者这种算盘是打错了。苏斯杰尔的使命是美帝国主义想在伊朗扎下根，把它变为自己的保护国的一种尝试。苏斯杰尔从伊朗政府获得特别广泛的全权，并不是用来改革伊朗的财政，而是用来使伊朗从属于美帝国主义者。苏斯杰尔曾经企图使伊朗借外债，他是为美国人取得开采石油和建筑铁路的租让权准备条件，他的意图是想使美国商品广泛流入伊朗，并计划实行增税。苏斯杰尔和反动派与卖国分子巴

赫季阿尔诸汗、励行党人叶夫列穆等相勾结。苏斯杰尔利用获得的全权，采用独裁的措施，进行收买、敲诈和间谍活动。他组织了自己私人的秘密警察，并开始建立一万二千人的“宪兵队”，意图使之取军队的地位而代之。苏斯杰尔企图用独裁的方法，不仅想把财政部抓到手中，而且也想把其他各部如陆军部抓到手中。苏斯杰尔力图另建自己的行政机构，不受伊朗政府的管辖，以便于美国征服伊朗。列宁在读德莫尔尼所著《波斯问题和战争》一书作札记的时候，从这本书中抄下来了一段，原文如下：“都在力图控制国家的财政，这种控制已成为伪装起来的保护制度的新公式，这种公式在目前极为行时。”列宁把这一段抄下来之后，又在笔记本的边上注释说：“说得好！”①

苏斯杰尔的活动不是为了伊朗的利益，而是为了派他到伊朗去的美帝国主义集团的利益。过了十年，他居间撮合伊朗政府和美国各石油公司关于许给它们开采北伊朗石油租让权的谈判，绝不是偶然的。苏斯杰尔意图巩固自己在伊朗的地

①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819 页。

位，便想依靠英国人。按照他的计划而建立的宪兵队队长一职，拟委任英国军官斯托克斯充任。后来，遭到俄国抗议，才聘任瑞典军官为宪兵队长。在其他的问题上，苏斯杰尔也反对俄国。苏斯杰尔的活动引起了沙俄政府的极端不满和抗议。

由于推翻了反动分子穆罕默德·阿里王的王位而取得政权的伊朗政府，执行着优柔寡断、模棱两可的内政和对外政策。它害怕革命比害怕反动派还厉害，不敢采取坚决的措施，取缔反动力量，却解除了主要革命力量的武装——费达依部队。其结果遂使极端反动的人物重新抬起头来，积极活动。废王从自己的代理人那里经常得到伊朗国事的情报，准备夺回王位。他的代理人在伊朗展开了阴谋活动，北伊朗发生了反革命叛变。阿塞拜疆的一个反动封建主——废王的走狗萧查·多拉率领武装匪帮反对政府，包围了大不里士。废王的兄弟萨拉尔·多拉公开在库尔德斯坦准备发动反对政府。

1911年7月，穆罕默德·阿里认为形势利于实行反革命的政变，乃在沙皇政权的帮助下，登船渡过里海，在里海的东南沿岸上，在高缪什-吉毕

登陆，就在这里把经常从事抢劫掠夺的反动的土库曼各部落酋长罗致到自己的一边。穆罕默德·阿里在土库曼部落酋长的帮助下，从土库曼各部落招募了三万多人，乃进军德黑兰。土库曼部落的酋长所以愿意支持国王，不仅由于受国王的收买，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进军德黑兰是可以任意掳掠的一个好机会。土库曼的封建主们一心想恢复旧秩序，因为他们在旧秩序下可以肆无忌惮地袭击和抢劫城乡的平民，所以他们同情穆罕默德·阿里的种种计划。和废王的发动及其向德黑兰进军的同时，废王的兄弟萨拉尔·多拉也在库尔德斯坦举行反动叛变。

反动分子穆罕默德·阿里的出现于伊朗及其向德黑兰进军的消息，激起了国内人民的极大愤慨，人民奋起保卫宪法，和废王与反动派作斗争。伊朗全国到处举行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要求政府立即采取坚决措施，消灭穆罕默德·阿里和萨拉尔·多拉反革命匪帮。人民又组成革命志愿军——武装的费达依部队。当政府派军队征讨废王及其兄弟的匪帮时，有大量的志愿军——费达依参加政府军。1911 年秋，废王和萨拉尔·多

拉匪帮被政府军和志愿军的联合力量击溃了，穆罕默德·阿里再度逃往国外。

在击破废王匪帮后，议会通过了没收前王及这次叛乱的主犯的财产的法令。苏斯杰尔根据这项法令下令查封废王兄弟萧阿·萨尔塔涅在阿塞拜疆的财产。因为这位王子的财产抵押在俄国的波斯信贷银行，因而沙皇驻大不里士的领事和苏斯杰尔所派行政代表发生了冲突。

1911 年 11 月，沙皇政府和英国一起向伊朗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伊朗政府罢斥苏斯杰尔，赔偿驻在伊朗的沙皇军队的军费，今后在未通知沙俄与英国并获得英俄同意之前，不得聘请外国顾问。最后通牒侵犯了伊朗主权，引起了人民极大的愤恨，各地到处举行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口号是："不是死亡，就是独立！"开始抵制洋货运动。议会拒绝了最后通牒。

沙皇政府因此曾又派军队开入阿塞拜疆、吉朗和呼罗珊，英国也派兵侵入伊朗南部各地区和各城市。革命部队在大不里士、恩齐列、腊什特和马什哈德等地武装抵抗沙皇军队，在大不里士的抵抗特别顽强，战斗一直继续到 1912 年 1 月初

旬。后来，沙皇司令部又派遣军队，携有大炮，开至大不里士，这才在反革命匪帮的帮助下，击败了革命部队，占领了大不里士。反革命匪帮在攻陷大不里士时，大肆屠杀，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伊朗南部各城市被英军占领，镇压革命运动的手段，尤其残酷。

沙皇军队占领伊朗北部各城市——恩齐列、腊什特、喀斯文、亚斯特拉巴、马什哈德等地。在马什哈德反动派的党徒为了达到挑拨的目的，躲入李查教长的清真寺搞"别斯特"，要求穆罕默德·阿里王复辟。这就给沙皇司令部轰击李查教长的清真寺造成借口，而实际上，那些挑拨者早在轰击以前就接到警告，从那里撤走了。接着，马什哈德的革命费达依部队也被解除了武装，市内建立了反革命的恐怖制度。

伊朗反动派利用沙皇军队在北伊朗，英国军队在南伊朗干涉的机会，并在励行党叶夫列穆部队和巴赫季阿尔部队的帮助下，于1911年12月间在德黑兰完成了反革命政变。叶夫列穆的部队和巴赫季阿尔人占领了议会大厦，议会被解散了。以恺加王朝集团为首的反动封建贵族重新在

伊朗掌握了政权。政府接受了英俄的最后通牒。许多伊朗报纸被封闭了。国内到处通缉革命党人，任意杀害。

1905—1911 年伊朗革命失败的原因很多，其最重要的不外以下几点：（一）虽然有些城市和省份（大不里士——阿塞拜疆，腊什特——吉朗）的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了革命运动，但是 1905—1911 年的伊朗革命，毕竟还不是居民的基本民主阶层在国内各主要城市起着独立和积极作用的这样一种革命。工人阶级发展的软弱也有关系，当时伊朗差不多完全没有工业无产阶级。农民参加革命不够积极。虽然伊朗各州也都有过反对王室政权和诸汗的农民运动，但是农民运动广泛开展的却只有阿塞拜疆和吉朗两地，农民运动照例是组织很差，是自发的、分散的、局部的运动。农民运动采取的方式，首先是消极抵抗——抗缴税捐等等。农民是居民中的基本群众，但都不大过问政治。而象伊朗这样的农业国家，革命的成败是要看农民参加革命斗争的程度如何而决定。（二）除了大不里士、腊什特和其他少数城市与州以外，人民群众还不能从自己的队伍中，推选出能给人

民群众指出革命积极性的正确方向的领导者，因而除大不里士和腊什特部分地区以外，伊朗自由主义者（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地主和革命初期的高级僧侣）遂能到处把持革命领导权，利用人民的革命情绪、革命的成功和胜利，为自己谋利益(例如，1909年7月的进军德黑兰，废黜国王等等)。伊朗自由主义者把持住革命运动的领导权以后，遂极力阻挠革命的发展，不使革命深入，不准进一步展开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自由主义者害怕革命深入，于是便走上和反动封建主、帝国主义者妥协的道路，走上反对革命的道路(1910年解除费达依部队的武装以及其他对于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的让步等等)。缺乏真正的革命领导，促成了革命的失败。(三)不仅伊朗国内反动派的力量出动反对伊朗革命，而且帝国主义列强也在紧要关头派兵镇压革命。俄国1905年革命的失败和反动派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1905—1911年伊朗革命的失败。

1905—1911年伊朗革命是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具有强烈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因素(阿塞拜疆、吉朗)。这次革命是继俄国1905年

革命之后，在二十世纪之初延及东方各国（伊朗、土耳其、印度、中国）的革命浪潮的组成部分。列宁曾把这种浪潮称之为走向争取民主的自觉的政治斗争的“亚洲的觉醒”。伊朗革命面临的任务在和封建残余与帝国主义的统治作斗争。伊朗革命证明，伊朗也和其他东方国家一样，已经进入了自己历史发展的新时代，进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曾经写道：“在东欧和亚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是在1905 年才开始的。”①

1905—1911 年伊朗革命是在俄国 1905 年革命事件的影响下发生和发展的，可是这次革命本身反过来又给予东方其他国家以革命化的影响。在俄国革命影响下，继伊朗之后，印度于 1906—1908 年也发生了反帝的人民运动；土耳其则有 1908 年的青年土耳其革命；中国则有 1911 年的革命。

二十世纪初在东方各国所发生的一切革命中，伊朗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特征表现得最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2 卷，第 517 页。

为显明。例如，在伊朗，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运动就比土耳其的人民群众来得积极。伊朗人民在革命过程中创造了这样一些革命组织形式，例如，成为独特的革命民主政权胚胎的恩楚明、费达依部队——自由人民的革命近卫军、穆扎希德组织，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纲领、要求和口号（穆扎希德纲领）。伊朗的革命斗争有时采取的是最高级的最坚决的武装起义形式（大不里士、腊什特）。

在伊朗革命的第一阶段，参加革命运动的有民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地主、僧侣、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工人和农民。不久，革命就分成了两派：（一）民主派（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城市贫民）；（二）自由主义派（大资产阶级、地主和高级僧侣）。民主革命派的意图在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进行到底。而自由主义派则在召开议会，公布宪法和实施一些改革之后，就认定革命任务基本上已经完成，因而逐渐脱离革命，走上反对民主，和反动派勾结的道路。

如果俄国沙皇和英国人所保护的是伊朗的反动派，所反对的是伊朗的革命运动，那末，布尔

什维克所领导的革命的俄国则是坚决反对沙皇制度对于伊朗革命所持的反动政策，是竭尽心力支持伊朗革命的。南高加索和俄国革命人士对伊朗革命的帮助，上面已经讲到过。列宁当革命发生时，屡次发表文章捍卫革命，揭发沙皇制度和英国阴谋与伊朗反动派勾结扼杀伊朗革命的政策。俄国布尔什维克在伊朗革命被镇压以后，立即在巴黎召集会议，根据列宁的建议，通过了《关于俄国政府对波斯的进攻》的特别决议，其中写道：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抗议沙皇匪帮公然扼杀波斯人民的自由，并且不惜采取最野蛮最无耻的行动的强盗政策。

“代表会议确认，俄国自由派竭力吹嘘和支持的俄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的联盟，锋芒首先指向亚洲的民主革命运动，这个联盟使英国自由派政府成了沙皇制度的血腥暴行的帮凶。

“代表会议对波斯人民的斗争，特别是对在反对沙皇暴徒的斗争中遭受巨大牺牲的社会民主党的斗争，表示深切同情。”①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56页。

孟什维克对于伊朗革命的态度则完全与此相反，他们丧尽天良地硬说，伊朗革命中的农民、工人甚至一切民主运动都是反动的。

虽然1905—1911年伊朗革命被镇压下去了，但是这次革命在伊朗历史上却有着重大的意义。这次革命唤醒了广大劳动群众自觉地参加政治生活，为反对封建主义的残余的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斗争。这次革命在伊朗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期。1905—1911年伊朗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制度和恺加王朝的君主政体，导致宪法的公布，导致东方国家第一个长期存在的国会——议会的成立。这次革命撼动了封建制度，并在很大程度上为推翻恺加王朝准备了条件，为在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伊朗大大展开的民族独立自主的斗争准备了条件。

第十四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伊朗

由于镇压了1905—1911年伊朗革命的缘故，遂使英国和沙皇俄国更得进一步奴役伊朗，而它们在伊朗的经济政治地位也益加巩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伊朗差不多完全成为英国和沙皇俄国的殖民地了，仅不过形式上还算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已。列宁在其《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说，波斯、中国和土耳其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同时他指出："其中第一个国家差不多已经完全变成了殖民地，第二个和第三个国家正在变成殖民地。"①

早在1912年2月，伊朗政府就在英国和沙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72页。

俄的压力下，不得已而正式承认了关于在伊朗划分势力范围的1907年英俄协定。

英俄在财政上奴役伊朗一天比一天厉害。在1911—1914年这一期间，王室政府获得五笔新借款，其中三笔借自英国，总额为二百万英镑，二笔借自俄国，总额约一千四百万金卢布。1914年，伊朗欠负英俄的债款达六百八十万四千英镑。仅借款的利息一项，伊朗每年就得付出五十六万三千六百英镑，占伊朗国家支出总额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英国波斯帝国银行和俄国信贷银行的势力更加扩大了。伊朗变为附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产地的过程加紧了。

英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在库齐斯坦大规模地采掘南伊朗的石油。1908年在马斯哲杰-索莱曼地区发现了丰富的石油蕴藏，1909年成立了英波石油公司（在1935年更名为英伊石油公司）。由于石油在工业上的需要和军事上的意义日益重大，而英国海军军舰改用了石油作燃料的缘故，英国政府遂大肆收买了一大批英波石油公司股票，从而控制了该公司的业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波石油公司和英国海军部曾经

签订了合同，规定不列颠军舰所用石油由该公司供给，于是伊朗石油的意义益加重要了。英波石油公司的石油开采量在大战期间大增，从1913年的八万吨增加到1919年的110万吨。由于英波石油公司的设立，英国鱼肉伊朗益甚。公司除取得了经济特权以外，还攫到许多政治权利：可以私设警备队、警察、学校等等权利。公司企业所在地的阿拔丹岛和其他地区的州长的任免完全秉承英国人的意愿。公司俨然成为国中的小朝廷了。公司的行政领导人员自然也都是英国人——军人或是便衣侦探。除波斯帝国银行外，英波石油公司很快就成为英帝国主义在伊朗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了。

沙俄军队和英国军队于1905—1911年镇压革命时盘踞在伊朗北部和伊朗南部，后来就没有完全从伊朗撤出。大战前夕，沙俄军队驻在伊朗阿塞拜疆北部，占着霍伊及其他城市；英国军舰停泊在卡隆河，英军占着英波石油公司开采区库齐斯坦的阿瓦士市及穆罕麦拉（霍林沙黑尔）市。

伊朗最有战斗力的军队：在北部——为哥萨

克旅，名额约八千人，是由俄国军官指挥；在南部——为宪兵部队（约七千人），由瑞典军官指挥。

这就是说，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伊朗差不多完全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了，只是在形式上、公文上还算是个独立的国家而已。1915年列宁写文章论及波斯时写道，当时波斯十分之九已经是殖民地了①。

到了1914年，德国在伊朗的地位也大大巩固了。大战前，德国对外贸易在伊朗方面，已仅次于沙皇俄国和英国而占第三位。德国公司在伊朗许多城市中都设有分公司，德国轮船航线也在波斯湾积极发展业务。大战前，德国在波斯湾的海运业务也仅次于英国而占第二位。虽然俄德在伊朗的矛盾，特别是英德在伊朗的矛盾较之这些国家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矛盾是次要的，可是这种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至少也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之一。

大战开始后，伊朗政府于1914年11月2日

---

① 参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19页。

正式宣布伊朗中立。虽然这样，但是伊朗的领土已成为交战的两个帝国主义集团间的战场了。

德土军队首先侵入伊朗。安维尔总督和德国军官共同制定的计划，预拟攫取南高加索全境、北伊朗、俄国里海东岸各州和中亚细亚。土耳其人和德国人希望利用大土耳其主义和大伊斯兰主义的宣传，吸引伊朗和阿富汗参加战争，一同对英国与俄国作战。1914年11月，土耳其军队侵入伊朗阿塞拜疆，占领了其西部地区（霍伊、乌尔米亚等市），以威胁俄国的南高加索。1915年11月14日，土耳其又占领了大不里士。因为德国—土耳其集团这种活动，俄国军队遂在1915年1月末开始进攻伊朗阿塞拜疆的土耳其军队。

在此以前，英国就派军队驻在伊朗西南部产石油的地区。俄土军队在伊朗领土上开始作战，起初只在阿塞拜疆有战事，1915年1月31日，俄军在阿塞拜疆占领大不里士，后来又在哈马丹地区、克尔曼沙赫和哈涅根发生战事。沙皇、英国和土耳其的将领在其军队占领的伊朗领土上横行无忌，就象是在殖民地上一样，毫不把伊朗政权

放在心上。

1914年末至1915年初，俄国外交大臣沙左诺夫和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举行秘密谈判，于1915年3月交换照会，约定伊朗的中立地带也一并予以瓜分。为了换得英国答应将君士坦丁堡及海峡让与沙俄，沙皇俄国同意除伊斯法罕、伊斯得两市以及邻接俄国、伊朗、阿富汗三国交界处不大的地区以外，将中立地带并入英国势力范围。英国特别要求将伊朗西南部地区并入其势力范围之内，因为当时英国石油公司正在那里大力开采石油。

伊朗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处处遭受外人的奴役，又有土耳其、英国和沙皇军队占领着它的一部分土地，彼此协商彻底划分伊朗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一切都加强了伊朗人民的反帝情绪。就是由上层封建人物组成的伊朗政府也在1915年采取了剧烈的反英立场。相反地，和英俄作战的德国却让伊朗很多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出身的政治家觉得，它是可以依靠来抵抗英国和沙俄的一个国家。这就使一心想实现自己帝国主义者和强盗目的的德国能够利用伊朗的反

英反沙皇情绪，以谋私利。

德国公使馆、德国领事们以及土耳其代表和其他的德国间谍在伊朗广泛地展开了反英反俄的宣传。德国代表用尽了各式各样的方法，终于把伊朗许多政治家吸引入德国的怀抱。指挥伊朗宪兵的瑞典军官公然采取亲德态度，驻在伊朗南方各州的宪兵变成了执行德国政策的爪牙。德国间谍展开了秘密活动：组织各部落暴动；进行恐怖活动和其他反对在伊朗的英俄代表及其机构的发动。1915年，德国间谍在班达布什尔、设拉子、克尔曼沙赫、伊斯法罕、伊斯得和克尔曼大肆活动，其中很多人都是德国驻伊朗的官方代表，有些则是领事、副领事等人物。德国和土耳其间谍利用伊朗居民在宗教上的成见，乃宣传大伊斯兰主义，并且蛊惑他们说：威廉二世以下的一切德国人都入了伊斯兰教了，他们把德皇也叫作“哈只·威廉”。

必须指出，英国和沙俄意图巩固自己在伊朗的统治地位，不仅是凭兵力，而且也用收买和其他方法，尽力拉拢伊朗居民中的各种分子，在国内造成自己的支柱。沙皇军队的司令部在伊朗把

一些库尔德部落吸引到俄国来。励行党人、封建贵族的代表和其他分子都是俄英帝国主义者的间谍。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列强派代表们在伊朗进行这种活动，曾经写道："都是领事们（所有三大列强①）进行无耻的阴谋，收买匪帮，煽动内争……"②。

1915年末，德国人在南伊朗的成功非常大，当年11月，德国以瑞典军官统率的宪兵部队竟占领了设拉子（法尔斯省的省会），捕获了英国领事及其余一些住在设拉子的英国人。英国和俄国的代表和臣民深怕陷入德国人手中，遂于1915年抛弃伊斯法罕、伊斯得、克尔曼，而逃往英国人占领的阿瓦士和班达-阿拔斯。随着占领设拉子以后，德国人的势力又到了克尔曼以及伊朗东南地区的其他各城市。他们所以拚命向伊朗的这些州进攻，决不是偶然的。他们是想占住通向印度的咽喉要地。本此目的，德国派遣封·根季格和上尉尼杰尔马耶尔率领德国—土耳其—奥地利军事代表团通过伊朗到了阿富汗。代表团的使命是

① 列宁指的是英国、俄国和德国。

② 《列宁文存》俄文版第29卷，第343页。

勾引阿富汗加入德国方面作战。代表团千辛万苦到了喀布尔。虽然一部分阿富汗的诸汗和军官准备加入德国方面，可是阿富汗的爱弥儿[1]利用战争从英国多得补贴费，故拒绝接受德国的提议，于是代表团遂不得已而从阿富汗退去。

在大战第一年的时候，德国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势力也很大。代表伊朗资产阶级利益，反对英国和沙俄的民主党，奉行德国的方针。德国遂得把第三届议会中的很多议员吸引到了自己这方面来，因而议会主张支持德—奥—土同盟。1915年11月，莫斯透菲·马马列克内阁拒绝了和英俄举行关于伊朗对德作战的谈判。

英国和沙俄鉴于德国在伊朗的地位加强，便增派军队到伊朗以资报复。早在1915年5月的时候，俄国的一个军团在巴拉托夫将军指挥下已在恩齐列登陆，向德黑兰推进，占领了喀斯文。亚赫麦特王在俄英公使的压力下，在沙皇军队的威胁下，被迫于1915年11月把莫斯透菲·马马列克内阁免职，并解散了亲德的议会。

---

① 穆罕默德后裔之称，阿富汗国王的称号。——译者

被解散的议会的一部分议员和免职的莫斯透菲·马马列克内阁的阁员偕同德国公使和土耳其随员离开德黑兰到库姆去了，他们在这里发表了成立临时政府的声明，临时政府称之谓“临时民族政府”。在此以前，伊朗资产阶级和地主，在德国间谍的积极参加下，在伊朗成立民族主义的“民族复兴”委员会和“维护伊朗独立”委员会。在瑞典军官领导下的一部分伊朗军队和宪兵投到了“临时民族政府”和“民族复兴”委员会这一边来。

退至库姆的民族主义者，在进行反对沙皇和英国军队的斗争中，所恃的是伊朗一部分有亲德情绪的资产阶级和地主。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也拥护他们。这般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们到处自发地以不同形式起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军队的斗争，从伊朗东西南北各地赶来和民族主义者合流，他们的部队一天比一天增多。但是伊朗地主和资产阶级为了和一批帝国主义者们作斗争，遂和另一批帝国主义者——德帝国主义者联盟。他们害怕人民群众，所以丝毫没有作当前的抵抗帝国主义占领者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打算。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改善劳动群众，特别是农

民的情况的措施，以便建立巩固的反帝统一战线。此外，就是伊朗资产阶级和地主自己也没有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真正团结起来。伊朗资产阶级和怀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地主大都是德国、土耳其间谍手中的玩具，客观上便利于德帝国主义执行其侵略计划。例如，当1915年冬，土耳其军队占领了克尔曼沙赫，以后又占领了哈马丹的时候，在这些战役中，土耳其军队就曾得到伊朗民族主义者所组织的武装部队的帮助。

由于这一切情形，因而民族主义者的力量就削弱了，在群众中的威信也衰微了。

沙皇军队和库姆"临时民族政府"的部队起初在喀斯文至德黑兰的公路上曾有接触，后来又在德黑兰至库姆的道路上发生接触，"临时民族政府"的部队被击败了，因而"临时民族政府"不得已而自库姆撤往卡善。后来有一部分库姆民族主义者又逃往哈马丹和克尔曼沙赫，并入占领各该城市的德国—土耳其军队中了。

伊朗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代表，按照德国—土耳其间谍的指示，在克尔曼沙赫组成了所谓"民族政府"，库姆政府的某些人员也参加了这个政

府。拥立大封建主尼扎姆·萨尔塔涅为该“民族政府”的首脑。

但是刚到1916年初，土耳其军队就被哥萨克逐出哈马丹。1916年2月，沙皇军队占领了克尔曼沙赫，到了4月，就迫近伊土边疆了。土军、由德一土军官指挥的一部分民族主义者的军队、许多“民族政府”的成员和被解散的议会议员都逃入土境。其余部分民族主义者的军队失去了领导，遂在国内四散了。后来，到了1916年年中，土军再度占领了克尔曼沙赫和哈马丹的时候，“民族政府”的成员和亲德的议员们又出现在伊朗西部。1915—1916年伊朗中部和西部的情况大致如此。

在南伊朗，在大战初期的二年中，由于人民痛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并由于德国间谍的煽惑，许多部落(巴哈尔鲁、唐格斯坦等)继续进行反英的活动。卡什卡伊各部落也不再服从政府当局的命令了。巴赫季阿尔人分裂了。巴赫季阿尔的一些大汗——英波石油公司的股东——继续支持英国人，而巴赫季阿尔的一些小汗却投入德国人方面。

英国担心德国间谍在伊朗南部和东南部的地位日益巩固，故决意把伊朗这些州完全占领。英国怀有这种目的，乃于1916年初派毕尔西·赛克斯将军率领特别远征军到了南伊朗。除其基本任务系占领伊朗东南部和肃清该地德国间谍的活动以外，又派赛克斯完全消灭瑞典军官指挥的宪兵部队，另建新军，由英国军官指挥。这些新军的经费由英国拨给。

伊朗政府直到1917年3月拒不承认英国有在伊朗编练新军的权利。虽然如此，但是赛克斯却不顾伊朗政府的意见，从1916年初，就着手执行英国当局委派给他的任务。

赛克斯在1916年用了一年的功夫占领了美克朗、克尔曼、设拉子、伊斯得和其他城市以及伊朗东南地区，把德国间谍从这些地方逐出。以印度调来的军队和新在伊朗编练的军队建成所谓东波斯掩护队，其基本任务在确立英国在该处的控制，并防止将来德国和土耳其间谍进入印度和阿富汗。英军占领设拉子以后，1916年11月又在南伊朗消灭了瑞典军官指挥的宪兵队，英国人另组新军来代替它（名额约八千人），称之谓“南

波斯步兵团”。该团中的一切指挥职位全由英国军官担任。

到了1917年，英国人肃清了许多伊朗东南地区的反英运动中心，只有卡什卡伊人、哈姆赛和其他游牧部落拒不屈服，使英国人不能高枕无忧。英国人认为最危险的是封建酋长索拉特·多拉领导的卡什卡伊部落。这些部落后来于1918年起义抗英。

这就是说，到了1917年，伊朗实际上已被沙俄和英国占领，沙俄军队占领了伊朗北部全境，直到伊斯法罕；英军占领了其余南伊朗全境。国王及其政府的政权徒有虚名，实际上伊朗的一切事务完全由沙皇和英国的公使与将军处置。

这种情形不能不激起伊朗人民对于英国和沙俄的愤慨。战争相持愈久，伊朗广大劳动群众的反帝斗争也就愈加炽烈。差不多伊朗各州无处不有农民游击队反对英国和沙俄，有时也反对伊朗封建主。这个运动在伊朗北部——吉朗——发展得特别广泛。领导他们的是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密尔扎·库切克汗。密尔扎·库切克按其社会地位

和出身来说，本来不是汗，只不过是库切克的追随者，在对他说话的时候，称他做汗。密尔扎·库切克的父亲是商人。密尔扎·库切克在青年时代在神学院读书，准备当毛拉。他参加过1905—1911年的伊朗革命，参加过腊什特费达依部队1909年的进军德黑兰，他也参加了反对穆罕默德·阿里王的斗争。大战初期，库切克汗在吉朗领导由农民、城市贫民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游击队，和沙俄占领军与王室政权作斗争。游击队驻在吉朗稠密森林中的富明市一带。沙皇和王室的军队很难到达此地。他们被人称为“类人猿”，“森林人”(〔дженгель〕来自森林一字)①。森林人自己的基本任务在争取伊朗的独立，他们立誓，伊朗得不到民族独立，决不剃头，所以他们都蓄有长头发。森林人的宗教成见极其强烈。很多森林人及其领导者的思想和要求也体现在宗教形式中。

森林人获得一部分怀有民族情绪的吉朗商人和地主的支持，其反帝的发动也得到农民、手工

① 指在森林中活动的人。——译者

业者和城市贫民的支持。腊什特和吉朗的一般商人、民族主义者供给库切克汗金钱。附近的居民，首先是农民，供给森林人粮食。在战争的头一年，有以哈鲁·库尔班为首的、在吉朗地主和企业主们那里当雇农的库尔德人加入了森林人的组织。

1917—1918年间，不仅吉朗一省，就是和吉朗邻接的地区：马赞得朗西部，塔利什四周等地实际上也都处在森林人的控制和他们的势力之下。森林人于1917年末，成立了委员会，名为"伊斯兰教同盟"，推库切克汗为首。"伊斯兰教同盟"委员会不是一个革命民主的组织，而是在大伊斯兰主义影响下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委员会制定的纲领的要点为：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和帝国主义作斗争；争取伊朗的独立；而在土地问题方面，提出了恢复原先"民主的"伊斯兰教原则的口号（这种口号言外之意就是土地税征收收成的十分之一）。实际上这要比森林人所征土地税为高。森林人只为农民取消了零星的缴纳实物的义务，而农民和地主的关系乃毫无改变。甚至地主对农民的榨取更有增多。当农民用先斩后奏

的办法不再缴给地主收成所得份额的时候，森林人在这种场合下却公然劝告农民照旧缴给地主收成的一部分，早先缴多少就缴多少。森林人劫持了一些大封建主，后来缴纳了巨额赎金才予释放。

“伊斯兰教同盟”委员会中有一个很有力量的地主和商人的派别，它的首领是商人兼地主的哈只·亚赫麦德·凯斯马。

森林人在吉朗和沙俄与王室政权的军队进行游击战，有时也反对吉朗的大封建主，没收属于他们的粮食和其他储藏品，宣布废除徭役，把地主逐出庄园等。例如，1915 年游击队也曾斗争过大封建主阿勃特·李查汗·谢夫契。

德国和土耳其的间谍利用蛊惑性的大伊斯兰主义宣传，力图使森林人为德—土同盟的利益服务。于是库切克汗和德国人建立了联系。有消息说，还在森林人运动开始以前，密尔扎·库切克汗就在德黑兰会见过德国武官。以封·巴海为首的一批德国军事教官潜入吉朗森林区，到了森林人那里，训练森林人部队学习军事。德国人供给库切克汗武器。德国军官留在吉朗森林中，直到1918 年年中才离去。在某种程度上，德国人也确

实获得了利用森林人运动的一些好处。他们达到了这一目的：库切克汗派遣了若干批志愿军，援助在哈马丹、克尔曼沙赫等地附近活动的德—土军。

王室政府曾经多次派遣哥萨克部队进攻森林人，但是游击队依仗有当地农民的支援，凡遇哥萨克进攻，都给击退，而且战绩卓著。如有大部队前来，便化整为零，隔一些时，再从新集结起来，继续活动。

在大战时期，伊朗的经济情况极其困难。帝国主义者在伊朗任意宰割，英国的、沙皇的和土耳其的军队在伊朗滥事征发，以及由于战祸的破坏，城乡为墟，遂使国内经济崩溃。对外贸易，特别是伊朗农产品的出口，也一蹶不振。自1913—1914年到1917—1918年，出口的干果自七千万克兰缩减至四千八百万克兰；棉花自八千三百万克兰缩减至二千四百万克兰；大米自四千一百万克兰缩减至二千万克兰；生皮革自二千万克兰缩减到三百万克兰等等。播种面积也大大缩减了，因而粮食奇缺。结果，在1917年，除去吉朗和马赞得朗两地以外，伊朗差不多到处发生饥

荒，伤寒流行。粮价上涨十二倍到十五倍，粮食投机之风特盛。英国人收买粮食，运往美索不达米亚，或者大量囤积。他们拿着粮食买来卖去，把粮价抬得更高。居民倾家荡产逃亡外方，有些地区差不多荒无人烟。伊朗财政陷于绝境，税收和关税都收不到。伊朗许多州中，特别是南部各州，盗匪遍地，打劫商旅，几致道绝商旅。有个别省的州长往往不听中央王室政府的命令，中央王室政府的政权原也是徒有其名。

当 1917 年初，俄国发生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伊朗的处境就是如此。俄国驻在伊朗的军队开始成立了兵士委员会。俄国推翻沙皇制度的消息受到伊朗劳动人民的热烈欢迎。

俄国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继续执行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沙皇所派的米诺尔斯基公使、巴拉托夫将军和毕柴拉霍夫上校带着军队仍然驻在伊朗。为答复伊朗社会人士的宣言，俄国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米留柯夫于 1917 年 3 月 17 日拍给了驻在德黑兰的米诺尔斯基一封电报，内称："我所认为……通知伊朗王室政府，俄国在对波斯的关

系上，仍然和英国完全保持协同动作，而……俄国政策绝不容有所变更……这是有好处的。但是你要注意，由于我们实行新制度的关系，我们不便公开地反对波斯的自由主义思潮，所以遇到这样问题的时候，最好是让英国公使先干，他开了头以后，你再从旁给以赞助。"① 接替米留柯夫为外交部长的大富豪捷列申柯于1917年5月9日致电米诺尔斯基说："我们对波斯政策总的方针，我的前任已经指示在案，照旧是和英国完全一起行动。"同时，反革命的临时政府向英国驻彼得堡大使皮尤凯年申明，英俄对波斯的共同政策始终不渝，在俄国方面绝无"同情波斯民主党人之理"。

在俄国二月革命之后，英国奴役伊朗就更加紧了。著名的亲英分子和反动分子沃苏格·多拉从1916年8月起作了伊朗首相，英国在德黑兰的势力日盛，而这也由于土—德军队在伊朗西部和美索不达米亚失利的关系。沃苏格·多拉政府和英国人勾结一起，对于国内民族解放运动采用

① 恩·勒·鲁宾施吉：《临时政府的外交政策》，联共（布）中央高级党校出版，莫斯科1946年版，第15—16页。

了残酷镇压、讨伐、开枪扫射、绞杀等等的政策。为了回答这种行动，无政府主义分子于1917年4月在伊朗中部成立了所谓“复仇委员会”，其成员主要都是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委员会面临的任务，是和英国人作斗争，推翻王室政权。“复仇委员会”以对个别亲英分子和反动分子的代表施以谋杀和恐怖手段为主要的斗争方法。曾经计划暗杀亚赫麦特王和沃苏格·多拉及其他等人。委员会的会员进行了约十次的恐怖行动。由于国内局势日愈恶化，沃苏格·多拉辞职了，但是代替他的人却没有改变王室政府的政策，足见个人恐怖行为的策略对革命运动的发展是有害的。

“复仇委员会”总共只存在了几个月，1917年夏季，在计划暗杀沃苏格·多拉的前一天，委员会被叛变分子出卖，报告了王室政权。委员会的会员差不多全遭逮捕，恐怖中心组织的活动也停止了。逃脱了的委员会成员潜入马赞得朗和吉朗，投奔了森林人。这些无政府主义分子的投奔森林人，对以后吉朗革命运动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损害。

这就是说，在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夕，伊朗差不多完全从属于英国了。

伊朗现代史

第十五章

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的伊朗的民族解放运动。1921年国家政变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全世界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根本转折点，给了东方民族以巨大的革命影响。它大大地推动了伊朗及东方其他国家中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进展，给殖民地和附属国开辟了解放革命的新时代。斯大林写道："十月革命是世界上第一个打破了东方被压迫民族劳动群众数百年来的沉睡并把他们卷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斗争的革命。"[1] 十月革命大大加强了殖民地国家

[1]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47页。

及附属国中各族人民，特别是伊朗各族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的声势。

俄国推翻了临时政府的第二天，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和平法令，其中也宣布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1917年11月24日经列宁和斯大林签署发表的人民委员会告俄罗斯和东方一切伊斯兰教徒劳动群众的宣言，宣布了列宁斯大林对伊斯兰教国家和伊斯兰教民族的政策基础。宣言中声明："俄罗斯共和国及其政府人民委员会反对侵占别人的领土"，"废除瓜分波斯的条约，只要军事行动一停止，军队立即从波斯撤退，保证波斯人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权利"①。

1917年12月苏维埃政府发表声明，从伊朗撤退俄国军队，而从1918年初军队即开始撤退。苏维埃政府公布了沙皇俄国和英国及其他国家所签订的涉及伊朗并侵犯伊朗作为独立国家权利的秘密条约。苏维埃共和国把沙皇俄国从伊朗人民手中所夺取到的完全都归还了伊朗。

① 《苏伊条约、协定、协议文件》，苏联外交部出版，1946年莫斯科版，第60页。

苏维埃政府的法令在伊朗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伊朗各界人士听到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无不欢欣鼓舞，伊朗的人民知道苏维埃国家才是自己的朋友和同盟者。在伊朗舆论的压力下，伊朗王室政府才不得已而声明承认苏维埃政府。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伊朗人民运动的新高涨开始了。1918年在腊什特和恩齐列，由俄罗斯革命兵士倡导组成了地方苏维埃，其成员是来自俄国部队的代表和伊朗居民的代表。关于这些苏维埃，斯大林同志写道："俄国革命第一个唤起了东方被压迫民族去反对帝国主义。波斯、印度、中国的代表苏维埃的成立是东方工人和农民从数百年来的沉睡中醒过来的鲜明标志。"① 腊什特和恩齐列苏维埃的成立，对于森林人的游击运动又是一种新的推动力。苏维埃同再次与反动王室政权及帝国主义者作斗争的森林人合作。现在森林人正进行反对英国人的活动，他们提出了"波斯是波斯人的波斯！""打倒外国人！"等等口号。森林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53页。

人捉住了腊什特的英国领事马克拉莲、英国波斯帝国银行分行经理奥克硕特和英国侦察队长诺艾里。库切克汗和森林人实际上统治着腊什特。还在这件事情以前，伊朗工人在巴库建立了革命组织，名为“正义党”(Адалят)，并推广其影响及于伊朗。在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伊朗历史上开辟了的新时代的特征是年青的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斗争，在反帝的民族解放运动中逐渐取得了领导地位的时代。

1918 年德黑兰出现了第一批工会。邮政和电报职员所组成的协会积极参加反帝运动。面包房工人协会在 1918 年德黑兰发生饥荒的时候控制住了面包价格。德黑兰印刷工人协会在 1918 年就约有二千会员，达到了签订集体合同，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和改善劳动条件的目的。

英帝国主义者认为俄国军队从伊朗撤退，是它实行掠夺计划的好机会，即可以任所欲为地奴役全伊朗，同时又可以进取南高加索。此外，英国人力图扼杀伊朗北部的革命运动，以免其传播到伊朗其他地区，进而传播到印度。所以他们决定占领伊朗全境，以便完全把它变为自己的殖民

地，进而再夺取巴库石油地区和里海东岸各州，不容许苏维埃的代表进入伊朗，把伊朗变为对苏俄作斗争的基地。

美帝国主义者在1918—1920年间力图扼杀苏维埃政权，把巴库的石油攫归已有，同时还企图用建立美国保护国的方式占领南高加索，或者取得南高加索特别是亚美尼亚的委任统治权。英国人在抗御危险的幌子下准备干涉伊朗，并见之于行动，硬说来自德国人和土耳其的军队方面的危险威胁了伊朗、阿富汗和印度。1918年初，由邓斯捷尔维尔将军统率的英国远征军取道哈马丹—喀斯文—明治尔—腊什特开至北伊朗，奉命占领腊什特、恩齐列，然后再开入南高加索，占领巴库和梯比里斯。马立逊将军率领的英国军队被派遣开至伊朗东北部，奉命占领里海东岸的各州。英国人又把里海的商船武装起来。

英国军队开至北伊朗，引起伊朗居民的疾恨。在德黑兰报纸上开始了反对英国占领的运动，发出"打倒南波斯的洋枪兵"，"伊朗的中立不该受到骚扰"等口号，人民举行大会和示威游行，对破坏伊朗中立提出抗议。英国人在伊朗只得到一

部分反动的上层封建贵族和买办的支持。英国人还利用留在伊朗以毕柴拉霍夫为首的俄国白卫分子队伍，为英帝国主义者服务。

邓斯捷尔维尔（1918 年初）开进南高加索的第一个企图终于失败了。他只到了腊什特和恩齐列，由于恩齐列的地方苏维埃和森林人的反抗，他不得已而退到了哈马丹。后来邓斯捷尔维尔得到了增援部队、炮兵、装甲兵和飞机，乃会同毕柴拉霍夫的部队重新北进。武装拙劣的森林人无法抵抗英国的装甲兵、飞机和炮兵，乃不得不向后撤退。1918 年 6 月末，邓斯捷尔维尔占领了腊什特，后来又占领了恩齐列，两处的地方苏维埃都被摧毁，它的领导人物都被押送印度。

库切克汗周围的人有和英国代理人有勾结的（例如，哈只·亚赫麦特·凯斯马就和腊什特的有名的英国代理人卡利姆汗·腊什特接近），因而他停止了民族解放的斗争，于 1918 年 8 月 12 日和邓斯捷尔维尔签订了协定。他答应英国人借道前往巴库，释放被俘的英国人，供应英军用的大米和其他用品，赶走森林人部队中的德国教官一军官。英国人则同意承认库切克汗在吉朗的政权。

库切克汗和英国人签订的这个协定，给英国开辟了进入巴库的道路，这既是对苏维埃的南高加索的叛卖行为，而且也是对伊朗民族利益的叛卖行为。

英国干涉者利用叛徒——社会革命党人、励行党人和孟什维克，在伊朗反动政府和库切克汗的协助下，借口保护巴库，防御压境的土耳其军队，于1918年8月侵入了巴库。二十六名巴库委员被叛徒逮捕，解往里海东岸，被英国人惨害。关于这样卑鄙无耻杀害二十六名巴库委员的事件，斯大林同志在《关于英帝国主义爪牙枪杀巴库二十六个同志的事件》一文中写道："只有腐朽透顶和毫无道德的帝国主义吃人者"①才能做出这种惨杀事件。

森林人的领导者和英国人签订卖国的协定，因而在居民和游击队中间丧失了威信。英国人之所以和库切克汗签订条约，不过是一种诡计，目的不过在使森林人停止抵抗而已，所以不久英帝国主义者就破坏了他们所签订的条约。哈只·亚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26页。

赫麦德·凯斯马公开背叛了森林人而投降了敌人。英国人派遣讨伐队进攻森林人，因而他们又不得已而再度退入森林之中。

到了1918年年中英国人已经控制了伊朗全境。1918年8月初，在德黑兰组成了亲英内阁，以沃苏格·多拉为首相。政府按照英国将军艾龙赛特的要求将在哥萨克旅中任职的俄国白卫分子的军官一律撤换，改用了英国人。英国人尤其费尽心机不让苏维埃的代表进入伊朗。

1918年7月，按照列宁的指示第一个苏维埃外交代表阔洛米衣采夫被派到了德黑兰。反动的沃苏格·多拉政府在英国人的压力下，不予正式承认。1918年11月2日，白卫分子受英国人唆使，袭击苏维埃代表团，绑去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解送到印度。阔洛米衣采夫终于返回了莫斯科。

1919年，伊朗反动政府提交巴黎和会一份讹诈苏维埃领土的备忘录。在备忘录中提出了蛮横的要求，要求把整个阿塞拜疆连同巴库市、亚美尼亚、卡拉巴格高地、达格斯坦的一部分连同得尔边特市，以及里海东岸各州连同克拉斯诺沃斯克市、阿什哈巴德、谋夫、基发等交给伊朗。伊

朗代表团还要求把以前属于土耳其帝国的领土直到幼发拉底河，包括库尔德斯坦全部连同季亚别基尔市和摩苏尔市并入伊朗。伊朗政府的这些要求竟是如此狂妄，甚至巴黎和会也不予以讨论。伊朗反动统治者就是这样受英帝国主义者的唆使，以这种敌对的行为报答苏维埃政府对伊朗的友好的、仁至义尽的行动。

尽管伊朗反动政府对苏维埃共和国采取公开敌对态度，但因为苏维埃政府一向是力图帮助伊朗人民摆脱半殖民地的地位的，所以仍然力图和伊朗建立友好关系。1919 年 6 月 26 日，苏维埃人民外交委员会交给伊朗政府一份《致波斯人民和波斯政府》的照会，再度声明苏维埃政府放弃俄国从伊朗获得的、使伊朗处于不平等地位的一切权利和特权。照会中又称，为了伊朗的利益，苏维埃政府放弃沙皇时代借给伊朗的贷款，放弃租让权，而且也放弃了领事裁判权。照会上说，波斯信贷银行，以及过去俄国在波斯掌握的一切铁路、港口设备、邮政、电话和电报线路都交给自由和独立的人民享用；取消或者改变足以使波斯人民处于从属地位或者足以妨碍其内政的一切其

他措施或规定①。

但是沃苏格·多拉政府当时正想和英国签订奴役伊朗的英伊协定，因而把这份苏维埃政府照会秘而不宣，不让人民知道。

阔洛米衣采夫再度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全权代表的资格被派到了伊朗。由于南高加索为英国人所占领，所以阔洛米衣采夫只得绕道前往伊朗。英国人极力阻止苏维埃代表到达德黑兰，因为苏维埃代表的到来，将会妨害已经准备成熟的1919年的英伊协定的签订，而该协定一经签订就会把伊朗变为英国的保护国。1919年7月26日，阔洛米衣采夫到达阿舒拉德岛，他在此岛为波斯的哥萨克劫去。在往班达-嘉士的路上，阔洛米衣采夫为白卫分子菲里坡夫上校所害，有英国人同谋，沃苏格·多拉政府也知道情由。

英伊协定的谈判早在1918年秋就开始了，谈判拖延了好几个月。英国人花费了巨额金钱，贿赂和收买了伊朗的一些国务活动家。沃苏格·多拉自己和他的内阁中的其他头目受贿约十三万

① 参阅《苏伊条约、协定、协议文件》，第65—67页。

英镑。后来英国人却提出了要求，要求伊朗偿还它在签订协定时所花费的贿款和收买费。

按宪法规定，签订协定必须先经议会批准，但沃苏格·多拉没经过议会批准，便于1919年8月9日在德黑兰在英伊协定上签了字。依照协定，所有的伊朗部院和机关英国均得加派顾问，而由伊朗担负费用，顾问的权力极其广泛。协定规定：由英国和伊朗各派军官成立混合委员会改编伊朗的军队；军官-教官以及全副武装、装备和弹药都来自英国，经费由伊朗政府负担；英国则给予借款二百万英镑，以供上述措施之用，但须先由任伊朗财政总稽核的英国官员控制了伊朗财政以后施行。协定又规定成立英伊合办企业，以便在伊朗领土上建筑铁路和其他道路，并成立混合委员会改定伊朗关税。于是，英国强迫伊朗签订的1919年协定便把伊朗完全屈从于英国。伊朗的军队、财政、铁路以及一般的道路的修筑、关税政策等等完全交与英国控制了。

签订这种奴役伊朗的协定，遂使伊朗变为英国的保护国，因而引起了伊朗一切进步社会人士的愤怒。只有象赛义德·齐耶这样明显的英国代

理人才拥护这一协定。自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就站在反苏立场上的赛义德·齐耶，在他自己的《雷霆报》上拚命宣扬把伊朗变为英国的保护国的种种“好处”。早在1919年赛义德·齐耶已经开始按照自己主子——英帝国主义者的指示，作反苏的诽谤宣传，而对于英帝国主义的政策则赞不绝口。

英国人不待伊朗议会批准协定，就着手把协定付之实施。以爱尔米达支·斯米特为首的英国财政代表团到了伊朗，他担任了伊朗财政总稽核之职；军事教官也抵达伊朗。1920年，英国根据协定中关于修改伊朗关税的条文，强迫伊朗签订了英伊关税协定。该协定对英国商品定了极其优惠的低微的进口税，而对苏俄商品则规定了极其高的实际上是禁止进口的关税。英国人一心想把伊朗完全置于掌握之中，成立了所谓“东方银行”和企图把北伊朗的石油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北方石油公司”。草拟计划成立各种辛迪加，以便在伊朗修建铁路。英国人独占了伊朗市场。英国人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操纵它的进口商品价格，而且购买伊朗商品（粮食等），拿来投机。结果，日用必需品和粮食的价格更加高涨。因而饿殍遍

地，灾疫流行。

英国人在伊朗完全是任意胡为，对于民族解放运动参加者和亲苏派横加残害，不是枪毙，就是逮捕入狱，或者流放至美索不达米亚与印度。英国人控制了报刊、舆论，总之是控制了伊朗的全部社会政治生活。英国人的傀儡都担任了大臣、州长等等要职。伊朗只是在形式上还算是一个独立国，实际上已经隶属于英国。列宁早在1919年7月间就曾说："波斯归了英国"①。沃苏格·多拉预备召开议会，希望以贿买和恐怖手段获得多数票，使议会顺从地批准1919年签订的英伊协定。

但是由于种种事态，这个协定注定了不能实现。英国想通过实现1919年的英伊协定把所有中东国家变为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奴役伊朗的计划失败了，这主要是赖有苏俄及其所采取的政策。苏俄地位的巩固和1920年年中开始关于签订苏伊政治条约的苏伊谈判，才破坏了英帝国主义在伊朗的地位。在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伊朗北方各州及其邻国——土耳其和阿富汗展开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加速了英国把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469页。

伊朗变为其殖民地的计划的失败。同时战胜的列强之间的矛盾：美国和法国特别反对英国在伊朗扩张殖民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1919年英伊协定失败的原因。因为美国也想在伊朗进行殖民剥削，所以它绝不容许伊朗变为英国独占的殖民地。

1919年英伊协定签订后，英国人遂成为伊朗的主人，于是伊朗的反英情绪更为激昂，各城市都有大规模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抗议签订这一协定，散发了要求取消这一协定，并要求沃苏格·多拉政府辞职的传单。在德黑兰散发要求国王不得回国的传单。因反对这次协定成立了若干秘密团体。革命的动荡遍于全国。苏俄红军粉碎了外国干涉者，恢复了南高加索的苏维埃政权，这种情形鼓舞了伊朗人民，进行反对英国占领者及其伊朗傀儡的解放斗争。

以曾参加过1905—1911年革命的赛赫·穆罕默德·希阿巴尼为首的阿塞拜疆民主党人于1920年4月在大不里士起义。赛赫·穆罕默德·希阿巴尼出身于商人家庭，受过僧侣教育，后来且曾当过大不里士总清真寺的教长，他参加过1908—1909年的大不里士起义，而在1909年，被

选为第二届议会的阿塞拜疆代表。赛赫·穆罕默德·希阿巴尼在议会中加入了民主党人一派，并出面反对帝国主义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代中，希阿巴尼及其拥护者历遭王室政权以及当时占领大不里士的土耳其人的迫害。1919 年英伊协定签订后，希阿巴尼激烈地反对这一协定。他和他一派的人要求取消英伊协定，尽快地召开议会，由能在伊朗实施改革的爱国人士组织政府。希阿巴尼号召和旧日的专制王室制度作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在希阿巴尼的领导下，在南阿塞拜疆组成了民主党，其目的为了在国内争取民族解放与建立民主秩序。民主党系由进步的资产阶级、地主和僧侣、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和其他居民阶层中的代表人物所组成的。

民主党有自己出版的《复兴报》，刊载希阿巴尼的文章和演说。希阿巴尼在《复兴报》上揭发英帝国主义者和伊朗反动派的政策与阴谋，对 1919 年签订的奴役伊朗的英伊条约表示抗议，号召阿塞拜疆人民起来反对伊朗和英国压制者，争取民主和民族解放。阿塞拜疆民主党因为反对民族压迫，所以要求进行国内的改革，发展教育，编练

人民军，成立能够保障人民利益的民主政府。

以希阿巴尼为首的阿塞拜疆民主党人，于1920年4月在大不里士武装起义，反对伊朗反动政权及操纵他们的英帝国主义者。民主党人的武装部队占领了大不里士的政府机关，把国王委派的州长和反动官吏赶出大不里士。广大人民群众极力支持民主党人的起义。在宪兵队中有许多参加过1905—1911年革命的人士，也投向起义者。南阿塞拜疆其他一些城市也归附了民主党人。

在大不里士发生民主革命以后，阿塞拜疆被宣布为阿扎吉斯坦，就是自由国家的意思。希阿巴尼及其拥护者宣传成立独立的阿塞拜疆民主国家——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思想。这就是说，以希阿巴尼为首的阿塞拜疆民主党人所进行的活动乃是一种民族解放运动。

民主党人取得政权以后，便采取措施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状况。当时适逢饥荒，因而严禁投机活动，降低食品的价格，并施行了其他有利于人民的措施。

阿塞拜疆民主党人的起义，对于阿塞拜疆以及伊朗北部各省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具有极其

重大的意义。它对于伊朗的政局也有严重的影响，促成了后来沃苏格·多拉反动政府于1920年年中辞职。

希阿巴尼的起义虽然是杰出的民族民主运动，但是阿塞拜疆民主党人的领导者们，由于他们的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却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因而削弱了民主党人的力量。希阿巴尼自己固执许多错误的和对发展革命运动有害的观点，如希阿巴尼虽然能保卫人的自由和权利，却不了解广大人民群众在这个斗争中的决定意义，甚至还惧怕和不相信人民运动。他说："普通人民是偏见的奴隶，如果普通人民正睡着，竟至睡得那样死，而当他们一觉醒来的时候，那他们就不承认渐进的行动。"同时希阿巴尼对于强制的斗争方法的意义估计不足，而抱着有害的错觉，认为可用一种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种不正确的思想方针使得希阿巴尼犯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对大不里士的反动派（封建贵族和其他反动分子）甚而连波斯的哥萨克部队均未予解除武装。希阿巴尼派未与反动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以至他们仍能自由自在地在城市中进

行反革命的活动，和大不里士以外的反动力量以及王室军队的指挥部勾结。希阿巴尼及其拥护者对人民群众的作用估计不够，没有设法使人民武装起来，虽然世界大战后在大不里士还存有武器和弹药，但他们只编练了不多的武装志愿部队，也没有认真设法修筑大不里士的工事。在土地改革方面一点工作也没有做。希阿巴尼没有和伊朗其他省份（吉朗等）的革命运动建立联系。他对苏俄不信任，力图和苏维埃的南高加索划清界线，而没体会到苏俄对伊朗的政策和沙皇俄国的政策根本不同。王室政府有几个月没有采取坚决的手段对付大不里士的起义，但是希阿巴尼却没有利用反动派这种毫无办法的机会，他固执消极防御策略，虽然在伊朗其他各州中已具备很有利的条件，却不肯进攻。由于这一切情形，阿塞拜疆民主党人的声势遂日愈削弱。

1920 年秋，王室政府派遣大军，由英国人配备以优良武装，去镇压大不里士的起义。

英帝国主义者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扑灭阿塞拜疆民主党人的运动。英国派代表参加领导，又出钱收买大不里士当地的反革命分子组织了反

革命的阴谋。

新被委任为阿塞拜疆总督的莫赫别尔·萨尔塔涅随着派来镇压民主党人的王室军队，一同从德黑兰出发赴大不里士。军队一到大不里士城下就不再前进，莫赫别尔·萨尔塔涅为了转移民主党人的注意力，遂和希阿巴尼举行谈判。谈判拖延了十天，而在此时又向大不里士集中了新的部队。甚至莫赫别尔·萨尔塔涅也被放进大不里士和反动分子与哥萨克部队建立了联系，又视察了民主党人修建的防御工事。莫赫别尔·萨尔塔涅回到自己的大营，完成了一切进攻准备之后，就向军队下达向大不里士推进的命令。在双方兵力悬殊的情形下，民主党人虽然竭力抵抗，但大不里士终于被王室军队攻下，残酷镇压革命人士。希阿巴尼本人以及他的许多拥护者都被枪毙。希阿巴尼的拥护者们的家属约三百家均遭反动派的迫害。1920 年秋，阿塞拜疆的起义被扑灭了。

1920—1921 年在吉朗爆发了伊朗最猛烈的一次民族解放运动。南高加索事件是掀起这次运动的直接推动力。1920 年 4 月 28 日，巴库的反革命穆萨瓦特分子的政府被推翻，恢复了苏维埃

政权，白卫分子和干涉军在红军的打击下，掠取了里海舰队的军舰和商船后，由巴库逃往恩齐列，英国人已把恩齐列变为供应反革命力量进攻苏俄的基地。1920年5月18日，苏维埃舰队追击白卫分子和英国人，力图把白卫分子盗走的苏维埃财产追回来，苏维埃舰队出现在恩齐列附近，炮轰英国阵地，更派陆战队登陆。印度的土兵和波斯的哥萨克兵不肯与红军作战，英国人不得已而逃出恩齐列，后来又从吉朗逃走。这是英国军队从伊朗总撤退的开始。英国人和白卫分子被逐出吉朗不仅在吉朗居民中，而且也在德黑兰以及伊朗其他城市和各州的居民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反革命军队逃跑后，以库切克汗为首的森林人部队又从森林中出来，占领了腊什特和恩齐列。有些波斯的哥萨克投入森林人部队。由国王派来的吉朗州长、封建贵族以及许多反动官吏和商人都逃亡到德黑兰去了。

于是吉朗共和国宣告成立，组成了以库切克汗为首的吉朗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库切克汗同时还担任军事委员长之职。库切克汗亲笔致函列宁，以取得吉朗政权的人民的名义向列宁致敬。

在吉朗组成了统一战线，各种不同集团都加入了统一战线：库切克汗的集团（商业资产阶级和小地主），以爱赫萨诺拉汗为首的无政府主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集团，以哈鲁·库尔班为首的库尔德人集团（主要是雇农和在吉朗地主土地上工作的长工）以及伊朗共产党人集团。

“正义党”于1920年6月20日至25日在恩齐列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把正义党改名为共产党的决议。代表大会批准了党在最近期间的基本口号——反对帝国主义者，反对王室政府，反对地主大汗，——并通过支持库切克汗的决议，也就是成立统一战线的决议。代表大会选出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库切克汗政府给自己提出的基本任务如下：进行反帝斗争，把英国人逐出伊朗，推翻王室政权，占领德黑兰，反对反动分子大封建主。按照这个纲领，政府着手组织军队，名为伊朗红军。

吉朗人的部队肃清了驻吉朗的王室军队，即于1920年7月间开始向德黑兰进军，占领了位于通往喀斯文途中的重要战略地明治尔山峡的明治尔镇。以后，革命部队又沿着里海沿岸东进，到

了巴尔福鲁什（现在的巴波尔）。此外，还派遣军队乘船东渡里海，在美舍杰谢尔（现在的诺沙赫尔）登陆。

关于土地问题，吉朗革命政府的政策是仅把逃往德黑兰的反动的大封建主的土地予以没收。库切克汗反对一般地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他对于土地问题所提出的口号依然只是要求恢复旧的“伊斯兰教的民主秩序”，而这个秩序实际上对农民没有什么好处。库切克汗和他的拥护者所代表的是和地主土地占有制有联系的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反对解决土地问题。当时伊朗共产党人中间小资产阶级的情绪还很浓厚，其中有些人还不明确地懂得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当前面临的任务。

统一战线才成立不久，库切克汗和伊朗共产党人之间就发生了纠纷，因为有左倾叛卖分子混进党的领导机构中了，他们不顾伊朗的具体历史条件，过高估计了伊朗资产阶级关系的发展阶段，硬说伊朗已经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了。他们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要求立刻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小地主的土地也在没收之列。具有

无政府主义情绪的爱赫萨诺拉小资产阶级集团都支持这种口号。

左倾叛卖分子在腊什特、恩齐列和吉朗的其他地点擅自征用和没收小地主、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财产，进行反对可兰经和僧侣的宣传，并提出立刻取消妇女面纱等等口号。这种策略客观上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和国王的，因为这是破坏反帝反国王的统一战线的。后来查明，伊朗共产党人的行列中混有英国奸细，很多挑拨性的口号都是他们提出的，特别是反对僧侣的口号。

结果，吉朗的统一战线立刻瓦解了。资产阶级和小地主开始退出革命。在腊什特，为了表示对征用政策的抗议，市场停业了。库切克汗在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的压力下，要求消灭共产党。而伊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受左倾分子的影响，于1920年7月10日通过错误的决议把库切克汗从政权中排除出去。7月19日库切克汗离开腊什特，率领自己的部队退往富明市地区的森林中，资产阶级和小地主退出革命而且带走了部分农民。统一战线遂告瓦解了。

1920年7月31日，爱赫萨诺拉和哈鲁·库尔

班与共产党左倾分子一起在腊什特和恩齐列，逮捕政府人员和森林人部队指挥员中的库切克汗一派的人士，以后就在腊什特成立了以爱赫萨诺拉为首的新政府。

爱赫萨诺拉政府声明没收所有从吉朗逃亡的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农民租用其余地主的土地，实行减租，并免除农民被迫向地主缴纳其他实物的义务。但是爱赫萨诺拉政府没收逃亡的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声明只是一个空洞的宣言。

爱赫萨诺拉政府对于保证农民确能获得种子和耕畜什么也没有做，甚而，当时还有政府的代表夺取农民耕畜的事情。这就是说，爱赫萨诺拉政府的土地政策既没把农民吸引过来，然而却引起了地主的强烈不满。地主聚集在腊什特，想对爱赫萨诺拉的政策提出抗议，但是一阵机枪向空扫射就把他们驱散了。爱赫萨诺拉政府强迫地主供给大米的制度，使地主向农民收租，较前更重。

爱赫萨诺拉政府在城市中增加捐税，征用财产。定出通过商人和手工业者上层分子之手分配赋税和征用财产的制度，结果竟对一切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其他小有产市民阶层课以重税。政府下

令，征用赶牲畜的和船夫的车船，对搬运工人等实行无偿劳动。腊什特路口设有关卡，阻碍了农民把自己的产品运到城市市场出售。

爱赫萨诺拉没有经过周密的准备，便在1920年8月向德黑兰进军，结果失败了。他的部队在明治尔和喀斯文之间被英国人和国王的哥萨克击败。哥萨克在斯塔洛谢尔斯基上校指挥下追击吉朗的部队，连腊什特都占领了。吉朗人的部队也被迫自马赞得朗撤退，直到1920年10月吉朗人才把腊什特的哥萨克肃清。

爱赫萨诺拉政府不仅把小地主和资产阶级而且也把农民和城市贫民从革命中推了出去。爱赫萨诺拉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便走上和封建贵族联盟的道路。1921年春，他和塔利什的大封建主扎尔加姆·萨尔塔涅订立了共同防御库切克汗的同盟。依照协定，扎尔加姆应供给爱赫萨诺拉粮食，而爱赫萨诺拉则应供给扎尔加姆武器和弹药。爱赫萨诺拉的政策破坏了革命统一战线，不仅对吉朗的革命运动的发展有害，而且对全伊朗的革命运动的发展也同样有害。

伊朗共产党的先进分子认识到爱赫萨诺拉政

府的政策对于革命的危害，进行了反对爱赫萨诺拉和党内左倾集团的斗争。1920年9月在巴库举行的有印度、埃及、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代表参加的东方民族代表大会在这个斗争和揭发爱赫萨诺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伊朗共产党左倾集团受到谴责并被粉碎。

重新选出的伊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伊朗的工人哈伊达尔汗·阿穆奥格尔为首。哈伊达尔汗从前在巴库油田做工，后来在德黑兰发电厂做工，他积极参加了1905—1911年的伊朗革命，特别是参加了大不里士的起义。革命失败后，他被逮捕入狱，后来逃亡国外，在国外他是“正义党”的组织者之一。

伊朗共产党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制定了关于伊朗社会经济情况的纲领和共产党的策略，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所谓《哈伊达尔汗提纲》①。这个提纲认定伊朗“正处在从氏族制度和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阶段”。提纲中宣布伊朗不再立即实行完全的社会主义措施，同时必须在最近的时期内（在推翻王室政府和把英国人逐出伊朗以

① 《民族生活报》，1921年4月17日。

前），在反对国王、大封建主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实行联合一切阶级（从无产阶级到中等资产阶级）的策略。提纲载明必须和民主党左派（赛赫·穆罕默德·希阿巴尼）合作，并和库切克汗取得协议。提纲提出如下任务：用立即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剥夺大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以吸引农民参加斗争。提纲又承认必须参加伊朗议会，以便利用它作为讲坛，在居民中间进行宣传；不得侮辱居民的宗教感情，并且还提出建立革命军队的任务，以便进行反帝反国王的斗争。

伊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20年9月撤回自己在爱赫萨诺拉政府中的代表，以孤立政府和揭发政府的弊政，只有军队中还有共产党员任指挥员。此后，重新登记党员，又进行巩固地方党组织的工作。

1921年1月4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伊朗人民发表宣言，提出了伊朗革命运动如下的主要任务：（一）赶走英国人，为把伊朗从帝国主义政权下解放而斗争；（二）推翻不是依附沙皇，就是依附英国人的王室政权；（三）宣布伊朗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人民共和国；（四）解放农民，摆脱地

主的奴役，清算地主以改善农民的状况；（五）"编练国防军，以抗御外国帝国主义者和维护共和国的统一。"① 宣布多民族的伊朗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这种要求，证明伊朗共产党还不懂得伊朗民族问题的重点，他们不了解必须把反帝国主义的、反国王的、反封建主的斗争同非伊朗民族与部落的解放斗争结合起来，并与把少数民族从伊朗的统治民族——波斯民族的上层剥削统治分子的民族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斗争结合起来。对民族问题的估计不足是伊朗共产党人的严重错误。伊朗共产党新的中央委员会重新号召建立从农民和工人到中等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又号召建立共产党和森林人（库切克汗）、希阿巴尼分子和其他派别间的合作。哈伊达尔汗和库切克汗取得了联系，并开始和他谈判关于恢复统一战线的问题。

伊朗阿塞拜疆和吉朗的革命运动，阿富汗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功，土耳其开始发生的反帝运动，特别是苏维埃政权在南高加索和里海东岸的胜利——这一切事件对伊朗首都和各省居民影响

① 《真理报》，1921年1月14日。

极大。革命运动大有从伊朗北部蔓延到伊朗其他各州之势。在伊朗广大的居民阶层中，同情苏俄和反帝的情绪日愈高涨。反对1919年英伊协定的宣传鼓动仍在进行。和英国签订奴役伊朗协定的声名狼藉的沃苏格·多拉内阁被迫于1920年6月辞职。代替沃苏格·多拉就任内阁的是著名的伊朗民族主义者莫希尔·多拉，他是反对英伊协定的，认为英伊协定未经议会批准，不予承认。1920年9月，英国提出要求，要伊朗立即批准1919年订立的协定。为了讨论英国的要求，在德黑兰召集了非常委员会，委员皆系知名的政治家（各亲王、前大臣、议会代表等）。在人民愤怒情绪的压力下，就是这个大多数由封建贵族代表组成的委员会也不敢主张批准协定，而决议将这个问题转交给将来的议会去决定。同时于1920年秋，派伊朗政府代表莫沙维尔·马马列克到莫斯科谈判关于签订伊朗和苏俄间的政治条约。他到达莫斯科开始苏伊谈判后，进行得很顺利，到了1921年初谈判就成功了，不过条约尚未签订而已。早在1920年11月间，苏维埃政府就派了自己的全权代表前往伊朗，而伊朗政府于1921年1月通知同意

接见苏维埃全权代表。这就是说，伊朗和苏俄间的关系开始好转了。关于苏伊谈判，列宁于 1920 年 12 月 22 日在第八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曾经指出："我们还可以庆祝即将同波斯签订的条约，和波斯的友好关系是有保证的，因为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①

英伊协定的制造者看到英帝国主义计划失败的情形，深知实行这个协定，只能导致民族解放运动的加强，和破坏自己在伊朗的地位。所以英帝国主义者决定改变自己的策略，筹划推翻这个政府，因为这个政府已经不能实现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因而在德黑兰成立了秘密的所谓"铁的委员会"，以著名的英国代理人冒险分子赛义德·齐耶丁·塔巴塔巴依为首。他按照英国人的指示组织阴谋。阴谋分子和波斯的哥萨克部队的指挥部建立了联系，在他们中间这时因政府欠薪而怀有极端不满的情绪。当时哥萨克指挥员中的最主要角色是参加阴谋的李查汗。

李查汗生于 1877 年，他是萨瓦德库赫(马赞得朗)的小地主的儿子，于 1891 年开始在波斯的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31 卷，第 445 页。

哥萨克旅中充当小兵，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李查汗获得了军官衔，1921年初，他在哥萨克师中以中校衔指挥一个团。

1921年2月21日，由李查汗指挥的波斯的哥萨克的部队进入了首都，实行了国家政变。事实上，哥萨克的行动是受驻在哥萨克部队中作为军事教官的英国军官的领导。哥萨克占领了首都的政府大厦，逮捕了伊朗的高官和知名的国务活动家约二百人，主要都是反英的人士。成立了以赛义德·齐耶为首的新政府，伊朗称之为"黑内阁"。李查汗起初受任为哥萨克师的师长，后来升任陆军大臣。

赛义德·齐耶自任首相以后，为了迷惑舆论，防止革命情绪的增长，使广大群众脱离吉朗的革命运动，遂发表了冠冕堂皇的诱惑性的宣言。该宣言宣布进行反对"吸吮人民鲜血的贵族"和寄生虫的斗争；意图改善农民和工人的状况，对他们的劳动给予合理的补偿，国有土地分配给农民，增加农民在收成中所得的份额，减少地主所得份额，建立农民和地主间的公平关系；发展国民教育、工业、贸易、交通运输；建立强大的

国防军等。同时还宣布执行不依赖于外国列强的对外政策，伊朗的事务完全不受外国人干涉。宣言中也声明废除1919年签订的英伊协定，因为领导赛义德·齐耶的英国人当时已经十分清楚，实现这个协定已经绝无可能①。

但是事实上赛义德·齐耶和他所领导的政府并没进行什么改革，他执政完全不是为了进行改革。政变后，英国人派给他的任务是不让伊朗民族解放运动增长，不让伊朗与苏俄间的友好关系发展。然而赛义德·齐耶毕竟没能破坏苏伊条约的签字，因为当伊朗政变时，签订苏伊条约的谈判已经成功。伊朗广大的各阶层居民以及许多商人和地主无不要求和苏俄建立正常关系。问题在于和俄国断绝关系后，许多年来伊朗北部诸省在经济上与俄国有紧密联系的地主和商人受了很大的损

---

① 参阅胡赛因·马基著:《伊朗近二十年史》,第1卷;《1299年政变本末》,德黑兰1323年版,第125—129页。1944—1946年在德黑兰出版的总名称为《伊朗近二十年史》一书,共3卷:第1卷《1299年政变本末》(伊斯兰教纪元1299年即公元1921年);第2卷《改朝换代的准备》;第3卷《恺加王朝的推翻和巴列维王朝的建立》。本书收有1919—1925年期间,伊朗历史方面很有价值的文件和资料。

失。由于和俄国断绝关系，对外贸易因而锐减、播种面积缩小，地主和商人的收入也一落千丈。加之英国人在伊朗横行霸道，也使人民愈感不满。所以伊朗许多地主和商人也都要求立即调整和苏俄的关系。

苏伊条约于1921年2月26日在莫斯科签字，两国之间的关系又开始了新的阶段。苏伊条约是基于苏俄对伊朗的友好政策而缔结的，它已与沙皇时代的帝国主义政策断绝关系。条约中载明：苏俄放弃过去沙皇政府所签订的损害伊朗独立和主权的一切条约和协定，特别是放弃了领事裁判权和治外法权。苏维埃政府声明，完全放弃沙皇政府在东方所施行的财政政策，放弃沙皇政府给伊朗贷款所获得的一切权利，宣布贷款作废不须偿还。苏维埃政府同时放弃了利用担保贷款而对伊朗国家收入的一切要求。苏维埃政府把波斯信贷银行连同其全部现金、贵重物品、一切债权债务以及该银行在伊朗领土上的全部动产与不动产都无偿地交给了伊朗人民。苏维埃政府因为不愿利用沙皇侵略政策的成果，乃将阿舒拉德岛和其他在里海上靠近亚斯特拉巴省的岛屿交还伊

朗。伊朗获得了里海的自由航行权。苏维埃政府放弃了沙皇时代俄国取得的一切租让权，并将伊朗领土上的俄国建筑物无偿地移交伊朗：计有恩齐列至德黑兰和喀斯文至哈马丹的公路连同和这两条公路有关的一切土地、建筑物和财产；楚尔法至大不里士和索夫扬至乌尔米亚湖的铁路线及其全部建筑物、机车车辆与其他财产；码头、货栈、轮船、驳船，以及在乌尔米亚湖上的交通工具连同和它有关的全部财产；过去沙皇政府在伊朗领土上敷设的一切电报和电话线连同全部器材、房屋和什物；恩齐列港口连同货栈、发电站及其他建筑物。

苏维埃政府声明沙皇政府或俄国臣民从伊朗政府所取得的所有其他租让权也一律作废，而自条约签字之日起，一切租让权及由此而取得的地段都归还伊朗。伊朗政府负责不把这些企业和租让权转让其他国家或其他国家的国民①。

① 必须指出，后来伊朗政府屡次违反苏伊条约第十三条。如赛义德·齐耶于1921年5月从伊朗逃跑后，卡旺·萨尔塔涅受任为首相，就在1921年卡旺·萨尔塔涅政府便将阿塞拜疆、吉朗、马赞得朗、高尔干和呼罗珊等地开采石油层的租让权让给了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由于苏维埃政府的抗议，这个租让权才被

苏伊条约第五条规定的是双方相互承担的义务：

"一、在自己的领土上不得成立或容许以反对波斯和俄国，以及反对后者的盟国为目的的组织或集团（不论它叫什么名称），或个人居留，同样地也不得在自己领土上召募或者动员个人加入此种组织的军队或武装部队；

二、禁止那些国家或组织（不论它叫什么名称）为反对缔约国另一方为目的，而把一切可以用来反对缔约国另一方的东西，运入缔约国一方的领土，或者通过它的领土；

三、应竭尽全力阻止任何第三国的军队或武装力量通过或驻在缔约国的领土上，盖有第三国军队驻扎，将使缔约国另一方的边疆、利益或安全受到威胁。"

鉴于过去英帝国主义者利用伊朗领土作为进

取消。1923年12月，伊朗政府又把在伊朗北部诸省土地上的石油租让权让给另一家美国公司——"辛克莱"石油公司。由于这家公司自己违背了条约，所以这个租让权也没有实现。1937年1月美国"德拉瓦尔"公司从伊朗政府获得在伊朗东部和东北部开采石油的租让权，只因后来苏维埃政府提出抗议，该租让权也被取消了。

攻苏俄根据地的经验，为了将来伊朗不至再变为敌人进攻俄国的基地，所以在条约中第六条规定："如果第三国企图以武装干涉的方法在波斯领土上实行侵略政策，或者把波斯领土变为对俄国发动军事进攻的基地；如果在这种情形下，将有威胁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或其盟国边境的危险；如果波斯政府接到苏俄政府的警告以后，自己无力防止这种危险的时候，则俄国政府将有权派遣自己的军队进入伊朗领土，为了自卫，采取必要的军事措施。"①

直到现时还有效的1921年苏伊条约的签订对伊朗有着巨大的意义。数十年来伊朗签订的完全是丧权辱国的条约，而这是伊朗第一次和外国签订的平等条约。

苏维埃政府本着对伊朗人民的友好情感和对伊朗独立和主权的尊重签订了这个条约。1921年的苏伊条约是苏维埃政府对伊朗的慷慨无私的政策的表现。苏维埃政府放弃了沙皇时代的贷款、各种建筑物和租让权，无偿地把价值一亿金卢布以

① 《苏伊条约、协定、协议文件》，第74—79页。

上的贵重物品移交伊朗。这些贵重物品的移交伊朗，以及苏维埃政府自愿放弃过去沙皇俄国从伊朗政府取得的最惠国条款和一切权利与特权，而使伊朗处于平等的地位，这就为伊朗巩固自己的经济、政治独立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可能性。1921年的苏伊条约证明，苏俄才是伊朗各族人民的伟大的友邦，它在巩固伊朗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及其各族人民的福利方面是多方帮助的。伊朗靠着这个条约，后来（在1928年）才废除了领事裁判权，实行了关税自主等等。苏伊条约当时是可以使伊朗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摆脱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依赖，首先是摆脱对英国的依赖的支柱。

这个条约为伊朗自主的经济、政治的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并巩固了它的独立，极为伊朗一切进步的舆论所欢迎。赛义德·齐耶虽未能阻挠苏伊条约的签字，但是他身居首相的地位，却千方百计地破坏苏伊的友好关系，破坏已签字的条约的实行。他受英国人的唆使，甚至不准在伊朗公布条约的全文。他企图阻挠苏联大使到伊朗来，把大使阻挡在边界上。伊朗地方官厅依照赛义德·齐耶的指示，实施迫害、逮捕和放

逐苏维埃公民的政策。

赛义德·齐耶执行符合英帝国主义利益的反动政策，引起了进步的各民族民主团体的愤慨。报纸攻讦他，反对他的传单到处都是。人民在德黑兰"国王"的清真寺集会抗议反对他的政策。此时，赛义德·齐耶和僭望独裁者这个角色的陆军大臣李查汗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亚赫麦特王也不满赛义德·齐耶的所作所为，结果，赛义德·齐耶终于在1921年5月被迫辞职，自伊朗逃往巴格达，受英国保护者的卵翼。

赛义德·齐耶逃跑后，伊朗成立了新内阁，以卡旺·萨尔塔涅为首相。卡旺·萨尔塔涅是吉朗的大封建主，在拉希詹拥有极大的种茶场，他是沃苏格·多拉的兄弟，素以反动著称。李查汗在这次内阁中仍保持着陆军大臣之职，而当时李查汗已将哥萨克师和其他部队以及宪兵队的指挥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逐渐把势力扩张到行政部门中去，派遣自己的军官充任各州的州长。所以此时，实际上他已成为伊朗的独裁者了。李查汗还和卡旺·萨尔塔涅一起调集部队镇压吉朗的民族解放运动和1921年在呼罗珊爆发的穆罕默德·达吉

汗的起义。

再说当时吉朗事件发展的情形如下：上面已经讲过，1921年初，伊朗共产党人领导者哈伊达尔汗和库切克汗开始谈判恢复统一战线的问题。1921年5月，依照伊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创议，在富明举行了库切克汗、爱赫萨诺拉、哈鲁·库尔班和伊朗共产党人各派别代表的联席会议，结果在会议上达成了协议，成立了新政府——革命委员会，由库切克汗任主席和财政委员，哈伊达尔汗任外交委员，哈鲁·库尔班任军事委员，宣布吉朗为苏维埃共和国。政府面临的基本任务是组织革命武装部队，以吉朗为进攻德黑兰反动政府的根据地。政府又采取了许多措施，改善人民在保健事业和人民教育等方面的状况，开办学校，为孤儿和游击队员的子弟设立保育院。为了扫除农村中的文盲，成立了教育委员会。组成了青年团，出版了若干报纸，举行群众大会，阐明伊朗的情况和揭发帝国主义者与王室政府的反动政策。

可是当时所结成的联合，并不巩固，各派别间不久又发生了斗争。爱赫萨诺拉不满意于夺去

了他的政府主席的这个领导地位，于1921年6月，既没让革命委员会知道，也没有作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任何准备，即开始向德黑兰进军，结果他的部队被击破而溃散了。爱赫萨诺拉的无组织行动给王室军队闪开了一条战线，王室军队追击爱赫萨诺拉的部队，再度到了腊什特。革命委员会发表宣言，谴责爱赫萨诺拉轻举妄动，将他开除，此后，爱赫萨诺拉率领自己的部队，又退入了拉希詹。于是爱赫萨诺拉和叛变分子就进行挑拨活动，以破坏统一战线。

哈伊达尔和库切克汗也开始反目。由于爱赫萨诺拉挑拨的结果，使以前屡次脱离民族解放运动而走上和帝国主义者与伊朗反动分子勾结的道路的库切克汗更加动摇。库切克汗拒绝发表哈伊达尔拟定的社会改革的提纲，库切克汗特别反对开展土地革命和没收地主土地，他提出抗议，反对在吉朗报纸上发表抨击帝国主义者、王室政权和伊朗反动集团的尖锐文章。库切克汗拒绝发表哈伊达尔拟定的提纲之后，哈伊达尔就以自己的名义把提纲发表了。

帝国主义者和伊朗反动派的走狗利用库切克

汗的动摇和革命阵营中的不和，他们和库切克汗建立了联系，极力怂恿他，硬说伊朗共产党人并不想和他真诚合作，只不过想利用他，事后一定要害他。这样特别积极活动的是赛赫·亚赫麦特·西加利，他和库切克汗接近而又与英国人有勾结，这些挑拨性的阴谋诡计起了作用，库切克汗以前本没有彻底的革命性，这时乃从事准备和哈伊达尔及其拥护者斗争。

哈伊达尔汗主张主要依靠恩齐列的码头工人和恩齐列与腊什特居民中的半无产阶级、手工业者。他在团结进步力量方面展开了积极的活动，尽力争取农民。哈伊达尔为了巩固共产党的地位，着手组织共产党的特别部队，共产党在吉朗的势力遂有显著的增长。

于是，吉朗的统一战线到了1921年秋季的时候，实际上又分裂了。库切克汗占有富明区域，哈鲁·库尔班及其部队驻在腊什特，恩齐列是哈伊达尔的主要根据地，爱赫萨诺拉则在拉希詹。

库切克汗深怕共产党的势力日益增长，终于走上了公开倒戈叛变的道路。1921年9月29日，库切克汗邀请哈伊达尔汗和共产党的其他领导者

到离开富明不远的一个村镇开会。在开会期间，库切克汗的党徒放火把共产党员们住的那所房子烧了，并袭击他们，哈伊达尔汗和他的同志们都遭杀害。同时库切克党徒又进攻腊什特和恩齐列的共产党人，摧毁了他们的组织。由于库切克汗的叛变，森林人也因而解体，他们的阵营开始涣散。哈鲁·库尔班背叛了森林人，转投向德黑兰军队方面去了。于是保卫吉朗的部队士气不振。

卡旺·萨尔塔涅和李查汗乘森林人解体的时机，于1921年末派遣波斯的哥萨克部队去进攻他们，击破了森林人部队，占领了吉朗全境。库切克汗本人逃入山中，不久遇害。于是，至1921年末，卡旺·萨尔塔涅和李查汗居然镇压了吉朗的民族解放运动。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穆罕默德·达吉汗在呼罗珊的起义也被镇压下去了。该省的封建压迫比伊朗北部其他各省更为残酷。这里完全还是中世纪的制度，还有半独立的大汗国。居民苦于封建统治者的无法无天的暴行与横行霸道的虐政。居民的不满情绪也反映在军队的情绪上了，因为部队主要是由农民组成的。在1921年，呼罗珊的

军队是由穆罕默德·达吉汗上校指挥。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穆罕默德·达吉汗是伊朗民族主义者反对沙皇军队和英国军队运动的健将。战争结束后，他逃亡柏林，于1920年从柏林回到伊朗。穆罕默德·达吉汗一回到德黑兰，立刻就成为反对派和具有反帝情绪的集团的中心人物。挑拨分子赛义德·齐耶在德黑兰和他联络，赛义德·齐耶本是受自己英国主子的指示，力图利用民族主义分子的不满情绪来为自己谋利益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赛义德·齐耶遂周旋于民族主义者之间，伪装为民主人士和反抗外国人的人士以欺骗人民。赛义德·齐耶的蛊惑行为获得了一些成功，他不仅和穆罕默德·达吉汗上校建立了联系，而且还和其他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活动家，如诗人爱什基、阿力夫等也取得了联系。

伊朗当局与英国人对于穆罕默德·达吉汗在德黑兰的出现是很感不安的，因为德黑兰人民本来就怀有强烈的不满情绪和愤怨，特别是由于1919年签订的英伊条约。为了使穆罕默德·达吉汗离开德黑兰，故而委任他作一个最边远的一省——呼罗珊省的军队和宪兵的司令官。

穆罕默德·达吉汗到了呼罗珊以后，不仅把军队和宪兵收归自己掌握，而且也控制了民政。当时呼罗珊的总督是卡旺·萨尔塔涅，卡旺和英国人最为密切，就是马什哈德的报纸也曾写道，他受英国人指使，准备使呼罗珊脱离伊朗①。而且，卡旺·萨尔塔涅素以贪权怙势著称，他和赛义德·齐耶不和，认为赛义德·齐耶是自己在猎取政权道路上的竞争者，而卡旺和穆罕默德·达吉汗之间的关系也是敌对的。

1921年2月21日，赛义德·齐耶布置的德黑兰政变，表面上是在反对反动分子和外国人的代理人的斗争旗帜下进行的。政变以后，穆罕默德·达吉汗把作为反动封建贵族的代表、素与外人勾结的卡旺逮捕，驱回德黑兰。

1921年夏，赛义德·齐耶从伊朗逃走，由卡旺·萨尔塔涅组成内阁。穆罕默德·达吉汗公开拒绝服从德黑兰政府。穆罕默德·达吉汗的起义，首先反对的是卡旺政府，因为他认为这个政府是

① 马什哈德的报纸曾经报道说，在曾作卡旺·萨尔塔涅官邸用的马什哈德城堡中，在卡旺被逮捕后，搜得英国制的步枪、机枪数千支，还有山炮。

英国人的代理人。

在穆罕默德·达吉汗势力下的马什哈德的报纸号召为反抗英国人，为把伊朗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为争取国家的独立而斗争。他们要求召开议会，言论自由，在呼罗珊实行州自治。穆罕默德·达吉汗是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他声明，把伊朗弄到这样的地位，各部大臣和官吏应负其咎，他们的舞弊行为，国王一点也不知道。

虽然穆罕默德·达吉汗没有提出任何关于土地问题的口号，但是随着他们所领导的军队的起义，呼罗珊区域内接着就展开了农民运动。农民拒绝为地主服役和交租，占领地主的土地，夺取地主的存粮等等。游牧部落诸汗受到德黑兰卡旺的教唆，率领自己的部队来反对穆罕默德·达吉汗的部队和农民，于是开始冲突。1921 年秋，德黑兰政府军队来攻穆罕默德·达吉汗及农民的部队。呼罗珊的库尔德人的部队投降了政府军队，与政府军队合流。

1921 年 10 月，呼罗珊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了。1921 年 10 月末至 11 月初，穆罕默德·达吉汗在和波支努尔德的库尔德人作战时阵亡。但是此

后差不多整整一年，仍有零星的游击部队在进行反对地方上的反动封建主和地方当局的斗争。

尽管大城市的民族解放运动失败了，但是伊朗其他省份中的民主力量仍在继续反抗。

1922年2月，希阿巴尼一派又在大不里士起义。这次发动主要是反对总督莫赫别尔·萨尔塔涅的，因为他对赛赫·穆罕默德·希阿巴尼起义的参加者施行残酷的镇压。大不里士1922年的2月起义以具有民主主义情绪的军官拉胡契为首，他曾参加过1905—1911年的革命。当时的宪兵队，特别是伊朗北部的宪兵队，比其他军队更和各族人民群众有密切的联系。1905—1911年的伊朗革命被镇压下去以后，许多费达依便加入宪兵队服务，所以宪兵队便有这种情绪反映出来。

以拉胡契为首的起义宪兵队和波斯的哥萨克部队打了几仗以后，便占领了大不里士。宪兵队提出要求：驱逐李查汗，取消李查汗改编军队的办法，发放欠饷。大不里士居民中的各民主派别也加入了起义的宪兵队。成立了民族“革新”委员会。这些派别发动的口号是国家民主化，争取民族解放和改组国家机构。

但是不久大不里士就被伊朗的哥萨克大军包围了，经过十个小时的炮轰和战斗后，大不里士终于陷落了。拉胡契和他的一些拥护者幸免于难，逃出伊朗。

到了 1922 年初，伊朗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基地都被摧毁了。1920—1921 年的伊朗民族解放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还没有转入土地问题的阶段。当时有许多情况存在，都是促使这次运动失败的。

刚刚产生的伊朗工人阶级还很软弱，还不能完成团结一切反帝反封建力量的任务。小资产阶级派别在吉朗民族解放运动中从事挑拨活动，大大削弱了革命的力量，使反动派易于击破革命运动，而且由于这种挑拨活动，也就很难吸引基本农民群众参加斗争。以库切克汗为首的伊朗资产阶级走上了反对共产党人（民族解放运动中最彻底的力量）的道路。革命阵营中缺乏团结一致是吉朗民族解放运动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1920—1921 年伊朗民族民主运动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它的地区的局限性所促成的。阿塞拜疆、吉朗和呼罗珊的起义各自为政，它们之间缺乏联系，这

就使伊朗反动派可能对它们各个击破。最后，还有一种情况也很重要，不仅伊朗反动派反对革命运动，而且还有英帝国主义者，他们指导伊朗反动派的行动并大力帮助伊朗反动派镇压运动。

1920—1921年的伊朗民族解放运动是在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影响下发生的。这次运动在伊朗历史上有着巨大的意义。苏俄的胜利和伊朗的民族解放运动把这个国家从受英国占领和变为英国殖民地的危险中拯救了出来。居于反动封建贵族之上的恺加王朝也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伊朗人民获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争取民族独立与自由的新的宝贵政治斗争经验。

第十六章

恺加王朝的推翻和李查汗之夺取王位

李查汗一面镇压民族解放运动，一面逐渐把军权和民权集中在自己手中。为了把伊朗的一切部队收归掌握，李查汗遂设法消灭杂牌军，另建有统一组织系统的伊朗军。应该知道，这次改组是照英国军官根据 1919 年的英伊协定所制订的计划进行的。1921 年秋，李查汗解散了英国人所创立的南波斯洋枪兵教导团；此后，又将宪兵中的一些瑞典军官免职，从此，宪兵就归陆军部直辖。1922 年 1 月颁布了关于取消一切杂牌军（哥萨克兵、宪兵、沙尔巴兹等）和关于编练统一的、直属陆军部即直属李查汗统辖的军队的命令。伊朗全境分为六个军区：（一）西北军区，总部设在大不里士，（二）北方军区，总部设在腊什特，（三）

东方军区，总部设在马什哈德，(四)西方军区，总部设在哈马丹，(五)中央军区，总部设在德黑兰，(六)南方军区，总部设在伊斯法罕。每个军区都驻有几个师，各师的领导都是直属李查汗的军官，师长们开始渐渐地干涉民政。除了民政州长以外，又设立了军政州长，归李查汗直辖，其势力不亚于民政州长。为了保证军队薪饷能够按时发出，李查汗把一些国家收入划归军队管理，例如间接税的税收。1922 年初，间接税的管理就由军队自己掌握了。此后，向居民征收赋税，就成了师指挥部的事务了。这样，李查汗不仅实际上掌握了部队，而且也把财政权攫取到手。

以后，内阁虽几经改组，而李查汗却一直保持着陆军大臣的职位。李查汗倚仗着他的军事力量，往往不顾内阁的意见而自由行动。所以早在 1922 年，李查汗实际上已成为伊朗的独裁者了。他和英国人有勾结，所以深得英国人的帮助。英国人之所以这样做，是打算将来利用李查汗来对抗苏俄在伊朗的势力，镇压国内的民族解放运动。英帝国主义者以后终于利用了李查汗，使他为这些目的服务。但是李查汗并不是单纯的、

盲目的按照英国人命令办事的英国代理人。他往往采取侵犯到英国人在伊朗的利益的措施，特别是在他实际上统治伊朗的初期更是如此。例如，1921年，李查汗下令把哥萨克师中的英国军事教官一律免职，并解散英国人所创立的南波斯洋枪兵教导团。1921年，苏联政府根据1921年苏伊条约要求英军撤退。英国人在苏联政府的压力和主张下，遂不得不将其军队撤出伊朗，唯南伊朗各口岸和波斯湾中各岛屿上，仍留有卫戍部队。在东方国家（土耳其、阿富汗）民族解放运动高涨和苏俄威信日增的压力下，英国人不得不履行这些要求。而他们这样作的出发点是由于树立李查汗的声望，使他成为一位伊朗民族活动家，以便更有效地利用李查汗反对苏俄，窒息其国内的民主运动。英国人力求把李查汗置于自己势力之下，不仅利用他想独揽大权的意图和对于革命运动的憎恨，而且还对他施用各种不同的压制方法（组织封建汗进行反对李查汗的分立主义的活动等）。

李查汗依靠他所编练的军队，开始实行国内中央集权的政策，使大的半独立的封建主，特别

是使各游牧部落的诸汗服从自己。这种政策受到各游牧部落诸汗的积极反抗。在许多地区，他们公开武装反抗李查汗和他所实行的中央集权政策。在1922—1924年间，伊朗北部、西部和南部屡次发生反对伊朗中央政府的暴动。反对李查汗的中央集权政策的，在北部有马金汗和沙赫谢文汗、塔利什汗、哈尔哈尔汗，在西部有以斯米特科为首的库尔德人，在西南部有以赛赫·哈扎尔为首的阿拉伯部落，在南部有卡什卡伊汗、巴赫季阿尔汗、鲁尔汗。

英国人一意削弱伊朗，压迫李查汗，支持过诸汗多次的反对伊朗中央政府的分立主义的活动。英国人供给这些汗以金钱和武器，而且有时有些暴动还是英国的代理人策划的。

李查汗的军队首先向伊朗北部的诸汗进攻。1922—1923年间，他征服了沙赫谢文汗、塔利什汗、哈尔哈尔汗和马金汗。对不屈服的诸汗实施残酷镇压，其中有许多人被绞死。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其中绝大部分财产都没收入了李查汗的私囊，其余部分则落在他的军官们的手中。李查汗又采取措施，解除各部落的武装。

1922年年中，库尔德斯坦发生起义，以斯米特科为首。库尔德人提出的口号是成立自治的库尔德斯坦，乃至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广大的库尔德群众，都参加了起义，争取从伊朗压迫者政权下解放出来。这次起义实质上是民族解放运动。但是有些库尔德汗却企图利用这次起义来巩固自己对库尔德部落的统治权。英国人也企图利用这次库尔德人的运动，为自己谋利益。他们计划在伊朗、土耳其和住有库尔德人的伊拉克的领土上建立一个缓冲国——“独立的”库尔德斯坦，以便对土耳其和伊朗以及苏俄施加压力。1922年8月，李查汗的军队击败库尔德人的部队，占领了斯米特科的驻在地契利克海峡。

1922年，在英国代理人的参加下，在库齐斯坦成立了所谓“南方部落联盟”，以穆罕麦拉（现在的霍林沙黑尔）的赛赫·哈扎尔为首。赛赫·哈扎尔和“南方部落联盟”受英国人的唆使，进行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宣传。英国人力图在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招牌下，完全将伊朗西南部的石油地区攫为己有。1922年，李查汗消灭“南方部落联盟”和赛赫·哈扎尔的企图

没有成功。李查汗派往库齐斯坦的军队，被巴赫季阿尔人包围缴械。因此，李查汗便不得不暂时放弃征服哈扎尔人的想法。

1923年，李查汗击破鲁利斯坦诸汗，同年12月占领了鲁利斯坦的省会霍列马巴德，将一部分鲁尔人移到伊朗东北部的呼罗珊。

李查汗为了在伊朗树立中央集权制，以便扩展自己的权力，反对各汗的分立主义，所以他不断地残酷镇压民主运动。吉朗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穆罕默德·达吉汗的起义被粉碎后，在吉朗和呼罗珊爆发了农民起义，这次农民起义也被极其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工会和工人运动也遭受迫害。工会报纸如《哈基卡特报》、《卡尔报》和《伊朗爱克捷萨德报》均被封闭。政府企图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建立自己的祖巴托夫①式的工会。但是，工人知道这是政府的骗局，因而不加入这个“工会”。当时政府为了和工人运动作斗争，特在德黑兰成立了“企业主协会”。政府打算依靠这个协会，瓦解

① 祖巴托夫是沙皇政府的暗探局头目，他于1901年开始在莫斯科建立受沙皇宪警监护的伪工人组织，目的在于用欺骗手段引诱工人离开革命运动。——译者

工人的组织，破坏民主运动。

这些反对农民和工人运动的办法巩固了李查汗在地主资产阶级集团中的威信，他们是他的社会支柱。亚赫麦特王于 1923 年 10 月间从国外回来，也就不得不委任李查汗为首相。此后，亚赫麦特王受李查汗排挤，又被迫出走国外。国王在临离开伊朗的时候，委任了他的兄弟为摄政王，李查汗则迫使摄政王立了不干预国事的契约。从这个时候起，恺加王朝实际上已经失掉了在伊朗的政权，差不多是由李查汗一人执政。李查汗一心巩固自己在地主资产阶级集团间的信誉，授意草拟了许多符合地主和资产阶级利益的立法草案（刑法草案和商法草案，普遍义务兵役制实施草案，土地、牲畜、商业征税税额和办法等草案）。社会工作部制定了铁路修建草案。

二十年代初期，美帝国主义又重新企图侵入伊朗，把伊朗置于自己的势力之下。由于伊朗政府的邀请，财政顾问米尔斯坡还在 1922 年就在改组财政制度的借口下，从美国来到了伊朗。米尔斯坡代表团也和 1911 年的苏斯杰尔代表团一样，并不是私人的措施。米尔斯坡是由美国资本家的各

公司和美国国务院派往伊朗的，目的在保证美帝国主义确能渗入伊朗，为奴役伊朗打下基础。特别使美国资本家垂涎三尺的是伊朗北部的石油。他们一心想借米尔斯坡之力，把石油抢到手中。米尔斯坡和美国的各石油公司有紧密联系。在他未动身到伊朗之前，他担任过美国国务院石油处主任。

米尔斯坡代表团1922年到伊朗，至1927年才离去，邀他来伊朗是由卡旺·萨尔塔涅促成的。卡旺在自己任首相的时候，千方百计地帮助美帝国主义，使其渗入伊朗，特别是卡旺政府曾经违反1921年苏伊条约第十三条，企图将开采北伊朗石油的租让权让给美国的石油公司。象这样的租让权业于1921年和1923年让予了“美孚”石油公司和“辛克莱”石油公司了。但是美帝国主义攫取伊朗北部石油的企图，当时并没能如愿以偿。因为苏联提出抗议，让予美国人的石油租让权被取消了。英国人也是极力阻止美国租让权使之不能实现的，英国人的意图在保持英伊石油公司在伊朗的垄断地位。至于卡旺对苏俄的态度，卡旺是千方百计地阻碍苏伊关系的发展的，在卡旺

任首相时，伊朗议会把批准1921年签订的苏伊条约这件事，差不多拖延了一年的时间。米尔斯坡代表团采取反苏的立场。他千方百计地意图破坏苏伊关系的发展，特别是苏伊的贸易关系。米尔斯坡的活动给伊朗的经济和独立带来了巨大的损害。

伊朗议会在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压力下，拒绝批准1924年签订的苏伊贸易条约，按照条约，伊朗货物出口到苏联和苏联商品出口到伊朗不需输入许可证，这对伊朗是很有利的。

但是英美帝国主义以及伊朗的苏联敌人，毕竟没有能够破坏有关伊朗国计民生的苏伊经济关系的发展。由于英国的把持，又因和苏俄断绝了贸易关系，以致经济崩溃，这就引起了大部分地主和商人的强烈不满，他们要求恢复苏伊贸易。遂使李查汗不得不扩大苏伊贸易。为了促进苏伊贸易的开展，组成了苏伊合办的“沙尔克公司”、“俄波糖业公司”、“波斯棉花公司”、“波斯石油公司”等等公司；为了便利苏伊贸易拨款，又成立了“俄波银行”。采取这些措施的结果，贸易大大增加，伊朗的经济情况也趋于活跃。

苏伊合办的“波斯棉花公司”在发展伊朗植棉业方面起了极大的作用，它协助培植新的优良品种的棉花，设立品种试验区和气象台，于是伊朗的植棉业恢复起来了。苏伊合办的“波斯丝织公司”在恢复吉朗和马赞得朗的养蚕业方面也做了巨大的工作。苏伊贸易的恢复对于伊朗其他经济部门的复兴也有良好的影响，在这以前，伊朗经济由于英国人在伊朗的统治，以及与俄国贸易关系的破裂，在很长时期都是处在停滞和衰落的状态。现在伊朗的出口开始上升，商品价格有所提高，进口货的价格也降低了。贸易平衡方面有了出超，意味着国家财政情况的改善。伊朗和苏俄贸易的恢复，以及苏维埃政府对伊朗的友好政策，促进了伊朗经济的发展与高涨。

李查汗利用伊朗经济情况的好转巩固了自己的威信和势力。在李查汗的领导下，组成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复兴党”。在举行第五届议会大选时，李查汗及其走狗对选民施用各种各样的压力，因而使自己这派人中很多人当选，“复兴党”遂成为第五届议会中最有势力的一个党派。

早在1923年末的时候，伊朗就发生了推翻恺加王朝的运动，总之，就是推翻君主制度，建立共和政体的运动。李查汗起初的企图是希望利用成立伊朗共和国的计划，来彻底地排除恺加王朝的政权，巩固自己的政权，照阿塔丘尔克·凯末尔之例，自任共和国总统。等到亚赫麦特王和“南方部落联盟”的领导者赛赫·哈扎尔结合的消息传出以后，共和国运动的声势益加大了。但是封建贵族和僧侣对于共和制的宣传抱有敌对的态度，而他们在伊朗还有着很大的势力。以著名的宗教活动家莫达列士为首的教权派就是反对共和国运动的。成立共和国的宣传，同时促进了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的新高涨。李查汗既害怕会引起革命运动的新浪潮，又恐惧僧侣和一切保皇派终于会起来反对自己，遂不得不放弃确立自己的政权的“共和国计划”。李查汗于1924年3月31日以首相的名义发表宣言，宣布他向来就是极力保证伊斯兰教的昌大，完全保障僧侣的地位的，深盼人民“放弃共和国的念头，转而竭尽自己的力量和关怀，以消除国家在改良和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而在实现巩固教规、国家独立和民族政权

诸神圣目的上，给予支持。”①

1924年，赛赫·哈扎尔又结合亚赫麦特王以及巴赫季阿尔族的诸汗与一部分鲁尔族的诸汗，重新起而反对李查汗，他请求最高僧侣批准他讨伐李查汗政府，他把这个政府叫作“不敬神的政府”。1924年9月，赛赫·哈扎尔拍了一个电报给驻德黑兰的外国使节和议会，宣告李查汗为波斯国家政权的篡夺者和强夺者。他号召大家起来保卫“人人爱戴的国王陛下”。由于英国人的教唆，建立“独立阿拉伯国家”的谈论又盛行起来。

李查汗这时已经把其他地区不服从他的诸汗征服了，他的军队也占领了伊朗西南部的几个城市，遂派其主力进攻赛赫·哈扎尔，以示报复。议会宣布哈扎尔和他的伙伴为乱党叛徒。1924年12月，由于英国人的调停，赛赫·哈扎尔投降了李查汗，并被押送到德黑兰去。因为这时英国人和李查汗在一个对英国很关重要的问题上——为扩大肆无忌惮地掠夺伊朗天然资源的英伊石油公

① 胡赛因·马基：《伊朗近二十年史》，第3卷，德黑兰版，1325年（伊斯兰教纪元，下同。——译者），第14页。

司的业务创造条件——已经达成协议。政府军队也开到了库齐斯坦。

1924 年末，在乌尔米亚湖以西的库尔德人再度起义，以斯米特科为首。但是这次起义又被李查汗于 1925 年初镇压下去了。

李查汗征服了赛赫·哈扎尔，又扑灭了库尔德人的起义后，便于 1925 年 2 月向议会提出不能继续和恺加王朝合作的问题。议会在各师长以进军德黑兰为威胁的压力下，遂不顾伊朗宪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国王拥有国内一切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权——而通过了委任李查汗有无限权力的最高统帅的决议。这就是说，议会于 1925 年 2 月就已经承认了李查汗的专政，并使之合法化了。此后，李查汗着手准备推翻恺加王朝，夺取王位。共产党、工会和其他工人组织均被捣毁，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

从 1925 年年中起，按照李查汗的指示，在伊朗展开了推翻恺加王朝的有组织的运动。第五届议会于 1925 年 10 月 31 日通过废除恺加王朝，把临时政权交给李查汗的决议。关于最后究竟成立什么政权形式的问题，按照议会的决议，交由立

宪会议[1] 去解决。

推翻恺加王朝以后，李查汗为了把僧侣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遂发表宣言，宣称“实施伊斯兰教的法规，使人民过幸福的生活”是自己的基本任务；宣言中又说，“把这任务完成后，苦难的日子在伊朗就一去不复返了”；宣言中还发表了维护伊斯兰教教义，封闭酒铺和赌场等等措施。这种假仁假义的声明获得部分高级僧侣的感戴。一批穆扎希德向人民散发传单，号召拥护新政府。

这就是说，地主资产阶级集团所一直支持的李查汗，同样也得到了大部分僧侣的支持。同时李查汗还采取措施，想把没有公开反对他的封建贵族的代表拉到自己这方面来。

同情成立共和国的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了参加立宪会议选举的权利，选举是在警察和军事恐怖环境下举行的。结果，选入立宪会议的人几乎全是拥护李查汗为王的一群人（地主、商人、僧侣）。

立宪会议于1925年12月12日宣布李查汗

---

① 参阅胡赛因·马基：《伊朗近二十年史》，第3卷，德黑兰版，1325年，第430页。

继承伊朗国王，建号为巴列维李查王。立宪会议只对伊朗宪法第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及四十条作了文字上的修改，这些条文都是涉及执政王朝权力的条文，修改的地方也只是把说到恺加王朝的条文改为巴列维王朝而已。这就是说，宣布李查汗为王，结果并未引起伊朗国家制度的任何改变。立宪会议的决议不过是一种手续，把伊朗在改朝换代以前的几年中，李查汗早在英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下，成为伊朗事实上的独裁者的情形给肯定下来而已。

第十七章

李查王政权下的伊朗

李查王夺得王位后，为了巩固自己的专政，便继续进行争取国家中央集权的斗争，消灭那些露出有不服从迹象的，或者只是势力大些的封建贵族和封建汗（特别是各游牧部落的诸汗）的代表。他们中间很多人被处死或被逮捕入狱。各汗的部队被解除武装而消灭了。同时李查王又着手解除游牧部落的武装，并强制他们定居在一个地方，因而有些部落迁移到其他地区去了。

李查王为了实施中央集权的政策和征服边区封建汗起见，着手修建中央通往各边区的公路。为了加强中央政权和限制大省的总督的权力，遂改变了国内行政区的划分。先撤销了大省，后来于 1938 年，把国家划分为四十九个州，合为十个省。州长的权利被削减了。州长的职位不象以

前那样再由当地有势力的汗的代表来充任了，而由中央派来的李查王的喽罗来担任。有些封建贵族和游牧诸汗的代表占有的土地也被没收，而转入国王自己及其走狗们——军官、官吏、地主、商人的手中。李查王自己在各种各样的借口下，在伊朗最肥沃的省份——马赞得朗、呼罗珊、克尔曼沙赫和高尔干（亚斯特拉巴）中占有广阔无边的土地，成为伊朗最大的地主。非封建贵族出身的地主人数骤增。

李查王颁布了许多关于土地问题的法律，用以代替陈旧了的，已经不符合伊朗现状的可兰经和教典的制度，因而巩固了地主的土地占有制。1928 年的土地登记法，1929 年的民法及其他法律正式确认土地私有制，并把地主掠夺来的土地或用买卖手续取得的土地，都以法律手续确定归地主所有。为了使地主可以有更多的土地，财政部于 1930 年发布了国有土地出租的通令，1934 年又颁布了出售这些土地的法律。1930 年通过了土地评价法，所定土地和耕畜的税率和征缴办法都对地主有利。规定用现金纳税。对于种植经济作物的地主课税时则有优待办法。

1928年成立了国家银行，1930年又在该行附设农业银行分行。此后，又根据1931年议会通过的法案，开办了专门的农业银行。两行是给地主以财政上的帮助的，接受不动产（土地）作抵押，放给贷款，使其用以修建水利工程和扩大经济作物播种面积等等，而且条件非常优厚(年息4％)。很多地主从银行获得贷款后，转而把这些钱放给农民，利率却非常之高。

为了保护地主和资产阶级所有制，1927—1928年进行了司法改革，颁布了许多法律(1927年的刑法，1930年的取缔强占土地法，1931年的取缔农民运动法等等)。

由于这一切措施，伊朗地主的土地占有制是特别巩固了，而农村中的封建农奴制的残余则丝毫未动。绝大多数农民没有土地，不得已而在地主的土地上耕作。水，有时甚至耕畜和种籽，也往往都属于地主。地主和农民间分配收成的办法仍然沿袭古老的中世纪的成例，即一份是土地，另一份是水，第三份耕畜，第四份种籽，第五份人工，就是农民。农民不得已而把收成的五分之二到五分之四交给地主。此外，农民还有缴纳实物

的义务：供给地主鸡蛋、油、燃料。除了农民和地主间这种中世纪式的封建关系以外，农业技术也同样的极度落后。主要的劳动工具为装有铁头的木犁，装有石片的木耙，铁齿木耙很少有，再则是铁锹和锄头。差不多完全没有农业机器。农民生活极度贫困，度着半饥半饱的日子，差不多人人都是文盲，最起码的医药治疗也没有。伊朗南部地区农民的生活特别困苦，有些南部地区（波斯湾沿岸、俾路支等处）的许多居民都吃枣核和蝗虫干。这种生活条件自然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和愤恨。

强迫解除各部落的武装并使其定居，由于实行这一政策，结果造成了牛羊的大批死亡，而家畜是游牧民族的主要生活来源。许多汗被处死、逮捕或被放逐，他们的地位由李查王的军事当局和宪兵取而代之，他们对于游牧人民的压榨和掠夺比诸汗还厉害。这种政策引起游牧民族对李查王的仇恨，而他们的发动和起义，又遭到李查王的残酷镇压。

同时，为了地主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的利益，李查王又实行了若干措施：曾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国人的权利和特权，创造了发展伊朗民族工

业的先决条件，并在一定范围内维护了伊朗的独立。1927年，苏联和伊朗在相互平等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签订了安全保证和中立条约，申明1921年苏伊条约继续有效。伊朗政府依仗着苏维埃政府放弃了治外法权，遂于1928年5月10日废除了其他外国及其国民所享有的领事裁判权。同年又通过了实施关税自主的法律，苏联是第一个承认伊朗政府这个措施的国家。接着，各资本主义国家也就不得不照办了。

1930年5月，英国波斯帝国银行才将发行钞票的权利交给1928年成立的伊朗国家银行，该行遂开始执行国家银行的作用。

伊朗政府还通过了机器进口免税法，扶助伊朗民族工业企业法（新建工厂在十年内从国外进口原料和化学制品可以免纳关税和沿途杂捐）和其他保护关税性质的法律。

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年代中（1929—1932年），对外贸易锐减，特别是伊朗的出口缩减得更厉害。伊朗的对外贸易本来总是入超的，而在这些年代中，入超更大，以至伊朗财政经济有崩溃的危险。为了设法平衡贸易差额，尽可能求得出超，同时

也为了巩固伊朗货币的行市和保护民族工业，特于 1931 年 2 月 25 日通过了《对外贸易专营法》，宣布对外贸易的出口和进口归政府专营。这个法律和 1931 年 3 月 11 日的补充法，都规定有限定伊朗进口总额和发给许可证的办法。政府可以把某种货物的进口和出口的垄断权利交给个别商人或他们的公司。根据这些法律，商人组织了进口和出口的垄断公司，就由他们办理对外贸易。资本主义国家对伊朗建立对外贸易的垄断制大为不满，但是赖有苏联的支持，它和伊朗于 1931 年签订了新的贸易条约，完全承认伊朗对外贸易的垄断，伊朗才达到了目的，其他国家也就不得不承认了这种措施。

不言而喻，李查王在伊朗所施行的对外贸易专营和苏联实施的社会主义的对外贸易专营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在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对外贸易专营，其目的在保证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利益和苏联全国人民的利益，而李查王在伊朗施行对外贸易专营，不过是为了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企图保护和对外贸易利益有关的伊朗地主资产阶级上层统治分子的利益而已。还必须知道李

查王是力图利用对外贸易专营法，来限制和苏联的贸易关系的。

伊朗从1930年开始建设现代化的机器工业。李查王力图将利润最大的企业攫在自己手中，这是伊朗刚出现的工业的一种特点。许多新工业，特别是马赞得朗的大型纺织厂都属于国家或者李查王个人所有。首先发展的工业是纺织业和农业原料的加工制造工业。到1940年伊朗总共约有二十五家大型棉织厂（约有二十万纱锭）和八家大型丝织厂（约有二万五千纱锭）。伊斯法罕是最大的纺织工业中心，那里有九家大型纺织厂，工人在一万人以上。在沙西、别黑沙赫尔、察鲁斯（马赞得朗）、马什哈德、阿瓦士、设拉子、卡善、伊斯得和德黑兰也建有大型纺织厂。开工的还有八家大型糖厂，其实际生产能力每年制糖达三万五千吨。有几十家大型面粉厂、碾米厂和制棉厂。德黑兰有一家烟草工厂，大不里士有些制革厂，各地另有一些火柴厂和其他企业。此外，在德黑兰地区还修建了兵工厂、水泥厂和甘油厂。在伊朗北部的厄尔布尔士市开始采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年代中，伊朗才着手建设第一批重工业企

业：阿米纳巴德的冶金联合工厂，加尼亚巴特的炼铜厂（在德黑兰附近），阿纳列克的有色金属联合工厂（在伊斯得东北）。但这些企业的修建，都被帝国主义者所破坏了。

自193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伊朗全部工业及其产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大增长了。已注册的商业、工业和其他股份公司，在1932年本为九十三家，到1942年增至一千九百零二家，而这些公司的资本也相应地自一亿四千三百万零九十拉耳增加至二十二亿三千九百八十一万拉耳。根据劳动宣传部期刊于1946年公布的官方资料，1938—1939年间，伊朗工业中的投资额为十三亿拉耳，按照1938—1939年当时的行市（一英镑等于八〇·五拉耳），共合一千六百二十五万英镑，其中投入国营企业的，包括李查王未被废黜以前原属于他私人的在内，为五亿五千万拉耳，但国营兵工厂和修建冶金企业中的投资未经计入。[1] 工厂工业产品的比重在1936—1937年本占全国总产量的9.5%（约为六亿九千万拉耳；这一

① 《马扎尔列耶·卡尔》杂志，阿邦版，1325年，第22页。

年全国总产量约略估计为七十一亿一千二百万拉耳），到1940—1941年工厂工业产品的比重便占全国总产量的18.6%（约为十三亿五千六百万拉耳；这一年全国总产量约略估计为七十三亿七千三百万拉耳）。①

这就是说，在大战前的年代中，工业有了一些发展。但是，不应该夸大李查王时代的工业建设的意义。一比较伊朗民族工业中的投资和英伊石油公司的资本与利润，事情就特别明显了。英伊石油公司的资本，按照现时的估价，总值约合二亿英镑，超过伊朗工业全部投资总额的十一倍；而英伊石油公司的利润，仅就1950年所得（约为一亿五千万英镑），就几乎超过这些投资的九倍。工业建设不是为了国家经济的正常发展和满足人民的需要，而是为了巩固李查王的独裁，为了使和李查王有联系的地主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发财致富。例如，为修建制造防毒面具的工厂和其他兵工厂就支出了巨额款项，可是这些工厂并没有给伊朗带来一点好处。大战前几年，伊朗工业建设

① 这些统计数字刊登在1941年11月12日的《爱捷拉特报》上。

在李查王的支持下，几乎完全为德帝国主义者所掌握，他们绝不会顾及伊朗的利益，绝不是为了伊朗经济的发展。在李查王纵容下的法西斯德国的暗探，利用自己居留在伊朗的机会，进行法西斯宣传，把伊朗的领土变为间谍破坏分子反苏活动的基地。他们对工业企业的建设计划包藏祸心，故意提高价格，不如期完工。这种情形在李查王把修建凯列支炼铁厂和阿纳列克有色金属联合企业整个交给德国垄断企业掌握的例子上特别显明。按照和克虏伯银行团所订协定，凯列支炼铁厂的修建工程应在 1940 年 5 月完工，投资约为三亿一千八百万拉耳，但是到了期限后工厂并没能开工。修建阿纳列克联合企业时，投入了巨额资金，但预先没有对矿山进行必要的勘测，后来才知道，从德国所购的大批机器和装备以及许多领取高额薪金的德国工作人员和勘测出来的矿山蕴藏量并不相称，结果，只有把和德国各公司所订修建联合企业的协定取消了，设法把阿纳列克的工程结束。于是德国法西斯分子就这样把修建凯列支工厂和阿纳列克联合企业给破坏了。

李查王这样建设冶金企业，只符合法西斯德

国的利益，对于伊朗，除了受到损害和无谓的花费以外，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工业建设给人民带来了额外负担，而没有任何利益。

其他工业部门的建设和组织也处理得很不好，伊朗工厂产品的成本照例比别的国家同样产品的成本高得多，而伊朗产品的质量却又比外国产品差得很多。伊朗新建工厂的生产能力在大多数场合下很少有所发挥。

伊朗工业具有显明的半殖民地性质。伊朗民族工业这种可怜的情状完全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横暴掠夺政策所造成，英国资本家把伊朗最重要的富源——石油攫在手中；而德国和美国帝国主义者则千方百计破坏伊朗的经济命脉，不容许它的工业得到发展，为完全奴役伊朗准备条件。凡是稍可作为巩固伊朗经济独立基础的重工业企业的建设，他们就特别设法破坏。

伊朗政府为了发展重工业，于1928年征收特别间接税，着手修建由波斯湾的班达-沙普尔通里海的班达-沙的横贯伊朗的铁路。于是横贯伊朗的铁路的北段通至苏联边境里海东南荒漠地带的班达-沙地区。这个地区和苏联的联系是很少的。

李查王计划使横贯伊朗的铁路通到北方，就是专为尽可能把伊朗和苏联隔离开，至少是和苏联较发达的各州隔离开。这样做，虽然和伊朗的经济发展有矛盾，他却悍然不顾，绝不让用铁路来加强伊朗和苏联之间的经济联系。这条铁路长约一千四百公里，越过许多高山峻岭（扎格罗斯山，厄尔布尔士山脉），全程有数百座铁桥和涵洞，至1938年筑成，开始通车。此后又着手修建大不里士与马什哈德通德黑兰的两条铁路。伊朗铁路网全长到1947年达二千八百公里。又修有通汽车运输的公路总长约二万公里。

此外，李查王还动工改建城市，特别是德黑兰的改建。在德黑兰修建了若干新的政府机关用的大厦（国家银行、警察总署等等）。德黑兰北部基本上是地主、资产阶级、官吏们居住的地方，那里差不多完全改建了，许多街道铺成了柏油路，修了许多现代样式的大楼等等。城市南部的居民，主要是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便依然如故，丝毫未改旧观（用泥土或土坯砌的房舍和茅屋，狭窄而又弯曲、肮脏、臭气冲天的街道，拥挤不堪，又缺乏饮水等等）。工人和城市贫民在非常恶劣

的条件下生活，有一大部分人连泥土盖的茅屋还住不上，而住在地洞内。极不卫生的情况令人触目惊心，甚至连伊朗首都都没有下水道和自来水，当然更不用说其他城市了；大多数住户没法子，不得不饮用沟中两三星期甚至四星期放来一次的脏水，而这种沟也就是弃置瓦砾和垃圾的地方。

由于工业、铁路和城市的建设，结果伊朗工人阶级遂日见壮大。根据伊朗报刊所刊载的资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伊朗各种专业工人已近五十万人。工人的景况极苦，劳动法、劳动保护、社会保险一概都没有。工作日长达十至十二小时，甚至还要多。在纺织工业和其他工业部门中多雇用童工。工人所得工资微不足道，一天不过几个拉耳，只能过极贫困的生活。女工的工资比男工低一半，而童工的工资又比女工低一半。

李查王执政的时期，除工业和道路的建设以外，还在国民教育和文化以及生活方面为上层分子实行了一些措施。根据伊朗官方资料，学生在1923年总数为五万五千人，到1938年增到二百三十三万七千人。1934年成立了德黑兰大学，此外还在凯列支设有农学院，在德黑兰设有师范学

院。在 1938 年，伊朗所有高等学校的学生，总共不过四千二百人。学校的分布非常不当，许多学校还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例如，在 1938 年掌握在美国人、法国人和其他外国人手中的中等学校就有二十四所。上学只是地主、资产阶级、官吏们的孩子的特权，广大人民群众——农民和工人——大都不能送自己的孩子入学。居民中识字者的百分数微不足道。

1935 年颁布了强制取消面纱的法令，按照国王的命令，警察得究办上街带面纱的妇女。准许妇女入高等学校和在国家机关工作。设立了女校和男女混合的学校。但是妇女依然没有选举权，妇女和男子有平等权利的问题一直未提出。上面已经说过，女工工资就比男工工资低得多。

李查王为了巩固自己的专政，乃开始限制僧侣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权势。剥夺了僧侣的审判权。他们在国民教育方面的势力也被破坏了，许多由僧侣管理的学校交由教育部管理了，僧侣占有的土地——寺院的土地——被削减了。僧侣企图反抗这些措施，却受到李查王的坚决回击。政府办理僧侣登记，剥夺了一些僧侣的教职，又

采取了许多其他压制的办法。若干著名的宗教人物，例如，教会反对政府派的领袖莫达列士被逮捕，并被害死在监狱中。结果，僧侣不敢进行公开反对李查王的斗争了。

李查王还仿效土耳其的榜样，实行服装改革，采用了欧洲的服式。从1928年起，禁止戴用历代相传的波斯缠头"头巾"，而改戴所谓巴列维帽——"巴列维头巾"，后来又不准戴这种帽子，而命令改戴欧洲式的帽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戴有帽檐的帽子，军人戴无檐的军帽。这些措施都是以李查王的命令行之，如果谁反抗，便施以残酷的镇压。例如，1936年在马什哈德，曾经根据李查王的命令公开用机枪扫射数千群众，因为他们逃到李查教长的清真寺中搞"别斯特"，抗议警察执行国王改换帽子的命令时采取的镇压手段。

华贵的封建爵号也被正式废除，而按照土耳其的例子改用姓氏。

一切这些措施都是在鲜明的民族主义旗帜下进行的，宣传复兴伊朗古代的雄伟，恢复它先前的强大和威力的思想。新的李查王朝采用巴列维的称号就是由于这种民族主义的浪潮（企图把自

己的王朝和古时统治伊朗的安息王朝结合起来，因为当时伊朗是世界强国之一）。伊朗政府于1935年决定，在正式的外交文件上把波斯的名称改为伊朗，改定许多城市的名称、改换历法（改用阳历，采用古时伊朗的月份名称）及其他等等措施。

民族主义的显明征象也表现在伊朗政府的主动改革波斯文字上。这次改革是由伊朗1937年成立的科学院主持的。文字改革是把许多早已成为生活习用而且成为语言的有机部分的土耳其字、阿拉伯字和欧洲字硬行从波斯文中取消，却使用早已被人忘记了的不使用的古老波斯字来代替它，或者是杜撰一些字。同时，改用拉丁字母来代替复杂的阿拉伯字母问题也束之高阁了。这样的文字改革对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事业并没带来一点便利。

作为李查王的国内政策特征的民族主义，在其对待居住在伊朗的非伊朗民族和各部落关系的政策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尽管有大量的非伊朗的部落和民族住在伊朗，他们说着和波斯语完全不同的语言，但是李查王不承认伊朗有少数民族

存在的事实，而宣告这些部落和民族（一切信奉伊斯兰教的部落和民族）都属于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伊朗族。他只承认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及其他非伊斯兰教民族才是非伊朗民族。李查王强制少数民族使之波斯化。而强迫游牧部落定居下来，迁移他们到其他各州的政策，一部分也是追求这个目的。在非伊朗部落和民族居住的地区，设立波斯学校，教学只用当地居民所不懂得的波斯国语。诉讼等等也同样用这种语言文字。议会选举一点也不照顾各民族的情况。少数民族，除了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以外，都无权选派自己的代表参加议会。行政机关，特别是非波斯人居住的州或区中的高级机关，一定委派伊朗多数民族——波斯人——中的地主、资产阶级、官吏、军官来担任，他们对这些民族和部落执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他们粗暴地蹂躏非伊朗民族和部落的文化、风俗习惯和民族风格，就是在语言、生活习惯、文化和其他特征方面和波斯人不同的伊朗部落和民族也受到蹂躏（例如，库尔德人、鲁尔人、巴赫季阿尔人、俾路支人等等）。这就是说，李查王实施的是有利于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伊朗大国沙

文主义政策。在李查王的时代，伊朗成了各民族受苦难的监狱，少数民族在这里最起码的一些权利都被蹂躏尽了。

李查王对于工人、农民和一般民主运动实行残酷镇压的政策。农民的不满情绪表现为自发地和地主作游击斗争的形式，这种斗争差不多从未停息过。在李查王篡夺伊朗王位的第二年，农民和兵士的起义浪潮遍于伊朗全境。兵士的起义也反映出了农民的情绪。1926 年 6 月，兵士在吉尔明（现在阿塞拜疆的沙赫普尔）起义，农民也加入了。有些逃亡的兵士在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支援下，在富明的森林地区，在吉朗，组织了游击队和王室政权与地主进行斗争。1926 年发生的最大的一次起义是土库曼草原上的军人的起义。起义的口号是争取自由和推翻李查王。驻扎在莫拉瓦·吉别镇的卫戍部队的兵士起义，在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支援下，占领了波支努尔德、什尔凡和库光等市，他们逮捕汗和地主，把地主和国家仓库中的粮食散发给贫民。反动地主和官吏们均从起义的地区逃走。1926 年在阿塞拜疆、吉朗和呼罗珊起义的农民和兵士都被李查王的军队极其残酷地镇

压下去了。数十名起义运动的参加者被绞死和枪毙。英国人拚命帮助李查王镇压这几次的起义。例如，调动军队去镇压呼罗珊起义，就是用的英国卡车。英国人供给讨伐队以机枪和其他武器，甚至还有飞机。

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农民的状况更加恶化，1929—1930年伊朗又发生了农民起义和部落起义的新浪潮。因为伊朗农产品的销路大减，因而播种面积也大大地缩小了。地主提高自己的地租，政府又提高了间接税，结果将经济危机的苦难转嫁到农民的肩上。于是农民的景况急剧地恶化，大多数农民愈加贫困。呼罗珊的农民在左尔甫的领导下展开了游击运动，他自称为“流浪王”，提出废除鸦片专卖制（官吏根据鸦片专卖法，用低价将农民所收获的全部鸦片强买了去）等等要求。

伊朗南部各地区的农民也发动了，以马赫底·索尔西为首。卡什卡伊部落和巴赫季阿尔部落与古赫基尔部落也起义了。被李查王剥夺了自己原有权力的游牧部落的酋长和僧侣们，利用各部落的不满情绪，号召他们为反对中央集权，反对强制各部落定居和反对政府“维新”（司法改革、普

遍义务兵役制、采用欧式服装）而斗争。李查王派遣讨伐队镇压这些农民的发动和起义，讨伐队以惯用的残酷手段镇压他们。仅在1932年7月至12月期间，农民运动参加者被枪毙的就达一百五十人以上，数百人被罚做苦工，被监禁和放逐到遥远的东方地区。对于卡什卡伊汗、巴赫季阿尔汗和其他起义部落的诸汗也大加残害，其中卡什卡伊部落的酋长索拉特·多拉和巴赫季阿尔汗萨尔达尔·阿萨特就被绞杀在德黑兰的监狱中。

还在1925年的时候，共产党和工会就已被迫转入地下去了，在这以后，伊朗的工人运动遂暂时沉寂。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工人阶级的状况更加恶化了，工人运动新浪潮于1929年又高涨起来。失业者日多，劳动条件越坏，工作日有时一天达到十五小时，工资减少，又定了罚款制度，工人中贫困的人日增——于是工人不得不走上革命的道路，因而阶级斗争也愈剧烈。

1929年5月，在伊朗英伊石油公司的采油场上爆发了空前的——按照参加的人数来说——工人大罢工。罢工的工人除了提出经济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对在公司工作中丧失劳动

能力的工人和死亡者的家属给予保障）以外，还提出了政治要求（承认工会，正式承认五月一日劳动节，释放被捕工人等等）。英国兵和伊朗政府的军队出动来对付罢工工人，罢工才被镇压下去。

1930 年，德黑兰火柴厂发生工潮，在马赞得朗发生了铁路工人罢工。1931 年，伊斯法罕的祖国纺织工厂发生罢工，参加罢工的人数仅次于 1929 年石油工人的罢工。这次罢工经过了几个月的准备，成立有工人同盟和储金互助会。这次罢工是由伊朗共产党人领导的。由于准备周到，组织严密，工人终于获得胜利：工作日缩短到九小时，工资增加了 20%，废除了侮辱工人的搜身制度，减少了罚款，还有其他种种让步。但是罢工一经结束，政府当局就立刻逮捕起工人中的积极分子来了。

李查王镇压工人运动的办法非常残酷，工人运动参加者被逮捕的达数百人，不经审判便予监禁，并把他们放逐到遥远的南部和东部地区。1931 年 5 月制定了一种取缔继续地下活动的共产党人的特别法。用严格的单独监禁十年的严重

处分来取缔共产党活动。工会活动也在禁止之列。反帝联盟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1931年7月20日的告全世界工人书中写道："波斯监狱中有二千以上的政治犯，他们每日受拷打，巴列维政府认为对于他们不需要法庭审判，革命的工人组织处在极残酷的恐怖之下。"

李查王不仅迫害农民活动和工人运动，就是极微小的反对政府的行为和民主思想也在迫害之列。一切党派都被消灭了。报纸完全统一经营。国内建立了警察横行和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宪法和一切民主自由的权利实际上都取消了。议会代表是按照李查王的指示"选出"的，因而议会对于他是唯命是从。

在对外政策方面，上面已经说过，1928年取消了领事裁判权，实行关税自主。其促成的原因，首先是苏联的友好立场，苏联的政策在于协助东方国家，包括伊朗在内，巩固经济和政治的独立，苏联是外国中首先放弃领事裁判权和承认伊朗关税自主的国家。但是李查王却绝不是完全以伊朗的民族利益来决定最重要的对外政策问题的。李查王和支持他的英国人极力蒙蔽社会视

听，硬将有利于帝国主义者的措施说成是保护伊朗民族利益的。

例如：在1932—1933年间，伊朗政府和掠夺伊朗的主要自然资源与无情地剥削伊朗工人的英国公司改订租让条约期限的时候就有这种情形。改订条约的问题是由于公司缴纳伊朗国库的租让提成数额而引起的。该公司以各种各样的会计上的蒙骗手法，假将自己的利润压低，以便减少缴付伊朗的提成。英伊石油公司在世界经济危机时期，把缴付伊朗的提成总额缩减得特别多。按照条约规定，该公司应将利润的16%提交伊朗政府，在1930年支付的为一百二十二万八千三百英镑，而1931年却只拨给三十万六千八百英镑。伊朗政府于1932年11月宣布废除到1961年才满期的租让条约。政府报纸就这件事把李查王形容成争取伊朗民族利益的战士。英伊的冲突已经提交由国际联盟审理。但是伊朗政府却在1933年4月29日就签订新的租让条约了。按照新条约的规定，租让期限延长到了1993年，英国公司保留下了伊朗—伊拉克接界地区从克尔曼沙赫起往西北经过鲁利斯坦、巴赫季阿尔和萨伊德巴德市与班普尔

市而达英国的俾路支边境这一线以南的广大地区的油田开采权。公司可以在这片土地上选择总面积达十万平方英里（约二十五万八千公里）的地段供开采之用，此外，公司还有购买土地之权，建筑铁路、新港口、电话和电报线路、飞机场以及广播电台之权，公司也还有自办警察、学校等权利。按照新条约，公司应从所获利润中提成16％给伊朗政府的规定取消，而改为无论石油是在伊朗卖出，或者从伊朗出口，每吨提成四先令；此外，如果普通股票的利润超过六十七万一千二百五十英镑时，再从这一部分的利润中抽20％缴纳伊朗国库，但每年不得少于七十五万英镑。此外，为了伊朗国家的利益还缴纳一些款项以代课税。这就是说，英国人虽然同意为了伊朗的利益增加提成的数额，和对公司经营地区的一些毫无实际意义的限制，但是，因有李查王从中为力而达到了延长租让期限、保持英国人的基本权利和特权的目的。

李查王受英国人的指使，残害那些力图保障伊朗的利益、削弱英伊石油公司的地位和势力的伊朗国务活动家。这足以证明他在这次纠纷中，虽

然表面上是在保卫国家民族的利益，事实上却事事为了英帝国主义者的利益。例如，有一位伊朗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内务府大臣杰穆达士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由李查王下令将他逮捕并在监狱中把他毒害的。根据近年来公布的资料，证明杰穆达士被捕前还主张为了伊朗的利益增加公司的提成，把四分之一的普通股票无偿地交给伊朗，该公司在其他国家的企业所得利润，伊朗有取得一份的权利，在1993年以前伊朗有废除租让权之权，撤销英伊石油公司敷设和经营油管等等垄断权。李查王为了讨好英帝国主义者而害死的伊朗政治家不止杰穆达士一人，例如，伊朗前陆军部长巴赫季阿尔汗萨尔达尔·阿萨特因引起英国人的不满而被捕，并被绞死在狱中。

英伊关于英国波斯帝国银行协定的签订也被说成是保卫伊朗民族利益之举，而事实上这个协定却是维护帝国主义者的地位的。1930年，英国人虽然同意将波斯帝国银行纸币发行权交还给伊朗国家银行，但是英国人却为自己的银行保留下了其他一切权利，并且另外还为该行取得了土地的买卖权和占有权；此外，还得到了二十万英镑

的赔偿金。

1927—1928年，英伊发生了关于巴林群岛问题的纠纷，这些岛屿以前本属伊朗所有，而实际上却为英国人占据，李查王也不过形式上作了一次抗议，和向国际联盟作了一次对伊朗毫无所得的呼吁而已。巴林群岛是波斯湾中最大的岛屿，具有极重要的战略地位（是欧洲与印度和远东之间的航空线基地），是五个岛屿结成的群岛，总面积四百五十平方英里，人口约有二十五万人。巴林群岛位于波斯湾的西南端，在卡塔尔半岛以西，此岛有很大的经济价值，是采珍珠的中心，而且主要的是石油蕴藏量很丰富。从1932年起，就由和“美孚”石油公司有联系的美国“巴林石油公司”经营。很久以来（十七——十八世纪），巴林群岛就在伊朗版图之内。十九世纪之初，英国人利用伊朗政府衰微的机会，借口取缔奴隶买卖，开始悍然无忌地干涉巴林群岛的内政。还在1847年5月30日，英国人就曾强迫巴林群岛的赛赫·穆罕默德·伊本·哈里发签订条约，根据条约规定，赛赫“被承认”为独立的执政者，但英国政府却取得了“保护”该岛之权。十九世纪末叶，英

国人把赛赫·穆罕默德从岛上赶走了。而让他的儿子——自己的走狗赛赫·耶沙执政，他是完全听命于英国人的。在二十世纪头二十五年中，英国人和赛赫·耶沙签订了若干条约，建立了自己对巴林群岛的控制。

伊朗政府不承认英国人在巴林群岛的权利，对英国控制该岛曾屡次提出抗议。1927年签订英国汉志条约的时候，英国人迫使汉志和内志的执政者伊本·沙特不得妨害科威特、阿曼和巴林等地赛赫的利益，这就意味着承认英国人对这些赛赫国家的特权。李查王对于英国公开承认占领巴林群岛的行为，也不过发了个形式上的照会，提出抗议，和向国际联盟申诉。这种形式上的抗议和申诉当然不会得到任何结果，而巴林群岛于是就永归英国保护了。

苏联极力帮助伊朗巩固自己政治与经济的独立与自主，但是李查王在和苏联的关系上却采取违反伊朗民族利益的、有目的的不让苏伊两国接近的政策。在李查王执政的第二个十年中，竟实行公开反苏的对外政策。伊朗政府于1937年和土耳其、伊拉克、阿富汗签订了萨亚达塔巴德公约，

该公约的重要作用在于执行包围和孤立苏联的政策，也就是当时美国、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所力图实施的政策。1938 年，李查王拒绝再和苏联签订新的贸易条约，结果，在 1938 年占伊朗一切对外贸易总额 38% 的苏伊贸易遂一落千丈。

1939 年 3 月，伊朗政府背弃 1921 年苏伊条约，把石油和矿山租让权让给荷兰公司，这是由杰捷尔金领导的英荷“壳牌”石油康采恩的一个分公司，杰捷尔金是著名的对苏武装干涉计划的煽动者，他代表英帝国主义中最敌视苏联的一个集团。北伊朗的租让地区接近巴库。荷兰公司在此地区获有建筑飞机场、铁路、无线电台、电报和电话线路、燃料基地之租让权。这就是说，伊朗统治集团把这种租让权给予别人，就有助于别人建立反苏的桥头堡，特别是针对着巴库石油区。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几年，李查王的反苏政策就表现得特别明显了，当时李查王愈来愈和法西斯德国接近，于是德国极力向伊朗插入，以便利用伊朗的领土，作为实现其侵略计划的根据地。

德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以后，被挤出伊

朗，已有多年伊德贸易差不多完全停顿了。但是从1925年起，德国就开始逐渐再次插足伊朗。1924年，德国“容克”航空公司在伊朗开辟了几条航线。美国财政顾问米尔斯坡于1927年辞职后，伊朗就请了德国人林坚布拉特担任此职，后来他担任了伊朗国家银行经理，财政顾问一职就用了另外一个德国人石尼文德。

德国建立法西斯制度后，德国人在伊朗的活动更加强了。由于得到李查王的帮助，德国遂能插足到伊朗的贸易、工业建设和铁路建筑等部门。结果，还在1937—1938年，德国就仅次于苏联而占伊朗对外贸易的第二位（这一年德国的贸易额占27%），排挤了英国，英国的贸易额大落，跌到7%。到了1938—1939年，由于李查王不肯再和苏联签订新的贸易条约，苏伊贸易关系断绝之后，德国就占了伊朗对外贸易的第一位（41.5%），到了1940—1941年，德国对伊朗的贸易额又上升到45.5%。

德国利用伊朗外汇困难，使伊朗不得不于1935年和它签订划拨清算协定。于是伊朗有许多进口商品只得依赖德国，德国供应这种商品的价

格却比世界市场价格高得多，而且数量上也少，远不及它从伊朗榨取去的原料的价值。德国利用划拨清算协定于1939—1940年从伊朗出口三亿九千三百万拉耳的货物，而输入伊朗的却只有一亿六千万拉耳，而且没有支付一个拉耳。德国各种各样公司的许多代表定居在伊朗。德国在供给伊朗工业和铁路装备方面也占第一位。德国人领导横贯伊朗的铁路和工业企业的建设，他们自己建筑有飞机场。在一切重要的企业和机关中，特别是在国家机关中，以及农业机构中无不有德国专家的踪影。

德国法西斯分子的暗探特别注意伊朗的军事企业和军事机关，一切兵工厂实际上都在德国人的控制下。德国供给伊朗种种武器，并利用这种承揽关系，派遣自己的军官来伊朗，这些军官装作教官的样子，在伊朗军官中间经常地进行法西斯宣传，并从事间谍活动。德国公司的代表也不过是伪装的希特勒间谍而已。在伊朗工作的希特勒间谍和暗探有几千名，都是用的技术专家的名义。由于伊朗北部各省和苏联接界，所以他们在此地特别多。他们的活动由驻德黑兰的德国公使

和驻各省省会的德国领事领导。希特勒分子利用德国人和波斯人仿佛是同属雅利安人种这种蛊惑性的纳粹宣传，以及伊朗统治集团中的反民主和反苏联的情绪，遂联络了一些伊朗议会代表、伊朗军队的将军和军官、记者和其他人物为自己效劳奔走。法西斯的头目不止一次地来到伊朗，视察自己暗探的谍报工作。伊朗政府和李查王纵容着法西斯暗探，任其在伊朗活动，隆重地招待法西斯头目。法西斯的书籍泛滥全国。法西斯暗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盘据在伊朗政府机关、文化机关、工业企业中就已经根深蒂固了。他们的基本任务是插足到伊朗、摩苏尔和巴库的石油业中，把守着这个通向苏联南高加索、伊拉克和印度的重要战略门户，把伊朗变为希特勒德国的附庸和进攻苏联的根据地。

第十八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伊朗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之日起，尽管伊朗名义上宣布中立，但是在伊朗的法西斯暗探在李查王政府的全面鼓励下，活动益力。伊朗成了法西斯间谍在中东活动的根据地。自从法西斯的冒险行动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失败之后，这些国家中的希特勒的暗探、间谍以及当地的亲法西斯分子都蜂涌到伊朗来了。伊朗反动集团认为重演旧日侵占苏联南高加索的有利时机到来了。希特勒分子以武器和金钱供给伊朗的亲法西斯分子。

在伊朗领土上的法西斯德国间谍建立了一些特务破坏小组，他们敌视苏联和伊朗的活动咄咄逼人。德国间谍在五十个以上的伊朗机关中担任重要领导职位，他们用尽方法极力唆使伊朗反对

苏联，勾引它参加反苏战争，使伊朗人民不得安居乐业，使伊朗陷于混乱。法西斯暗探用最粗暴的、最无耻的方式蹂躏着尊重伊朗主权的起码要求，把伊朗领土变为准备军事进攻苏联的场所了。

许多法西斯间谍和暗探都冒充各种商业、工业和其他公司的代表来到伊朗进行破坏活动。他们在伊朗和苏联接界的地方，收编白卫分子、励行党人、穆萨瓦特分子，组成武装特务小组和恐怖小组，派往苏联的阿塞拜疆，首先是派往最重要的苏维埃石油区——巴库，还派往格罗兹内区以及苏维埃的土库曼斯坦。这些小组都受过训练，以便在苏联境内放火、爆破和进行恐怖活动。在伊朗和苏联接壤的各北方地域中修建有武器和爆炸物仓库，例如，在米安近郊，储备有五十吨以上的炸药。在伊朗的楚尔法和其他地点也修建有武器和弹药仓库。准备爆炸在菲鲁兹库黑区的铁路大隧道（约三公里长）和米安——津章路上的大石桥以及其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目标。希特勒的间谍在和苏联接界的地方，毫无阻碍地从事地形测量，拍摄边界上的目标。冒充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在伊朗军事企业中活动的法西斯暗探达五

十余人。

在大不里士、腊什特、毕赫列维、喀斯文和北伊朗其他城市中设有法西斯秘密的地方小组，他们进行活动有时就受当地警察的庇护。在德黑兰、哈马丹、米安和其他地方有秘密的法西斯流动无线电发报站。希特勒走狗在伊朗广泛展开虚伪的蛊惑性的法西斯宣传，在德黑兰发行波斯文的法西斯公报，免费送给政府的显要官吏、富商、各机关和各商号。德黑兰的许多报纸，其中包括半官方的《爱捷拉特报》和《德黑兰》杂志都被希特勒分子收买，领取他们的津贴。

驻德黑兰的德国公使一心想把伊朗拖入反苏战争，向李查王表示愿意给以军事援助。德国要求把伊朗的空军基地交给它，万一法西斯走狗不能把伊朗拖入反苏战争，希特勒分子准备在伊朗国内进行军事政变。由于准备于1941年8月初发动政变的缘故，德国法西斯暗探领导者之一海军上将卡纳列斯装作一家无大声名的德国商号的代表到了德黑兰，携有大宗伪币，以作收买之用。弗利耶什少校在他的亲密战友卡纳列斯领导下，把住在德黑兰的德国人组成了若干法西斯别动

营，他们装作打猎和旅行参观，在德黑兰近郊进行军事训练。他们勾结伊朗军队中许多亲法西斯的军官，使之参加了法西斯阴谋，组成实施军事政变的突击队。先定于1941年8月22日星期五这一天举行政变，后又改到8月28日。法西斯匪徒打算首先杀光驻德黑兰的苏联大使馆人员和所有住在伊朗的苏联公民。于是伊朗在李查王的纵容和直接帮助下变成希特勒分子进攻苏联的基地了。

在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的最初几个月中，苏联政府曾于1941年6月26日、7月19日和8月16日三次警告过伊朗政府关于法西斯分子所造成的威胁。可是国王和以阿里·莽苏尔为首的伊朗政府对于这几次警告却没加注意，也没设法制止法西斯走狗的活动。于是苏联政府乃不得不根据1921年签订的苏伊条约第六款的规定，于1941年8月25日将自己的军队开入伊朗境内，并照会伊朗政府，告以此举实出于不得已而如此。同时英国军队也自西面和南面进入伊朗。

8月27日阿里·莽苏尔内阁辞职，组成了以福鲁吉为首的新政府，它命令伊朗的一切武装部队不得抵抗苏联和英国军队。这个措施于8月

28日经伊朗议会同意，并通过对新政府的信任案。

此后，苏联、英国和伊朗开始谈判，于9月8日结束，签订了协定，规定伊朗军队撤出一些地区，而由苏联军队（伊朗北部）和英国军队（伊朗西南部）填防，协定规定有驱逐德国间谍和德国、意大利以及希特勒附庸国家外交使节出境的一定期限。

李查王是被迫履行这些条件的，所以他极力妨碍伊朗政府履行它的义务。国王授意伊朗警察多方包庇法西斯走狗，因而很多德国间谍遂能隐藏在伊朗境内继续其法西斯活动。半官方的《爱捷拉特报》遵照李查王的指示于1941年9月10日发表社论，对于封闭德国和意大利使馆一事表示惋惜，于是德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使节的撤退就一天又一天地拖延下去了。

李查王的这种亲法西斯政策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有些地方以公开示威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

李查王这才知道自己的政策是彻底失败了，便于9月16日退位，出走伊斯法罕。李查王的

长子即储君穆罕默德·李查继位。法西斯德国及其附庸国的官方代表，以及它的大多数间谍被拘禁或被驱逐了，但有些法西斯间谍却藏了起来。利用伊朗人中的法西斯走狗们的庇护和帮助仍在地下继续进行破坏活动。

苏联和英国军队进入伊朗之后，不久苏联和英国政府就和伊朗政府开始缔结同盟的谈判。尽管有极力破坏缔结这一条约的亲法西斯集团进行反对，但谈判终于成功了，于1942年1月29日签订了苏联、英国、伊朗同盟条约。条约规定，同盟国应“尊重伊朗的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苏联和英国还承担“以其所能办到的一切方法保卫伊朗，免遭德国或其他国家的侵略”。为了实现这个任务，苏联和英国得“派海陆空军驻在伊朗，其多寡由苏英视需要而定”①。条约规定苏联和英国军队应在同盟国和德国及其随从停止军事行动后六个月内撤离伊朗，同时还规定，在这以前的条约全部有效。伊朗则应“以其所有的全部资源并尽一切可能办到的方法和同盟国合作，

① 《苏联在卫国战争时期的外交政策》，第1卷，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46年版，第218、219页。

俾英苏得以履行上述义务"[1]。伊朗武装部队，依照条约，只限于在伊朗领土上维持秩序。除此而外，同盟国有使用、维持和保卫伊朗全境的一切交通工具，诸如铁路、公路、土路、河流、飞机场、港口等等的无限权利，如军事上有必要时，还可完全控制一切交通工具。

由于苏联军队开入伊朗而又签订了1942年条约，遂打破了法西斯侵略者及其伊朗走狗们的计划，使伊朗免于法西斯德国完全奴役的威胁，并保证了它和反希特勒联盟国家的合作。苏联对于伊朗永久不渝的友好政策，斯大林于1941年11月6日所作的报告中说得非常明白，"我们没有而且也不能有这样的战争目的，如象侵略他国领土，征服他国人民，无论对欧洲的人民和领土说也好，或是对于亚洲包括伊朗在内的人民和领土说也好，都是一样"[2]。苏联军队之进入伊朗和1942年签订的三国同盟条约，对于反法西斯德国战争都具有巨大的积极意义。

---

① 《苏联在卫国战争时期的外交政策》，第1卷，第218页。

②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1页。

苏联军队虽然已经进入伊朗，但希特勒的间谍仍在地下继续其破坏活动。德国又派了许多希特勒暗探和破坏分子到伊朗来帮助那些躲避盟国政权而藏起来的间谍。1942年，他们组成了秘密的法西斯组织“伊朗民族主义派”。德国法西斯间谍和“伊朗民族主义派”这个组织一起进行破坏、恐怖活动，挑拨各部落暴动，力图破坏公路和铁路等等。例如，希特勒间谍于1942年在伊朗西北部的雷扎耶地区煽动库尔德部落进行发动。在伊朗南部法尔斯地方，德国法西斯走狗利用各部落对伊朗政府沙文主义政策的普遍不满和反英情绪，千方百计地挑拨各部落发动反对伊朗政府及其盟国。在1942年和1943年间，卡什卡伊、鲁尔和某些巴赫季阿尔部落屡次发生武装发动。各部落的汗要求把李查王夺去的土地归还他们，在各部落所在的区和州任命他们作统治者，保证各部落确能得到粮食，减低捐税和物价，同盟国军队撤出伊朗。

南伊朗诸汗同伊朗政府及英国人的代表经过长时期的谈判之后，满足了诸汗的一些要求。各部落反政府的发动也停止了。苏联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粉碎了法西斯军队和苏联接二连三的胜

利，对停止南伊朗各部落亲法西斯的发动起了主要作用。这种事实告诉各部落的汗和与希特勒分子相勾结的伊朗反动分子，指望法西斯德国的孤注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后来到了1944年，一直隐藏在卡什卡伊部落的汗那里的德国间谍就由各部落引渡给英国人了。

根据英苏伊三国同盟条约规定，运往苏联的军需品和军事物资皆取道伊朗。伊朗把自己的领土和交通线(横贯伊朗的铁路和公路)供给盟国作过境运输之用，就算伊朗协助了同盟国和法西斯集团作战。1943年9月9日，伊朗政府向德国作形式上的宣战，但并没有实在的军事意义，伊朗军队并没有参加对德国及其轴心国家作战，而伊朗对于自己的同盟国的帮助，仍和在向德国宣战以前一样，只不过是帮助过境运输而已。

1943年12月1日，三个盟国首脑在德黑兰会议上所通过的三国关于伊朗的宣言中，就曾指出伊朗在作战上的贡献，特别是从国外运输物资到苏联去很便利。同时，美国、苏联、英国三国政府在宣言中声明，同意照旧在经济上尽可能援助伊朗，重申维护伊朗的完全独立、主权和领土

不可侵犯的意愿。苏联忠实于自己所承担的义务，尽管在战时，还是大力帮助伊朗，运给伊朗日用必需的工业品和粮食，特别是在1943年，德黑兰受到饥馑威胁的时候，发去二万五千吨小麦。苏联还以大量谷物运到伊朗北部各州，直到库齐斯坦。不但如此，驻在伊朗的苏联军队还给伊朗居民免费治病，修复旧路，另建新路，修建喷水井等等。苏联科学家和医生为伊朗防蝗防疫，在德黑兰和伊朗其他城市中设有苏联医院。苏伊文化交流协会在德黑兰、大不里士及其他地点设有文化宫，在居民中进行广泛的文化教育工作(演讲、报告、电影等)。

至于英国和美国对于伊朗的政策，应该看到，英国和美国反动集团对于伊朗的真实目的，和在同盟三大国关于伊朗的宣言中所宣告的维护伊朗完全独立和主权的愿望是绝不相符的。恰恰相反，他们打算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机会，置伊朗于掌握之中，把它变为自己的保护国。他们的意图绝不是使伊朗从作为帝国主义政策工具的反动势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在国内实行根本的民主改革。苏联对伊朗的态度与之完全相反，它始

终执行的是促进和帮助伊朗巩固经济与政治独立的政策，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也是这样。

同盟国的过境运输对于伊朗也是大有好处的，伊朗数万工人因而获得了工作。1945 年春运输一停，伊朗国内的经济情况立刻就受到了影响，上万的工人无工可作，失业现象遂更加紧张。

1941 年 8 月间发生的一些大事：国王的退位，苏英伊三国同盟条约的缔结，和法西斯德国绝交，并继而向德国宣战，这对于伊朗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都起了很大的影响。在 1941 年秋天的时候，政治犯——李查王当权时被捕入狱或遭放逐的民主运动的活动家，都获得了自由。国家开始走向民主，渐有民主报纸发刊。按照从狱中出来的和从流放地回来的许多民主活动家的倡议，于 1941 年 10 月组成了伊朗人民党，该党立刻就把广大的工人、民主知识分子等阶层和其他进步人士结合起来了。

人民党于 1942 年在德黑兰秘密举行第一次会议，当时该党已有党员约四千名，其中 80％是工人，其余的是知识分子。在吉朗、马赞得朗、阿塞拜疆、呼罗珊和伊斯法罕设有党的州委会。

人民党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各地立即建立党组织的问题；通过了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决议；通过了党的临时纲领；选举出了领导党的委员会，名额为十五人，这个委员会一直工作到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中央委员会时为止（1944年）。人民党纲领的基本要点是：实现民主自由，巩固伊朗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和一切同盟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实施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以及其他民主要求。接着就重新成立了工会。在农村中农民协会也组织起来了，它当然是和人民党结合的。人民党、工会和民主报刊要求在国内实施进步的民主改革，肃清国家机关中的亲法西斯分子和反动分子——李查王的走狗，铲除李查王独裁时的余毒，这些要求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大受欢迎。

伊朗各族人民所希望的是：李查王退位和伊朗加入反法西斯德国联盟以后，将国内李查王独裁和法西斯间谍胡作非为的后果加以肃清，使人民确能得到起码的一些民主自由，在这个社会政治制度最落后的亚洲国家中也能实施起码的社会经济改革。人民党在短短的一个时间内，就成为国内最大的一个群众性政党。到了1944年夏天，

人民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党员已有二万五千余人，其中75%是工人，23%是知识分子，2%是农民。人民党党员中，波斯人占40%，阿塞拜疆人占40%，其他民族占20%。

苏联军队刚进入伊朗几个月，苏联的威信骤增，大受伊朗居民的欢迎。伊朗人亲眼看到了希特勒分子及其在伊朗的间谍所散布的关于苏联及苏联军队的说法纯是造谣诽谤。所以伊朗各阶层居民的代表无不要求在伊朗和苏联间建立更加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

但是，伊朗广大人民群众所提出的铲除李查王独裁的余毒、进行民主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巩固和苏联的友谊的要求，却如李查王在位的时候一样，遭到了照旧把持着政权的反动分子的坚决抵抗。各部院、军队、警察、宪兵中的重要位置仍然由李查王独裁时期掌权的人物占据着。不久以前还和法西斯德国相勾结的反动分子，慑于伊朗民主运动的高涨和苏联之受人欢迎，便迅速改变了方针，力求投靠于英帝国主义势力之下，特别是要投靠在美帝国主义势力之下。

1943年9月，英国人把赛义德·齐耶送回伊

朗。赛义德·齐耶自1921年从伊朗出走后，许多年来都住在巴勒斯坦，受英国主子的豢养，以备将来利用。赛义德·齐耶一到，伊朗的反动报纸遵照英国人的指示，大肆鼓吹，把他说成是“了不起的民族活动家、爱国志士”。为了在人民面前提高赛义德·齐耶的声价，特为他筹备了盛大的欢迎会。

赛义德·齐耶到伊朗不几天，就被伊斯得市选为第十四届议会代表，并立刻成为反动派的中心人物之一。他收买了许多早先出版的报纸，而且还另外发行一些新的报纸（《拉亚德·爱姆卢兹》、《卡拉凡》、《胡尔》等）。赛义德·齐耶也着手组织自己的党——祖国党，入党的都是最反动的与帝国主义有勾结的地主、商人、官吏、卖身求荣的记者以及各种各样的可以利用来向工人和民主活动家进行土匪式袭击的罪犯恶棍。

赛义德·齐耶为自己的党在市内买了一所最漂亮的大厦——“伊朗”俱乐部。德黑兰报纸曾经报道过，在办理订约手续时，才知道了一件奇事，原来这位“民族活动家和爱国志士”连伊朗公民证都没有。当时各报纸载有阿富汗1932—1933

年《喀布尔年鉴》第二百五十九页中的一段摘文，该年外国旅客到阿富汗游历的一栏中第七十八名登记的是“赛义德·齐耶先生，英国臣民”。

赛义德·齐耶到伊朗之后，以为伊朗广大人民群众落后，而且固执成见，他一到伊朗就公开提出反动纲领。他主张再戴面纱，主张伊朗从欧洲文化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主张恢复“民族传统”和旧伊斯兰教的封建制度。赛义德·齐耶及其拥护者故意戴着古老式的皮帽，这就是他们主张复古的象征。赛义德·齐耶及其主子所以提出这样的口号，无非是想利用人民普遍对李查王政策的不满情绪而已，因为李查王用鞭笞和独裁的方法，强迫伊朗实行表面的欧化。为了欺骗广大群众，赛义德·齐耶一开始就假装作苏联的好友，他所以卖弄这件事的缘故，就因为在1921年他任首相时曾签订了苏伊条约。

但是，赛义德·齐耶并没有能欺骗了人民。他的反动纲领引起了全体先进知识分子和进步活动分子的憎恶和嘲笑，他们揭发赛义德·齐耶的罪恶，证明他的确是一个野蛮的反动派，外国的雇佣者，文化、进步和文明的蟊贼，在刺刀和机枪的

威胁下，人们才把他选入议会，这件事引起伊朗广大社会阶层的愤恨。伊朗许多报纸和党派要求不得批准赛义德·齐耶的议员当选证。《爱姆卢兹·瓦·法尔达报》1944年3月8日载称，“不仅是有限的几个集团和党派，而且是社会各阶层中一切爱好自由和反对独裁的人们，无不反对赛义德·齐耶，因为他是反动派的代理人。”议会中有很多伊朗著名的政治家和几十名议员出面反对批准赛义德·齐耶的当选证，在议会中反对赛义德·齐耶的发言，获得群众和记者的热烈欢迎。在会议厅中，屡次发出“枪毙叛徒赛义德·齐耶”的喊声。3月7日和8日议会讨论赛义德·齐耶的当选证的时候，人民成群结队地聚集在议会大厦前，表示愤恨赛义德·齐耶及其庇护者的心情。赛义德·齐耶的汽车被击毁了，赛义德·齐耶在会后赖有警察的庇护，才勉强逃出义愤填膺的人群的包围。但是，议会终于以五十五票多数（二十八票反对），批准了赛义德·齐耶的当选证。这实在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大多数议员都是象在李查王执政时那样，是依照政府当局和帝国主义者的指示，从地主反动分子和前李查王的余孽

中选出来的。在第十四届议会中的一百二十六个议员中，地主约七十人，商人十三人，工厂主二人。此外，议员中有些是做大买卖的经纪人，有些是工业和商业公司的股东，同时又是地主。其次，在第十四届议会议员中有九名报纸主笔，六名律师和二名僧侣，十名还俗僧侣等等。第十四届议会中当选的人民党代表八人。参加投票的约二百万人，人民党获得的票数达十五万人以上。

在伊斯得，以刺刀恫吓、强制选举赛义德·齐耶的事，并不出奇。在其他许多城市和地区中，也发生公开对选民施加压力的事。在选举的时候，大事收买选票，并有盗窃选票或在投票后倒换票箱，阻碍选举，取消选举等怪事。结果，1944年2月26日召开第十四届议会就成了反动派及其外国帝国主义保护者的一个主要政治工具了。议员中有很多卖国贼，利用议员的地位图谋个人的私利。议员诡诈，无恶不作，而且处处捣乱，以致有一个议员摩萨台博士竟在正式会议上斥责第十四届议会是一个“贼窝”。

议会的反动议员很快就和赛义德·齐耶合流了，这样他就能够左右议会，利用它作为反对伊

朗民主组织的工具和发表反苏言论的讲坛。反动派假手有权拟定首相人选的议会，遂得组成这样一种唯议会头子和站在他们后面的英美帝国主义集团之命是听的内阁。结果，伊朗政府愈来愈明显地采取反民主和反苏的政策。

在 1944 年秋天的时候，伊朗政府这种政策的倾向特别明显。当 1943 年末到 1944 年初之间，英国的“壳牌”石油公司和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与“辛克莱”石油公司各派代表到德黑兰和伊朗政府谈判如何取得伊朗俾路支和其他地区石油开采的租让权的问题。伊朗政府对于英国和美国公司的建议非常慷慨，并制造给予租让权的根据。

1944 年 9 月，苏联政府代表团到德黑兰，和萨叶特政府谈判给予苏联开采伊朗北部石油的租让权。虽然苏联的建议对伊朗有利，如果采纳这个建议，就可促进其北部地区工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其国内整个经济的发展，并消除增长着的失业现象，但伊朗政府却决定在战争结束以前不出让租让权。接着，议会急忙地于 1944 年 12 月 2 日通过一项法案，禁止政府甚至不准和外国与

外国公司谈判关于出让石油租让权的问题。

伊朗政府和议会反对苏联的态度是人人全都清楚的，他们的企图在不使伊朗和苏联两国人民能够接近。这种违反伊朗民族利益的、反苏的政策遭到民主党派、报纸和活动家们的批评。受赛义德·齐耶的怂恿，萨叶特政府用残酷的镇压来回答这种批评，甚至还下令驱散1944年11月7日德黑兰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人民大会和示威游行。组织游行的人——工会积极分子——均遭逮捕，工会俱乐部和人民党俱乐部的牌子均被打坏，俱乐部房舍为军队所占据。街道上布置着骑警、装甲汽车、摩托化机关枪手。很多民主报纸均遭封闭。

萨叶特政府这种反民主反苏政策引起了全国的普遍抗议。在德黑兰、大不里士、腊什特、伊斯法罕、苏丹纳巴德（阿拉克）、马什哈德和伊朗其他城市，人民举行大会和游行，参加者达数千人，抗议萨叶特的反动政策。示威者要求萨叶特辞职，停止采用片面的外交政策，把挑拨分子赛义德·齐耶逐出伊朗，肃清国家机关中的李查王的余孽和外国人，成立恩楚明。11月9日，萨叶特政府

不得已而辞职。

伊朗的民主运动愈益深入到广大居民的各个阶层。参加1944年秋季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的达五十万人以上。民主运动也蔓延到伊朗南部和西部各地区——伊斯法罕、伊斯得、设拉子、苏丹纳巴德、阿瓦士、克尔曼沙赫。人民党、工会和民主报章在这些地方的威信和影响大大增长。赛义德·齐耶组织的“祖国党”，其纲领是公开反动的，自不能与民主运动相对抗，实际上也就分崩离析了。1945年初，赛义德·齐耶就在这种情况下，宣布组织新党——“民族自由”党，宣布了新的“民主”纲领，在纲领中狡诈地把自己称为主张自由、进步和改革的人物，提倡利用文化和文明、科学和技术的最新成就，倡导发展教育和保健事业，甚至反对宗教迷信。但这种欺骗群众的伎俩并未成功，赛义德·齐耶想用这样的方法来扩大自己的组织的企图失败了。加入“民族自由”党的，基本上都是以前“祖国党”的人物。赛义德分子虽然改用了新的名义，但自己照旧干造谣生事、挑拨离间的老勾当。在苏伊谈判石油问题的时候，赛义德·齐耶按其表现来说已经成为苏联

的一个死敌。他再不装作是苏联的朋友，他的报纸开始不断地公开进行卑鄙的反苏宣传运动。鉴于赛义德·齐耶的诽谤宣传办法不能摧毁民主组织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伊朗反动派在帝国主义势力的鼓舞下，就在1944年末，一变而采用恐怖凶暴的法西斯手段来对付工会、人民党及其他进步民主组织。

1945年2月2日，工会和人民党在伊斯得举行伊朗著名民主活动家艾拉尼博士在李查王狱中被害的周年纪念大会。反动分子赛义德·齐耶的党徒收买了一批流氓地痞，在警察和宪兵的支持下，闯入工会和人民党俱乐部，大肆破坏，并放火烧了房子。1945年3月27日又捣毁伊斯法罕的人民党委员会和工会委员会，人民党的领导者们的住宅也遭到了蹂躏。伊斯法罕是伊朗最大的纺织工业中心，有九家大纺织厂。为了破坏伊斯法罕工会的势力，赛义德分子、工厂主和警察组成了所谓“工人和企业主联盟”。为了吸引许多工人加入联盟，工厂主便暂时提高加入这个“联盟”的盟员的工资，并给予许多小恩小惠。同时，反动匪徒赛义德分子狙击人民党和工会的积极分子，在市

内街道上、饭店和其他社会场所伺隙行凶。在伊斯得和伊斯法罕的残杀暴行是反动派在全伊朗进攻工人和全国民主运动的先声。伊朗有许多城市和州，如阿瓦士、哈马丹、雪姆南、沙西和其他地方，到处发生袭击人民党和工会组织并殴击它们的活动家的事件。

反动派的这种暴行就是一种反苏运动。反动报纸，特别是赛义德分子的报纸，得到政府当局的怂恿，刊登反苏的恶毒诽谤的文章。在伊斯法罕，当 1945 年 3 月 27 日蹂躏民主组织时，在城墙上发现法西斯针对苏联的无耻铭文。赛义德分子在和苏联接界的伊朗北部地区经常策划反苏挑衅活动，嗾使武装匪徒和流氓地痞进行挑衅性的冲突。而在德黑兰、大不里士和其他地方则袭击苏联机关的工作人员和苏联公民。赛义德分子和伊朗反动集团所以敢于这样明目张胆地进行反民主反苏的法西斯活动，只不过因为在他们背后站着有势力的帝国主义集团替他们撑腰。帝国主义集团想用这样的方法来巩固自己在伊朗的地位，阻止伊朗和苏联接近。事实上伊朗反动派的保护者和唆使者已不仅仅是英帝国主义集团，而且也

有对于伊朗、特别对于伊朗的石油资源垂涎三尺的美帝国主义者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人利用德国人被逐出伊朗，而英国势力又已削弱的机会，大大巩固了自己在伊朗的地位。在大战的年代中，当1942年8月9日到1943年2月13日卡旺首相执政的期间，是美国人插足伊朗特别急进的时期。卡旺·萨尔塔涅还和二十年前一样，千方百计巩固美帝国主义在伊朗的地位。1943年4月8日在华盛顿签订了由卡旺草拟的伊美贸易条约，期限三年，并且规定，如果在到期前六个月内不声明条约作废，那么条约的有效期限将自动延长。条约规定确立有关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税捐等等的最惠国待遇的原则。条约附有关于美国商品输入伊朗(汽车、汽车外胎、机器零件、电器用品、食品等)和伊朗商品输往美国(主要的是地毯和农业原料)的降低关税税率表。伊朗报纸在评论这次条约的签订时，曾经指出，条约的目的在保证美国在伊朗的对外贸易方面确能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地位而代之。在大战年代中，美国在伊朗的对外贸易方面增长了一倍以上，而在1944—1945年，即占伊

朗对外贸易额的23.3%，次于印度(30%)而占第二位。卡旺政府还请了许多美国军事代表团和经济代表团与顾问到伊朗来，美国打算利用他们来控制伊朗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部门。

1942年末，美国没有缔结任何条约或经过其他手续，借口保护军事物资送到苏联，就派了几万军队进驻伊朗。

美国人攫取横贯伊朗的铁路南段和南伊朗的班达-沙浦尔和霍林沙黑尔两港的管理权到手，在德黑兰近郊建立了美国专用的军事区“阿米拉巴德”。美国兵在伊朗就好象是在自己的殖民地一样，肆无忌惮。他们在街上胡闹，在酒馆中骚扰，任意闯入民房，强暴虏掠。

美国陆军部和卡旺政府商定，派遣李特里少将到伊朗充任伊朗军队的顾问，并带来了一批美国军官。美国军事代表团从1943年3月21日开始在伊朗军队中活动，虽然开始时商定军事代表团只在战争时期才驻在伊朗，但是事实上军事代表团在战后不仅没有撤退，反而活动得更凶。卡旺政府还给伊朗宪兵从美国聘来了顾问，以原任上校后升将军的前美国新泽州警察局长施瓦尔次科

浦尔为首的宪兵顾问们，于1942年10月2日来到了伊朗，开始活动。按照条约规定，期限二年。在1944年和1946年，条约又重新规定了他的居留期限和活动范围，条约展期二年。按外交大臣萨叶特在1943年签订的雇用美国军官指导伊朗宪兵的条约规定，美国军官代表团团长就是伊朗宪兵队的最高长官，对伊朗所有的宪兵军官，行使上级所应有的权利，直接负有管理和监督宪兵的职责。按条约第二十一条规定，伊朗政府不得聘请任何其他外国军官在宪兵中任职，伊朗宪兵的武器和一应器材均由美国供给。伊朗宪兵甚至穿的都是美国服装。伊朗宪兵在美国军官领导下，遂成为反动派消灭伊朗民主运动的主要工具。

伊朗在警察局、卫生部、粮食部以及水利部等部门中都聘有美国顾问。

米尔斯坡再度来到了伊朗。伊朗议会于1942年12月12日根据卡旺·萨尔塔涅政府的提案，批准了再度聘请米尔斯坡任伊朗财政总监的法案。这个法案授予米尔斯坡在伊朗财政方面以非常广泛的权力：派他编制国家预算，监督预算的执行，控制政府的一切开支和政府财政上的债务；

对财政机关和国家预算局的官吏，有任免升黜之权；米尔斯坡并有权批阅一切文件、表报和账册，有权向伊朗政府提出开辟新税源、改变现行财政法规、发展国家经济等法律草案。于是伊朗的财政权就完全操于米尔斯坡之手。

米尔斯坡代表团可以算是美国奴役伊朗的极其得力的爪牙，美帝国主义集团寄予他的希望很大。米尔斯坡还没有自美国动身到伊朗以前，国务院就指示他："战后美国在中东关于石油、贸易和航空运输各方面将起着更大的作用，这个计划已经付诸实施"①。

甚至美国国务院和米尔斯坡自己也不打算掩饰米尔斯坡代表团也和在伊朗的其他美国代表团以及各美国顾问一样，是派在伊朗执行美国政策的工具。例如，美国国务院中东司司长（后为美国驻伊公使）乔治·阿林于1944年7月公开在国务院"公报"上写道，派遣各种各样的美国顾问团到伊朗去是执行美国政府政策的重要工具，他还厚颜无耻地把这种政策称之为"援助"伊朗的

① 米尔斯坡：《美国人在波斯》，华盛顿版，1946年，第47页。

政策[1]。

但是米尔斯坡和站在他背后的美帝国主义者对于他们所取得的财政上极其广泛的职权还以为未足，认为还没有完全掌握伊朗经济。所以米尔斯坡于 1943 年 1 月到了伊朗以后，又立刻要求伊朗政府再扩大其本来已很广泛的权力和职权。1943 年 5 月 4 日，议会批准了关于米尔斯坡在财政经济方面有非常权限的法令，其有效期限到战事结束后六个月为止。依照这个法令，米尔斯坡除了控制国家的一切收入和开支、赋税和关税的征收，编制和执行国家的预算以外，他的权限又加扩大，并管理国内外贸易、工业品、食品的采购、保管和分配、管理运输事业、国营工业企业、工资、租金，以及控制物价等等。这就是说，不仅全部财政业务，而且差不多整个伊朗的经济都在米尔斯坡控制之下了。

米尔斯坡新设立了许多局：粮食管理局、运输管理局、商品调配局、平稳物价局、国外贸易管理局、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局、地产局、人

① 引自米尔斯坡：《美国人在波斯》，第 221 页。

事局、审计局。所有这些局，米尔斯坡都任用美国人领导，到1944年4月为止，米尔斯坡代表团中的美国人已达五十二人之多。

但是米尔斯坡的帝国主义野心越来越大。米尔斯坡代表了美帝国主义集团的利益，美帝国主义集团力图利用米尔斯坡代表团彻底地奴役伊朗，将伊朗置于自己的掌握中。1943年末，三大国首脑在德黑兰举行会议时，米尔斯坡和罗斯福总统与霍布金司会谈，就曾经讨论过必须扩大他的代表团的权限及其在伊朗活动的期限至少延长二十年的问题。美帝国主义者极力想把米尔斯坡代表团变为伊朗实际上的政府。“虽然，——米尔斯坡于1944年8月25日写信给美国驻伊大使莫里斯说道——代表团的真正情形可以作些掩饰，以安伊朗人民的心，但是在财政、经济和社会事业方面，代表团应该就是这个国家的真正政府。”①1943年，米尔斯坡制定了在交通部、农业部和邮电部中聘请新的美国顾问的法律草案。

米尔斯坡代表团及其所成立的新局、所和机

① 引自米尔斯坡：《美国人在波斯》，第220页。

关给伊朗带来了巨大的损害。美国顾问所领薪水比同一等级的伊朗官吏多五六倍。米尔斯坡设立的各局开支浩大。米尔斯坡的活动不仅没有使伊朗财政经济趋于巩固，正相反，却使之到了崩溃的地步。

米尔斯坡在编制国家预算时所用的祸国殃民的手段非常露骨，甚至由大多数反动代表所组成的第十四届议会都没有批准米尔斯坡所提出的预算草案。因为这样，所以在米尔斯坡留在伊朗的时期，国家预算一次也没有被议会批准过。国家的收入减少了。在九个月中——自 1944 年 3 月 21 日到 12 月 21 日——国家通常收入总额比去年同一时期减少了二千三百万美元。为了评判这个数目的意义，值得指出，在 1942—1943 年度预算中，伊朗的通常收入总额，一共才合八千三百万美元。预算的支出部分经常超过收入。依照通常收入和支出的比较，截至 1943 年 12 月 21 日，预算赤字为八百万美元，下一年——1944 年 12 月 21 日——为七百万美元。预算中工商业部分（国营工厂等）赤字更多。伊朗国营工厂在 1944 年 3 月 21 日至 1945 年 3 月 20 日，在一年的期间内

亏损了六亿五千万拉耳，亏损是由于管理国营工厂的人不负责任、舞弊、盗窃而造成的。纸币的流通额增长了一倍多。在1942年11月米尔斯坡来到伊朗以前，纸币流通额本为三亿五千万拉耳，到了1945年1月5日，就增加到七亿六千万拉耳。政府欠伊朗国家银行的债额就从1944年1月5日的三十七亿四千一百万拉耳增加到12月6日的四十四亿四千五百万拉耳。物价飞涨。米尔斯坡在伊朗主政二年，即1942—1943年度和1943—1944年度，物价指数如以1936—1937年度为一百，就从339%涨到了1108%。居民对于粮食和工业品的供应情况极度不满，许多地区和州的居民多年来买不到一尺布、一斤糖。在这样的条件下，投机活动就非常活跃。米尔斯坡本身就帮助投机活动，助长黑市的活跃，他把大批货物以固定价格售与反动阵营中拥护自己的人，然后他们再把货物在黑市上转卖出去。例如，米尔斯坡于1944年5月以每公尺十个半拉耳的固定价格售与赛义德·齐耶的亲密助手反动商人拉希江九十万公尺布，后来拉希江便把这批布以每公尺五十四拉耳的价格在黑市上售出，获得“纯利”三

千九百万拉耳以上。这笔款项充作赛义德·齐耶及其匪帮进行反动的反苏活动的经费，而拉希江的恩人中饱的数目还不算在内。至于美国“顾问”受贿的事，在伊朗是人所皆知的。例如，伊朗《爱格达姆报》于1944年4月16日揭载，平稳物价局局长美国人拉姆勃接受“卡塔涅”公司贿款五百万拉耳，而商品分配局局长美国人费尔尤松接受“拉利”公司贿款三百万拉耳；该报又称这种事实和德黑兰按照国家牌价出售布匹的大国营商店的长期关闭的事有关系。

米尔斯坡故意破坏伊朗的经济，为美帝国主义者奴役伊朗准备条件，使削弱了的伊朗不得不向美国银行请求贷款。《伊朗美尔列报》于1944年3月2日报道，米尔斯坡建议向美国借款四千万美元。但是当时米尔斯坡迫使伊朗向美国借款的事却未能办成。

米尔斯坡也象二十年前一样破坏了伊朗的经济，并于1944年企图使美国公司获得开采伊朗石油的租让权。许许多多和伊朗政府谈判石油租让权问题的英国和美国石油公司的代表跟在米尔斯坡后面接踵而来到了伊朗。

这就是说，米尔斯坡破坏了伊朗的经济，又在财政经济方面施展了各种阴谋诡计，犹以为未足，他还干涉伊朗的政治。他和赛义德·齐耶及其他反动派别紧密地勾结着，企图通过他们把伊朗的对外政策引导到反苏的道路上去。

米尔斯坡的活动引起了伊朗社会人士的愤慨，甚至许多右派的报纸、团体和活动家都屡次揭露米尔斯坡的阴谋，要求他辞职。于是米尔斯坡便收买反动的卖国官吏、报纸编辑和议会代表支持自己。供给他们大批的缺门商品，保证他们干获利的买卖，配给他们很缺乏的汽车外胎等等东西。为了使报纸俯首帖耳，米尔斯坡不把作为报纸主要收入之一的国家广告给予民主刊物，而专把这些广告发给支持他的反动报纸刊登。

但是，这一切阴谋诡计并没有帮助了米尔斯坡，只有赛义德·齐耶以及和他一样的外国代理人和反动分子才支持他。米尔斯坡破坏经济政治的活动，采取如此丑恶的形式，以致引起了伊朗各个社会政治阶层广泛的汹涌的抗议，伊朗议会也于1945年1月8日通过了关于取消他的非常权限的法令。1945年2月8日，伊朗首相巴雅特在议

会声明说，政府已通过辞退米尔斯坡的决定。

米尔斯坡的活动及其结果非常可耻，使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和计划非常丢脸，以至国务院不敢公开维护米尔斯坡，对伊朗政府施以外交上的压力。美帝国主义者只得另想办法和手段来实现其置伊朗于掌握中的计划。米尔斯坡遂于1945年2月28日离开了伊朗。

美帝国主义者依靠伊朗反动集团积极活动，巩固了伊朗反动集团的地位。伊朗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者身上看到，在反对伊朗民主党人的斗争中和实施反苏的对外政策上，美帝国主义者是一个新的，比英帝国主义者更有力的庇护者和同盟者。

伊朗反动派和支持他们的外国集团在反对民主党人的斗争中企图利用游牧人民，主要是利用南伊朗各部落——卡什卡伊人、巴赫季阿尔人、鲁尔人以及阿拉伯各部落等。在李查王在位时，这些部落早被解除武装，并被强迫改为定居，结果作为游牧人民的主要生活来源的大批家畜因而死亡。各部落都由州长管辖，主要是由派驻在这些地区的军队和宪兵的指导官管辖，他们滥施职权、

压榨游牧人民。这就是说，李查王虽然限制了封建汗和酋长们的权利，但各部落却没有获得一点好处。李查王退位后，诸汗——许多部落的酋长——从放逐地回来，各部落又过起从前的游牧生活。各游牧部落所在的伊朗西南地区又成为封建主的领地，这些领地的执政者汗——各部落酋长——不大把伊朗的中央政府、政府的代表和政府的命令放在心上。卡什卡伊的汗、巴赫季阿尔的汗和其他汗重新组成了自己的武装部队，他们不承认德黑兰委任的官吏，彼此发生武装冲突，自己征税。诸汗在英国人的支持下，有时也获得政府的正式任命，在他统率的部落所在地担任州长。诸汗对于属下的居民建立了蛮横统治的制度，任意逮捕居民，带上镣铐，严刑拷问，没收房产，甚至任意处决自己的"臣民"。

伊朗反动集团和英美帝国主义者把武器供给各部落的汗，收买他们，按固定价格卖给他们大量的白糖(借口供应居民)，诸汗后来便在黑市抛售。他们用这样的方法拉拢各部落的酋长，使很多酋长屈服于自己的势力之下。伊朗反动派和英美帝国主义者支持南伊朗的封建诸汗，企图把他们变

为反对民主运动的突击力量，一旦伊朗政府改变了反民主的方针，就用来压迫伊朗政府。赛义德·齐耶在他的"民族自由"党的纲领中要求造成各部落的特殊地位，组织"部落最高会议"。为了加强各部落作帝国主义政策的爪牙的作用，消除各部落之间不时发生的纠纷和内讧，1944年8月在著名的英国代理人法尔斯大封建主卡旺·设拉子的参加下组成了"南伊朗部落联盟"，该联盟所拉拢的是法尔斯的卡什卡伊部落、巴赫季阿尔部落和阿拉伯部落。他们认为把过去屡次反对英国人的卡什卡伊部落诱入联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任务。但是"南伊朗部落联盟"并不稳固，未能消除南方各部落汗间的纠纷。而卡旺·设拉子也没能使卡什卡伊的酋长索拉特·多拉的儿子纳歇尔汗隶属于自己的势力之下。

南伊朗各汗不承认中央政权，经常不遵守它的法律和命令，这不仅没有受到处罚，而实质上甚至得到德黑兰方面的鼓励。例如，伊朗国王根据曾担任法尔斯总督的反动分子法拉赫的建议，就于1945年12月17日发布过赦免南伊朗各部落的罪名和准许他们携带武器的命令。

就是在大战时期，反动派在许多场合下也利用过各部落来反对民主组织。例如，在1945年，各部落的武装部队在阿瓦士占领了纺织工厂，对工会领导人物大肆残害。在伊斯法罕地区利用巴赫季阿尔人莫尔达扎·古里汗反对民主组织。在阿塞拜疆，沙赫谢文诸汗作了反动分子的爪牙。

但是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民主运动，这一切还很不够，当时伊朗统治集团还出动了军队、宪兵和警察。1945年6月，伊斯法罕宣布戒严，人民党党员被捕者约二百人，伊斯法罕师的部队占领了人民党和工会的俱乐部。德黑兰于1945年9月实际上也处于戒严状态，民主报纸被封闭的约四十家。开始逮捕民主报纸的主笔、工会活动分子和其他民主运动参加者。军队、宪兵和警察屡次在首都袭击人民党和工会的俱乐部，结果俱乐部就由军队占据并被封闭了。兵士和宪兵竟然在德黑兰街道上掠夺和狙击民主议员。首都的街道上整夜整夜地派有装甲车巡逻。晚上十点后，市内街道上禁绝行人，德黑兰成了军人独裁的世界。

这一切措施全由参谋总长阿尔法将军主持，他和英国人及赛义德分子有密切勾结，他是军队

中军官法西斯党——“涅赫扎捷·麦里”的组织者。依照他的命令，在军队中逮捕了许多有民主思想的军官，后来把他们关入监狱。

有些省份只要有阿尔法将军和赛义德·齐耶派来的代理人，警察就会横行无忌，就会残害民主人士。在马赞得朗，阿尔法将军供给反动匪徒枪支，袭击民主活动家。各汗本就有自己的武装人员，又得宪兵和警察的支持，如果农民敢于表示不满，就会立遭毒手。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伊朗就是这般景象。苏联军队打败了法西斯的德国，肃清了希特勒的“新秩序”，遂使伊朗的民主力量能够抬起头来。大战结束以前，伊朗反动集团早已失去了希特勒德国的支持，于是就改变方针，投入英国和美国帝国主义者的怀抱，依靠外援，继续残酷地迫害民主组织。在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反动派撕下了假面具，公开采取法西斯斗争手段，企图一举而粉碎民主运动，恢复李查王时代的制度。

第十九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伊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伊朗国内的民主力量和反动力量之间的斗争更加紧张了。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苏联的胜利，对于伊朗民主运动的发展，又是一次巨大的推动力，民主运动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英美帝国主义者干涉伊朗的内政，帮助伊朗反动派反对各民主党派愈来愈加紧了。警察、宪兵和各反动汗的武装匪徒对于农民协会、人民党、工人和其他组织以及这些组织的活动家的大规模的恐怖手段遍于全国。

伊朗阿塞拜疆的反动汗和宪兵特别横行无忌。这里的封建压迫、官府和宪兵的专横由于民族压迫而愈甚。伊朗阿塞拜疆的居民是和波斯民族完全不同的民族，他们是阿塞拜疆人，他们有

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民族特点。在伊朗阿塞拜疆，说波斯话的只不过是德黑兰派来的几个官吏和一小撮地主及知识分子而已。但是伊朗统治集团却不顾无可争辩的现实，硬不承认有阿塞拜疆语言存在。他们有些代表声称，阿塞拜疆的语言不过是波斯语言中一个地方的方言，另一些人们甚至要求阿塞拜疆人非得把自己的语言忘掉不可。据他们说，这种语言是外国侵略者强迫人民说的。伊朗反动集团沿用着李查王的沙文主义传统，硬说伊朗除了伊朗人以外根本没有其他民族，又说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土库曼人和其他民族都是伊朗人，所以他们没有任何权利提出自己的文化、语言等等的问题。由于这种沙文主义政策，结果就发生种种显然的丑态，例如，在伊朗阿塞拜疆，在法院里法定语言是波斯语，但因为当地居民不懂别的语言，侦查和审讯时就得说阿塞拜疆话，而一切记录却用波斯文字。虽然孩子们不懂波斯语，但是学校中的一切教科书和书籍却都是波斯文。伊朗阿塞拜疆居民的最基本的民主权利——使用本族语言的权利——都被剥夺了。省内高级行政机关中，全是非阿塞拜疆人。

伊朗阿塞拜疆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落后，以及伊朗阿塞拜疆人的受压迫和没有权利的情形，如果和同民族的苏维埃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居民比较，就特别鲜明地看出来了。在苏维埃阿塞拜疆共和国中，社会主义的工业和农业非常发达，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远非伊朗阿塞拜疆人所能及。苏维埃阿塞拜疆民族具有民族形式与社会主义内容的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阿塞拜疆人享有一切政治权利和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机会。

在伊朗民主运动中，阿塞拜疆人总是非常积极的。近年来，在反对反动派的运动中，他们也是站在战士的前列。他们在1945年群众大会上提出一些要求——召开宪法上规定的省和州的恩楚明，肃清国家机构、警察、宪兵中的法西斯分子，将奸细赛义德·齐耶交付公审，赋予人民以民主自由——就是伊朗其他各州的居民，也都支持这些要求。

可是德黑兰当权的反动集团，一点也不顾及居民的意志和利益，尤其是不顾及阿塞拜疆人的意志和利益。在1944年春天的时候，伊朗议会中

占多数的反动分子，悍然拒绝批准在大不里士得票最多的著名的阿塞拜疆民主活动家比雪华里的当选证。议会对阿塞拜疆人的这种挑衅性的决定，不仅阿塞拜疆人抗议，而且德黑兰的广大社会人士也无不抗议。在这次抗议书上签名的有六十家德黑兰报纸的主笔。1945 年，内政部拒绝批准大不里士市参议会的人选，因为虽然选举是根据李查王的反动法律进行的，可是当选的却都是民主的候选人。反动的统治集团迹近欺侮地轻视阿塞拜疆人，忽视他们的要求，并且不惜加以欺凌。在 1905—1911 年革命时就以反动活动著名的伊朗首相沙德尔，1945 年 8 月 15 日在议会开会，讨论接到阿塞拜疆人提出要求的电报时说："我不认为这封电报有任何意义"。

1945 年夏天的时候，在伊朗的阿塞拜疆，成立了由各阶层居民代表参加的阿塞拜疆民主党。工人阶级虽然为数不多，但却是这个运动的领导力量。阿塞拜疆民主党在九月初发表宣言，提出准许伊朗阿塞拜疆就伊朗国家范围内在文化和地方管理方面实行自治的要求，并提出以阿塞拜疆语言为正式通用的语言，成立州和省的恩楚明及

其他一系列的要求。阿塞拜疆民主党及其所提出的要求在伊朗阿塞拜疆居民中大受欢迎。1945年10月，阿塞拜疆人民党全体党员，当时有四万余人，都加入了民主党。阿塞拜疆民主党在很短时期内，演变为联合伊朗阿塞拜疆各阶层居民先进代表的群众性的民族民主党。在大不里士出版的《阿塞拜疆报》于1946年1月23日报道，1945年底的时候，阿塞拜疆民主党已拥有党员七万人，其中工人六千人，农民五万六千人，知识分子二千人，手工业者三千人，商人二千人，地主五百人，僧侣一百人。

一些封建大汗鉴于民主运动的蓬勃高涨，威胁到他们的统治和特权，就企图用宪兵和警察的镇压与恐怖手段来防止民主党的威信和声望的高涨。宪兵和反动汗组织的武装暴徒袭击积极参加民主运动的人士，用鞭打、逮捕、炮烙对付他们，并且残害毒杀他们。统治者对于敢于控告汗和宪兵暴行的农民，常诬以破坏秩序、土匪行为等罪名，把他们投入监狱。仅在1945年10月，反动汗、警察和宪兵在阿塞拜疆就杀害了约一百名民主运动参加者，逮捕入狱的则达一千余人。为了回答这

种黑帮的恐怖暴行，农民开始在阿塞拜疆组织自卫队，名为费达依部队。

反动派曾施展了种种镇压手段，但并没能禁止住伊朗阿塞拜疆民主运动的高涨。阿塞拜疆的各城市和各区在 11 月举行了群众大会和会议，在这些会上选出了伊朗阿塞拜疆的全民大会代表。1945 年 11 月 20 日和 21 日在大不里士举行了全民大会的会议，伊朗阿塞拜疆各区参加会议的代表计七百四十四人。

全民大会一致通过了致伊朗国王、议会、议长和首相的宣言，要求准许伊朗阿塞拜疆在伊朗国家范围内实行民族自治。宣言中发表了阿塞拜疆人民建立自己的民族政府以管理自己的内政，成立自己的民族议会，国家的一切文书，以及学校教育改用阿塞拜疆语文的意图。阿塞拜疆全民大会声明，本届大会为建国代表大会，选出了三十九个代表，成立民族委员会，委托他们管理阿塞拜疆内政，筹备民族议会大选，以及和有关政府当局进行谈判，以期和平解决准许阿塞拜疆民族自治的问题。

此后即在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选举权的

基础上，秘密投票，选出了伊朗阿塞拜疆议会。在伊朗历史上妇女初次参加选举。结果选出了一百零一个议会议员，当选的议员代表着阿塞拜疆的各阶层居民。

伊朗阿塞拜疆民族议会在1945年12月12日开会。阿塞拜疆民主党组织者赛义德·扎法尔·比雪华里接受议会的委托组成了伊朗阿塞拜疆民族政府。1945年12月12日，议会批准了政府的政纲，政纲中规定：巩固和加强阿塞拜疆的自治；选举恩楚明；改组费达依部队为民军；以阿塞拜疆语为国语，一切学龄儿童必须以国语施以免费义务教育；设立民族大学；发展工商业，开办新工厂；制定劳动法和调整农民与地主间相互关系的法律；把国有土地和从阿塞拜疆逃亡而进行宣传反对阿塞拜疆自治的反动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全体公民有信仰和信教的自由；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埃索尔人以及住在阿塞拜疆的其他民族都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伊朗阿塞拜疆民族政府声明承认伊朗中央政府，凡和伊朗阿塞拜疆自治不相抵触的一切措施，它都奉行。伊朗阿塞拜疆民族政府又特地发

表了告人民书，声明本政府为了维护伊朗的完整和独立，一定履行自己的职责。政府号召国家官吏和全体公民继续工作，宣布私人财产不受侵犯。

然后，伊朗阿塞拜疆民族政府命令驻在阿塞拜疆的伊朗军队、宪兵和警察服从该政府的命令。驻在大不里士、阿达比尔、霍伊、马拉盖、阿哈尔和阿塞拜疆其他各地的伊朗军队、宪兵和警察不是交出了武器，就是向伊朗阿塞拜疆政府投诚。只有驻在雷扎耶的由上校津盖涅指挥的一旅伊朗军队曾向城市进行挑衅性的攻击，扫射和平居民，对于人民任意杀害荼毒，但是隔不多久，这一旅人也归服了阿塞拜疆政府。

伊朗阿塞拜疆民族政府立即着手实行自己的政纲，通过了以阿塞拜疆语为国语、大赦政治犯、建立人民军、禁止吸食鸦片、禁娼及其他等等法令。所有这些法令都立即实施。

伊朗阿塞拜疆议会通过决议，把国有土地和池沼免费分配给农民，同时通过决议，没收那些离开阿塞拜疆而仍进行反对民主阿塞拜疆的敌意宣传和活动的人们的全部财产。根据这个法律，把国有土地和已经逃亡并积极从事反民主阿塞拜

疆活动的反动地主的土地无偿地分给了农民。总共分配了二十五万七千零六十六公顷土地，获得土地的农民有二十万九千零九十六人。同时又采取了措施，限制对农民的剥削，并大大地增加在划分收成时在地主土地上耕作的农民的所得份额，而那些地主还是土地的所有者。

1946年4月，阿塞拜疆民族议会通过了农民和地主间的划分收成法。这个法律虽然是根据过去农民和地主间划分收成的五分制的事实制订的，但是法律规定的条件却取消了这种分配制的原有性质，使之不再是地主任意剥削农民的工具。法律严禁地主除收成应得的份额外，再向农民有任何其他勒索。这就是说，早先地主向农民勒索的一切实物贡赋以及其他苛敛都废除了。其次，法律规定一切生产工具、耕畜、种籽应归农民所有，如果农民没有这种东西，那么地主就应贷款给农民置办，不取利息，等收割庄稼时再行归还。如果到年终农民无力偿还地主借款时，那就由农村委员会决定延长偿还债务的期限。农村委员会由三人至五人组成，每年选举一次，以监督这一法律的执行，并筹划对农民的帮助。

法律规定，如果地主无力满足农民在地段上耕作的需求，则由政府机关保证之。法律第五条载称，从前地主在划分收成以前借口偿还收割费用所抽的20%的收成，现在改由收割和打谷的农民抽归自有。法律又特别规定，地主所得收成的份额应由地主自运入仓，与农民无干；脱粒后的稻草全部归农民所有。

其次，法律规定了农产品习惯上的各要素的分配等差比重。例如，在旱田：人工三份，土地一份，种籽一份，耕作(即耕畜)二份。这就是说，旱田的收成分为七份，其中地主所得的为七分之一，农民得全部收成的七分之六。法律把水田分为两类：第一类——从地面沟渠引河水或泉水灌溉的土地，这些土地上的农产品各要素的分配比例，法律规定如下：人工五份，耕作（即耕畜）二份，土地一份，水一份，种籽一份，这就是说，这些土地上的收成分成十份，其中地主得二份，农民得八份。

另一类——用地下沟渠或地下水灌溉的水浇地。此类土地的收成分配的办法如下：人工五份，耕作（即耕畜）二份，种籽一份，水二份，土地一份，这就是说，用地下沟渠引水灌溉的土地，如

水与土地均属于地主，则地主便可得收成的十二分之四，而农民得十二分之八。沟渠的修理费应由业主负担。法律规定由地下引水或经由地下沟渠引水灌溉菜园，每一公顷地应缴费一百五十拉耳。法律同样也规定了在国营牧场或地主的牧场上放牧牲畜的收费价目：羊每头两拉耳，牛每头四拉耳，骆驼、驴或马每头六拉耳。

这就是说，阿塞拜疆民族民主政府关于农民和地主划分收成的法律，虽然维持着地主的土地与水的私有权，但却大大提高了农民所得的份额，因而把他们从地主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了。这个法律在改善农民状况和改变阿塞拜疆的土地关系方面，总算前进了一大步。

但是阿塞拜疆的农民运动竟达到了那么广大的规模，农民对于这样的决定并不满意。他们力图根本改变土地关系，完全废除地主的土地与水的私有制，并把这些土地分配给农民。有许多地区，农民不顾阿塞拜疆民族民主政府的决定，在收获后，公然停付地主所得份额。有一些地区，地主土地，根据阿塞拜疆民主政府的决议是不分的，农民也给分了。

伊朗阿塞拜疆民主运动的胜利，大大改善了农民的状况，并严重地摧毁了反动地主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地位和势力。

阿塞拜疆民主政府除了土地改革以外，还采取了其他一系列的措施，以提高阿塞拜疆的经济能力，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阿塞拜疆民主党人是在当地的反动分子从事怠工和制造阴谋的情况下进行这一活动的。伊朗反动政府和英美帝国主义者们千方百计力图破坏阿塞拜疆的经济。反动分子把粮食从阿塞拜疆运出去，提高粮食价格等等，企图制造饥荒。英国波斯帝国银行分行开始回收在阿塞拜疆流通的纸币。伊朗银行各分行也采取了怠工政策。结果，造成了货币危机的威胁和严重的经济困难的威胁。

阿塞拜疆政府采取了迅速而坚决的措施，以肃清反动分子的阴谋和怠工。政府建立了对伊朗国家银行、工业和农业银行各分行活动的监督。同时又采取措施取缔投机活动。政府组织了国营商业，设立了国营商店；发行了少数的临时代用纸币。阿塞拜疆民主党人也采取了迅速而有效的措施，提高阿塞拜疆的工业生产。不论是在李查

王或后来在伊朗反动政府的时期，伊朗阿塞拜疆的工业生产，不但没能发展，相反地却日益缩小和破坏了。民主党人整顿好了现有的工厂，并设立了新的织毯厂和各种各样的工厂。政府对于发展手工业也极力协助，奖励成立合作社和劳动组合等等。建立了八小时工作日，通过了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

由于这一切措施，便消除了因反动分子和帝国主义者的怠工和阴谋而引起的经济危机的威胁。国家的经济状况大大改善了，伊朗阿塞拜疆居民的物质生活和政治地位都无比地提高了，食物和日用品的价格显著地下降，大不里士几种主要食物的价格，在民主党人管理时代平均比德黑兰要便宜一半多。伊朗阿塞拜疆的城市和各区中形成了前所未见的安定秩序。

民主政府在人民教育和文化方面采取的措施也非常成功，取得很大的效果。在很短的时间内，一切学校教学就都改用了本族语。为初办的七年级学校编印了阿塞拜疆文的教科书，开始建设宏大而合适的校舍，新设立了许多学校，在城市和乡村中成立了几百个扫除文盲训练班，有成千的男

女老少在这里学习。

在大不里士开办了阿塞拜疆国立大学，由国家预算中拨款，政府在大不里士建立了音乐-戏剧剧院、艺术学校、民族乐队和合唱队。并用阿塞拜疆文出版报纸、书籍和杂志。

在大不里士新建立了医院，免费为居民治疗疾病。成立了国立的孤儿院和养老院，收容孤儿和老人。阿塞拜疆民主党人充分注意到城市的设施、道路的修理。大不里士市区所有的中心街道都铺上了柏油。在乌尔米亚、阿达比尔、津章、马拉盖及伊朗阿塞拜疆的其他城市中也实行了同样的措施。

阿塞拜疆民主党人在肃清旧的、反动的、腐朽的国家机器方面完成了巨大的工作。居民不再受警察和宪兵的骚扰和暴行了。受贿、贪污和其他恶习在伊朗反动国家机构中本是最为普遍、司空见惯的，民主党人对此进行了最坚决而无情的斗争。在新成立的国家机构中工作的，都是忠于人民，乐于为人民利益工作的人物。阿塞拜疆民族政府的政策得到伊朗阿塞拜疆居民的竭力拥护。

美、英的帝国主义者们以及伊朗的反动分子，

首先是赛义德分子猖狂地对阿塞拜疆民族政府大施挑拨与诬蔑的伎俩，诬以分散割据、意图脱离伊朗的罪名。伊朗参谋总长阿尔法将军和赛义德分子把武装的匪帮派遣到阿塞拜疆，他们是乔装的奸细和破坏分子。他们还曾企图煽动沙赫谢文人和其他住在伊朗阿塞拜疆的部落以及南伊朗的游牧民族反对阿塞拜疆民主政府。但是这些挑拨都没有成功。阿塞拜疆的各部落不肯反对阿塞拜疆建立的民主制度。只有在津章，反动分子组成了以津章大封建主索尔法加利为首的武装匪帮。虽然参谋总部千方百计地支持这一匪帮，供给他们武器，可是这一匪帮的行动仍然没有任何成效。南伊朗的部落既没有响应反动分子的号召，也没有在这个时候出而反对民主阿塞拜疆。相反地，在巴赫季阿尔，由于和英国人有紧密勾结的统治者反动分子莫尔达扎·古里汗·撒木撒木·巴赫季阿尔的专横，却发生了起义。由于这次起义的结果，莫尔达扎·古里汗不得已而逃出巴赫季阿尔。

伊朗北部、中部和南部各省居民的广大阶层，不仅不响应赛义德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的挑拨性号召去反对阿塞拜疆，却反而欢迎阿塞拜疆民主

运动的发展，而且特别同情地注视其成功。他们认为阿塞拜疆的事件是伊朗全国整个革新和民主化的开端。不仅如此，阿塞拜疆民主运动的成功是伊朗其他各省民主运动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1945年末，在北库尔德斯坦（美哈巴德）成立了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凡有进步思想的库尔德部落酋长、地主、商人、本地知识分子的代表、僧侣都参加了。库尔德斯坦民主党的领导者是在库尔德人中享有极高威信的宗教活动家、库尔德人酋长卡齐·穆罕默德。库尔德民主党人的主要目的是在伊朗范围内成立自由、自治、民主的库尔德斯坦。1945年10月25日至28日在美哈巴德举行的库尔德斯坦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宣言，宣布基本要求如下：准许库尔德人在伊朗范围内实行自治，管理自己本地的事务；学校用库尔德人的本族语教育儿童，公文也用库尔德文；成立库尔德斯坦州恩楚明，以监察和监督地方上的一切事务；委任本地人为国家官吏。宣言中又称，必须调整农民和地主间的关系，建立阿塞拜疆人和居住在阿塞拜疆的其他民族（埃索尔人、亚美尼亚人等等）之间的团结和兄弟关系。

宣言宣布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将利用库尔德斯坦的天然富源，发展农业，扩大人民教育机关和卫生机关的分布，以求改善库尔德人民的状况。

随着阿塞拜疆民主制度的建立，库尔德民主党人也在北库尔德斯坦取得了政权。在美哈巴德，库尔德民主党人组成自治政府，以卡齐·穆罕默德为首。当地行政机关人员完全由库尔德人充任。建立了库尔德武装部队以保卫民主的库尔德斯坦。库尔德民主党人开始设立学校，出版库尔德文的报纸。库尔德斯坦和阿塞拜疆有所不同的是没有着手改革土地关系，仍保持原来的样子，而无重大的改变。民主的阿塞拜疆和库尔德民主党人建立了友好合作的关系。

继阿塞拜疆和库尔德斯坦之后，民主运动在伊朗其他各州也广泛地开展起来了。人民党和工会的威信与势力提高了。在北部和南部广泛的开展了农民运动，千百万农民加入了人民党领导的农会。在吉朗、马赞得朗、呼罗珊以及在伊斯得、伊斯法罕、克尔曼等州、在法尔斯以及伊朗其他各州成立了很多农会。

农民的主要要求为：改订划分收成的制度，

减少地主所得份额，以增加农民所得份额，废除缴纳实物的义务(即所谓阿瓦利兹)。在吉朗、克尔曼、伊斯法罕、法尔斯和其他许多州中，农民用先斩后奏的办法不再履行缴纳实物的义务，甚至还停缴地主所得份额。地主被空前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所吓倒了，所以在和人民党与农会代表谈判时，便同意增加农民在划分收成中所得份额。他们所以这样做，为的是至少还可得到一些，而不至完全失去自己的所得份额。1946 年春，在吉朗、伊斯法罕、伊斯得、克尔曼各地区及其他各州，地主代表和农民签订了协定，增加农民的收成所得份额。

这就是说，在 1945 年末和 1946 年初的时候，在阿塞拜疆和库尔德斯坦民主党人胜利的影响下，伊朗的民主运动曾有广泛的开展。在这样的条件下，当时执政的反动集团到了 1946 年初已经看得很明白，在伊朗国内他们已没有和民主阿塞拜疆以及与伊朗的整个民主运动作斗争的充分基础，因而穷途末路的反动集团决意求援国外，把伊朗内部的阿塞拜疆问题变为国际问题。哈基米政府得到外国列强代表的鼓励，便在 1946 年 1 月毫无根据地向联合国组织提出了“苏联干涉伊朗内

政”的问题。哈基米政府所以这样办是受英美帝国主义者的支配，而他们之所以提出伊朗问题，目的是在转移世界舆论界对于希腊和印度尼西亚事件的注意，因为英国在这两处的干涉非常露骨，无法掩饰。但是伊朗反动派打算错了。他们想利用联合国组织来巩固伊朗反动分子地位的企图并未成功。哈基米政府在其反动的内政和反苏外交政策遭到完全失败之后，便不得不呈请辞职。1946 年 1 月委任了亚赫麦德·卡旺（卡旺·萨尔塔涅）为新首相。

吉朗大地主卡旺在拉希詹市地区占有巨大的种茶场，他以反动观点并和美帝国主义素有勾结著称。当时卡旺力图把国内舆论引入迷途，取得政权，所以当时他发表声明，主张根本改变伊朗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主张和苏联建立正常关系等等。

在 1946 年初国内所形成的局面中，若再继续执行公开的反动内政和对外反苏的政策已不可能，因而卡旺遂不得不采取迂回办法，暂时放弃对民主组织的公开迫害，放弃公开的敌视苏联的对外政策。

卡旺政府废除了一些对民主组织在国内活动

的限制。在这以前，由警察和兵士盘据着的人民党与工会的俱乐部也让出来了，对于民主报纸也撤销了查封，准许集会和结社。此后，还免去了一些反动分子——参谋总长阿尔法将军、德黑兰军政州长等人的职务。1946 年 3 月 20 日逮捕了赛义德·齐耶，以后还逮捕了其他一些反动首领——达斯奇、塔海里、依玛米诸人。

2 月 18 日，以卡旺为首的伊朗代表团启程赴莫斯科和苏联政府谈判。

1946 年 4 月 6 日，发表了苏伊谈判公报。此次谈判在莫斯科开始，后来在德黑兰继续进行，终于在 4 月 4 日签订协定。谈判结果，双方达成协议，设立苏伊勘采北伊朗石油合营公司，公司经营期限定为五十年。在公司经营的前二十五年中，公司 49％的股份属于伊朗方面，51％的股份属于苏联方面；而在后二十五年中，双方股份都占 50％。公司利润按双方的股份分配。苏联方面的投资为：各种费用，设备，勘查、开采与提炼石油所用专家和工人的工资；伊朗方面的投资只是油田。勘查地区所需警卫，石油开采区以及公司一切企业所需警卫完全由伊朗的公安机构负责。根

据协定规定，成立苏伊石油合营公司的条约及其条款将自1946年3月24日起七个月内提交伊朗第十五届新议会批准。

苏伊石油公司组织条款规定了伊朗和苏联合作的形式，这种形式是建立在尊重伊朗政治和经济独立的基础之上的，完全符合伊朗经济发展的利益。和英伊石油公司租让条款比较起来，这些条款之对伊朗有利就更加明显了。英伊石油公司租让条款是以双方不平等，以英国人享有和伊朗国家主权原则相抵触的特权和优先权为基础的，于是把英伊石油公司变成了“国家中的国家”，使英国人得以横暴地掠夺伊朗的国内富源，剥削伊朗人民。

自1946年4月4日苏伊协定的实施，在改善苏伊关系和发展伊朗经济的道路上可谓迈进了一大步。

卡旺政府也和民主阿塞拜疆的领导者开始谈判，1946年6月13日谈判结束，签订了协定。协定规定成立管理省务的政务委员会，由总督、各省级机关首长、省的恩楚明的主席团组成之。伊朗政府同意在未批准关于省和州恩楚明的新法

律以前，承认1945年末选出的阿塞拜疆民族议会，即阿塞拜疆省恩楚明。总督应由省恩楚明选派，但须经伊朗政府批准。政务委员会在省“恩楚明”的监督下执行自己的任务。同时达成了协议把费达依志愿部队改编为宪兵，把阿塞拜疆在开展民主运动时用征兵的方法成立的地方军队编入伊朗国防军。在财政方面，伊朗政府同意阿塞拜疆把收入的75％用作地方开支，25％解缴中央，作全国开支。此外，在阿塞拜疆已实行的对国有土地的分配，政府也追认了。关于在民主运动中分配给农民的其他土地，也达成了协议，由政府和省“恩楚明”各派代表成立委员会，研究如何赔偿地主损失或者换给其他土地的问题。伊朗政府负责在第十五届议会召开以后，向议会提出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新选举法草案。协定规定，“在阿塞拜疆的中等和高等学校中，教学用两种文字——波斯文和阿塞拜疆文”。伊朗政府同意库尔德人、埃索尔人、亚美尼亚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在小学五年级以下的儿童教育中得用本族语，任命了阿塞拜疆民族政府内政部长阿塞拜疆人为阿塞拜疆总督。原阿塞拜疆政府的部长大都派为省级机关

的首长。这个协定和伊朗政府的诺言，如能实现，未尝不是伊朗民主力量的一次巨大胜利，也未尝不是国家走向民主化道路上的一次跃进。

伊朗政府发表宣言，将国有土地分给农民。在伊朗全国划分收成时，从地主所得份额内抽15%来扩大农民所得份额。卡旺首相屡次在无线电广播中声明，反对反动分子，反对阻挠伊朗进步的敌人，反对外国间谍，并答允实施民主进步改革，结束以前历任内阁的反苏外交政策，实行以平等原则为基础的对外政策。

伊朗一部分民主舆论界期望着伊朗反动派将遭严重失败，卡旺政府事实上会实行他在自己宣言中声明的进步改革，结束以前伊朗反动内阁奉英美帝国主义者的命令而实行的反苏外交政策。所以伊朗人民党、工会及其他民主组织都支持卡旺政府。

但是，以后发生的事件证明伊朗民主舆论界的期望是错误了。暂时变得缓和的伊朗反动派得到自己的外国保护人——英美帝国主义者——的帮助，又暗中准备再向伊朗民主力量进攻。帝国主义者，特别是英美石油垄断企业，用尽一切可能

的方法，动员伊朗的反动力量，借以消灭伊朗的民主力量，恢复破了产的旧反动政治集团的政权和势力。

英帝国主义者，尤其是英伊石油公司，在破坏伊朗民主力量的一切阴谋和诡计中，是一个主要角色。英国派往伊朗的间谍——英伊石油公司政治处工作人员——设立了所谓“库齐斯坦部落同盟”，该同盟提出了库齐斯坦脱离伊朗，归并入伊拉克的要求。在南伊朗，在法尔斯，各部落中也有这样的活动。英国人以武器供给反动汗及其匪帮，英国代理人在德黑兰和其他地方挑拨反动汗和各民主组织发生百般冲突。1946 年 7 月，英国为了恐吓民主分子，并为不论是库齐斯坦的、或是伊朗全国的反动派撑腰起见，特派遣军舰驶至波斯湾以及阿拔丹与霍林沙黑尔港。8 月初，英国派英军数师开至巴士拉，直达伊朗国境。

美帝国主义者在其建立世界霸权和反对民主阵营的斗争的冒险计划中，特别重视伊朗，所以特别加强了挑拨活动。1946 年 6 月，美国驻伊大使阿林公开发表言论，为伊朗反动报纸和活动分子撑腰。此后，阿林又针对苏联公开发表了虚伪的挑

拨性的反苏声明。美国官方代表公开鼓动伊朗反动派进行反对民主力量的斗争，进行反苏活动。

英美帝国主义者的挑拨和煽惑行为不是毫无结果,伊朗反动分子又逐渐重新抬头了。素以他的反动性以及先和英帝国主义者有勾结，后来又特别和美帝国主义者有勾结著称的卡旺·萨尔塔涅事实上执行的是欺骗伊朗民主人士的政策，反对民主力量的政策,恢复伊朗反动集团地位的政策。

到了1946年4月间,反动匪徒又复袭击民主组织办公地点，狙击民主活动家。很可玩味的是这种袭击先见于卡旺占有大片土地的拉希詹和吉朗的其他各地区,然后蔓延到伊斯法罕、马赞得朗和高尔干。宪兵和警察不仅不防止反动匪帮的这种地痞流氓行为,而且帮助他们。例如在南伊朗,盗匪如毛，亟需有宪兵驻扎,以保证居民的安全,但是政府却把驻在南部的宪兵的三分之二调往北部，主要调到北伊朗的各工业城市。

1946年6月23日，卡旺发表了取缔工人组织的宣言，谴责工人不该破坏社会秩序，非法干涉行政。卡旺针对工人组织的活动宣称，绝不容许在民主的幌子下，使国家陷于无政府、混乱和

骚动的状态。这个宣言就是加强取缔民主组织的信号。于是反民主的挑拨言论遂象浪潮似地蔓延至雪姆南、克尔曼和其他地区。

6月29日，卡旺在无线电广播演说中宣布成立所谓伊朗“民主”党。在同时发表的该党临时纲领中载称：本党目的在保证伊朗独立、领土主权完整，改善农民和工人的状况，在卫生、国民教育、司法、税收制度等方面进行根本改革，发展工业，根据民主原则改订法律等等。

事实证明，这种冠冕堂皇的民主进步改革纲领不过是用以欺骗广大人民群众和民主舆论界的蛊惑宣传而已。加入“民主”党的人，主要都是想利用这个党，因为这个党的党魁是首相，也就是加入执政党，以达到自己个人自私自利升官发财的目的。参加民主党都是些国家的显要官吏、地主和商人。许多赛义德分子、反动党派“正义”党的党员以及其他反动集团的人，都特别甘愿加入“民主”党。在建立“民主”党的地方组织和中央组织时，他们都得到了重要地位。加入“民主”党的也有以前参加过民主运动而现在变节的人，他们都是意在获得肥缺。卡旺对于他自己的喽罗们以身

作则，他利用首相的地位大饱私囊，在签发进出口商品许可证的时候，收受巨额贿赂。卡旺辞去首相职务后，议会在1948年4月收到控告他受贿的材料：签发一万四千吨大麦和一万二千吨大米的出口许可证，受贿四百万拉耳；签发进口四百吨茶叶的许可证，受贿八百五十万拉耳。

"民主"党成为伊朗反动力量环绕的中心。"民主"党刚一成立，其地方组织就遵照上级指示，开始进行反对人民党、工会、农会及当地其他民主组织的斗争。从1946年7月起，"民主"党就着手筹划狙击人民党、工会和农会的积极分子，并捣毁这些组织的地方委员会的事件。起初，这种狙击和破坏行动还不过发生在各地区和小城市中，但后来就扩展到比较大的城市和州的中心了。在实施这种反对民主组织的挑衅行动中，为"民主"党服务的宪兵、警察以及全部国家机器都被广泛用来反对真正的民主力量。凡开始进攻民主力量的地区，政府当局就宣布戒严，以便易于惨害民主人士，逮捕和放逐民主运动的领导者与积极参加者。

1946年7月14日，在库齐斯坦的英伊石油公

司企业中爆发了工人和职员的总罢工，抗议英国石油公司干涉伊朗国内政治生活，罢工真是万众一心，为以前所罕见。公司的全部职工——波斯人、阿塞拜疆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其他民族的工人，参加罢工的共约十万人。罢工的人们要求英国公司不得再干涉伊朗的政治生活，撤销英伊石油公司的政治处，驱逐政治处的领导者出伊朗，公司改为纯商业企业，罢免公司的公开代理人——库齐斯坦总督麦斯巴哈·法捷米。此外，工人还提出许多经济要求。阿拔丹警察局长拉奥里上校和阿拔丹军政州长法捷赫少校是英国人的代理人，他们从英国公司得到二十万拉耳的贿赂，英国人得到他们和一些阿拉伯部落赛赫的帮助，从罢工的第一日起，英国人就在阿拔丹收买一些阿拉伯人持枪狙击工人，结果，打死四十六人，伤了一百七十人。后来，伊朗政府当局自己也不得已而承认，向工人开枪射击的目的在引起扰乱。伊朗政府宣布罢工为非法行为，在库齐斯坦宣布戒严。库齐斯坦一切工会的领导者都遭逮捕，工会会址为军队盘据。兵士在阿拔丹架设机枪，向工人扫射。政府慑于罢工规模的浩大，便答应考虑工人的要求。

但是刚一复工，他们就撕毁了自己的诺言。政府准许英国人，特别是英伊石油公司的主管部门，在库齐斯坦可以完全自由行动。英国由于深惧英伊石油公司企业中工人运动继续高涨，同时意图为伊朗反动派撑腰，所以便于1946年7月末派军舰驶至波斯湾，并派英军数师在8月初开至离阿拔丹不远的巴士拉登陆，这一点上面已经提到。

卡旺政府和“民主”党着手组织自己的黄色工会，以与民主的工会抗衡。此后，“民主”党又用了一些刑事犯组成一些所谓“救国”队。这种法西斯式的队伍穿着特种的服装，专用以狙击工人和其他民主运动参加者。但是尽管有官厅、警察与宪兵的压制和威胁，工人们总拒绝加入“民主”党和他们的伪工会。

卡旺之所以发表关于改革政治、改善农民和工人状况的宣言，目的是在欺骗民主舆论界和争取时间，以便团结反动力量，破坏各地民主组织。卡旺为了同一目的在1946年8月1日改组内阁，任命三个人民党党员——伊拉支·爱斯坎杰里、盖萨瓦尔兹博士和雅兹基博士为工业部和商业部、教育部和卫生部的大臣。这样做是为了束缚人

民党，使它分担执政当局反民主行动的责任。在新内阁执政期间，对于民主组织的迫害越加厉害，即人民党也不能免。1946年8月29日，兵士和警察捣毁了设拉子的人民党州委会俱乐部。在马赞得朗、察鲁斯和沙西地区的反动武装暴徒又复猖獗起来，在伊斯得、伊斯法罕、克尔曼沙赫等地区的人民党委员会也同遭捣毁，在和民主阿塞拜疆毗连的各地区的宪兵也开始向民主阿塞拜疆挑衅。

为了欺骗舆论并造成错觉，似乎卡旺及其亲信是在和反动派和帝国主义代理人作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伊朗主权，1946年9月初，政府遂和外国代表一起做了所谓揭发伊斯法罕阴谋的一种圈套。以阴谋反对政府并企图在伊斯法罕举行反动政变的罪名，逮捕了反动的巴赫季阿尔的莫尔达扎·古里汗·撒木撒木父子以及若干和英国人勾结著称的其他反动分子(过了不多时候，他们都以“证据不足”被释)。在伊斯法罕借口和反动派的阴谋作斗争而宣布戒严，不过是为了便于加强压迫民主组织以及在刺刀保护下成立“民主”党的地方组织。

反动派的地位巩固之后，就转而公开进攻一

切民主力量，即民主阿塞拜疆也包括在内。

9月中旬，卡什卡伊和南伊朗其他各汗受英美帝国主义者以及德黑兰反动派煽动，也出动了。卡什卡伊、鲍尤尔-亚赫麦特和马马珊各部落的武装部队解除了宪兵岗哨和驻防军的武装，占领了卡节伦、布什尔以及法尔斯的其他城市，迫近省会——设拉子市。诸汗的匪帮到处残害人民党党员和其他民主运动的参加者。游牧人在卡节伦和别伊扎地区（在设拉子西北）和其他地方抢劫和杀害爱好和平的居民，他们公开反对民主阿塞拜疆，并要求免去人民党党员在政府中担任的职务，他们也淆惑听闻地要求准许“法尔斯居民”自治，所谓法尔斯居民首先所指的就是各游牧部落。

政府拥有有坦克和飞机的正规军，本来很容易消灭南伊朗各汗的暴乱。政府和军事当局的代表口头上虽反对这次暴乱，说这次暴乱是反动的和背叛性的，然而事实上却不采取任何镇压措施。派往法尔斯的军队逗留中途多日不进，而且还委任接近卡什卡伊各汗的扎赫底将军为法尔斯军队司令官，他在大战中曾因和卡什卡伊各汗一起从事法西斯活动而遭逮捕。禁止伊朗军队飞行员飞

在部落部队上空实弹射击和投弹轰炸，甚至在飞机起飞前就把炸弹卸去。抵抗各部落的部队军官后来都交付法庭定罪，而当时暴乱的首领却受到德黑兰政府的尊敬。

这次暴乱不仅是外国帝国主义者所唆使的，而且也是卡旺自己唆使的，因为他需要有一种新借口，以便摧毁民主组织，展延议会选举。这次发动是一种政治手段，目的在使卡旺能放手消灭民主阿塞拜疆和其他民主力量。

1946 年 10 月中旬发表了伊朗政府和南伊朗各汗的协议，声明法尔斯的反动暴乱是"民族运动"，其基本原则就好象真是爱国主义、保卫伊朗独立和领土完整一般。同时，卡旺改组内阁，几个大臣——人民党党员均被免职。伊朗政府和阿塞拜疆代表团间的谈判也停止了，于是阿塞拜疆代表团遂退出了德黑兰。

从 10 月末，反动的德黑兰报纸就已开始对阿塞拜疆进行挑拨诬蔑运动，要求向阿塞拜疆派遣军队。"民主"党、宪兵和警察对人民党、工会和其他民主组织更大肆进行破坏活动。反动报纸又以赛义德派的精神诬蔑攻讦苏联。1946 年春天的时

候，被逮捕的阿尔法将军和其他许多反动分子都被释放。

11月21日，卡旺发布通令说，“为了保证自由选举”将来的第十五届议会议员，将派大量的宪兵和军队前往各省每个选区，包括阿塞拜疆在内。美国驻伊朗大使阿林为了唆使卡旺进行反民主的活动，于1946年11月底发表声明说：“伊朗政府派遣军队到国内各地，以保证选举议会时安宁的决定是完全合理和妥当的事情。”

1946年12月10日，卡旺命令伊朗军队开入阿塞拜疆。军队进入了阿塞拜疆各地区后，即宣布戒严，开始对阿塞拜疆民主党和一切民主运动参加者进行野蛮的镇压，却让反动匪帮有完全的自由。匪徒们在街上缉捕阿塞拜疆民主党人，杀害他们的性命，抢劫他们的财产。据1947年7月5日的《马尔多姆报》报道，几个月以来，在阿塞拜疆被枪毙和绞死的已达七百六十人。由于宪兵和反动分子无法无天的暴行，被杀害的达数千人。

阿塞拜疆民主党施行的一切进步改革和措施都被宣布无效。在李查王执政时曾任首相的阿里·莽苏尔被派为阿塞拜疆总督。在民主运动爆

发期间，从阿塞拜疆逃走的反动官吏和地主又回来了，对于居民横施暴行。李查王的一切虐政已是骇人听闻，而残害阿塞拜疆民主运动参加者的办法，其凶暴残酷又加一等。阿塞拜疆刚一平靖，军队接着又开入库尔德斯坦，对于库尔德斯坦民主运动活动家又施以残酷的镇压，库尔德人的领导者，其中如卡齐·穆罕默德和其弟卡齐·沙德尔都被绞死。进攻阿塞拜疆的同时，在德黑兰查封了人民党和工会的报纸。在德黑兰、喀斯文、高尔干、班达-沙以及其他城市中，“民主”党暴徒、宪兵和警察捣毁了人民党和工会的委员会。在纺织工业中心——沙西市（马赞得朗）逮捕了约五百名工人，在德黑兰及其近郊逮捕了工人四百多人，在其他各城市和各州也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

世界工联答复伊朗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通过决议派遣自己的代表团到伊朗就地调查伊朗的情况。伊朗政府当局为了在世界舆论面前掩饰其对待民主运动空前未有的恐怖，伪造了所谓马赞得朗阴谋一案。他们毫无根据地把组织马赞得朗阴谋、企图使马赞得朗脱离伊朗独立的罪名横加在人民党和工会组织的领导者的身上。对工人

施用骇人听闻的肉刑和中世纪的拷问方式，迫使在官厅预先作好的审讯记录上签字。

1947年2月13日，“民主”党和官厅收买的一群地痞流氓，破门而入，占领了德黑兰的伊朗工会中央委员会会址，此后便伪造选举，选出了新的工会委员会。这次袭击工会会址的行为是在警察和宪兵的保护下进行的。这种挑拨活动，目的是做给世界工联的代表团看，好象这是工会会员自己更换领导者。官厅千方百计地企图蒙蔽1947年2月末来到德黑兰的世界工联代表团，给他们一种印象，认为伊朗自由民主工会的领导好象是不受工人的支持的。代表团团员一到德黑兰，伊朗政府就声明，他们是伊朗政府的“贵宾”，遂被劳动宣传部的官员们和黄色工会的代表们所包围，把他们送到离德黑兰十八公里以外的“得尔边特”旅馆中，使他们与工人离得远远的。代表团每到一个伊朗工业城市的时候，官厅就设法使工人无法与世界工联代表团来往。但是这一切诡计，全没有成功。代表团走遍伊朗，调查过当地的情况以后，代表团首席代表阿尔·阿里斯就声明说，世界工联继续承认伊朗工会中央委员会是代表工人的唯一组

织，而绝大多数伊朗工人都是支持伊朗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政府当局看到欺骗不了代表团，便在1947年4月13日捏造罪名，将伊朗工会中央委员会秘书李查·鲁斯达逮捕，中央委员会其他领导人员也同时被捕。而同时卡旺却下令，将赛义德·齐耶释放。

1947年上半年，第十五届议会的选举就是在反动派气焰嚣张和黑帮分子的恐怖活动情形下进行的。高尔干、巴波尔以及其他城市和地区的人民党和工会的议会候选人均遭逮捕，雪姆南、库齐斯坦和克尔曼的候选人均被放逐。代表候选人的名单统是“民主”党和官厅拟定的，报纸在选举开始以前早就发表了这个地区或其他地区谁将当选的姓名了。在投票时，到处大规模地施用了粗暴的压力，并使用了各种各样的骗人诡计，并伪造证件。工人如不投政府的候选人的票就遭开除、逮捕、扣工资。伪造公民证、用别人的公民证和死人的公民证去投票，靠一张公民证投上两三次以上的票，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选举的时候将工人和职员的公民证收去，派人冒名去投票，由官厅派汽车把他们送到选举站。这种“选民”往往从

一个选区被送到另一个选区，经过数百公里。1947年2月向德黑兰选举委员会提出的控诉，指陈德黑兰选举的营私舞弊行为说道：在德黑兰许多选举站，选票多于实际选民十倍以上。在统计票数时大肆弄虚作假。

因为最起码的民主自由都没有，人民党和工会遂拒绝参加选举。参加选举的选民人数很少。就是按照官方故意扩大了的数字，德黑兰人口共八十万，其中选民约二十万，而投票的只有七万八千人。

到了1947年中，第十五届议会的"选举"基本上是结束了。选入议会的统是和美国人、英国人有紧密勾结的露骨的反动分子。根据伊朗报刊的资料，第十五届议会共有议员一百二十二名，其中，大地主六十二人、工厂主十人、高级官员二十二人，律师、记者与所谓"当地权威人士"二十八人。而且半数以上的议员——高级官员和律师又都是各工商业公司、会社的股东或理事会的理事①。这就是说，第十五届议会的成员，按其社

① 1948年8月5日出版的《拉齐》杂志，第3期。

会成份来说，就完全是些地主和资本家。各民主团体的代表没有一个被选进新议会，而第十四届议会却还有一些有民主思想的议员，有八名人民党等团体的议员。按照卡旺的指使而选出的第十五届议会要比上一届，即第十四届议会，反动得多，反苏情绪也更高。第十五届议会于1947年7月17日召开。

卡旺政府的内政方针带有越来越反动的性质，卡旺越来越成为美帝国主义者的爪牙。这从卡旺政府的对外政策路线和对苏联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来。正如在萨叶特、沙德尔和哈基米政府的时代一样，反动报纸经常是不受制裁地发表反苏的文章。在很多场合，例如，关于苏伊贸易问题和苏联在伊朗的航线等等问题，反动报章所发表的反苏言论显然是受政府嗾使的，而该政府又是受力图破坏苏伊关系的美帝国主义者颐指气使的，卡旺开始公开违背他于1946年4月4日签订的苏伊关于石油问题的协定。1947年7月14日法国《蒙德报》发表了卡旺接见该报代表的谈话，据他声明，协定签字时存在的条件已经改变了，该协定可能被议会推翻，议会议员们是有其自由观点的，

所以在议会开幕前，必须就这个问题开始谈判，考虑现在的情况，准备为舆论和议会所能接受的建议。卡旺发表这样的声明，实质上就是主张修改1946年4月4日签订的苏伊协定。

同时，卡旺政府又用尽方法加强美帝国主义者在伊朗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从1946年中起，美国的扩张政策在伊朗就更加急进。

美国又企图迫使伊朗接受美国的借款。伊朗的反动统治者力图利用美元来进行反对伊朗民主派的斗争，立即表示愿意实行美帝国主义者的要求。卡旺政府向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请求借款二亿五千万美元，美国实际上就是这个银行的主子。1947年1月30日伊朗《阿拉斯日报》报道，美国政府同意伊朗借款，如果伊朗政府执行这样的条件：第一，伊朗政府须彻底消灭人民党和左派工人组织；第二，保证第十五届新议会中的多数属于美国信任的人物；第三，使用借款，须取得派驻伊朗的美国代表团的同意。

1947年1月，美国和伊朗政府商定，派了十一名美国专家来到伊朗，审查伊朗政府编定的发

展伊朗经济计划。这些计划美国人审查了三个月，于5月返回美国，以便回国提出报告，然后再把结论送回伊朗。这就是说，卡旺政府只求借得巨额美款，不惜破坏伊朗的主权，将伊朗的经济断送与美国受其控制，彻底消灭国内民主组织。

自然，这种借款条件和伊朗政府的这种态度，不仅引起了民主报章的愤慨，而且也引起了伊朗的许多右派报纸的愤慨。有一家右派报纸《伊朗诺报》写道：强迫伊朗接受美国借款的问题对于伊朗不仅是重要问题，而且是致命的问题，接受这样的借款无异于丧失了伊朗的独立。

1947年7月，德黑兰各报报道：美国人力求从伊朗政府取得在伊朗设立美国银行的租让权。美国资本以投资伊朗公司的方式渗入伊朗。例如，1947年5月22日《马尔多姆日报》报道：在1946年设立的所谓伊朗航空公司中，自其设立之日起，美国人所拥有的股票就比伊朗人的多。公司所用的飞机、飞行员和技术人员无一不是从美国来的。

在美国商品输入伊朗的情形中，特别显明地表现着美国政策的殖民性质。美国人利用1943年

签订的伊美通商条约和美国在伊朗政治势力的增长，近几年来经常地扩大对伊朗的贸易。从美国出口到伊朗的货物超过了从伊朗运来的进口的货物若干倍。即如1945年3月21日至1946年3月20日这一年间，从美国运到伊朗的货物计八亿四千七百万拉耳，而从伊朗运到美国的货物只合三亿零二百万拉耳。美国运到伊朗的货物，近年来除了军需品和军用装备外，占第一位的是些穿过的旧衣服和尼龙制的玩具、口香糖和类似的"制品"。美国从伊朗进口的物品主要是伊朗的贵重地毯和农业原料。这就是说，美帝国主义者把伊朗变为自己的农业原料出产地和销售工业品的市场了。而且他们在伊朗销售的首先是些对于谁也没有用的废物。

战争结束后，美国军事代表团在伊朗的活动非常积极，虽然从前屡次声明过，它只在战争期间驻在伊朗。1947年初，美国军事顾问在伊朗军队中任职协定的期限已经展延到1949年3月21日，以后又展延到更远的期限。美国驻伊朗军事代表团团长葛辂将军制定了改编伊朗军队的计划，经国王批准，成为改编伊朗武装部队的基础。

伊朗参谋总部聘请美国顾问团一同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仿照美国的样子，改订伊朗军队条令。在美国顾问领导下，伊朗军队开始改用美国装备，和美国人供应土耳其的样子一样。1947 年 7 月，伊朗政府违反伊朗宪法，没有经议会知道和批准，便在华盛顿签订了伊美协定，由美国给予伊朗信用贷款二千五百万美元，作购买武器和军事器材之用。美国军事顾问同时也拟定了改组伊朗军事工业的计划，规定用美国军事技术改装伊朗兵工厂，使这些工厂能够制造和修理美国武器。美国人力图把伊朗变为美国的军事战略基地，他们在北伊朗、腊什特和巴波尔谢尔建筑有飞机场。根据美国顾问的要求和在他们的领导下，在库姆市也建成了大规模的飞机场，用美国仪器装备，按其规模来推断，不是预备给伊朗空军用的。美国人在南伊朗修建地下汽油库。在美国人积极参加下制定了所谓发展伊朗经济的七年计划，其中规定修建波斯湾港口、飞机场和铁路的费用总数为五十亿拉耳，而其时用于工业和采矿业的费用却不过三十亿拉耳。

1947 年 5 月，三艘美国军舰"为了访问伊朗

和伊拉克的港口”而驶至波斯湾，其中一艘军舰驶至伊朗阿拔丹港口。随该舰前来的东大西洋和地中海海军司令阔诺里海军上将率领美国高级军官一同到了德黑兰，有卡旺首相和陆军部大臣接待。事后才知道，在美国军官和伊朗陆军大臣的会谈中，提出了必须在里海建立伊朗舰队的问题。

1947年10月6日，美国政府和伊朗政府签订了关于美国军事代表团在伊朗活动的新协定，这更加强了美国军事顾问对伊朗军队的控制。根据新协定，在伊朗陆军部、伊朗参谋总部及其各厅处的工作中赋予美国军事代表团更重要的地位。按1943年议会所通过的法律，美国军事顾问名额限定三十人，这次协定已经打破了这个限制，协定同时授予美国独有派遣美国军官担任伊朗军队的领导职位的权利，而且事先不经美国政府同意，不得聘请其他国家的军人在伊朗军队中任职。

伊朗宪兵照旧完全由其真正的首长——美国将军施瓦尔次科普甫支配。宪兵中聘请美国顾问的条约也经卡旺政府同意展期。伊朗在1947年初已经有宪兵十六个团，共有二万三千人。据施

瓦尔次科普甫将军1947年1月30日对德黑兰《盖伊汉报》记者声明，还拟另组织三个宪兵团和一个补充团。这样，宪兵共达二十个团，其中驻在伊朗阿塞拜疆的计有三个团。施瓦尔次科普甫及其助手在伊朗以宪兵的形式建立了第二种陆军，这种军队直接受美国指挥而且是为美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

美国的军事代表团和宪兵代表团在伊朗的活动公开地破坏了伊朗的独立和主权。

1947年5月，美国国务院中东处处长柯莱登和海军上将阔诺里一起到了伊朗。他在逗留伊朗的期间，曾到过法尔斯和库尔德斯坦。在法尔斯他作了卡什卡伊各汗的"贵宾"。美帝国主义者极端注意拉拢伊朗各部落诸汗，利用他们反对民主力量以谋取自己的私利。为此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中设有管理部落事务的专员一职。

美国人积极展开活动，拉拢伊朗加入反苏集团，力图把伊朗和美国近东忠实的奴仆土耳其拉到一起。美国国务院中还特地设立了希腊—土耳其—伊朗局。1947年10月，美国驻伊朗大使阿林到了土耳其，谈判在美国担保和居间下缔结伊朗

和土耳其的同盟条约问题，也谈到恢复萨亚达巴德公约问题，美国人要利用这个公约来建立包围苏联的壁垒。伊朗各反动集团公开声明自己参加美国外交人员造成的“反苏战线”的计划。还在1947年8月14日，伊朗半官方的报纸《爱捷拉特报》就曾写道：“虽然伊朗还没有象土耳其那样加入反苏战线，不过伊朗、土耳其、伊拉克都和苏联接壤，所以是站在一个行列内的。由于土耳其和伊朗签订了友好条约，在萨亚达巴德公约上签字的国家和参加阿拉伯联盟的国家就处在同样的地位了。”以后，美国人继续致力于恢复萨亚达巴德公约的企图。1948年中，新任美国驻伊朗大使乌艾里也到了安卡拉，谈判恢复萨亚达巴德公约问题。此时美帝国主义者计划恢复萨亚达巴德公约，靠牺牲伊朗以建立近东反苏集团，他们把伊朗当作一个兑换用的钱币。为了寻求途径解决土耳其和叙利亚间关于亚历山大勒达的争执，消除土耳其和阿拉伯联盟国家间最重要的纷争，遂计划把伊朗的阿塞拜疆西部给予土耳其以代替亚历山大勒达。美帝国主义者打算用这样的方法来满足土耳其人的大土耳其主义的野心，土耳其人是力图利

用大土耳其主义作为实现其侵略计划的工具的。美国代表以同样的目的鼓励伊朗反动集团的沙文主义的大伊朗主义趋向，导之使攻苏联南高加索和中亚细亚。

在伊朗的美国代表千方百计地破坏苏伊的关系。他们特别努力破坏1946年4月4日签订的关于成立苏伊勘采北伊朗石油合营公司的苏伊协定。

伊朗反动派及其外国保护人为了破坏这个协定，就更加加强镇压民主党人，特别是对于阿塞拜疆人更甚。但是伊朗反动分子虽用尽镇压办法，却未能压制住阿塞拜疆人民爱好自由的精神。他们对于阿塞拜疆民主党人进行诬蔑性的宣传，也未能扼杀阿塞拜疆人民对于民主政体的同情和追求，虽然他们享受到这种幸福只不过一年光景。例如，合众社记者米列尔1947年10月自楚尔法发出的报道说：就是最肤浅的观察家也可证明民主政体最受阿塞拜疆人的“欢迎”，该通讯员承认一年来的民主政体所实施的改革比伊朗政府历来所做的还多。米列尔写道，有些城市知识分子的代表曾经声明，他们对于政府（阿塞拜疆民主党人）的活动不能不欢欣鼓舞。其中有一个人指出，

“他们建筑了市政府大厦，开办了大学。他们治理国事是正义的进步的。”试看这些声明足以证明阿塞拜疆人是怎样强烈地同情民主党人，短短一个时期的民主政体给他们留下了怎样深刻的印象，而人民对于伊朗反动派及其外国保护者是如何的深恶痛恨。在镇压下了阿塞拜疆的民主运动后，伊朗反动官吏回到阿塞拜疆又复横行无忌和勒索敲诈，因而阿塞拜疆人民对反动派仇恨益深。

1947年9月间，伊朗宪兵顾问美国将军施瓦尔次科普甫到了阿塞拜疆。他刚离开大不里士的第二天，阿塞拜疆就大肆逮捕有同情民主党人嫌疑的阿塞拜疆人并放逐出境。到1947年末，被逮捕的约二万人。许多人连同其家属一并被送至霍列马巴德市以南的集中营并派兵士看守。据1947年9月29日《马尔多姆日报》报道，截至当时为止，被送到这些集中营里的约一万七千人。该报写道，集中营对待阿塞拜疆人“视同禽兽，他们受尽百般凌虐和侮辱”。取缔德黑兰和伊朗其他各区的民主运动参加者愈为严厉。检察长要求将在押的伊朗工会中央委员会书记兼世界工联执行委员会委员鲁斯达判处死刑。

美国在伊朗的官方代表公开唆使卡旺和伊朗反动派破坏1946年4月4日签订的苏伊协定，因为它是美国实现奴役伊朗计划的一个阻碍。美国驻伊朗大使阿林于1947年9月11日在德黑兰伊美文化交流协会上的演说中，蛊惑伊朗统治集团说道，他们这么办将得到美国的各种各样的援助。卡旺执行美国主子的指示，于1947年10月22日致议会的报告中便有反对批准1946年4月4日他本人签订的苏伊协定的言论。议会迎合美英石油垄断企业的意思，于10月22日通过了和伊朗民族利益相抵触的决议，认为成立苏伊勘采北伊朗石油合营公司的协定无效。

美帝国主义者对于伊朗的计划在于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奴役伊朗，把它变为美国的保护国，变为战争贩子发动军事冒险的根据地。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即形式上在伊朗政府中任职的所谓顾问，就毫不掩饰他们的秘密。特别是前伊朗政府财政经济顾问米尔斯坡，在其所著《美国人在波斯》一书中（1946年在华盛顿出版），就公开地述及此事。米尔斯坡在这本书中写道，伊朗只在形式上、理论上和法律上是独立的、有主权的国家；

又说伊朗的独立和主权并不是真实的；又说“波斯从来就没证明它有独立自治的能力”[1]。米尔斯坡硬说，不能听伊朗自便，置之不管，所以需要由外国来控制，为期二十五年至五十年。他厚颜无耻地把这种控制叫作“帮助伊朗”。控制机关中的全部权力，照他的意思，应集中在领导这个机关的美国监督之手。

米尔斯坡主张，在控制伊朗的条约中应规定“经济机会均等”的原则，换句话说，就是保证美国资本可以自由流入伊朗。关于石油问题，他建议“伊朗石油将来交给国际公司开采”。

米尔斯坡写道，美国人在伊朗所追求的是石油租让权，建筑航空站权，承办水利工程的合同以及签订关于管理伊朗铁路的协定。

米尔斯坡建议进一步在伊朗实施地方分权的政策，使各部落仍然过他们原来的生活方式，实行“自治”，各自拥有武装部队。他要求取消普通兵役制，并取消一般陆军，由完全受美国控制的宪兵来执行陆军的职能。

---

① 阿·米尔斯坡：《美国人在波斯》，第243页。

按照米尔斯坡的意见，伊朗的经济基础应该是农业。“工业的独立自主对于波斯是愚蠢的政策，而且对民族主义是莫大的牺牲”[1]，所以国营工厂应予出售，而矿山则转让给伊朗各公司经营。关于农业改革和以中世纪残余为主的土地关系，米尔斯坡却一语不提。

米尔斯坡的政纲是取消伊朗民族的和政治的主权的政纲。米尔斯坡把伊朗民族主义（米尔斯坡所说的民族主义是指民族独立的意图而言）说成“是病态，不是健康和发展的象征”，用他的话来说，“它是反动的和畸形的因素，而不是进步的和自由的因素”。[2]

美国在伊朗所实施的政策，证明美帝国主义者追求的是使伊朗变为美国的保护国，并使伊朗实际上成为自己的殖民地。他们意图保留伊朗的落后性和中世纪的残余风气，保留利用各部落作为帝国主义者施展阴谋的爪牙的可能性，使国家工业得不到发展，在农业方面则保留残存的封建农奴制残余，把伊朗变为供应美帝国主义者农业

① 阿·米尔斯坡：《美国人在波斯》，第248页。

② 同上书，第262页。

原料的从属殖民地。

英国人一向在支配萨叶特、沙德尔和哈基米的政策上占重要地位，到了1946年初，卡旺任首相后，就被美国人挤到第二位去了。英国人完全同意美国人和卡旺进行镇压民主运动的政策。他们也同意卡旺对外政策的转变，一变而走上反苏的轨道，而且英国人也千方百计地支持这件事。但是美帝国主义者们在伊朗的异常急进，却引起了他们的反民主集团的伙伴的惴惴不安。还早在1945年，英国人就通过他的伊朗傀儡，来排斥米尔斯坡，使其不得安居于伊朗了。

自从美国公开采取了将伊朗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完全收归美帝国主义掌握的方针，威胁到英国在该国的地位，英帝国主义者就更惴惴不安了。亲英派的伊朗报纸，和英国人紧密勾结的伊朗政治家以及英国在伊朗的官方代表都发表言论，公开反对美国人强迫伊朗接受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二亿五千万美元借款和二千五百万美元军事借款的固执企图。

由于卡旺和在他背后的美国人表示提出重新审查英伊石油公司租让权的问题的意图，英国人

益加不安。据 1947 年 12 月 8 日德黑兰《伊朗马报》报道，卡旺在几个月以前曾对英国大使声明，英伊石油公司的租让权应重新审查。驻德黑兰的美国大使建议伊朗政府开始作重新审查英伊石油公司协定的准备。他声明美国可以购买英国人那部分股票，并建议以另设美伊石油公司或英美伊石油公司为借口，重新审查该公司的租让权。

这已经威胁到英国在伊朗的主要地位。美国石油垄断企业还不满足于1946年和英伊石油公司签订的协定——将石油公司产品的20％售与美国人，由美国人建筑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输油管。美国力图通过美国代理人卡旺之手尽取自己的兄弟伙伴的地位而代之。在英美矛盾日益加深的情况下，英帝国主义者乃企图推翻一心实施效忠于其美国主子的政策的卡旺的首相地位。伊朗政治家中和议会议员中的英国代理人乃主张罢免卡旺。

英国人和美国人在伊朗的竞争也反映在王室和卡旺及其党徒之间的斗争中，盖卡旺一派乃是美国对伊朗的政策的总向导。在王室和卡旺之间，关于 1946 年 4 月 4 日签订的苏伊协定的态度和在破坏民主运动问题上的意见并没有不同。但是

王室从来对于以贪权著称的卡旺是不放心的，怀疑他有夺取国内全部政权的意图。从1946年春，在拥护卡旺的人们中间有了宣布伊朗为共和国，由卡旺任总统之说以后，国王的疑心就更重了。此后虽然王室和卡旺一同致力镇压阿塞拜疆和伊朗其他各省的民主运动，但是他们之间的矛盾却更加露骨了。在选举第十五届议会时，这种矛盾表现得特别明显，以至演成王室一派和卡旺一派及其“民主”党中间在一些地区的公开冲突。扑灭阿塞拜疆的民主运动以后，国王不批准卡旺提名的萨吉格为阿塞拜疆总督，而坚决主张任命自己提名的阿里·莽苏尔为阿塞拜疆总督。阿里·莽苏尔奉王室的指示，不准在阿塞拜疆成立卡旺的“民主”党。卡旺和王室之间的斗争也反映在伊朗的新闻界。

在未废除1946年4月4日签订的苏伊协定以前，王室所采取的是待机而动的姿态，不作罢免卡旺首相之职的积极尝试。王室力图让卡旺来废除这个协定，使废除协定的责任先落到卡旺的头上。所以议会和政府刚刚宣布苏伊协定无效之后，和王室结合的而且获得英帝国主义支持的一

些集团就公开攻讦卡旺，要求他辞职。许多议会议员和报纸都遵照王室的指示反对卡旺。议长海克马特于 1947 年 11 月末声明，他将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就任首相。12 月初卡旺在议会中已经失掉多数了。

苏联政府于 1947 年 11 月 20 日提出通牒，对于伊朗政府采取和苏伊正常关系不相容的敌对行动，表示断然抗议，通牒揭露卡旺是甘受美国唆使的反动政客，这个通牒彻底揭破了卡旺的态度，因为在这以前，卡旺卖弄自己是伊朗近年来唯一能和苏联建立正常关系的一位首相。虽然有反动分子的反苏诽谤，而伊朗反动集团又对苏联采取仇视政策，但是伊朗社会的广泛阶层却极端注意和尊重苏联的言论。苏联通牒发表后，卡旺遂失掉社会人士的一切支持，因为他们已经深知卡旺是卖身投靠美国人的政治冒险家。就是卡旺的“民主”党也分裂了。该党以议长海克马特为首的大部显要党员公开反对卡旺。

在这样的情形下，当 1947 年 12 月 10 日议会举行信任投票的时候，卡旺遂没得到多数票，因而被免去首相之职。以和英国人勾结著称的伊

勃拉希姆·哈基米继任首相。卡旺在1946年初原是接替他的职位。1945年末当哈基米任首相时，哈基米曾表明自己是民主运动的死敌，是外国帝国主义者的代理人，帝国主义者们曾利用他进行反苏政策。

哈基米组阁以后，便在议会声明，并向报界代表声明，他的政府将继续利用美国的军事援助，美国的军事代表团也仍在伊朗军队中继续工作。同时，他又声明，他意图把美国的二千五百万美元军事借款削减为一千万美元。关于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借款三亿五千万美元的问题，据哈基米声明，伊朗政府不需要用这笔借款来实施复兴计划和成立伊朗石油公司，他说："因为我们每年从英伊石油公司可以有二千万英镑的收入，今后开采石油如有增加资金的必要，伊朗自可得到借款。"

事实上伊朗政府从英伊石油公司所提得的利润比这少得多，哈基米的声明实际不过是为英国人作的一种宣传而已。

哈基米对修改英伊石油公司租让条约的问题和关于恢复伊朗在巴林群岛的主权问题一字不提。从日程上撇下这些问题不谈，这正是英国人

所汲汲以求的。正因为这些事情，所以英帝国主义集团的重要代表安东尼·艾登于1947年12月末到了伊朗。据德黑兰报纸指出，艾登来伊朗的目的在削弱美国的势力并协调伊朗统治集团中的英国代理人的行动使其步调一致。

但是哈基米关于伊朗政府不需要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借款的声明并非出自他的本意，实则哈基米政府未尝不想拿到这笔借款。哈基米政府于1948年5月在议会中提出了一个所谓七年计划的法案，这一法案主要是美国顾问拟定的，经议会计划委员会讨论批准。计划规定七年间的总支出为二百一十亿拉耳（合六亿五千六百万美元），其中发展农业——五十亿拉耳，修建港口、飞机场、铁路和公路——五十亿拉耳，发展工业和矿山——三十亿拉耳，开办伊朗石油公司、开采石油——十亿拉耳，修建自来水和发展电气化——十亿拉耳，建造住宅——十五亿拉耳，增进卫生的设施——十五亿拉耳，训练技术干部——十亿拉耳。

这就是说，最大款额是规定用于军事战略目标的建筑（港口、飞机场、铁路）和农业上了。这清楚地说明，美国人领导下制定的计划不符合

伊朗的民族利益，而是符合美帝国主义集团的利益的，他们力图把伊朗变为反苏的军事战略根据地，并在经济上保存它的农业落后性[1]。

哈基米提出的法案，规定弥补实行七年计划开支的基本来源如下：从伊朗国家银行借款四十五亿拉耳，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借款二亿五千万美元（约合八十亿拉耳）、从英伊石油公司利润提成的收入约七十亿拉耳（每年收入十亿五千万拉耳）。法案规定成立委员会，以监督计划的实施，经政府批准，还可雇用外国专家，这里所指的当然是要聘请新的美国顾问和监督人了。

指出从英伊石油公司的收入是七年计划中一项最重要的财政来源，这是对于英国人很有利的宣传，对于英伊公司很有好处，尤其是在国内要求修改租让权条款的运动正在高涨的时候，更有其特殊的意义。成立委员会和外国专家一同监督七年计划执行，这一意图就是说哈基米政府也甘愿让外国帝国主义者加紧控制伊朗的经济命脉。哈基米政府关于七年计划和财政来源问题所施行

---

① 后来，七年计划草案虽然有些修正，但是总的来说，它的性质并没变更。

的政策显然是反动派和英美帝国主义者勾结的结果。

哈基米关于美国军事借款从二千五百万美元减为一千万美元的声明，并不意味着有限制美国武器输入伊朗的意图。1948 年 2 月 17 日，议会根据哈基米政府提出的建议，批准了接受美国一千万美元的信贷，用以购买武器、军备和弹药的法案。实际上美国人和伊朗政府商定供给伊朗军备的款额超过议会批准的借款好几倍。议会还没通过军事借款决定以前，美国人就已经运入伊朗许多军备了，其中包括空军炸弹和配备十个飞机场的装备。伊朗军事当局腾出了军事仓库并加修理，以准备接收大量坦克、装甲汽车以及数百架飞机之用。根据德黑兰熟悉内幕人士的消息，这些飞机、这些武器只有一小部分是交给伊朗人的，其余的将拆散保存，等候“特别指示”。

哈基米政府成立后，美国军事代表团的活动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更加频繁了，新来伊朗的美国顾问陆续不断，他们实际上在伊朗陆军中、空军公署和其他机关中皆占据领导地位。在阿塞拜疆和沿着苏联边境的伊朗北方其他各省，在美国

军官监督和领导下开始建筑工事和飞机场，美国军官经常到那些与苏联接壤的地区视察。

1948年1月31日苏联驻伊朗大使遵照苏联政府命令送交伊朗政府关于1947年10月6日签订的伊美军事协定的一份照会，提出美国军事顾问的活动目的在于把伊朗领土变为美国军事战略基地，这是和1921年2月26日苏伊条约的条款不能并立的。哈基米在答复苏联照会的复文中却企图矢口否认苏联照会中列举的和1921年苏伊条约抵触的许多事实。

1947年10月6日签订的伊美军事协定，侵害了伊朗的民族利益和主权，引起了伊朗广大的舆论界的抗议。1948年2月在德黑兰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中，政治见解极不一致的伊朗记者无不反对伊美军事协定，要求把它取消并将美国的军事顾问和宪兵顾问逐出伊朗。伊朗的报纸指出，这个协定的条款剥夺了伊朗军队的民族性，比1919年签订的英伊协定的奴役条款更为残酷。在伊朗进步的军官阶层中，对这个可耻的协定也深为不满和愤慨。

伊朗反动集团企图用大规模的镇压、威胁、

逮捕和其他类似的方法来压制这种抗议。德黑兰警察局长于1948年4月公布了出版法第四十九条的条文，禁止在报纸上发表反对伊斯兰教、君主政体、国家官方活动家和“社会安宁”的言论。内政部和美国顾问一起制定了镇压国内、特别是伊朗北部地区一切民主运动的详细计划，还拟定了应该逮捕或放逐的几千民主运动参加者的名单。1948年初，在德黑兰、伊斯法罕、吉朗、马赞得朗及其他城市和各州大肆逮捕。仅1948年4月1日这一天，在德黑兰就逮捕了五百余人。据德黑兰报纸报道，4月间，在伊朗北方各省国营工厂中开除了一千八百名工人——人民党党员和民主工会会员，铁路上也开除了五百名职工。在巴波尔、萨里、吉拉布和高尔干都于1948年5月宣布戒严。政府当局说了许多取缔“刑事犯”的空谈，下了一些通令，企图用以掩盖他们镇压人民党和其他民主组织的行动，事实上根本没有对“刑事犯”作过任何斗争。

由于艾登伊朗之行和哈基米政府的成立，遂使和英帝国主义者有勾结的活动分子、伊朗反动僧侣和其他亲英反动集团显著地活跃起来。反动

阿訇开始进行妇女必须再戴面纱的运动。德黑兰的反动宗教活动分子于1948年1月组织群众大会反对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印度人和希克赫教徒，在伊朗许多城市中——如雷扎耶、马拉盖、美哈巴德、米安杜阿布、杜鲁德、沙赫鲁德等城市——比哈教派的信徒和正宗伊斯兰教派——十叶派信徒之间发生了冲突。

英国代理人为了削弱民主运动的力量，也企图分裂人民党和工会。但是这些企图结果都失败了。英国代理人于1948年1月挑拨哈里尔·马列基一批人脱离了人民党，但是追随马列基的只不过是一小撮叛徒。这种挑拨的失败非常明显，只过了十九天，这个叛变的小集团便不得已自行宣告解散了。

帝国主义者的代理人和反动派想以成立所谓“小组”（诡称为“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方法，分裂工人和民主运动，这一计划也告失败了。伊朗反动派和外国帝国主义者利用奸细来分裂工会的企图也没有得到成功。

所有这一切挑拨行为都没能破坏和分裂伊朗的民主力量。1948年4月23日至26日，伊朗人

民党在德黑兰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一致痛斥哈里尔·马列基的分裂企图是受帝国主义代理人和反动派唆使的变节卖国行为。在人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小组组员"的决议中，认定这是一群奸细和工人阶级的叛徒受帝国主义者的唆使而成立的匪帮，其目的在于欺骗工人和分裂工人运动。代表大会经过讨论，通过以下一些决议：关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党的工作的决议；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关于党的学习、宣传和党的机构的决议；关于工会工作的决议；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关于青年组织工作和伊朗民主妇女组织的决议。在代表大会上选出新的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并选出拉德马涅什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代表大会批准了《马尔多姆报》为党中央机关报。

哈基米政府对于民主运动参加者大肆镇压并施用各种各样的诡计，但没有能够巩固自己的地位。迫害民主人士的行为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了更强烈的不满。在宗教和其他方面的挑拨离间使国内增长了不安和猜疑的情绪。由于美英帝国主义者把持的结果，国内经济命脉断送一空。

1948年，国内粮价猛涨，因此，在津章、喀斯文、阿达比尔、布什尔、库姆以及在伊朗阿塞拜疆、马赞得朗和高尔干州的许多城市发生了人民游行示威和骚动，在库姆和喀斯文还和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

从美国输入伊朗大量旧衣服和其他商品，断送了伊斯法罕和伊朗其他各地纺织业产品的销路。工厂主开始拖欠工人工资，并以歇业、解雇威胁所有的工人。国内失业益多，贫困益甚。美帝国主义者力求把伊朗变为它自己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哈基米政府遵其意旨，采取收缩伊朗工业的方针。于是，出现了拍卖许多国营工厂的计划。英美帝国主义者和伊朗反动派就想用这样的方法防止工人阶级的壮大及其在国内社会政治生活上的影响。

但是哈基米政府一点也不能解决国家面临的任务。它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另一面，美国也不满意这个政府，因为它在英国人的压力下，稍稍限制了美国在伊朗的扩张。美帝国主义者极力想要一个更听命于美国的人物来代替哈基米。于是1946年由卡旺建立的亲美的反对哈基米的所谓

"民主"党大为活跃。卡旺自己也于1948年5月从欧洲回到了德黑兰，他是在1947年底辞职后到欧洲去的。他的党徒和美国保护人作好了准备，来恢复他因哈基米政府加以受贿罪名而失去的名誉。

哈基米被迫于1948年6月8日提出辞职。首相一职由与美国人有勾结的而在卡旺内阁时任财政大臣的哈瑞尔担任。哈瑞尔政府继续执行反动的对内政策，残酷的迫害民主运动。同时，它还千方百计地让美国进一步巩固在伊朗的势力。

美英帝国主义者和伊朗反动集团已将伊朗导入死路一条，这种政策也没能拯救国家。由于这种原因，再加以英美的竞争——这种情形已经反映在伊朗国家机关高级人员的争夺势力的斗争中，哈瑞尔首相的地位在1948年11月就被萨叶特取而代之了。1949年这一年，萨叶特屡次改组自己的内阁，但在1950年4月萨叶特政府就被莽苏尔政府代替了，而它在1950年6月也被迫辞职。莽苏尔辞职后，伊朗首相一职就由伊朗陆军参谋总长拉兹马拉将军担任了。

美帝国主义势力在伊朗的进一步扩张，是1948年、1949年和1950年伊朗政治经济生活中

最重要的特点之一。这种扩张政策是美国统治集团对外侵略政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的企图在实现其统治世界的荒谬计划。美帝国主义者的殖民掠夺政策，已表现于1949年1月20日杜鲁门总统宣布的所谓“援助落后国家”计划中。这个计划规定美国向地球上，如非洲各国、近东和中东各国、印度、巴基斯坦这些地区投资的问题。杜鲁门“援助落后国家”计划的目的在抢夺新的销售市场、战略原料产地和战略根据地；从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附属国和半附属国中，把英国以及其他和美国竞争的国家排挤出去；建立更残酷的殖民压榨来掠夺这些国家，镇压在亚洲和非洲各国中日益增长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美帝国主义者力图摧毁伊朗的经济，在伊朗国内造成饥饿和贫困，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削弱伊朗的力量，使它失去独立和主权，从而完全地奴役这个国家，把它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和反苏的根据地。

近年来，美帝国主义者和伊朗进行蛊惑性的谈判，据说要通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后来又拟通过美国进出口银行，给予伊朗二亿五千万美元的借款。在这个期间，美国统治集团的人物，其

中也包括杜鲁门和艾奇逊在内，屡次发表关于“美国给予伊朗经济援助”的声明。虽然伊朗并没得到借款，但是美帝国主义者已大大地利用三年的借款谈判奴役了伊朗。

美国人以借款为钓饵，迫使伊朗和美国“莫利逊·奈道松公司”签订了协定，并与“美孚”石油公司有联带关系的财团“海外联合公司”签订了关于聘请美国经济顾问参加制订七年计划的两个协定。按照为了领导制订和执行七年计划的工作而成立的伊朗计划机构和这些财团之间在1949年秋签定的协定，加工工业、矿山和矿井、公路修筑、无线电和电讯、铁路、农业、电气化和灌溉、财政和货币核算、机器订购和伊朗其他重要经济部门的工作统归美国顾问控制。实际上美帝国主义者的企图是要恢复1945年一败涂地的米尔斯坡代表团，该代表团给伊朗带来的灾难绝不次于这些顾问。1950年9月伊朗议会议员马基就美国顾问的活动损害了伊朗民族利益的问题质问政府，他就说过，这些顾问已经化费了伊朗一百一十余万美元和二千余万拉耳。

美国和伊朗的贸易也具有鲜明的表示出殖民

者对伊朗的经济，特别是对伊朗的民族工业抢劫的性质。1948年，自美国输入伊朗的货物价值十亿五千八百万拉耳，而从伊朗出口至美国的仅有三亿五千二百万拉耳。在1949年，美国运往伊朗的商品达二十亿九千五百万拉耳，而由伊朗出口的却只有一亿二千二百万拉耳。这就是说，当时美国输往伊朗的货物超过美国由伊朗进口的货物几乎达二十倍。此后的情况仍然对于伊朗一点也没好转。美帝国主义者以借款给伊朗的蛊惑性谈判为钓饵，实际上却是敲骨吸髓地榨取伊朗的通货。非常清楚，美国人大量运往伊朗市场的货物主要都是伊朗的工业和手工业所能生产的东西。伊朗市场上充斥着棉织品、金属制品、纸张、玻璃制品和其他质量非常低劣的美国货，还有旧的穿过的衣服、劣等的装饰品、橡皮糖以及其他在美国市场和其他国家市场上找不到销路的一类货品。伊朗市场上满是这些劣等的美国货，在这里按倾销的价格出售。输入伊朗的棉织物几乎完全被美国垄断了，1949年的输入量就比前几年增加了一倍。伊朗于1947年进口四千九百吨棉织物，总值约四亿拉耳（美国占23%），至1948年则是四千

六百吨，总值约四亿八千万拉耳（美国占27%），而在1949年前十个月中，纺织品的进口数量就已达一万一千七百八十吨，总值约十二亿五千万拉耳，1949年1月至10月份输入伊朗的纺织品中，美国的纺织品占了70%，其总额超过了伊朗每年进口纺织品需要量的二倍半。

结果，伊朗经济陷入完全破产的境地。伊朗的工厂和手工业经受不住美国商品的竞争，伊朗工业由于美帝国主义者的摧残，遭到严重的危机，纺织业的情况特别严重。伊斯法罕、伊斯得、布什尔、阿瓦士、设拉子、大不里士、库姆、马什哈德等地的许多大纺织厂均告倒闭，在班达-阿拔斯的许多制革厂和罐头工厂以及许多其他的工厂也倒闭了，还有许多工业企业已濒于停工的境地。德黑兰的《谢达利报》于1950年3月11日报道，约有四十家伊朗私营企业的代表向伊朗国民经济大臣纳斯尔声明，如果政府不采取坚决措施保护伊朗工业，“伊朗的全部私营工厂不久即将完全倒闭”。手艺和手工业遭到摧残，数百家手工业企业和手工业作坊已经破产，或者濒于破产的边缘。伊朗内阁于1950年2月8日在《爱捷拉特

报》上发表通告说，在伊斯得有三万纺织工人失业，生活陷于贫困中。就是官方的《爱捷拉特报》也于1949年6月报道，“现在的情况如果保持下去，自然会引起手工业企业和工厂的倒闭”。

由于伊朗遭受美英帝国主义者的任意宰割，伊朗的出口遂一落千丈，尤以农产品为甚。例如，大米的出口，从1946年的五万八千吨，到1948年一落而变为三千二百吨。这是对伊朗农业的一种严重打击，何况伊朗农业由于封建农奴制残余的存留，本来就已经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农民大都抛弃土地，背乡离井流浪到城市中，甚至美国记者们也不得不承认伊朗农业所遭到的严重危机。即如《纽约时报》驻德黑兰记者罗斯于1950年初就曾经报道，在阿达比尔、马拉盖和阿拉斯巴兰等地区，有五万农民抛弃土地，跑到了城市。在伊朗阿塞拜疆、呼罗珊和赛义斯坦等伊朗著名的最肥沃的地区也是饥馑流行，贫困异常。在不管部大臣阿里·阿斯凯尔·海克马特率领下的伊朗政府委员会于1950年初由德黑兰出发到伊朗阿塞拜疆调查当地的情况，他们在向政府提出的报告中说：“伊朗阿塞拜疆在近百年来还从没有处

在象这样危险和困难的境地过，如果不立即采取办法改善经济情形和减少失业现象，则阿塞拜疆将同波斯湾沿岸一带各地区一样，荒无人烟，陷入绝境。”《巴赫塔尔日报》于1949年8月9日报道，“饥饿遍于伊朗阿塞拜疆全境，而赛义斯坦和呼罗珊两省，本是总有余粮的省份，但是现在居民却和牲畜一样，徘徊田野，寻觅可食的野菜。”

由于英美帝国主义者的统治，致使伊朗的财政制度遭到了破坏。伊朗的拉耳大大的贬值。按照伊朗国家银行经理1947年11月11日在《爱捷拉特报》上发表的声明，美元的行情在最近一年半中由三十六拉耳涨到七十六拉耳，伊朗通货贬值的过程还将有进无止。国家预算的赤字急遽地增加。如果1947—1948年度国家总收入计六十亿八千四百万拉耳，预算赤字为十六亿七千八百万拉耳，那么到1949—1950年度，国家总收入为七十七亿零五百万拉耳，预算赤字增加到三十一亿三千万拉耳。美国商品充斥伊朗市场，居民购买力锐减，出口的缩减，造成大规模的破产。只在1950年春季的一个月中，拥有二千万到二亿拉耳资金的工商业声明倒闭的就有二百多家。

由于美帝国主义者横行霸道，不但引起了伊朗经济的紊乱，而且，伊朗又发生了空前的贫困和遍地的饥馑。由于伊朗民族工业的被扼杀，许多工厂和手工业企业的倒闭，农业的破坏，于是失业人数空前地增多。德黑兰的失业人数在1950年中达十余万人，在伊斯法罕有数万工人和手工业者也都没有工作。德黑兰《阿捷什报》于1950年4月报道，在伊朗阿塞拜疆失业者和无家可归、无衣无食的贫农达数十万人。伊朗首相拉兹马拉于1950年9月向合众社记者发表谈话说，伊朗失业的总人数计有五十万人。企业中没有被解雇的工人，其工资大大降低，而且积欠好几个月不发。数万手工业者破了产，没有工作，沦于饥饿和贫困之境。德黑兰和其他城市中，失业、贫困、饥饿、无家可归的人到处皆是。

美国人投机取巧的伎俩更加加重了饥饿现象。索非亚的《新闻报》1949年2月报道，美国人利用自己在伊朗的特权地位，收买粮食，用美国的载重汽车运至伊拉克，高价抛售。仅在1948年底和1949年初四个月中，经卡斯列-西林、美赫朗和阿拔丹港运至伊拉克的小麦即达三万吨。

据伊朗报纸所载，当时美国人和英国人在“援助”的名义下在伊朗抛售其腐烂的粮食。例如，《涅查特》杂志于1950年1月报道，伊朗从英美买来二万吨腐烂的小麦，运到库齐斯坦，都抛在卡隆河中，“免得腐烂的气味薰坏住在卡隆河两岸挨冻受饿的人们”。

饥饿贫困的人们弄得走投无路，只有自杀。母亲杀死自己的孩子然后自杀的不一而足。仅1949年这一年，有案可查的自杀事件即达五百余起。由于人民贫困者多，人口又极稠密，又因城市中卫生条件极端恶劣，而且无净水可饮，所以伤寒、天花及其他传染病猖獗异常。1949—1950年间的冬天，德黑兰伤寒病就曾经特别猖獗，据德黑兰报纸报道，因此而死的非常之多。《法利雅德·美辽特报》于1950年6月报道，去年伊朗仅死于天花者约七万人。

伊朗经济的崩溃、失业和贫困现象日益加剧，伊朗政府的领导者们也都承认。伊朗首相拉兹马拉于1950年6月末在无线电广播演说中说道：“国家经济情形日益恶化，而贫困愈甚”；1950年7月26日举行会议，有劳动大臣、教育工作者、

商人和牧师一同参加，拉兹马拉在会上曾经承认，“伊朗各城市内大街小巷满是乞丐、流浪者和失业者”。

美国给予伊朗经济“援助”的结果就是如此。

除了伊朗经济及财政的崩溃以外，美帝国主义者还不惜破坏伊朗的主权，蹂躏它的独立，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把伊朗变为反苏、反民主的根据地。多年以来，伊朗军队、宪兵和警察皆归美国军事顾问和专家控制。截至1950年5月，伊朗军队中已经有了以爱凡斯将军为首的约八十位美国军事顾问。每个兵种——步兵、坦克兵、空军、通讯兵和军需部门——每个大部队以及军事学校都派有美国军官监督和指导他们的工作，训练伊朗人使用美国的武器。德黑兰和其他军区中设有英文训练班。在军官学校中按照美国的计划进行训练。一批一批的伊朗军官被派至美国和欧洲的美国军事学校受训。

美国顾问在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建立了统一制度的军队。服装一致、条令一致、武器一致。从美国运至伊朗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由美国人安置到一定的基地，只把一小部分交给伊朗军队

学习。美国军事顾问所拟定的武装伊朗的武器申请额超过了伊朗的需要许多倍，预计足敷伊朗军队四倍之用。在美国人的监督下，伊朗国内建筑了二十个以上的大型飞机场、和在沙赫普尔、布什尔和班达-阿拔斯的海军基地以及战略公路。这些按计划进行的为美帝国主义者利益服务的建设费用，以及用美国武器装备的军队、宪兵、警察的费用、供应美国顾问以及用于其他军事目的的费用占了伊朗全部支出预算的四分之三以上。这些支出正是预算赤字遽增的主要原因。

美国军官、武官及其他侦查人员经常“视察伊苏边界”，踏遍了伊朗北部地区。他们在这里拍摄地形、调查道路和桥梁的状况，勘察里海港口和沿海岛屿，检查驻在边境上的伊朗军队，在各部落间进行挑拨等等。1950年春，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到了伊朗，检查美国顾问在改组伊朗军队使之现代化的工作，以及把伊朗变为进行反苏侵略战争根据地方面的工作。

除在以前迫使伊朗签订的军事条约和协定之外，1950年5月23日美国和伊朗政府又在华盛顿签订了一个后果对伊朗非常危险的新军事条

约。该条约规定，驻在德黑兰的美国军事代表团扩大一倍，该代表团享有一些独揽的权利：管理伊朗军队，实施国家军事化，利用伊朗的资源供美国军事之需。条约又规定有美国供给武器和弹药的新办法。

美国军阀把伊朗军队完全攫到自已的手中，竟使伊朗军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了它的民族风格，这就不能不在伊朗军队中引起愤恨和不满，尤以青年军官为甚。美国军事代表团深怕伊朗青年军官和士兵掉过美国武器来打美国人，甚至将军队中的低级职位也控制在手中。借口“伊朗军官训练不足”，就大事撤换伊朗军队中带队的伊朗军官，而以美国人代之。

但是，尽管采用了这些办法，美国司令部还是没有信心，将来伊朗军队是否可以用作实现美国侵略计划目的的一支有效力量。因此，美帝国主义者制定了和实施了一种计划，武装伊朗游牧部落，并利用反动的汗统率武装游牧匪帮，在山区作战以及对民主组织进行斗争。

实施这些计划意味着削弱伊朗，并破坏中央政府的威信。1950 年 7 月间提交议会关于管理各

省事宜《略施地方分权》的法律草案也是和这种计划分不开的。这个草案在德黑兰政界中被认为是“分裂伊朗的草案”，在它后面隐藏着一种计划，即美国占领伊朗并在这里成立若干自治政府来实现美国的目的。美国军国主义者通过伊朗政府首脑，擅自任意地、急急忙忙地把伊朗南部及其他地方的各部落武装起来，在各部落间进行挑拨活动，实际上在削弱伊朗的力量并破坏它的独立和主权。

在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借口作“登山运动”于1950年到伊朗旅行一事，他在德黑兰会见过许多人之后，便于1950年8月底到伊朗阿塞拜疆、库尔德斯坦和鲁利斯坦去旅行，此后于9月初又到了伊斯法罕、设拉子和巴赫季阿尔与卡什卡伊部落居住的各地区。道格拉斯在这次“登山运动”旅行中就在各部落间进行挑拨，号召各部落起来抵抗，作“游击战”。据德黑兰《达德报》1950年9月报道，道格拉斯在巴赫季阿尔部落地区曾和巴赫季阿尔的著名反动汗莫尔达扎·古里汗·撒木撒木会晤，劝他“建立四十支队伍，每队一百五十人，由

美国供给武器和金钱，训练他们进行游击战”。根据德黑兰另一家报纸《凯斯拉报》的消息，道格拉斯在卡什卡伊人处“作客”时，巴赫季阿尔部落的酋长们在他面前订立了一个协定，按照协定，“如果政府敢于解除他们的武装，那怕只是一个部落的武装，他们即应掀起暴动，反对政府”。

道格拉斯从事挑拨的“登山运动”旅行，其结果如立竿见影，立即表现出来了。1950年9月初旬，在库尔德斯坦地区克尔曼沙赫西北查凡鲁德各部落拒绝执行政府当局解除库尔德人武装的命令，起而反对政府，他们所持的武器就是美国的。政府派遣了军队和飞机去镇压该地区查凡鲁德人的骚动，政府军队和库尔德人之间的战斗相持一星期以上。美国人在库尔德人中间进行的挑拨不仅是这一件事。很久以前，美国人早就在库尔德人中间经常进行挑拨活动了。他们在巴格达用库尔德文出版定期的机关报。为了把持近东的油田，他们通过自己的代理人进行挑拨性的宣传，诸如“库尔德斯坦独立”，建立“大库尔德斯坦国”等等。

1950年9月初，当道格拉斯惠顾卡什卡伊汗

“作客”的时候，在伊朗南部——法尔斯地方——也发生了美国人积极活动武装卡什卡伊部落的事。据《巴赫塔尔爱姆卢兹日报》报道，1950 年 9 月初旬在靠近布什尔的海面上，停泊有一艘美国船，满载弹药，“当这批货物卸到岸上，以便运送到卡什卡伊人居住的地区的时候，在卸货人和伊朗海防部队之间发生了冲突，结果，一名改装的美国兵，在船面上受了伤”。该报载称，在卡什卡伊各部落间分配武装和弹药的事宜是派两名美国军官办理的。根据《阿捷什报》的消息，法尔斯总督戈尔沙扬在 9 月 16 日寄给首相拉兹马拉关于法尔斯情形的秘密报告中说道，“仅在近几日来，已交各部落吉普车二百五十辆，新式步枪二千枝、重机关枪若干”；该报又称，在法尔斯省各部落间已经动员了“装备精良”的兵士五千人，“他们使用的技术装备，都是运到南方各口岸，再交给各部落使用的”。

英美帝国主义者又在继续企图取消伊朗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从而把伊朗变为执行自己的侵略的、反苏政策的驯服的爪牙。他们之所以力图把伊朗拖入在团结伊斯兰教国家的幌子下所拚凑起

来的近东中东国家侵略集团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企图恢复萨亚达巴德公约的事，以及在1949年和1950年间伊朗和外约旦、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进行的谈判，签订的协议和条约，也都与此有关。

美帝国主义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侵略计划，千方百计地煽动伊朗反动集团进行大伊朗沙文主义的宣传。由过去著名的法西斯分子们所领导的大学“黄金青年”界中的一小撮大伊朗主义分子，并包括从前法西斯柏林广播电台的广播员沙赫罗黑提出了高加索、中亚细亚和阿富汗合并于伊朗的挑拨性的疯狂要求。

以人民党为首的伊朗的民主力量，进行着奋不顾身的斗争，反对美英帝国主义者奴役伊朗和把它变为实施其侵略的反苏计划的爪牙和根据地。他们不断地揭露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者的挑拨和阴谋。人民党和其他民主组织于1948年展开了反对残酷地掠夺伊朗国家财富的英伊石油公司的运动，同时又反对七年计划，和进一步把国家变为美国和英国垄断企业的出产军事原料的附属国。在库姆、阿拉克(苏丹纳巴德)、马拉盖和

其他城市中，虽然政府当局残酷镇压，广大人民仍是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招致饥饿、破坏和贫穷的政策。

美英帝国主义者和伊朗国内反动分子认为人民党和其他民主组织是他们实施反动冒险侵略计划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他们用尽一切阴谋和挑拨，力图完全扼杀民主运动。但是尽管政府残酷迫害，民主运动仍然日有发展。为了制造消灭民主组织的借口，1949 年 2 月 4 日布置了谋杀国王未遂的诬蔑事件，虽然杀人未遂犯是接近亲英集团的一家反动的《帕尔恰美·伊斯兰报》的记者，但政府当局却伪造文件，硬说他和伊朗人民党有勾结。接着，政府便在德黑兰和伊朗其他省市中宣布戒严，并发布命令解散伊朗全国境内的人民党，宣布它不受法律保护，同时封闭了数十家民主进步报纸，捣毁和没收人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会址及其他民主组织的房舍。在德黑兰和伊朗各地逮捕了一千名以上的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在几个月的时间内，伊朗军事法庭作了无数的刑事判决。十三名人民党和民主工会领导者被缺席判处死刑。很多的人被判长期徒刑。伊朗人民党，加

入世界工会联合会的工会中央联合委员会，农民民主组织，加入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内的伊朗民主青年组织，加入国际民主妇女联盟的伊朗民主妇女组织，都不得不停止合法活动，转入地下。国内建立了警察和军人专政独裁制度。

英美帝国主义者和伊朗反动分子，就是用了这样极残暴的办法，也没能压制下国内的民主运动。抗议运动和愤恨情绪笼罩了广大的居民阶层，以致议会都不敢讨论萨叶特政府在谋杀国王未遂事件发生后便立即提出的取缔出版自由法案，而把该法案转交议会委员会处理了。

美帝国主义者把这个国家陷害到这样的地步，伊朗执政集团用老方法、在旧的宪法形式和方法的基础上再也治理不了国事了。1949 年，伊朗历史上第一次成立了第二议院，上院——参议院。英美帝国主义者和伊朗反动分子心目中把它看作是和民主力量作斗争的工具。按照第十五届议会批准的条例，六十名参议院议员中，三十名应由国王派定，而其余三十名则在极少数的人物中选出。在选举参议院时，规定的被选举资格非常高。绝大多数的人民无权参加参议院的选举。

为了剥夺居民在宪法上的权利，1949年召开了立宪会议，修改了若干条宪法条文。人民在宪法上的权利被限制了很多，而国王在管理国家事务方面，则被授予更广泛的权利，特别是在解散议会和参议院方面。

1949年秋，举行第十六届议会和参议院的选举。人民党反对这次选举。新议会和参议院的会议于1950年2月9日开幕，议会开幕时德黑兰的十二名议员缺席。这十二名议员的选举，由于所谓"民族阵线"的首领对于德黑兰选举时的伪造文件和舞弊行为提出抗议，所以在1949年12月作废了。以摩萨台为首的"民族阵线"是1949年10月间选举第十六届议会时由在野的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组成的，他们声明反对英伊石油公司，反对独裁，并提出其他反对政府的要求。1950年2月再一次选举议会中的德黑兰议员，以摩萨台为首的"民族阵线"的代表获得了多数票。在军警恐怖行为疯狂一时的情形下，德黑兰反对派的代表竟能选入议会这件事，足以证明人民反对英美帝国主义及其掠夺奴役伊朗政策的愤恨情绪是怎样的增长了。

英国殖民者在镇压伊朗民主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事情上完全同意美帝国主义者的办法，他们积极和美帝国主义者合作以图掀起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把伊朗变为反苏反民主的军事战略根据地。然而就在同时，英美帝国主义强盗在独霸伊朗、任意掠夺和剥削伊朗人民及其国家财富方面却发生了激烈的斗争。由于美国在伊朗的扩张政策的急进，英国和美国之间的矛盾突然紧张。英帝国主义者拚命挣扎，力求恢复英国资本在伊朗的独霸地位，布置暗杀在伊朗推行美国政策的向导。上面已经指出，由于英美之间的斗争，以至伊朗内阁不时更换。英美两国帝国主义者在七年计划投资问题上也展开了斗争。为了同美国人提供借款的诺言相对抗，英国人提议从英伊石油公司的收入中提款给伊朗政府国库，作为七年计划经费的来源。在伊朗对外贸易方面，英帝国主义者也和美国人相竞争。自英国出口到伊朗的商品从1948年的十亿八千一百万拉耳增加到1949年的十五亿六千一百万拉耳，而从伊朗出口至英国的商品在1948年仅为三亿二千九百万拉耳，1949年也只为四亿一千一百万拉耳。这种数字证明英国和

伊朗的贸易也似美国和伊朗的贸易一样，具有殖民主义的性质。只 1948 年和 1949 年英伊贸易使伊朗遭受的亏空，英国人所获得的黄金，总数就达十九亿零二百万拉耳。

但是英美的基本矛盾主要集中在南伊朗的石油问题上。上面已经说过，美国石油垄断企业想把伊朗石油夺取到自己手中，或至少英国人也得让它多得些和英伊石油公司共同开采伊朗石油的权利。1948 年美国垄断企业从英伊石油公司获得的石油，比 1946 年英美协议供给美国石油公司的石油量增加了一倍。美国人要求把英国人在伊朗采得的全部原油的 45—50％转售给美国公司，这一要求实现了，这岂非意味着实际上英伊石油公司已归美国控制了吗？英国政府企图保持它在伊朗石油开采方面的既得地位，他人不得染指，并为“应付”美国的要求，乃提议愿放弃对巴林群岛的野心，让与美国，不再争执，并把自己开采巴林群岛石油的一部分权利也让给美国垄断企业。

在英美矛盾尖锐化，和伊朗人民对英伊石油公司掠夺活动的愤恨情绪日益增长的情形下，英

国人为了保持和巩固他们在南伊朗的石油开采权，准备好了英伊石油公司和伊朗政府间的所谓《补充协定》，这个《补充协定》规定了1933年原租让条约的条文仍照旧有效，只换得英伊石油公司和伊朗政府之间财政核算办法的某些修改。这就是说，凡英伊石油公司损害伊朗主权，使英帝国主义得以任意掠夺伊朗国家财富，残酷剥削伊朗人民的一切特权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

亲英的萨叶特政府于1949年7月将《补充协定》草案提交第十五届议会批准。但是这个草案经伊朗第十五届议会在7月26日晚上到27日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被否决了。德黑兰许多报纸当时都报道，英国政府处心积虑、历时年余所达成的协定一旦否决，是由于美国的压力和美国代理人的阴谋所致。但是虽然这次是失败了，英国人并没死心，还想使第十六届新议会批准《补充协定》，在第十六届议会选举时他们特别积极干涉，以便把自己的走狗和拥护者多多地拖入议会，以便将来好达到批准《补充协定》的目的。

美英帝国主义者的阴谋和诡计，遭到了伊朗各族人民的剧烈抵抗，他们抗议帝国主义者的暴

行和压迫，反对煽动新的世界大战的政策。伊朗人民不顾美英帝国主义者及其代理人——伊朗反动派——的百般阻挠，仍然参加保卫和平，反对美英战争贩子的运动。1950年7月底，伊朗居民中的先进分子在德黑兰组成了伊朗拥护和平协会，由杰出的伊朗诗人和社会活动家马列克·索阿拉·别哈尔任主席。该协会团结了广大社会人士的代表：伊朗著名的科学、文化和艺术活动家，也有一些议会议员。社会上展开征集在斯德哥尔摩拥护和平宣言上签名的运动，获得巨大的成功，截至1950年12月止，已经有五十万以上的伊朗公民在斯德哥尔摩宣言上签了名。伊朗人民也和一切爱好和平的民族一样，反对帝国主义在朝鲜的冒险行动。伊朗政府虽然支持安全理事会关于朝鲜问题的非法决议，但是由于人民的压力，不得不拒绝派兵到朝鲜去。签订和平公约的宣言同样得到伊朗人民的热烈支持。1951年3月、4月和5月，在德黑兰和伊朗其他各城市中，举行了数千人的群众示威游行和大会，其参加者要求五大国订立和平公约，裁减军备，把外国军事顾问逐出伊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示威者要求停

止在朝鲜的掠夺战争，制裁美英战争贩子，支持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苏联人民，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越南人民，停止迫害伊朗拥护和平的人士。征集在要求签订和平公约宣言上的签名运动非常成功，仅在头九天中，就征集到十五万以上人士的签名。1951年11月，伊朗人民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宣言上签名的已经有一百九十五万八千人。

伊朗争取和平的群众运动和日益壮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结合起来了。由于英帝国主义者想强迫伊朗签订关于南伊朗石油的《补充协定》，1950年底至1951年初，国内展开了人民运动，不仅反对批准这个协定，而且主张废除1933年签订的不平等的原租让条约，主张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1950年12月和1951年1月及2月，人民在德黑兰举行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抗议英帝国主义者掠夺伊朗的石油资源，成立了进步组织“伊朗解放协会”和“反对英伊石油公司民族斗争协会”。1951年1月至2月在德黑兰、库姆、腊什特、哈马丹、阿拔丹及其他城市中举行的群众大会上提出要求：英伊石油公司的全部企业无偿地

移交伊朗政府，拒绝给任何帝国主义以租让权，给予出版和一切民主组织的活动自由，取消国内戒严和尊重个人在政治斗争方面的权利。这些要求证明伊朗人民不仅反对英伊石油公司，而且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政策，争取民主自由和国家民族独立。

伊朗议会在广泛开展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压力下，1951 年 1 月 11 日拒绝了和英伊石油公司签订《补充协定》。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议会还提出了废除 1933 年签订的原租让条约和英伊石油公司的各企业收归国有的问题。议会否决《补充协定》是美国在伊朗的代理人促成的。美帝国主义者企图以蛊惑的方法，利用伊朗广大人民阶层中很受欢迎的石油工业收归国有和取消英伊石油公司的思想来为自己谋利益。他们力图用这样的方法破坏自己的竞争者——英国人——的地位，而同时在“援助”伊朗建立石油工业的幌子下，轻而易举地获得伊朗的石油资源。他们认为最低限度英伊石油公司收归国有的前途也可迫使英国人在容许美国石油公司开采伊朗石油的问题上更恭顺、更让步。

英帝国主义者为了报复反对英伊石油公司的人民运动、议会否决《补充协定》并提出石油工业收归国有的问题这些事，用尽一切方法压迫伊朗。他们重施其惯用的挑拨和阴谋伎俩。1950年底，在近东各国散布一种谣言，据说在波斯湾地区将成立一个新“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在英国保护下的巴林群岛、科威特、阿曼和卡塔尔等公国均在其版图之内。同英帝国主义者有勾结的报纸和若干阿拉伯国家的广播电台要求把伊朗的库齐斯坦省也划入这个“新国家”，而英伊石油公司的主要石油工业和炼油厂就在这个省份中。从英帝国主义者集团发出的这种挑拨性的谣言，和对于伊朗领土不可侵犯的恫吓，目的在压迫伊朗，迫使它在《补充协定》上签字，不把石油工业收归国有。同时英国还对伊朗施以财政上的压力，英国的波斯帝国银行突然关闭了它在伊朗开设的两个办事处，并要求伊朗政府归还总额达一百万英镑的保证金，而且要求伊朗的商号清偿一切债务。伊朗国内的货币流通总额为七亿土曼，而英伊石油公司在伊朗当地的支出平均约一亿五千万土曼，为了破坏伊朗的金融，英伊石油公司便停止了采

购，不支付一切应付款项。

粗鲁的外交压力紧接着就来了。英国外交部政务次官台维斯于1951年2月在议院发表威胁性的声明说，英国政府不能对英国在伊朗的利益漠不关心，又说伊朗无权废除1933年签订的丧权辱国的租让条约。1951年2月24日，英国驻伊朗大使舍毕尔德本着台维斯声明的精神写了一件照会，交给伊朗政府。接着舍毕尔德于3月初对伊朗政府发表威胁性的声明，他说，英国政府不能容忍把英伊石油公司排挤到伊朗之外。

英国人也和1932—1933年的时候一样，采用了军事恫吓手段。派了几艘军舰驶至波斯湾，在夏台阿拉伯河靠近伊朗阿拔丹港和霍林沙黑尔港口岸的地方抛锚。同时英帝国主义者又在巴赫季阿尔、卡什卡伊、阿拉伯和其他部落间积极进行挑拨破坏活动。据德黑兰报纸报道，英伊石油公司的代理人把武器发给库齐斯坦的各部落，并在他们的酋长间进行煽动性的宣传，说他们可以而且应该从开采库齐斯坦油矿中直接得到好处，不使"德黑兰反动派"将库齐斯坦的财富攫去云云。

但是英帝国主义者这次所采用的粗暴恫吓手

段、压迫和挑拨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这使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政策更加愤恨。许多德黑兰的报纸和议会议员为了反映人民的愤恨，对于英国政府干涉伊朗的内政，提出了坚决的抗议，驳斥了台维斯的声明和英国关于石油问题的照会。于是英帝国主义者的阴谋和挑拨都遭到了伊朗人民的坚决抵抗。

伊朗人民的反帝运动所反对的不仅是英帝国主义强盗，也反对美帝国主义强盗。许多事实都证明国内对于美帝国主义的挑拨侵略政策愤恨日深，抵抗其阴谋的力量越来越大。例如，1951 年 1 月末，当载运武器和军事物资的美国船只到班达-沙浦尔港口的时候，城市中的居民就组织了反美示威游行，并封锁了港口。伊朗工人拒绝为美国搬卸武器。地方当局在示威者的要求下，迫不得已而不准美国大使馆秘书进入港口，他到班达-沙浦尔港来是监督接收武器的事宜的。

美国的掠夺侵略政策对伊朗民族独立、政治、经济自主和主权的危险性之大，以及认识到这种危险性的伊朗人民阶层之广，即从伊朗执政集团个别人物的态度观之已可概见。特别是从拉兹马

拉政府的态度也可看出。

拉兹马拉将军于1950年6月间担任首相，他认为如果借得美款，并按照《补充协定》加上所收英伊石油公司的提款增裕国库，就可以挽救伊朗的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但是拉兹马拉向美国借款的谈判却无结果。美国拒绝给伊朗贷款，要求伊朗必须完全屈从美国作为先决条件。英伊石油公司所汲汲以求的在批准《补充协定》，所以也不肯给伊朗政府以财政上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形下，再加上人民群众的压力越来越大，人民群众要求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特别要求恢复由于受美国唆使而遭破坏的苏伊贸易关系，拉兹马拉于是乃和苏联政府谈判苏伊贸易问题。谈判于1950年11月4日结束，签订了关于恢复苏伊通商的苏伊贸易协定。协定规定在1940年3月25日签订的苏伊贸易条约的基础上，自1950年11月10日起，在十二个月期间内，相互供应货物。拉兹马拉禁止在伊朗转播“美国之音”的挑拨反苏的广播。1951年初，拉兹马拉政府废除了和美国“海外联合公司”所订的协定，并令美国经济顾问撤出伊朗。拉兹马拉于1951年2月和记者弗

朗茨·普列斯谈话时曾经说过，他已经通知美国驻德黑兰大使格尔艾吉，伊朗从今以后不再要美援。同时，拉兹马拉政府通过决定，提前从美国召回派往美国去熟悉美国武装力量组织系统的一批伊朗军官。但是就在同时拉兹马拉却仍然主张由议会批准和英伊石油公司签订的《补充协定》，并反对石油工业收归国有。

拉兹马拉这样的政策，对于美帝国主义者的代理人极为不便，因为美帝国主义者是想把伊朗完全置于美国掌握之中的。由于这一切结果，采用了帝国主义外交所常用的暗杀方法——1951年3月7日，拉兹马拉到德黑兰清真寺参加宗教仪式，即于寺中遇刺。

拉兹马拉遇刺后，伊朗议会在人民运动的压力下，于1951年3月15日通过了石油工业收归国有的决议。议会这个决议受到伊朗人民的热烈欢迎和一切伊朗爱国人士的拥护。3月16日在议会门前的广场上举行群众大会，这是由反对英伊石油公司斗争协会所组织的，参加大会者不仅反对英国公司，而且是一般地反对帝国主义者在伊朗的阴谋诡计。把强横掠夺伊朗天然资源和残

酷剥削伊朗人民的英伊石油公司收归国有的这一要求，就将国内的一切爱国人士团结到一起了。

此时美国石油垄断企业的代表在德黑兰展开了疯狂的活动。美帝国主义者企图利用已形成的局面，通过某种形式，把伊朗石油攫入自己的手中。美国石油公司的代表声明，他们愿作为伊朗在国际市场上推销石油的代理人。有些公司则公开要求伊朗政府把英伊石油公司企业交给他们，并且作了诱惑性的诺言，答应由红利中支给伊朗60％（“德士古石油公司”），有的答应65％（“纽约美孚真空石油公司”），有的甚至答应到72％（“阿〔拉伯〕美石油公司”）。

英帝国主义者用尽一切办法企图维持自己的地位。英国人除再派军舰到波斯湾，恫吓要占领南伊朗，武装南伊朗游牧部落唆使骚动之外，却又迫于无奈，不得不建议美国，愿与之达成协议，瓜分伊朗的石油。

拉兹马拉遇刺后，和帝国主义集团有勾结的前伊朗驻美大使，著名的反动分子胡赛因·阿拉出任伊朗首相。他刚一就职，首先就禁止举行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接着便宣布国内戒严两个

月。这些办法都是英美帝国主义者唆使的，他们的目的在于镇压日益高涨的人民反帝运动，俾使英美帝国主义者和伊朗执政的上层分子在这个期间内商定继续掠夺伊朗的方式。

1951年4月中旬，英美在华盛顿谈判，讨论“调解”英伊石油冲突的方法。这次英美帝国主义者横暴地、公开地干涉伊朗内政，企图牺牲伊朗而暗里互相勾结的华盛顿谈判，引起了伊朗人民的深恶痛恨。在德黑兰议会前面的广场上举行群众大会，参加者四千余人，抗议帝国主义者反对伊朗人民的勾结活动。

1951年3月底，英伊石油公司各企业中爆发了石油工人大罢工，这是对帝国主义集团和反动集团的严重警告，告诉他们没有伊朗人民参加，他们暗地里解决不了石油问题。

议会通过石油工业国有化的决议后，英国殖民者就更加强了对伊朗工人的剥削。议会通过决议后，隔不几天，英国人就宣布停发工人在此以前因繁重工作所领的三成补贴。公司还关闭了工地上的食品商店。因而班达-马苏尔港和阿加查里的石油工人于3月24日宣布罢工。罢工不久蔓

延到其他石油工业地区与采油场（在阿拔丹、哈夫特凯尔、加契萨兰、马斯哲杰-索莱曼、拉阿里、纳夫捷-雪非特等地）。阿拉政府讨好帝国主义者，宣布戒严之后，立派大军到了石油工业地区，滥捕工人，下令兵士直向罢工者开枪。在阿拔丹和班达-马苏尔，被杀害和受伤的工人达数十名。同时，英国海军司令部派遣了两艘航空母舰、四艘巡洋舰、十二艘鱼雷艇以及其他军舰驶至阿曼湾和波斯湾，连同以前停泊在那里的英国军舰，成了一支有四十艘军舰的舰队，但是英国人的军事恫吓和伊朗军队对罢工者的血腥镇压并没挫折了工人斗争的意志。

全国展开了声援罢工的石油工人的运动。在克尔曼沙赫炼油厂，以及在伊斯法罕、德黑兰、库姆、卡善和伊朗其他城市也发生了罢工，也举行了同甘共苦的示威游行。支持石油工人罢工的运动已成全国性的了。

在这样的情形下，英伊石油公司管理处不得不让步了。4 月 16 日在班达-马苏尔签订了协定，根据协定，罢工的日子，公司照发工资，而所废除的繁重工作补贴费也一并照发，公司还被迫具

结不得究办罢工参加者。在阿加查里的英国公司也作了同样的让步。在阿拔丹和其他地方的罢工一直继续到1951年4月底。

伊朗石油工人的罢工和席卷全国的声援石油工人的运动，证明野蛮的恐怖手段、血腥的镇压、英美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的勾结都不能摧毁伊朗人民争取生存权利和国家独立的决心。事后，甚至英国反动报纸《每日电讯与晨邮报》也不得不承认不得已而转入地下的人民党，其影响比伊朗政府大得多。

由于这些事件，再加以政府和以反对派首领摩萨台为首的议会委员会之间在石油问题上，即关于石油工业国有化的具体措施上意见不和，结果胡赛因·阿拉政府倒台。4月29日，“民族阵线”领袖摩萨台就任伊朗首相。参加“民族阵线”的是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认为要挽救国家摆脱经济财政危机而不至有“共产主义渗入的危险”，非取消英伊石油公司不可。摩萨台政府的政纲其主要点就在实施议会批准的石油工业国有化法案。5月2日伊朗国王签署了石油工业国有化的命令。

由于国内反帝运动异常高涨，英帝国主义在伊朗的主要地位已岌岌可危，以及这次运动打破了美国关于伊朗石油的种种计划所产生的严重威胁，在这些情况下，于是美帝国主义者就不得不放弃假仁假义、假献殷勤的支持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的戏法，而开始和英国一起对摩萨台政府施以横暴的压力，企图强使之屈服于英国人之前。英美帝国主义者不论是关于伊朗石油问题或者是其他问题，特别关于远东问题，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公开反对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英国驻伊大使舍毕尔德于5月19日交给伊朗政府一份照会，内称英国政府“不承认”伊朗政府有权废除1933年和英伊石油公司签订的租让条约，并建议开始谈判另订开采伊朗石油的新约的条款。同时，美国政府也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支持英国的立场，并主张以谈判方法解决问题。5月26日，美国驻伊大使格尔艾吉交给伊朗政府一份照会，照会中重申美国政府反对石油工业国有化的意见。美国总统杜鲁门对这样压迫伊朗还不甘心，乃于5月底写信给伊朗首相摩萨台说，关于伊朗石油问题，他主张“和英国开始谈判”。

英国和美国对伊朗内政的横暴干涉，更增加了人民的愤恨。5月中旬在“反对英伊石油公司民族斗争协会”第一次会议上决定协会改名为：“反对在伊朗的帝国主义石油公司的民族斗争协会”。这就说明国内的反帝运动既反对英帝国主义者，也反对美帝国主义者。伊朗人民的忿怒和愤恨表现在5月下旬全国各地举行的大规模的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上，特别是5月29日，签订1933年租让条约的十八周年这一天。在这天，人民在德黑兰议会前面游行示威并开群众大会，参加者达八万余人。大会参加者非常激愤地通过决议，要求立即毫不妥协地实现石油工业国有化，将帝国主义强盗完全从伊朗工业中清除出去。在决议中声明反对承认帝国主义石油公司有任何权利，也反对伊朗石油产品卖给帝国主义者。大会参加者对于英国和美国干涉伊朗内政表示坚决抗议。他们要求撤销库齐斯坦的戒严，政党、工会和一切民主团体可以自由活动，实行八小时工作日，采用保证全体居民一律平等的选举法。伊朗其他许多城市也举行了这样的群众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伊朗报纸也提出抗议，并反映了人民对美英

帝国主义者悍然不顾一切干涉伊朗内政愤恨的情绪。

英帝国主义者利用海牙国际法庭压迫伊朗。海牙国际法庭受英美的指使，据英国政府的请求，乃于7月5日提出“两国政府间的问题”亟须调整的判决，判决要求不得采取任何足以大大妨碍1951年5月1日以前油田开采规模的办法。这就是说须恢复英伊石油公司在南伊朗石油事业中不受任何拘束的特权。伊朗政府不承认国际法庭有此权限，认为这种判决，完全暴露它自己是英美帝国主义者的爪牙。正当英国继续进行军事恫吓，并派遣英国军队到了靠近伊朗边境的伊拉克的时候，美国大使格尔艾吉持美国总统杜鲁门新写的一封信交给伊朗首相，主张伊朗应采纳国际法庭的办法。此外，信中并建议伊朗政府在德黑兰接待杜鲁门的特使哈里曼以“处理石油问题”。在这以前，美国军舰早就从新加坡驶至伊朗的海滨。7月中旬，美国垄断企业在美国政府中的主要代表之一哈里曼来到了德黑兰，开始和伊朗政府谈判。据报纸指出，他的目的在迫使伊朗向英美帝国主义者屈服，再排挤英国在伊朗的势力，以便

在石油冲突事件上捞一把。哈里曼在谈判时提出了美英帝国主义者解决石油问题的计划，即在名义上将英伊石油公司石油工业交给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作为赔偿。但是实际上，石油的勘察、开采、提炼和销售事务都是由两个新公司支配，即所谓“执行机构”和“购买机构”，实际还是由外国帝国主义者作主，首先自然是美国人作主。

哈里曼一到伊朗，美国进出口银行经理加斯通就发表声明，愿给予伊朗二千五百万美元的借款，加斯通在华盛顿的私人谈话中又说，这次借款给美国石油公司开辟了康庄大道，伊朗石油如在掌中一样了。他暗示，二千五百万美元的借款不过是资助的初步，为了保证美国政府在伊朗的利益，将来还要继续借款与摩萨台政府。同时美国“利·发克多尔斯有限公司”建议派遣二千五百个美国专家到伊朗“接替英国人员、管理石油提炼厂”。

哈里曼于1951年7月15日到达德黑兰，引起了十万人的抗议示威游行。警察局长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者，竟下令开枪扫射（遇害者一百人，受伤者五百余人)。但是这样的血腥镇压并没能阻

止住人民反帝运动的继续增长和扩展。在这样的情形下，摩萨台政府才拒绝采纳哈里曼于1951年8月在德黑兰谈判时所提出来的英美帝国主义者的要求。摩萨台政府采取了实行石油工业国有化法案的一些措施。其中如1951年10月初旬，伊朗政府下令，使三百名留在伊朗的英国专家撤出阿拔丹和库齐斯坦（撤出石油提炼厂和采油场），他们只好离开伊朗回国去。实则，伊朗政府早把石油提炼厂和采油场的管理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了。

英国知道，以英国军队入侵恫吓伊朗的企图是失败了，乃在10月间在美国的支持下把伊朗石油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审查。苏联反对把这个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而支持伊朗的观点，认定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的事情纯属伊朗内政，因而不在安全理事会权限之内。英美帝国主义者企图在安全理事会中讨论伊朗石油问题，乃是意欲再次强迫伊朗接受由外国公司管理伊朗石油工业的建议。据合众社驻华盛顿记者11月8日的报道，伊朗首相摩萨台拒绝了美国所支持的这一要求。

你要想知道，摩萨台政府在石油问题上是将

向英国和美国屈服，还是将依靠广泛展开的人民反帝运动，给予英美的压力和恫吓以回击，而贯彻石油工业国有化的主张，有待于将来事实的证明。

毫无疑义，伊朗最近发生的事件，不仅对于伊朗，而且也对于近东和中东其他各国都有巨大的意义。这些事件在这些国家中的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引起了强有力的响应。1951 年 3 月底，设在伊拉克的外国石油公司收归国有问题也在伊拉克议会中提出了。1951 年 7 月初，巴林群岛也发生了人民反帝示威游行，巴林群岛的居民要求把美国人手中的石油工业收归国有，驱逐巴林的赛赫和英国顾问，岛上一切事务移交伊朗政府当局。7 月间，黎巴嫩的报纸发表言论要求把法国、美国和其他外国在黎巴嫩的公司收归国有。在 6 月间埃及劳动人民要求将英埃石油、运输等等外国公司收归国有。许多埃及青年，其中有记者、律师等，组织了筹备委员会，目的在于要求把苏伊士运河国际公司收归国有。1951 年 10 月 8 日，埃及政府向议会提出一个法案，废除 1936 年签订的不平等的英埃条约和 1899 年所订的英国军

队得进占埃及领土和苏丹的协定，这个法案已经埃及议会批准了。

这一切事件证明，在伊朗、整个中东与近东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在蓬勃地发展。伊朗及其邻国的越来越多的劳动群众都在反对帝国主义奴役者，展开民族独立的斗争。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不列颠帝国的削弱，中欧和东南欧国家中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的蒸蒸日上，以及以苏联为首的民主阵营对于英美帝国主义——摧残被压迫民族自由的主要刽子手——的侵略计划的坚决对抗，所有这些都削弱了帝国主义的整个体系，同时却给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决定性的帮助。伟大中国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联合势力所取得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给予帝国主义制度以再一次致命的打击，并为殖民地和附属国中的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无限美好的远景。这些情形为亚洲人民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其中也包括伊朗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平与自由的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近来，在伊朗展开的反对英美帝国主义的强大运动

标志着伊朗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中的一个新阶段已经开始。帝国主义的阴谋和挑拨都不能遏止这个方兴未艾的运动。伊朗各族人民和东方其他国家的人民一起，在全世界进步力量支持下，将继续展开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势力的斗争，赢得自己的自由和独立。

大 事 年 表

公元前十至六世纪——米地亚王国。

公元前 558 年——阿契美尼德族的居鲁士起义反对米地亚王国，阿契美尼德国家成立。

公元前 550 年——臣服米地亚王国。

公元前 546 年——居鲁士征服吕底亚王国。

公元前 538 年——居鲁士征服巴比伦尼亚。

公元前 526 年——冈比西征服埃及。

公元前 521—486 年——大流士·希斯塔斯比及其征服色雷斯、爱琴海岛屿和希腊北非殖民地。

公元前 490 年——希腊第一次打败阿契美尼德王朝。

公元前 330 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伊朗。

公元前 323 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逝世，他所建立的帝国瓦解。塞琉古国家成立。

公元前三至一世纪——希腊—大夏王国。

公元前 247 年至公元 224 年——帕提亚王国。

224—651 年——萨珊帝国。

224 年——阿尔戴细尔·帕帕克·萨珊起义，建立萨珊国家。

241—242年——沙普尔一世第一次远征罗马帝国，占领安条克。

256—259年——沙普尔一世第二次远征，罗马军队自瓦楼亮皇帝以下均被俘。

第三世纪——摩尼和摩尼教。

430年——东亚美尼亚收归萨珊帝国版图。

488年——马资达克起义。

528—529年——马资达克运动被扑灭。

531—579年——科斯洛埃斯一世阿奴细尔汪及其改革。

第六世纪——和拜占庭的战争，征服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

620年——萨珊军队到达博斯普鲁斯。

第七世纪的第二个二十五年——拜占庭和阿拉伯进攻伊朗。

637年——阿拉伯人在喀地锡雅战役中摧毁了萨珊王朝的军队。

642年——尼哈温德战役，伊朗并入阿拉伯哈里发的版图。

661—750年——伊朗成为倭马亚哈里发的一省。

第八世纪中叶——阿布·穆斯林起义反对阿拉伯。

750—1055年——伊朗成为阿拔斯哈里发版图的一部分。

第八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姆刚那起义。

第九世纪至十世纪——在伊朗和中亚细亚成立了许多地方的、实际上独立的封建国家，如：达希尔、萨曼、白益等等。

999 年——加斯尼的马穆德占领萨曼国家的一部分（呼罗珊）。

999 年——菲尔多西的《列王纪》诗篇脱稿。

999—1030 年——东伊朗在加斯尼的马穆德的控制下。

1035 年——塞尔柱王朝征服谋夫和呼罗珊。

第十二世纪——塞尔柱王室的内讧。

1194 年——花剌子模人占领了伊朗一部分国土。

1219—1224 年——蒙古人初次侵入伊朗。成吉思汗的远征。

1256 年——成吉思汗之孙，即旭烈兀汗占领伊朗，成立旭烈兀国家。

1295—1304 年——合赞汗执政及其改革。

第十四世纪三十年代——在呼罗珊有“沙尔别达尔”（他们成立的国家存在了约五十年）人民起义。

第十四世纪——旭烈兀国家瓦解为许多封建领地：西北的哲拉伊尔国家（1330—1411 年）、法尔斯的莫扎法尔国家（1313—1393 年）等等。

1380—1393 年——帖木儿占领伊朗。

1405 年——帖木儿逝世，伊朗瓦解为许多封建领地。

1410—1468 年——卡拉·科雍鲁王朝。

1468 年至十六世纪初——阿克·科雍鲁王朝。

1502—1722 年——沙法维国家。

1502 年——沙法维的伊斯玛尔占据大不里士市，自称为伊朗王，以大不里士为首都，以十叶派为伊朗的国教。

1510 年——乌兹别克人在谋夫附近被沙法维王朝军队战败，沙法维王朝占领了阿姆河以东的土地。

1514 年——察尔迪朗之战。

1519 年——沙法维王朝征服格鲁吉亚。

1524—1576 年——达黑玛斯普一世当国。

1548 年——沙法维王朝从大不里士迁都至喀斯文。

1555 年——伊朗和土耳其在阿玛西签订和约。

1576—1587 年——伊朗内乱，土耳其人入侵。

1587—1629 年——阿拔斯一世当国。

1590 年——伊朗和土耳其签订君士坦丁堡和约。

1597 年——大败乌兹别克人于赫拉特城下。

1597—1598 年——自喀斯文迁都至伊斯法罕。

1601—1602 年——征服巴林群岛。

1603—1613 年——和土耳其开战，夺回土耳其人所占的全部伊朗领土，并占领巴格达、摩苏尔和季亚别基尔。签订 1613 年的斯坦布尔和约。

1623 年——葡萄牙人被逐出和尔木斯岛。

1629 年——吉朗起义。

1629—1642 年——沙菲王一世。

1639 年——伊朗和土耳其签订和约，阿拉伯伊拉克连同巴格达城划归土耳其，埃里温划归伊朗。

1642—1666 年——阿拔斯王二世。

1642—1694 年——沙法维王朝到了索莱曼王的时候开始衰落。

1694—1722 年——苏丹·胡赛因王当国，沙法维伊朗经济上和政治上趋于衰微。

1708 年与 1715 年——伊朗和法国签订贸易条约，法国获得治外法权。

1709 年——阿富汗吉尔扎各部落在坎大哈起义反对沙法维王朝。

1711 年与 1719 年——列兹金人在高加索起义。

1716 年——阿富汗人阿勃达里在赫拉特地区起义。

1720 年——阿富汗人第一次进军克尔曼。

1722 年——阿富汗人第二次进军伊朗，占领伊斯法罕并立米尔·马穆德为伊朗国王。

1723 年——在喀斯文反对阿富汗人的起义。

1723 年 9 月 23 日——达黑玛斯普和俄国签订彼得堡条约。

1724 年 6 月 24 日——俄土缔结瓜分伊朗西北部各省条约。

1727 年——土耳其人和阿什拉甫签订条约。

1730 年——阿富汗人被逐出伊朗。

1731—1736年——达黑玛斯普与那狄和土耳其开战，土耳其人被逐出阿塞拜疆。

1732年——俄伊腊什特条约。

1735年——俄伊冈扎条约。

1736年——那狄自立为伊朗国王。

1737—1739年——那狄王向印度进军，占领德里(1739年3月20日)。

1739—1740年——那狄王向新德、布哈拉和花剌子模进军。

1741—1743年——那狄王远征达吉斯坦。

1743—1746年——和土耳其开战；高加索、法尔斯、阿斯特拉巴、赛义斯坦、克尔曼起义反对那狄王。

1747年——那狄王遇害。

1747年——亚赫麦特汗·阿勃达里声明阿富汗为独立国，而自己为阿富汗国王。

1747—1758年——亚甫沙尔、阿富汗、恺加、巴赫季阿尔和桑德诸汗互争伊朗政权。

1760年——除了由那狄后裔瞎子沙赫罗黑统治的呼罗珊以外，桑德的卡利姆汗征服伊朗全境。

1763年——卡利姆汗给予英国人许多贸易上的优待。

1776年——卡利姆汗的军队占领巴士拉城。

1779年——卡利姆汗逝世。

1779—1794年——桑德人发生内讧，桑德人与恺加

人争夺政权。

1794年——恺加的阿加·穆罕默德汗在伊朗建立政权。

1795年——阿加·穆罕默德侵入格鲁吉亚肆意掳掠，又在梯比里斯骚扰、掠夺。

1796年——阿加·穆罕默德王加冕。侵占呼罗珊。

1797年——阿加·穆罕默德王遇刺。法特赫·阿里王即位。

1800年——马尔科尔穆和伊朗签订政治和贸易条约。

1804—1813年——俄伊战争。

1807年——签订法伊攻守同盟条约。

1808年——喀尔丹在德黑兰和伊朗签订法伊条约，确认1708年与1715年初次签订法伊条约中规定的治外法权的办法，并扩大其范围。

1809年——哈佛·琼斯在德黑兰签订英伊条约草案。

1813年10月12日——古利斯坦和约。

1814年11月25日——签订英伊条约。

1817年——耶尔莫洛夫大使到达伊朗。

1821—1823年——土伊战争。

1823年——伊土签订爱尔捷鲁玛和约。

1826—1828年——俄伊战争。

1828年2月10日——土库曼恰伊和约。

1829年1月30日——阿·斯·格利包耶道夫被害。

十九世纪头三十余年——呼罗珊诸汗起义。

1830—1833年——阿拨斯·密尔扎出征呼罗珊，征服呼罗珊诸汗。

1833年——穆罕默德·密尔扎出征赫拉特。

1834年——法特赫·阿里王逝世，穆罕默德王即位。

1837—1838年——穆罕默德王出征赫拉特。

1837年——巴格达的瓦里入侵穆罕麦拉（今霍林沙黑尔）。

1838年——英伊绝交。

1841年——伊朗接受英国要求，英伊复交，签订英伊贸易条约。

1844年——赛义德·穆罕默德·阿里宣布自己为巴布。

1847年——伊土签订爱尔捷鲁玛条约。

1848年——穆罕默德王逝世，拿歇尔丁王即位。

1848年9月至1849年5月——巴布教徒在马赞得朗起义。

1850年5月至12月——巴布教徒在津章起义。

1850年7月——巴布被处死。

1849—1851年——阿密尔·尼扎姆的改革。

1850—1851年——巴布教徒在尼里士起义。

1852年——巴布教徒谋杀国王。残杀巴布教徒。

1853 年——由于英国的压迫，伊朗被迫放弃赫拉特。

1855 年——英伊冲突。

1856 年——伊朗军队占领赫拉特。

1856—1857 年——英伊战争。

1857 年 3 月 4 日——英国和伊朗在巴黎签订和约。

1862、1865、1872 年——英国获得电报的租让权。

1872 年——路透男爵的租让权。

1888 年——英国“林茨兄弟”公司在卡隆河的航行租让权。

1888 年——里亚诺佐夫在里海上的渔业租让权。

1889 年——路透获得设立波斯帝国银行，并发行钞票的权利。

1890 年——塔尔博特公司获得经营烟草的租让权。

1890 年——坡辽科夫获得设立波斯信贷银行的租让权。

1891—1892 年——“烟草工人暴动”，废除烟草租让权。

1892 年——通过波斯帝国银行向英国第一次借外债。

1896 年——纳歇尔丁王遇刺。

1900、1902 年——俄国借款。

1901 年——达尔赛的租让权。

1901 年——伊俄关税协定。

1903年——英伊关税协定。

1903—1904年——“灾民暴动”。

1905年——成立“穆扎希德”组织。

1905年12月——各族人民反对艾恩·多拉，要求改革。

1906年6月至7月——人民运动的新浪潮，示威游行和避入别斯特。

1906年8月5日——国王颁布实行立宪的命令。

1906年10月7日——伊朗第一届议会开幕。

1906年12月30日——穆扎法尔丁王批准《基本法》。

1906—1907年——组成恩楚明及费达依部队。

1907年8月31日——英俄签订在伊朗划分势力范围的协定。

1907年8月31日——阿塔别克·阿扎姆遇害。

1907年10月——批准《基本法补充条款》。

1907年12月——穆罕默德·阿里王实施反革命政变的企图失败。

1908年6月23日——反革命政变。捣毁议会；解散议会。

1908—1909年——大不里士起义。

1909年初——腊什特实行革命政变。

1909年1月至3月——立宪派在伊斯法罕、布什尔、班达-阿拨斯取得政权。

1909 年 4 月——沙皇军队开入大不里士，英国军队占领南伊朗各港口。

1909 年 4 月至 7 月——吉朗的费达依和巴赫季阿尔部队向德黑兰进军。

1909 年 7 月——立宪分子的部队攻下德黑兰，推翻反动分子穆罕默德·阿里王。

1909 年——英伊石油公司成立。

1909 年 11 月——第二届议会开幕。

1909—1910 年——抵制外货。

1910 年 8 月——解除费达依部队的武装。

1911 年 5 月——苏斯杰尔从美国到达伊朗，任国库总监。

1911 年——英俄新借款。

1911 年 7 月——废王谋夺王位。

1911 年 12 月至 1912 年 1 月——沙皇进军伊朗北部地区，英军开入伊朗南部地区。反动的政变，镇压革命。

1914 年 11 月 2 日——伊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宣布保守中立。

1915 年 11 月——莫斯透菲·马马列克内阁拒绝和英俄谈判关于伊朗参加对德作战问题。莫斯透菲·马马列克辞职，亲德议会解散。

1915 年底——“临时民族政府”成立。

1915 年——森林人在吉朗成立游击队。

1915—1916 年——伊朗领土上的军事行动。

1916年——赛克斯将军的使命和组织南波斯步兵团。

1917年——“复仇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1917年11月——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苏维埃政府发表对伊朗政策的法令和宣言。

1918年——腊什特和恩齐列（毕赫列维）组成地方苏维埃，伊朗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1918年——英国占领伊朗，邓斯捷尔维尔和马立逊的远征。

1918年7月——苏维埃第一个外交代表阔洛米衣采夫到伊朗。

1918年8月12日——库切克汗和邓斯捷尔维尔签订关于让英人借道前往巴库的协定。

1918年11月——白卫分子残害德黑兰的苏维埃的代表团。

1919年——伊朗反动政府向巴黎和会提出备忘录，强争苏维埃的领土。

1919年7月——阔洛米依采夫遇害。

1919年8月9日——签订奴役伊朗的英伊协定。

1920年——签订英伊关税协定。

1920年——赛赫·穆罕默德·希阿巴尼在阿塞拜疆起义。

1920年5月——吉朗开始发生民族解放运动。

1920年6月——伊朗共产党成立。

1920 年 7 月——吉朗统一战线分裂。

1921 年 1 月 4 日——伊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伊朗人民发出号召，并开始关于恢复统一战线的谈判。

1921 年 2 月 21 日——赛义德·齐耶和李查汗在德黑兰举行政变。

1921 年 2 月 26 日——在莫斯科签订苏伊条约。

1921 年 5 月——赛义德·齐耶辞职，逃往巴格达。

1921 年 5 月——在富明举行联席会议，在吉朗重建统一战线。

1921 年 9 月——吉朗统一战线分裂，库切克分子杀害希阿巴尼汗（1921 年 9 月 29 日），吉朗民族解放运动被镇压。

1921 年——上校穆罕默德·达吉汗在呼罗珊起义。

1922 年——拉胡契在大不里士起义。

1922—1925 年——臣服伊朗北部库尔德斯坦和库齐斯坦的诸汗。

1922—1927 年——米尔斯坡第一次的使命。

1923 年 10 月——任命李查汗为首相。

1923 年底至 1924 年初——伊朗建立共和政体运动。

1925 年——工会和共产党被摧毁。

1925 年 10 月 31 日——第五届议会通过决议废黜恺加王朝，临时政权交给李查汗。

1925 年 12 月 12 日——伊朗立宪会议宣布李查汗为国王。

1926年——农民和兵士起义及其被镇压。

1927—1928年——英伊关于巴林群岛问题的冲突。

1928年——成立国家银行。

1928年5月——取消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

1928—1930年——农民起义，各部落起义。

1929年——英伊石油公司油田工人罢工。

1930年——英国波斯帝国银行的钞票发行权交还伊朗国家银行。

1931年——通过垄断对外贸易法。

1931年5月——反对共产党的法律。

1933年4月29日——签订关于延长英伊石油公司租让权期限的条约。

1935年——下令取消面纱，改革服装，更名波斯为伊朗。

1937年——签订萨亚达巴德公约。

1938年——横贯伊朗铁路开工。

1941年——伊朗正式宣布在大战中保守中立。

1941年8月25日——苏联和英国军队进入伊朗。

1941年9月16日——李查王逊位。

1941年底——伊朗人民党成立。

1942年1月29日——签订苏伊英三国同盟条约。

1942—1943年——卡旺政府在伊朗军队和宪兵中聘用美国顾问。

1943年4月8日——签订伊美贸易条约。

1943—1945 年——米尔斯坡第二次的使命。

1943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 日——三大国的首脑在德黑兰会议及其关于伊朗的宣言。

1944 年 10 月——萨叶特政府拒绝采纳苏联关于开采北伊朗的石油建议。

1945 年中——阿塞拜疆民主党在伊朗阿塞拜疆成立。

1945 年 10 月 25 日至 28 日——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在美哈巴特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

1945 年 11 月 20 日至 21 日——伊朗阿塞拜疆全民会议。

1945 年 12 月 12 日——伊朗阿塞拜疆民族议会开幕和比雪华里政府的组成。

1945 年 12 月 12 日至 16 日——伊朗阿塞拜疆民族政府降服驻在阿塞拜疆的伊朗军队、警察和宪兵。

1945 年 12 月——在美哈巴特成立库尔德民主党人自治政府。

1945 年底至 1946 年初——在伊朗各州中广泛开展了工人、农民以及一般的民主运动。

1946 年 1 月——哈基米政府辞职，任命卡旺为首相。

1946 年 4 月 4 日——在德黑兰签订关于成立苏伊勘采北伊朗油田合营公司的苏伊协定。

1946 年 6 月 13 日——伊朗政府和阿塞拜疆民主党

领导者签订协定。

1946年6月29日——卡旺关于成立所谓"民主"党的声明。

1946年7月14日至16日——库齐斯坦英伊石油公司各企业总罢工。

1946年8月1日——卡旺内阁改组，内阁中包括三个人民党党员。

1946年7月至8月——人民党委员会和其他各民主组织的纲领。

1946年9月——揭露了所谓伊斯法罕"阴谋"，南伊朗各部落的挑拨性发动。

1946年10月——伊朗政府和南伊朗诸汗签订协定，人民党党员被逐出卡旺内阁。

1946年12月10日——伊朗军队依照卡旺的命令进攻民主伊朗阿塞拜疆，伊朗阿塞拜疆民主运动被粉碎。

1947年2月13日——德黑兰伊朗工会中央委员会被捣毁。

1947年上半年——第十五届议会的选举。

1947年5月——三艘美国军舰驶至波斯湾。

1947年6月——在华盛顿签订关于美国给伊朗二千五百万美元的信贷以购买武器和军事物资的伊美协定。

1947年7月17日——第十五届议会开幕。

1947年10月6日——签订关于美国军事代表团在

伊朗活动的新伊美协定。

1947 年 10 月 22 日——为了讨好英美石油垄断企业，伊朗议会依照卡旺的建议，通过决议，认定 1946 年 4 月 4 日签订的苏伊协定失效。

1947 年底——卡旺向英国大使声明必须修改英伊石油公司租让权。

1947 年 12 月 10 日——卡旺辞职，哈基米组成政府。

1948 年 2 月 17 日——伊朗议会按照哈基米政府的建议，批准关于接受美国信贷一千万美元以购买武器和弹药的法案。

1948 年 4 月 23 日至 26 日——伊朗人民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

1948 年 6 月——哈基米政府辞职，哈瑞尔组成政府。

1948 年 11 月 10 日——哈瑞尔政府辞职，萨叶特组成政府。

1949 年 2 月 4 日——对国王挑拨性的谋杀。政府下令解散人民党，对于民主组织大肆镇压。

1949 年——成立参议院，召开立宪会议。限制人民的宪法权利。

1949 年 7 月 27 日——第十五届议会否决了和英伊石油公司签订的《补充协定》。

1949 年秋——选举第十六届议会和参议院。

1949—1950年——伊朗和外约旦、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与印度签订协定和条约。

1950年5月23日——伊朗和美国新的军事协定在华盛顿签字。

1950年6月——任命拉兹马拉为首相。

1949—1950年——由于英美帝国主义者把持伊朗的结果，伊朗经济崩溃，人民群众贫困和失业现象增长。

1950年11月4日——苏伊贸易条约签字。

1950年12月——五十万以上的伊朗公民在斯德哥尔摩拥护和平宣言上签名。

1951年3月7日——首相拉兹马拉被美国间谍刺死。

1950年底至1951年初——发生反对英伊石油公司的群众运动。

1951年3月15日——伊朗议会通过关于英伊石油公司企业国有化的决议。

1951年4月——英美谈判关于英伊在英伊石油公司问题方面的冲突的“调解”办法。

1951年3月至4月——英伊石油公司各企业举行总罢工。

1951年4月29日——任命摩萨台为首相。

1951年5月至6月——英国和美国对伊朗的事务横加干涉，目的在于迫使伊朗放弃执行石油工业的国有化。

1951 年 7 月 15 日——哈里曼到达伊朗。对抗议哈里曼来到伊朗的游行示威者施以血腥镇压。

1951 年 10 月——伊朗石油工业中的英国专家被逐出。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

1951 年 11 月——伊朗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关于订立和平公约宣言上签名的达一百九十五万八千人。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伊朗史纲
作者＝（苏）米·谢·伊凡诺夫著
页数＝６２１
ＳＳ号＝１０２４４０８２
出版日期＝１９７３年０９月第１版

目录